



吳郡志序

吳郡志序

吳郡志序

吳郡志序

吳郡志序

初石湖范公為吳郡志成守具未欲刻矣時有
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因譁曰是書非石湖
筆也守憚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書藏學宮愚
按風土必志尚矣吳郡自闔廬以霸更于數百
年號稱雖數易常為東南大都會當

中興其地視漢扶馮人物魁倬并賦蕃溢談者
至與抗等蓋益盛矣而舊圖經蕪漫失考朱公
長文雖重作亦略是豈非大缺者何幸此筆屬

公條章案然成一郡鉅典辭與事稱矣而流俗
乃復於泥使不得行豈不使人甚太息哉紹定
初元久廣德亭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其先度
支公嘉言石湖客也是以侯習知之及謁學問
故驚曰是書猶未刊邪他日拜石湖祠退從其
家求遺書得數種而斯志與焉校學本無少異
侯曰噫信是已吾何敢不力而書止紹熙三年
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
運移屯等類皆未載法當補於是會校官注泰亨

翰林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缺遺訂其佞
誤是用大備而不自別爲續焉侯喜曰是不沒
其功矣亦吾先人志也書來屬汝談序余病謝
不敏侯重請曰吾以是石湖書也故敢恩子而
子亦辭乎余不得已勉諾客有問余曰或疑是
書不盡出石湖筆子亦信乎余笑曰是圖前譁
者云也昔八公徒著道術數萬言書標淮南通
典亦出衆力而特表杜佑自古如呂氏春秋大
小戴禮曷嘗盡出一手哉顧提綱何人耳余聞

石湖在時與郡士龔

頤勝

周南

厚三人者博

雅善道古皆州之雋民也故公數咨焉而龔薦
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子蓋亦觀益公碑
公墓乎載所為書篇目可攷子不信碑而信誕
乎且公蚤以文名四方位二府余鄙何所繫重
余持嘉夫侯之不忘其先能畢力是書以卒公
志而不自表顯焉是其賢非余言莫明也抑余
所感則又有大此者焉方公書始出也疑謗橫集
士至莫敢伸喙以白曾未四十年而向之風波

息滅漸盡至是無一存者書乃竟賴侯以傳是
不有時數哉然則世論是非曷嘗不待久而後
定乎此余所以重感也余誠不足序公姑以是
寄意焉其亦可乎否也疑者唯服侯父子世儒
有聞其治兵未朞百墜交舉旣上此職方氏將
復刊石湖集與白氏長慶並行而改命澗湖北
矣余故併志以申後覲焉紹定二年十一月朔
汴人趙汝談序

吳郡志門類總目

沿革

分野

戶口稅租

土貢

風俗

城郭

學校

營寨

官宇

倉庫

場務附坊市

古蹟

封爵

牧守

題名

官吏

祠廟

園亭

山

虎丘

橋梁

川

水利

人物
烈女

進士題名

武舉題名

土物

宮觀

府郭寺

郭外寺

縣記

塚墓

仙事

浮屠

方技

奇事

異聞

攷證

雜詠

雜志

吳郡志目錄

吳郡范

成大

撰

第一卷

沿革

分野

戶口稅租

土貢

第二卷

風俗

第三卷

城郭

第四卷

學校

第五卷

營寨

第六卷

官宇

倉庫場務附坊市

第七卷

官宇

第八卷

古蹟

第九卷

古蹟

第十卷

封爵

牧守

第十一卷

牧守

題名

第十二卷

官吏

祠廟

第十三卷

祠廟

第十四卷

園亭

第十五卷

山

第十六卷

虎丘

第十七卷

橋梁

第十八卷

川

第十九卷

水利

第二十卷

人物

第二十一卷

人物

第二十二卷

人物

第二十三卷

人物

第二十四卷

人物

第二十五卷

人物

第二十六卷

人物

第二十七卷

人物 烈女附

第二十八卷

進士題名 武舉附

第二十九卷

土物

第三十卷

土物

第三十一卷

宮觀

府郭寺

第三十二卷

郭外寺

第三十三卷

郭外寺

第三十四卷

郭外寺

第三十五卷

郭外寺

第三十六卷

郭外寺

第三十七卷

縣記

第三十八卷

縣記

第三十九卷

冢墓

第四十卷

仙事

第四十一卷

仙事

第四十二卷

浮屠

第四十三卷

方技

第四十四卷

奇事

第四十五卷

異聞

第四十六卷

異聞

第四十七卷

異聞

第四十八卷

攷證

第四十九卷

雜詠

第五十卷

雜志

校勘進士何璋 府學學諭劉

九思

校勘迪功郎新廣德軍軍學教授李

起

校勘從事郎充平江府府學教授汪

壽亨

校勘國學免解進士李

宏

吳郡志目錄終

吳郡志卷第一

吳郡范

成大

撰

沿革

吳古揚州之域也初周大王三子大伯仲雍季
歷季歷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大
伯仲雍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
季歷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吳
立為吳大伯自大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商
即封其後為二曰虞曰吳後十二世當周惠

王二十二年晉獻公滅虞自武王元年至虞滅合四百七十八年又二世合七十一年至

壽夢而吳益興始通中國壽夢卒子諸樊立

譙周云又名諸樊道

伐楚為巢門入射傷卒弟餘祭

側

反立餘祭卒弟餘昧莫葛立餘昧卒子僚立

諸樊之子光弒僚自立是為闔廬破楚伐越

越敗吳於檇李又敗吳於姑蘇闔廬傷指而

卒子夫差立三年乃伐越以報怨敗之於夫

椒棲句踐於會稽句踐入臣於吳群臣袒於

浙江上句踐返國厚獻夫差夫差悅之乃賜

書贈之以封東至句甬西至檇李南至姑末

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舉今四明三衢嘉

興等地悉以與越十四年越遂入吳十八年

又敗吳於笠澤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

滅吳欲以夫差居甬東夫差自剄越遂并吳

而有其地是時魯哀公之二十二年也句踐

卒傳六世至王無疆凡一百四十餘年楚威

王伐越殺無疆盡取吳故地威王曾孫考烈

王以吳封其國相春申君黃歇使其子為假
君留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以吳越地
為會稽郡治於吳漢因之領縣二十六項羽
封英布為九江王漢改九江曰淮南即以封
布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後封元
子濞為吳王以上三國盡得揚州之地吳與
會稽皆在封域中景帝四年濞誅乃復為郡
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并屬於
此而立東都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徙鄞

又徙句章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嘉

一本作周喜

上書以縣遠赴會難求等分置遂以浙江西
為吳郡領縣十三以東為會稽郡會稽還治
山陰按會稽典錄以為是年歲在己巳劉府
君上書也孫皓寶鼎元年分吳郡為吳興郡
晉吳郡領縣十一宋領縣十二元嘉時以揚
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以浙江東五郡立會
州及始平王子鸞初封新安王南徐州刺史
又割吳郡屬之舊經所謂大明七年廢屬南

徐者是也八年屬揚州齊不改陳為吳州隋
平陳改曰蘇州以姑蘇山為名大業六年復
為吳州領縣五唐武德四年復為蘇州領縣
四置都督督蘇湖杭暨四州九年罷都督屬
潤州正觀元年隸江南道天寶元年改為吳
郡乾元元年復為蘇州置浙江西道都團練
觀察使管蘇常潤杭湖睦六州後移使額於
潤州而蘇州屬焉乾寧之後屬錢氏吳越國
黃巢之亂錢鏐聚兵淮南揚行密據揚州遂
奔渡江據蘇州遂定浙西數州光啓三年六
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龍紀元年鏐遣其弟
錫討約破走之大順元年七月揚行密將李
友陷蘇州九月孫儒圍蘇州十一月陷之殺
李友二年鏐復平蘇州詔以鏐兼蘇杭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乾寧三年揚行密將臺濠陷
蘇州五年九月鏐討平之梁開平二年揚行
密復圍蘇州三年鏐復討平之唐同光二年
昇蘇州為中吳軍晉天福五年割嘉興縣為

秀州 本朝開寶八年改中吳軍為平江軍

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以上沿革以吳越春秋史記漢書晉

書南史會稽典錄十道四蕃志九政和三年

以徽廟節鎮之所陞蘇州為平江府

分野

黃帝分星次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須女又

曰星紀於辰在丑謂之亦奮若於律為黃鍾

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

費直分星次斗十度至女五度為星紀於辰在

丑吳越分野屬揚州

蔡邕分星次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大

雪冬至至居之吳越之分野

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分

星次分壘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

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

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

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

唐一行所分星次分壘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也

丑初起斗九度

餘千四十二秒

中斗二十四度

一千七百八十八

終女四度其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

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於東海又逾南河得

漢丹陽會稽豫章郡西濱彭蠡南涉越州盡

蒼梧南海古吳越及東南百越之國皆星紀

分也南斗在雲漢之流滂淮海之間為吳分

牽牛在南河浸遠故其分野自豫章東達會

稽南逾嶺徼為越分島夷蠻貊之人聲教之

所不洎皆係于狗國

戶口稅租

舊經所記詳矣前漢領縣二十六故戶至二十

二萬口至一百三萬後漢領城十三戶止十

六萬自後領縣浸減又多兵亂戶口亦耗惟

唐天寶元年戶止七萬口至六十三萬皆有

竒然長慶集以為十萬戶此後來增衍也大

唐國要圖云唐朝應管諸院每年兩浙場收

錢六百五十五萬貫蘇州場一百五萬貫觀

此一色足以推見唐時賦入之盛矣

本朝戶主二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元豐三年
戶十九萬九千口三十七萬九千皆有奇號
爲甚盛故其輸帛爲疋者八萬苗爲斛者三
十四萬九千續爲兩者三萬五千免役爲緡
者八萬五千皆有奇今攷孫觀普明寺記載
宣和間戶至四十三萬中更欲難掃蕩流離
城中幾於十室九空 中興爲轉郡涵養生
息六十年矣淳熙十一年戶十七萬三千四
十二口二十九萬八千四百有五苗三十四
萬三千二百五十六石六斗九升六合四勺
五抄夏稅折帛錢四十三萬九千三百五十
六貫四百五十八文上供諸色錢共一百二
十三萬一千二百八貫九百文

土貢

唐之士貢攷之唐書所貢絲葛絲綿八蠶絲緋
綾布白角簞草席鞵大小香杭柑橘藕鱉皮
鮓腊鴨胞肚魚魚子白石脂蛇粟六典又有
紅偏巾蛇床子圖經及九域志圖叙唐貢絲

綿絲布八蠶絲朱綾等外又有絲布菱米柑
橘藕燈心席燈心草鞋子口味三十七鮓魚
條鮓魚條魚春子焉二魚條疑即鮓皮鮓膳
春子疑即魚子也大唐國要圖又載蘇州貢
絲絹綾絹烏眼綾衫段羅紵布折皂布柑子
橘子菱角三書所載不同如此

本朝土貢攷之九域圖四所貢坐倚席白塔柑橘
鹹酸果子海味鯊魚肚糟薑元豐土貢錄載

戶部薰橘一萬五千顆治平四年罷生絲鞋皇祐初罷

花席二十合熙寧三年罷又云進奏院狀稱見今

逐年進奉土產柑橘薑鹹酸果子又云今

別貢葛二十疋白石脂蛇床子各十斤藤二

十領以上本朝故事今惟遇

聖節貢銀五百兩絹五百疋葛布二十疋

吳郡志卷第二

吳郡范

成大撰

風俗

吳之士風習俗隋志詳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爲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亦無饑餒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大抵然也其人並習戰號爲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爲鬪力之戲各料彊弱相敵事類講武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其俗皆

司火之文... 畢天行... 母... 堯尔... 片... 終

十七行厥後草創

今天子... 故... 公

於尚書

... 行... 公

七行

廟親... 治... 百... 久

八行 殿... 村... 治... 百... 久

十行 櫺... 比... 墉... 崇... 宏... 舊... 基... 榑... 高... 棟... 抗... 修... 果... 藩... 垣... 階... 祀

十一行 畫... 章... 宣... 祀... 之... 觀... 繪... 之... 容

相... 扶... 猶... 以... 觀... 殿... 殿... 皆... 以... 手... 加... 敬

... 敬... 崇... 民... 望

... 未... 如... 大... 熟... 秋... 九... 月... 甲... 子... 後... 既

... 日... 親... 祈... 之... 為... 不... 祗... 公... 屬... 或... 祀

... 獲... 命... 若... 虛... 之... 之... 存... 是... 行

... 人... 也... 於... 是... 本... 書... 右... 通... 議... 大... 夫

... 言... 所... 謂... 美

教化移風俗者與

吳趨行樂府題解云古樂府吳趨者行經趨市

也文選注云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

吳王闔閭起昌門象闔闔舊說吳人歌其地

唐... 節... 澤... 之

鐘福

... 湖... 接... 兩... 頭... 蘇... 然... 三... 尾

從閭門起閭門何莪莪飛閣跨通波重縵承

游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鮮風過

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

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頽陽

同然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
故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淳庀故風
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隋華志
誼論云吳有發劔之節趙有挾色之客郡國
志云吳俗好用劔輕死又六朝時多鬪將戰
士按諸說吳俗蓋古如此 本朝文教漸摩
之久如五月鬪力之戲亦不復有惟所謂尚
禮淳庀澄清隆洽之說則自若豈詩所謂美
教化移風俗者與

吳趨行樂府題解云古樂府吳趨者行經趨市
也文選注云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
吳王闔閭起昌門象閭闔舊說吳人歌其地
也晉陸機吳趨行曰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
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
從閭門起閭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欒承
游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鮮風過
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
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頽陽

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
彥應興運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
為多八族未足修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溥懿
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
難窮紀商摧為此歌

樂府題解

吳音清樂也乃古之遺音唐初古曲漸缺管絃
之曲多訛失與吳音轉遠議者請求吳人使
之傳習唐會要正觀中有趙師者善琴獨步嘗
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游國士之

風今樂府有吳音子世俗之樂耳

白紵舞案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
是吳舞也晉俳歌曰皎皎白紵節節為雙吳
音呼緒為紵疑白緒即白紵也

古今樂錄

吳飲吳人歌也

拂舞白符舞白鳧鳩舞按舞志曰江左初有拂
舞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又揚泓拂舞序曰
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
來數十年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

思屬晉也

吳農器甚備以其地平夷盡爲田也唐陸龜蒙
有耒耜經今具載之曰農之言也民之習通
謂之犁冶金而爲之者曰犁鏡曰犁壁斲木
而爲之者曰犁底曰壓鏡曰策額曰犁箭前曰
犁轅曰犁梢曰犁評去聲曰犁建曰犁槃木金
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墾墾猶塊也起其墾
者鏡也覆其墾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墾不
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鏡引而居下壁偃

而居上鏡表上利壁形其圓負鏡者曰底底
初實于鏡中工謂之斃肉底之次曰壓鏡背
有二乳係于壓鏡之兩旁鏡之次曰策額言
其可以扞其壁也皆匙然相戴自策額達于
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程而膠者曰轅後
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前可弛張焉轅
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爲級前高而
後厚所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
之止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捉其轅

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
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橙乎軛也
轅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車
之膏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鏡長一尺四寸
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梢切底長四尺廣
四寸評底過壓鏡二尺策減壓鏡四寸廣狹
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
焉建惟稱絕轅脩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
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去聲

渠疎之義也散墪去艾者焉爬而有碾碾
宅焉有礮礮焉自爬至碾礮皆有齒礮礮觚
稜而已成以木為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
器盡於是

牛欄亦名牛宮吳地下濕冬寒即牛入欄唐人
謂之牛宮陸龜蒙有祝牛宮詞其序曰冬十
月耕牛違寒築宮納而造之建之前日老農
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為辭四
牯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

物物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何時飲食得所或復或卧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魚具吳中水國夫魚之具尤多陸龜蒙皮日休嘗為魚具詩序其事大凡結繩持網者總謂之網罟之流曰鼠曰曾曰巢側交反圓而縱捨曰罩挾而昇降曰囟女咸切緝而竿者摠謂之

筌筌之流曰筒曰車橫川曰梁承虛曰筍編而沈之曰單音卑牙而卓之曰猎音予也棘而中之曰叉音叉鏃而綸之曰射扣而駮之曰根以薄板置瓦器上擊魚以驅魚置而守之曰袖鯉魚三百六十歲蛟龍轉率而飛去年置一神守之則列竹於海澨曰滬吳之滬不能去矣神龜也錯薪於水中曰籐音搯所載之舟曰舩舩所貯之器曰笭笭其他或術以招之或藥而盡之皆出於詩書雜傳及今之聞見可考而驗不誣又擇其任詠者作十五題其所謂十五題

者曰網曰罟曰罾曰釣筒曰釣車曰魚梁曰
父魚曰射魚曰鳴榔曰港曰籐曰種魚曰藥
魚曰舴艀曰冬箸

松陵集

魚斗者吳俗以斗數魚今以二斤半為一斗買

賣者多論斗自唐至今如此皮日休釣侶詩

云趁眠無事避風濤一斗霜鱗換濁醪莫恠

兒童呼不得盡行煙雨渡車螯

吳中賣魚論斗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

焉守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

意舊通衢皆立表揭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

在人者所居住往往以名坊曲元參政絳所居

名袞繡坊富秘監嚴所居名德壽坊蔣密學

堂家產芝草名芝草坊范侍御師道所居名

豸冠坊盧龍圖東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

朱光祿所居有園池號樂園名樂園坊臨水

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為

名德壽亭以德壽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

氏也此風惟吳邦見之

石林避暑錄

晉周玘以憂憤謂子勰曰害我者諸傖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云陸玩食酪得疾與王導牋云僕雖吳人幾作傖鬼蓋輕易之詞

吳中自昔號繁盛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爲田人無貴賤往往皆有常產以故俗多奢少儉競節物好遊遨歲首即會於佛寺謂歲懺士女闐咽殆無行路親友有經歲不相面者多於此時相見或慶或吊紛然議姻親覘壻婦亦多決於此時上元影燈巧麗它郡莫及有

萬眼羅及琉璃毬者尤妙天下以糖糰春糰爲節食爆糯穀於釜中名字婁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上一歲之休咎春時用六柱船紅幕青蓋載簫鼓以遊虎丘靈巖爲最盛處寒食則拜掃墳墓競渡亦用清明寒食四月八日浮屠浴佛徧走閭里重午以角黍水糰線索艾花畫扇相餉夏至復作角黍以祭以束粽之草繫手足而祝之名健粽云令人健壯又以李核爲囊帶之云療饑七夕有乞巧會

令兒女輩悉預謂之小兒節重九以菊花茱萸嘗新酒食栗粽花糕十月朔再謁墓且不賀朔是日開爐不問寒燠皆熾炭俗重冬至而略歲節臘日併力春一歲糧藏之土瓦龕中經歲不蛀壞謂之冬春米十六日婦女祭廟姑男子不得至二十四日祭竈婦女不得預二十五日食赤豆粥云辟瘟舉家大小無不及下至婢僕猫犬皆有之家人有出外者亦貯其分名曰口數粥是夕爆竹及攤田間燃高炬名照田蚕歲節祭饗用除夜祭畢則復爆竹焚蒼木及辟瘟丹家人酌酒名分歲食物有膠牙餠守歲盤夜分祭瘟神易門神桃符之屬夜向明則持杖擊灰積有祀詞謂之打灰堆蓋彭人廟中如願故事吳中獨傳此一歲風俗之大畧也

吳語謂來為釐本於陸德明貽我來牟弃甲復來皆音釐德明吳人豈遂以鄉音釋注或自古本有釐音耶吳謂罷必綴一休字曰罷休

史記吳王語孫武曰將軍罷休蓋亦古有此語

慶曆九老會都官員外郎徐祐與少卿葉參俱以耆德告老而歸約爲九老會晏元獻公杜正獻公皆寄詩贊之晏詩首句云買得梧宮數畝秋便追黃綺作朋儔杜詩卒章云如何九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會者纔五人故杜詩云爾

九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具率元豐年間章帖守

郡與郡之長老遊從各飲酒賦詩時米黻禮部以杭州從事罷經由爲作叙叙諸老之德甚詳十老謂太中大夫致仕上護軍濮陽縣開國子盧革仲新年八十二奉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黃挺公操年八十二正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致仕上柱國廣平郡開國侯程師孟公闕年七十七朝散大夫致仕上輕車都尉鄭方平道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護軍清豐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閻丘

孝終公顯年七十三中散大夫知蘇州軍州
事河間縣開國伯護軍賜紫金魚袋章帖伯
望年七十三朝請大夫主管建州武夷山冲
佑觀賜紫金魚袋徐九思公謹年七十三朝議
大夫致仕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子賜紫金魚
袋徐師閔聖徒年七十二承議郎致仕騎都
尉賜緋魚袋崇大年靜之年七十一龍圖閣
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清河郡
開國侯張詵樞言年七十一人合七百四十

六歲十老各有詩米黻序之

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傑氣惟

時老成高誼勁節縉紳所仰靜鎮吳國四
星紀威孚惠洽訟庭晨虛迺關郡齋會九俊
老惟內閣清河公神宇軒拔德章昭融名威
羗夷勲書冊府正議大夫廣平公秀實孤映
清標邁遠鬱建功利煥干汗青太中大夫濮
陽公冲襟爽澈淑質端靖積厚施行父子顯
榮朝議大夫清豐公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議
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並道韻虛曠內德
淳耀或中臺耆彥或四方膏使出處有裕終
始一德愷悌利愛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奉
議郎黃君素行潔脩里閭標準早解簪紱仕
路或瞻威頽頽碩德天錫難老貌若遠鶴言
為龜鑑於是羽觴屢酬雅章迭作叙懷感遇
樂時休明顧眄之間穆如清微薰如大和夫
學本美身仕欲行志名節既立榮利後之若
諸公積儲淵深未極經緯而不苟於得進退

從容千祀可垂後生仰止以襄陽米黻倦游
四海多出賓僚刻繪既傳屬為序引嗚呼樂
道人善君子有之顧黻
何堪忝於承命謹序

淳祐己酉月正人日郡守鄭霖會三學同舍

序拜于天慶齋堂會者四十二人天台

鄭霖景說參持志論存心 吳門顏岩世

光節性應天勝嘉景初正養天台周公明元

德正養吳門孔燁明仲觀化 吳門盛文韶

景聲率履 吳門詹次駸平叟持志 吳門勝照

德明正養 會稽揚珍庭玉允蹈 三衢鄭英傑

德秀正養 婺女吳邃因仲誠意 吳門張經德

常節性過存心 會稽李士特奇父果行 吳

門錢振祖季玉篤言 嘉禾趙與理子正宗學

立愛過 三山趙縮夫景揚宗學懷德 吳門

趙震亨子東果行過 吳門朱杲晦叔務本

興化陳壽翁仁父篤信過 三山陳夢

圓宗震務本 嚴陵諸葛克念師聖循理 三山

陳桂巖肖持志 三山林應炎光遠習是 吳門

陳伯章煥文誠意 吳門呂直之道夫持志 三

山陳龍炎剛伯意誠毗陵李端子明存吳

門范爽邦景哲約守三山鄭宏洪甫率履吳

門于天麟仁仲是習合陽侯燿季立持志通

川高仁立仲立禮立吳門陳由之子是意誠

吳門趙時瑀德玉明賢過通川高仁洽

君澤禮立吳門張應高仰之貫通天台范應

時蘇甫是習金華范士表仲端膺服南劔陳

洧有之率履臨安章昌朝文叔德經三山陳

鈺伯堅正養通川陸應靈伯聲膺服序白序淳

九年歲在己酉 天基錫宴之後二日

三學同舍序拜于吳門天慶觀禮成讌

于郡之春兩堂有執爵而祝者三始酌

曰侯自製錦而歷符節加惠此邦尚矣

願守五年之信終始如一毋廢甘棠又

酌曰仕而行義敬共厥職願毋愧羔羊

又酌曰學優則仕時當其可願毋負

豐芭於是合席皆作而謝曰凡我同盟

有味斯言是集也序以齒交以禮會以

文隱然鄉飲之遺風依然齋廬之舊習

歡然相愛而又規焉古之人飲食必

祝歌詩以見志其庶幾乎又春兩堂

即事詩曰十年隨牒訪三高不覺星星

上賢毛尚憶莖鹽形夜夢聊因椒栢薦

春醪文盟再會知何日臭味相投屬我

曹總 是虞庠舊培植致君當不愧夔臯



吳郡志卷第三

吳郡范

成大撰

城郭

太伯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

隅名曰故吳又曰吳城在今梅里平墟人民
皆田其中

闔閭城吳王闔閭自梅里徙都即今郡城始闔
閭舉伍子胥於耕野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
與謀國政問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

而事濟子胥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
爲上闔閭曰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
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守備
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
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其有天氣之數以威
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
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廻四十
七里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法地
之八卦築小城周十里門之名皆伍子胥所

制東面婁門二門西面閭胥二門南面盤蛇
二門北面齊平二門唐時八門悉啓劉夢得
詩云二八城門開道路許渾詩云共醉八門
回畫舸今惟啓五門八門吳地記所紀而不
載葑門續經載葑門而謂平門一名巫門與
赤門二門皆不在八門之數蓋考之於今者
如此方故吳時東門不開欲以絕越也梁吳
均吳城賦曰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王
所遷東有鑄劍殘水西有舞鶴故廬紫貝區

之廣澤宕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怒千悲億恨
况復荆棘蕭森叢羅網蔓其梧百尺皆歷地
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花
夏薰唯聞焮蟬冬蝶水魅晨定山鬼夜驚不
知四海九州乃復有此吳城

吳城
月春色江上來

水晶波動碎樓臺吳王宮殿柳含翠蘇小宅
身花正開解舞細腰何處往能歌姹女逐誰
回千秋萬古無消息
國作荒原人作灰

闔閭文選注吳王闔閭立闔閭象天闔闔門吳
越春秋曰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闔闔風也南

史及傳記中或書作昌門蓋字之訛吳越春
秋又曰昌門亦名破楚門吳伐楚自此門出
也孫堅母夢腸繞昌門俗傳昌門魯班所造
又傳楚封春申君於吳號破楚改曰昌門亦
非是小說或謂名望齊門乃與齊門相犯非
是陸機吳趨行云吳趨自有始請從闔閭起
文選注引吳地記昌門者闔閭所作名曰闔

闔閭高樓閣道按陸機所賦此門在晉時樓
閣之盛如此 本朝承平時門上亦有樓三

間甚宏敞蘇舜欽嘗題詩於上今廢張繼詩

募逐樓舡春草青青萬頃田試上吳門看郡

郭清明幾處有新煙獨鳥下高樹遙

知吳苑園安涼千古事日暮倚閶門俗強十萬夫

閶門四望鬱蒼蒼始覺州雄土城碧鏤煉

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管吹家家

草烏鵲橋紅帶夕陽處處樓前管吹家家

門外泊舟航雲埋席寺山藏色月耀庭宮水

放光曾賞錢塘嫌茂苑今來未敢苦誇張

秋家在鳳凰山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

婁門秦婁縣所直又謂之嚠今謂之崑山崑山

縣東北三里許有村落名婁縣蓋古縣治所

寓也

齊門齊景公與吳戰不勝以少女嫁吳太子終

累所謂涕泣而女於吳者終累闔閭長子夫

差兄也早亡齊女思家吳王於此作九層飛

閣令女登以望齊故名陸廣微

胥門伍子胥宅在其傍吳地記云石碑見在今

亡此門出太湖道也今水陸二門皆塞而新

姑蘇臺館乃據其上波日休詩青翰虛徐夏

思清愁煙漠漠荷花平

醉來欲把田田葉盡裏當時醒酒鯖陸龜蒙

細葉輕樺下白蘋故城花榭綠陰新豈無今日逃名士試問南塘著履人

盤門吳地記云吳嘗名蟠門刻木作蟠龍以鎮此又云水陸縈回徘徊屈曲故謂之盤補門有樓寶慶三年秋大風雨樓門俱壞紹定二年冬郡守李壽朋新作之規制視舊有加蛇門在巳方故云又云越在巳地吳作木蛇北向示越屬吳也吳地記謂有陸無水即與陸門入之說相迕然今巳位正是漕河通過安得無水但門已廢不可攷爾

匠門又曰干將門續經止曰將門吳王使干將鑄劍於此故曰將門今謂之匠音之訛此門本出海道通大海松江下滄瀆今廢

葑門續經曰當作封門取封禺之山以為名故屬吳郡今屬吳興今但曰葑門葑門陸路嘗塞范文正公開之今俗或訛呼富門

赤門平門續經謂不在八門之數平門一名巫門巫咸所葬巫平字畫相近今猶有赤門灣近葑門吳地記又云又有葑門赤門栗門魴鱒門葑赤巳見上魴鱒之類皆無所據

開胥蛇門議胡舜申所作其說甚詳今且載之
舜申乃舜陟之弟也通風土陰陽之術世所
傳江西地里新法出於舜申
紹興間自
績溪徙居吳暇日以其術行四郭而相之以
為蛇門不當塞作吳門忠告一篇曰吳城以
乾亥山為主陽山是也山在城西北屹然獨
高為衆山祖傑立三十里之外其餘岡阜纍
纍如群馬南馳皆其支隴城居隴前平夷如
掌所謂勢來形止全氣之地也如祗自城中

觀之則城中之地亦唯西北最高是乾亥無
疑乾為天亥則紫微帝座所次是謂貴龍此
城既主是山法當用金局乾亥於大五行屬
金故也山如此水則當與山相應此邦水勢
自東南貪狼西南又正位武曲以至西北巨
門等位來其來皆原於太湖由正北廉貞及
正東東北祿存而去以入于江而歸之海其
來去無一不合金局之法故自古常為大郡
國今為行都藩輔而吳中人物繁夥冠蓋崢

嶸所以常甲於東南今觀水之流派常自閶
盤二門入即西南西北水也由葑婁齊三門
出即正東正北東北水也其於來去之法固
合然所以導迎善祥氣者尚有缺然蓋胥塘
自正西帝旺來是謂武曲之水本由胥門入
運河自吳江東南長生來是謂貪狼之水本
由蛇門入頃歲乃塞胥蛇二門而生旺之水
遂不得朝鄉城中此其爲害明陰陽風水者
常嘆惜於斯胥塘之水尚由閶盤二門委曲
而入城東南長生之水乃環城而東經由葑
門之外以出於城中了不相關此尤可歎惜
故自頃以來城市蕭條人物衰歇富室無幾
且無三世能保其居安土官達者比承平時
寢少至建炎之禍一切掃地至舉城無區宅
能存數百十年未之有也按地里法生旺二
水利害最切猶人身氣血榮衛今塞絕之能
安強乎明知者願圖回其事復開二門導水
入城以幸此邦可也胥門適當姑蘇新館勢

不可動又武曲但主財富而已蛇門之水爲
貪狼主文筆官職之事於理爲重復開之便
政和修城於諸故門雖已塞然皆刻石於右
以識今石刻具存但龍巖府圖之誤以蛇門爲
赤門爾蛇門在城之巳方故以蛇名赤門以
在城正南至陽之地其義可考况蛇門直南
正對吳江運河今舟船自南來非東入葑門
即西入盤門皆透遠十數里於水行非便昔
吳王闔廬始作城伍子胥實規畫之立陸門

八以象八風水門八以象八卦其後諸門開
閉不常吳時欲以絕越遂不開東南門即蛇
門也不知塞絕生氣故終爲越所滅茲亦明
効大驗至吳晉李唐時諸門未嘗不開故左
太冲賦吳都有通門二八水道陸衢之語劉
夢得詩亦曰二八城門開道路故晉唐時吳
下最爲雄盛今所啓門者五餘皆閉塞而甚
不可塞者唯蛇門究所以閉塞圖經之說爲
其多途艱於守衛幾禁噫抑末矣今清蹕暫

駐錢塘吳尤當開東南之門以伸朝拱之義
焉吳城門不常啓閉舊矣昔年蓋嘗於八門
之外又開赤平二門而葺門陸衢蓋嘗寔矣
范文正公守郡始命闢之往來至今爲便誠
能遠迹晉唐近効文正復闢蛇門東南虛秀
之氣䟽導迅發儒道利亨文物之盛非復今
日吳下矣乾道甲申冬直祕閣沈度守郡與
舜申舊同寮知其說心善之明年春邦人以
爲請度即命官吏行視其處將以十二月乙

丑啓蛇門部置已定會屬邑輒呼帶郭民戶
悉具畚鍤剋期赴役號召隱然有異意者以
爲擾民度避謗乃止淳熙乙未春祕閣修撰
韓彥古起復爲守其姝邦人申前請彥古欣
然從之卜以九月十二日庚寅差役八月彥
古罷是時舜申年八十五矣慨然惋惜謂天
時人事難合如此復爲後序告來者詞贅不
錄

吳郡志卷第三

吳郡志卷第四

吳郡范

成大撰

學校

府學在南園之隅景祐元年范仲淹守鄉郡二年
奏請立學得南園之巽隅以定其址元祐四年
純禮持節過家又請于朝復得南園隙地以廣
其垣卒父志也紹興十一年梁汝嘉建大成殿
十五年王暎繪兩廡像創講堂闢齋舍規模宏
敞視昔有加乾道九年丘宓造直廬淳熙二

年韓彥古初采芹印高二萬十六年趙彥操

建御書閣五賢堂在講堂左五賢謂陸贄

范仲淹范純仁胡從從王朱長文也宋長文並兩儀定位學校

興矣五教既敷學校立矣禮義不可一日忘

故學校不可一日廢也昔唐虞三代之盛未

嘗不以建學嚴師為先務內則王世子羣后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其入以齒外則塾黨鄉

遂之間其教以時下至於四方萬國之遠皆

命之為庠序其法詳矣故始於直寬剛簡而

防其失次以歌詩音律而致其和者此堯舜

之典樂所以教也以智仁聖義忠和為之德

孝友睦婣任恤為之行禮樂射御書數為之

藝此周之大司徒鄉大夫所以教也上之所

以教於下下之所以應于上若置郵而傳命

也若決江河莫之所能禦也書美萬邦黎獻可

以共為帝者之臣詩稱成人有德小子猶有

所造其材之可用如此蓋當是時風化行習

之俗美人有士君子之器雖賦畝之賤山林

入于善豈免而不志敬躬葺而不忍踐豈有

暴亂萌於心茲究害於事者哉此建學之效

也王道衰禮義廢獨一魯侯能修泮宮四載

之獻猶不離此邦人頌焉戰國之際孟軻猶

歷說時君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終闕而

不用習大亂汙于秦棄儒任法民不知學而

疾視其君蠹起而墟秦矣漢方休息元元夫

遑先王之教世宗奕奕首善于京其臣有若

董仲舒者為大夫文翁者為守吏皆尚儒術

迺詔置博士弟子之貢而立學校官於郡國

其課士必以經藝蓋士不素養則德難遽考

使因學以知經因經以會道庶乎有成矣東

京內盛三雍之儀不及於外而鄭興賈逵馬

融鄭康成之徒繼為人師以經相授囊括古

學

學

學

學

典六學寔明是以時政維亂於上而義士交起於下抗節濡足用教陵夷漢頽以不亡者百餘季魏分晉弱事不足道唐之文物盛矣而尚賦以取人世薄經術以文辭相夸夫文所以宣志也觀其文則志可度哉故元臣碩老多由辭科以出神宗受命遇亂與治乘輿常幸國庠親臨講席是時勳臣宿將並列藩鎮庠序鉉未興而鴻儒碩生聞風以起有若戚堅素在睢水種明逸在終南皆聚徒講授髦俊歸之其後陪京方面之守臣稍請興學自景祐中范文正公作學於吳又叔於潤滕子京建於湖慶曆之盛文正公參預撰政而石守道孫明復首居太學是時仁宗開天章閣召輔臣八人問以治要文正公復以學校為對於是詔天下皆立學神宗之時立三舍法置方部教官皆試可而後授官今上嗣位申命近臣薦堪內外學官者方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雖瀕海裔夷之

邦執耒垂髻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祿衰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蓋自昔未有盛於今也凡命教之法以經術觀其學以詞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智所取兼於漢唐而德行道藝之上參出乎其中矣然欲合二帝三代之法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在吾君相之所潤色也始姑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方文正公以天章閣待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相地之勝莫如南園南園者錢氏之所作也高木清流交蔭環釀乃割其巽隅以建學廣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齋室是時學者才逾二十人或言其太廣文正曰吾恐異日以為小也於是召安定先生首當師席英才雜選自遠而至厥後登科者逾百數多致顯近縣景祐詔今五十餘載命掌學周視黌舍傾侈漏迫寒暑燠諸生病之來者無所處乃與同僚議請南園隙地

以廣齋廬屢誌於郡守部刺史病財用之不
給會文正之子兵部侍郎公純禮以厚德遠
業見器斬廷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
持使者節過鄉上冢廼以學舍之徵白公公
既即學拜文正公遺像延見諸生感愴陳述
即奏言蘇潤之學皆先臣所建後之久不葺
而齋室不比風雨講習無所願給錢修廣而
今太守諫議王公在潤先以潤學為請有詔
各以度牒十紙充其費時元祐四年五月也
前守戶部劉公理選官治役度用賦工會王
公自潤易蘇下車三日臨視興作命不我築
填汙立基如講之素益以關賦之材助以亡
命之卒緜舊初新累工逾萬暮歲而告成
不以一分取於民公堂樽綜如也廊廡翼如
也齋室凡二十二而始作者十為屋摠百有
五十楹而初建者三之一立文正公安定先
生祠宇遷校試廳於公堂之陰榜曰傳道庖
厨潔室莫不嚴潔窈然而深瓌然而明其處

也寬其容也眾南楹引愛日北隴延清風咸
適其宜矣凡學田之佃於人而隱沒者為之
括而實之屋之僦於市而已壞者為之新而
復之養士之資由此不匱皆太守所命也夫
儒者蚤暮孜孜從事於典籍苟居處之不佚
餽糧之不豐而責其勤難矣故嚴其宮足其
餉所以教也且吳為東南都會自秦伯三遜
天下延陵脫徙千乘言偃以學稱嚴助以文
著朱張顧陸世多顯者此誠禮義之區儒雅
之藪也今夫興學以教者豈徒貴其中程課
躡科等哉必也為文足以貫道為經足以通
理立於朝廷則謀王體贊國論仕於郡縣則
宣惠澤興事功其餘風所扇猶將使人老老
而幼幼夫夫而婦婦室有忠信俗有廉潔然
後知新學之作豈尊以棟宇為哉君子為兵
部公善述其先志可謂之孝正諫公樂成於
教育可謂之仁惟孝與仁於是著矣正諫公
以道立朝忠精不回其治吳暮月吏民感其

德而安其政畫坐郡問事至即決已而與賓
客雍容笑話沛然有餘裕方學之成吳人莫
不欣悅鼓舞望車馬之來而樂芹藻之采也
見命作記確辭莫獲輒系之聲詩刻之隆碑
以告于後世云詩曰惟帝光宅錫民保極
以臻茲惟教之積降漢迄唐以經以文元臣
碩老世偉其人天佑神宋七聖繼德右儒
尚文經緯九域肇開雍庠周設泮序興賢舉
能歲幾千數維吳有學文正是興師明友諒
俊傑紹登歷載五紀烝然髦士將紀其隘士
罔能止翼翼膚使繼述其先建言于朝授職
易泉邦牧承命以新以廣匪憚厥勤資我教
養高堂遠庶環關群齋潭潭其深濟濟其來
孰居是堂勿尸厥職亶爾誠心傳道解惑凡
勳是齋勿嬉勿息道德淵源辭章潤色拱把
之木長而參雲涓勺之水滌而流坤匪學之
設惟材之成是明是翼永贊丕平鄭仲
修大成殿記略云郡邑置夫子廟於學以成

時釋奠蓋自唐正觀以來未之或改我
有天下因其制而損益之姑蘇當浙右要區
規模尤大更建炎戎馬蕩然無遺雖修學
於荆榛瓦礫之餘獨殿宇未遑議也每春秋
展禮於齋廡已則置不問殆為闕典今寶文
閣直學士括蒼梁公來牧之明年實紹興十
有一禱也二月上丁修祀既畢乃惕然自咎
揖諸生告之曰天子不以汝嘉為不肖俾再
守茲土廟治民事神皆守之職惟是夫子之
祀教化所基尤宜嚴且謹而拜跪薦祭之地
庠陋乃爾其何以揭虔安靈汝嘉也不敢
其責曩嘗去此彌年若有所負尚安得以
禱自恕復累後人乎他日或克就緒願與諸
君落之於是謀之僚吏搜故府得遺材逾千
枚取贏貲以給其費鳩工庀役各舉其任歲
月訖功民不與知像設禮器百用具修至
堂室廊序門牖垣墻皆一新之

六經閣舊有之吳學始於范文正公後更八政

始成而此閣成於富巖郎中先是張伯玉嘗

以郡從事主學後帥浙東閣始成世傳邦人

謁記於伯玉伯玉令參佐擬撰皆不如意一

日對衆援筆書首句云六經閣子矣在焉不

書尊經也坐皆歎服張伯玉云六

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

成而緝厨之後庶澤地汗晦日滋散脫觀者

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

直公堂之南臨泮池耐層屋起夏六

二百作櫺十有六棟三架雷八楹三百八十

有四二戶六隴梯衡梁稅巧墁陶甍稱是

於以故爽而不泚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

嚮史西嚮子集東嚮以油素揭之以油

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如日月之在紀

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

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頤解耳

之以文物聳之以聲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

後清發其靈腑淡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

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

法者無它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

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

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
嚮方之心曰懋一日禮義之澤流于外絃誦
之聲格于內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善也
所歸雖不欲徒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召康
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
云布在天下冊人存則政舉九百君子繇斯道
覺斯民暢皇極序彛倫者捨此而安適得無
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
宜刊樂石庶
幾永永無忽

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祕閣修撰趙彥操即
六經閣舊址為之以奉

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先是累故欽
作弗果彥操始克立遂為郡庠壯觀焉

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既以聰明聖武
敷濟多難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投
戈息馬於世紛萬殊泊乎無一嗜玩唯翰墨
相域天縱神與特致志顯心不舍食息淵妙
沈著顧韋誕鍾繇所擅正書中取威定霸高
處視古無上帝中第一殆隘麼不足言義獻
諸庾固已望洋歛避矧唐歐虞褚薛輩直可
臺輿命也詩書易春秋孝經論語孟軻氏凡
幾言書九幾映映九幾字一一肆筆而成翦
鳳翔鸞靈盪輝赫端正嚴重肅如神明當是
時每終一經輒詔玉冊官摹刻編以石本後
錫方夏光天之內蓋郡戴其書昔人謂萬世
之下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為旦莫之遇
况乎親見帝王以為之師恩斯勤斯士宜如
何報也妥奉當在類宮蘇為吳盛府故有六
經閣燬於兵紹興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喚
始改建學室宇宏備夸雄它邦闕獨未克立
而度置石經於大成殿仍檢就寡瓜華鄉火

之敬弗吝弗消揆於祗瞻殊甚不稱寥寥向
四紀郡博士領諸生數有請二千石亦數留
意然畫不堅定會其九輒中止更數十政訖
莫之能為淳熙十四年祕閣修撰趙彥操至
平易中和敏絜蒞業用善教得民蘇比比多
事且去天咫南北問塗者街舟接軸冗叢屢
身居東道主第知承迎過客趣了亭傳為
先務撲遶馬上戴星而入民瘼不暇問尚安
以教化勸功為哉彥操纒旬月久非能滋民
使多浚財使豐碎土使廣而千里一旦從
縱軻如仙晨道院於是以一閣之任自子即
舊址度為三楹兩翼三其檐為高六十尺為
廣七十有五尺材木以壯買瓦石以願市工
以募來發公帑贏儲千萬給費相以食錢二
十之一毫毫之須於我乎取慮卜於素五縣
乃不知去年秋七月壬戌命日今年春二月
丁卯成一區之宮若飛從天外行人駭觀
立如值彥操為表以告當塗守葛使

末臣恭推西箱清穆敞關之處至尊壽皇
聖帝奉先追孝方勒密煥章建官列職燕迪
宸奎之昭回上模紫清一時臣子宜有以効
尺寸彥操羽儀宗支嘗典正京邑參侍從茲
息夏補藩首能從尊君親上然後興學之
誼鳩此巨役章天顯休僉謂當刊表樂石以
詩不朽其詞曰故吳所都上直斗牛今為畿
輔氣壓百州沈沈學宮鼎以傑閣爛其天光
照我海岳倬哉高皇肆筆成書石經百卷
方國是篇岌岌干雲翬若有造誰其尸之臣
曰彥操洞庭之山具區五湖龍螭萬數右翼
左趨惟爾有神冥主張是時節來朝敬于萬
歲

吳學久不脩寶慶三年秋七月大風雨
殿閣堂館直舍門廡齋亭皆摧圮欲壓紹

定二年以復田得租遂新之始於憲守林

介成於郡侯李壽朋吳潛作脩學記陳膏

卿作復田記併附于後修學記潛同里

學有田為豪右隱占父君條具始未聞于

守相聞于部刺史轉聞于相國迄歸田

且得所負積賦為錢三百五十萬有奇君

曰有田矣不患無以養也有養矣不可無

以安也顧瞻學官日頽月圯遂捐錢有事

改作憲守林公介佐以他錢五十萬後來

者刑獄使者王公與權常平使者王公杖

郡太守李公壽朋皆相砥繼金粟財益衍

用不匱仆與儂立朽革腐新悉就條理舊

為屋七百五十程一一皆新美矣若舊者

若宗胄若業武遊學亦各有次獨者而君

者教毓未備迺別敝一齋曰小學

於紹定戊子冬十一日粵己丑秋七月

於於是吳學益奐然甲東南矣夫物園於

數者有成必有毀天地日月宇宙江山不

能逃焉而所以扶持於不壞不滅者人也

彼大者固已如此矣況小乎故新而又必

敬敬而又必壞壞而又必泯學基堂於文

正范公父子中更南渡歷紹興閣乾道至

淳熙涉賢守數人經時數十載始大備而

其積累艱難亦可喟息矣能及其敝而未

壞壞而未泯疾起而扶持舉斯加彼察乎

天地日月宇宙江山所以不壞不滅者斯

豈不足以盡人道而宏教法哉諸生朝游

而夕息景行先喆睹文正容貌而企慕其

為人其未仕也必如文正刻苦自厲以六

經為師文章論說一本仁義而後可其既

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無利害與上官往

復論辯不以官職輕人性命而後可其仕

而通顯也必如文正至誠許國終始不渝

而通顯也必如文正至誠許國終始不渝

而通顯也必如文正至誠許國終始不渝

而通顯也必如文正至誠許國終始不渝

而通顯也必如文正至誠許國終始不渝

而通顯也必如文正至誠許國終始不渝

天下聞風夷狄委命而後可誠如是矣則
不負今相國今部刺史守相今郡文學
所以幸惠爾學者庶幾潛言抑有述焉是
歲九月望日宛陵吳潛記復田記按吳郡
圖刻建學助文正范公主學助安定胡先
生先生學法傳天下未墜學宮在一州亦
未廢也而田有不守者蓋公斤勝地爲官
又擇沃壤爲田更建炎亡其籍而紹淳之
石與版獨爛如也不幸漁於豪民之手黠
吏羽翼之株遠穴深漫弗省治故在常熟
縣爲田千六百九十晦而租之入者僅千
晦焉蓋十有九年更幾部使者郡守不能
直幾校官不得直而得直者汪君泰亨能
直之者林公介章公良朋司馬公述也方
林公之攝守也汪君力以告公力主之已
而章公爲守又力主之既主之直矣有憾
者司馬公爲使繼直其事遇林公再攝守
復深直其事遂得直蓋歸其肩沒六百

十晦又歸其間羨四百餘晦士類起舞矣
迺並祠三公于學而請記於余余惟三代
盛時無地無學而無家無田故學之官不
嘗與田不待給而所謂良民者即其所謂
秀士也其後士與民一矣給之田以助學
蓋將使士之秀者專之而迺使民之無良
者奪之其於義何居而不知此邦之田則
受正所給之田也給以助學則安定所主
之學也自景祐以來言哲輔者孰如文正
言明師者孰如安定二賢光氣覆罩八表
豈以一州親沐嘉澤親染餘誨而可廢隊
之乎以十有九年之湮沒而還之一朝其
遷者時也所以還者人也此三公之所
有賜於學也人知三公之賜之深由其主
之之力而不知汪君之請之力其賜繁不
淺也雖併祠可知也夫三公治文正之地而
汪君司安定之席者也或主養或主教一
也凡願多士因其養而適其所以養如

文正為因共教而過其所以教如見安定焉以是學古窮經砥操厲行未達則治已達則治天下國家將使事業顯名聲煇焯後之人見其盛而推其所自曰吳學之士也不負教與養者也其豈非三公與注君之意夫其豈非文正安定之意夫紹定二年八月朔日天台陳耆卿記

貢院在西河西明澤橋北舊西比較酒務基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范成大書額

縣學記

吳郡自古為衣冠之藪中興以來應舉之士倍承平時後五縣皆興與然其盛衰則繫

令之賢否紹興間程沂為崑山令重修學張九成作記或謂九成託此以諷遂不入石集中亦不載比訪得之附於後

梁肅

禮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舉則道舉政汙則禮廢吳東鄰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有學室中年兵饑荐臻堂宇大壞方事多故未遑繕完其後長民者或因而不葺之以民尚未蒞故講習之事設而不備大曆九年太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既釋奠于廟退而歎曰天化民成俗以學為本是而不崇何政之為乃論三老主吏整序民館班事大啓室于廟垣之右聚五經于其間以邑人沈嗣宗躬履經學俛為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焉公聽治之暇則往敷大猷以聳之博考明德以翼之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其民
見德而興行之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篤其子
兄勉其弟有不被濡服而行莫不耻焉余曰
公主于設教嚮其末不墜其本易其俗不失
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粲有南陽文
學志王祭有荊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
行遂繼其流為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
文教之所以興是歲龍集乙卯公為縣之明
年也大曆九年月日梁肅撰

將新修文宣王廟記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
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五帝皇之
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夫
子之謂乎是以窮於旅人終於陪日非不幸
也向使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之
利猶元凱之舉也兩觀之誅四凶之罪也自
然道至而我無為化行而人不知時之壽者
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必曰無得而稱也
雖流為典謨形乎簡冊亦不過睿哲文

恭允塞而已豈復有初道憲章之道流於後
代乎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
之士安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稱
其尊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漁鹽之利
概乎朝夕之池昔在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
氏茲惟上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
或缺濡素弗興實倉廩而禮節未知既富庶
而教化不至為邑之長得無咎乎縣大夫邊
公世為儒流時號甲族自起家之調歷宰邑
之資所在播其能名儔類驚其久次大來之
望固未易知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
師且獻圖籍尊王室也主上思泰遠人精擇
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吳吳
民受賜降璽書以勞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
將選於天官會茲邑有令尹之乏者二千石
命公以承乏且叙政績聞諸冕旒未幾有即
真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暮月而治
為人者教之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師嚴而道

尊鳥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
基址盡為秦蕪廢而不修六十年矣公乃出
俸金以營之同僚悅隨群吏弗違乃庀工徒
乃度材用一畝之宮圖蔓以出之數仞之牆
樹土而揭之殿堂既嚴門闕斯備麗以丹漆
飾以巧幔制度合乎禮文力役當乎農隙乃
像素王被華袞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
十哲冠章甫衣縫掖儒者之服備矣廟之與
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粵上丁之晨行
釋奠之禮所以列豆邊陳簋籩潔牲宰具壘
洗贄幣有數尸祝有辭八音作而人和三獻
終而神悅禮無違者道不虛行觀之如堵牆
化之猶影響俎豆之事脩矣禮樂之道興矣
上室之邑期忠信以如丘一變之風聞詩書
而及魯議者曰吳地裸國也崑丘海隅也舊
染霸俗未行儒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非
賢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教移
小國之風者哉禹偁幸忝德鄰熟聞異政爰

茂績俾述斯文難言雖在於聖門不朽
於貞石時大宋雍熙四年三月十九日
仕郎守大理評事知長洲縣事王禹偁撰
先成德山縣重修學記通直郎知平江府

山縣事程公沂諒之文簡公之曾孫伊川
生之姪孫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
書抵余曰所聞為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
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廷
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之外有社壇猶聽
蔽于前氣象不舒沂乃移於社壇之西闢
門墻廣袤十餘丈又以東隅建學外門週植
槐柳增崇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
庶鼎鼎一新遇月旦則率縣官詣學請主
者分講六經與諸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時
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并書學榜以
寵貴之嗚呼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于
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願以其所聞者明
於我我將有以大之余曰吾老矣久抱末

舊學荒落顧何以副子之請雖然不可以虛
辱也輒以聞於師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擇
竊嘗以謂學者當以孔子為師以孔子為
當學孔子之學孔子之學非為博物洽聞
章績句高自標置視四海為無人攘臂而
曰吾仕宦當至將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當
記三篋於渡河賦萬言於倚馬此正俗儒之
學孔子之學乃不如是當熟誦孔子若聖
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掬溜播洒之說孟子
徐行後長者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謂
孔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如陸淳博如許
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
助武氏而事實憲而附王叔文此吾儕之所
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之以為如何如其
不然當明
以教我

常熟縣丹陽公祠堂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丹陽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

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
東州之士獨公為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
有潘名之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
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
公為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
至于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
公鮮以列得從暇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
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
學士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官講堂之東偏
作為泮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
率邑人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安
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
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
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
若天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
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
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

文矣公生其間八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
其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
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
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
則無者雖若見誦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
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
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夜
善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
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乃其取人則又以二
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
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
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
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初今全吳高
為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
率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勸其學者則武
城絃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
為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

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
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
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酒夫媮懦憚事無兼
耻而者飲食之饜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
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
朝大中祥符改封丹陽公云五年六月甲申
朝奉大夫致仕婺源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朱熹記

吳郡志卷第四



吳郡志卷第五

吳郡范

成大

撰



營寨

禁軍

威果二十八指揮

雄節第九指揮

威果四十一指揮

威果六十五指揮

全捷二十一指揮

平江李知府申壽朋猥
以亡續誤叨藩輔之寄到任之初首訪
軍籍禁軍元額計貳阡叁伯叁拾人前
後闕額因循不補在籍者壹阡柒伯伍
人而已壽朋多方招募不問子弟百姓
但是少壯及等即時當廳收刺無毫髮
所費由是人樂應募自正月捌日為始
至五月終共招刺到陸伯叁拾人並已
真足元額分番教閱立定賞格示以激
勸目今弓弩事藝漸已習熟其間亦有
出等者若自此不廢則皆為可用之兵
壽朋又謂國家置禁軍以壯蕃屏置
弓手土兵以警盜賊本府六縣所管寨
分類多闕額截日終已招填到肆拾捌
人見督巡尉嚴行教閱此外如廂軍如
邊鋪共又收到捌拾壹人新刺廂軍
併令關習事藝如遇賞射與禁軍壹服
支犒但目今所管弓弩衣甲器械委是

欠闕見行措置日夕打造庶幾緩急有
備不致上誤使令除將軍兵射藝及支
犒等則費過錢會開具軍冊供申外伏
乞證會小貼子壽朋證得所招填到禁
軍等月給錢米春冬衣賜及賞射支犒
以壹歲計之為數約拾萬餘緡並係本
府自行計置不敢上
瀆朝廷併乞證會

證得平江府先來曾招到禁軍伍伯
人今又招到陸伯叁拾人合證鎮江
府例令為壹軍分立隊伍別行選差
將官專一管轄日逐嚴督精加訓練
務令一一勇銳不許諸司州府見任
州官及寄居差借占破私役須至劄
下

右劄付平江府遵證今來劄下事
理逐一措置施行仍具申樞密院
准此

崇節第九指揮

崇節第十指揮

崇節第十一指揮

崇節第十二指揮

壯城指揮

中軍鼓角指揮

橫江指揮

寧節第三指揮

下開江指揮

蘇州日點檢簿
二馬四石計出米
七石計出米
萬石乃一州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

特蘇州有舊堤四都共七八千八專
為田事海河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
以五十丈乘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間

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
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

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矣東南之大利
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

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不得不因國
不得不虛矣又按中興小曆紹興二

十八年知平江府蒞蘇太一川宜其勢
之巨浸而獨壯以蘇太一川宜其勢

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
十四浦疏而導之楊子江又於崑山之
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
後為潮汐沙積而江之卒亦廢於是
民田有淹沒之憂聖明濬河張給嘗
於常熟崑山各開浦以濬之聖明濬
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故和同
舉官趙霽三浦浚開五河故和同
者也今請浦塞又非前此總計男三
三百三十餘萬塞又非前此總計男三
萬餘石緣平江清浦兩月未遇速
行之乃詔監察御史任去覆視既而
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之快
便若依趙子濬舒浦所請以五千
人為率來歲正月八夜月餘可又言
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今乞止
於常熟崑山兩縣
各招真百人從之

按府籍元額城下五百人崑山常熟
吳江各五百人與中興小曆合今
存者百
不

作院指揮

忠順官寨在報恩光孝寺後淳熙二年建

御前許浦水軍寨

許浦水軍省劄

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知

平江軍府事汪應辰劄子奏臣契勘平江府

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御前水軍統制馮湛

申已躬親遍歷相視海道控扼去處數內蘇

州許浦鎮實控扼之要港汊深遠可以安泊

舟船土地高廣可以安立寨柵比之江陰屯

駐之地公議差勝且去淮甸不遠斥堠相繼
易於探報比之定海駐劄之地尤為良便乞

水手分布不敷乞招收三色軍伍伯人
乞招收武藝精熟識見可用壹伯人刺充全

按昔編危什後疏臣知
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之業
若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
七百餘石在東南各處盡
乃一州之出

有禁田軍四部
軍軍何策能以減水患
支籍包米石

亦
主外獨世松江之可

處捍禦出江下海巡捕盜賊諸雜輪流差使
逃亡名關外許浦在寨人數無幾每遇調遣
不免逐急於顧運戍兵貳千人內抽差壹
添同前去止有千人在戍除看守倉場庫務

支打錢糧外守禦者委長寡少况海湖
船盡泊此港設若賊徒窺伺葉間經涉海
少作是木戈器人早禦所繫甚重豈得

天聖間
天聖間

趙霖小南

初開墾塞

二十三年修葺

平江棧水已四月未退

往使任大

五浦通江委

子備嘗府
五浦通江委

平江棧水已四月未退
南江兵

楊存中乞於平江府添蓋牧馬屋三間戶費

於許浦鎮移駐大軍合用寨地乞委平江府
差官與本軍同共前去許浦踏逐標撥并數
場地步施行肆月玖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依劄付平江府者本府尋遵依指揮差
委常熟縣丞秦煇同水軍統制差來使臣踏
逐寨地間今據所差委官申水軍統制司先
差到將官等遷定合立寨基其所指地段並
係人戶居止捌拾餘家約有屋宇數百間及
積年埋葬墳塋叁拾餘所又有千餘畝並係膏
院各壹所又包占田土約柒仟餘畝並係膏
腴之地見種麻麥相次成熟已被蹂踐及種
下秧苗亦皆廢壞小民失業號泣盈路兼許
浦鎮止係邊江不當海道自來即非緊切控
扼之地舊年曾經分撥此小防秋人船時暫
屯戍其海道自別有要害去處正合分軍屯
駐今却全軍盡在許浦亦未為便臣以上條
事理詢訪士民皆言悉是利害如此切以水
軍萬人聚在一處若謂防托海道其許浦

海約壹伯陸拾餘里既非緊切控扼之
其他要害去處又却無備徒使一方百姓
麥秧田既已失望田廬墳墓復不能保伏望
特降 聖旨施行取 進止三省樞密院同
奉 聖旨令平江府依已降 指揮疾速
逐仍打畫圖本申三省樞密院乾道六年閏
五月 元額管官兵壹萬貳仟分為肆軍割
將陸拾貳隊於內分撥叁伯人江陰駐劄
乾道七年十月奉 聖旨御前水軍以七千
人為額淳熙三年二月馮湛奏請再招收壹
仟人奉 聖旨增額伍伯人五年八月于友
奏乞增額伍伯人不拘等仗刺充勝捷均撥
使喚紹興元年四月奉 聖旨發到福州寄
招補釘水手叁伯貳拾人併續發到水手壹
伯捌拾人付司收刺支破吐渾請給嘉泰四
年七月樞密院劄子措置招募倭人奉
聖旨令招募情願充應販倭人貳拾人支破
全分効用請給開禧二年馮拱申海船百隻

水手分布不敷乞招收三色兵伍伯人
乞招收武藝精熟識見可用壹伯人刺充
效及次等效用奉 聖旨並依嘉定十五年
吳英申乞增招稍可水手捌伯肆拾人刺充
勝捷吐渾與元管軍兵總以萬人為額
水軍省割 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具英申
證對本司駐劄許浦分屯列戍管認江海界
分渺闊責任匪輕所管隘口唯顧運最其緊
要蓋緣坐落揚子大江末流去海甚近北通
沙害密邇敵境本司差撥官兵貳千人著監
防捍調遣本司兵船前去建康直至江池鄂
渚應援防護江面本司兵額雖曰萬人除分
屯顧運黃魚垵江陰寨及楚州管下淮海等
處捍禦出江下海巡捕盜賊諸雜輪流差使
逃亡名關外許浦在寨人數無幾每遇調遣
不免逐急於顧運戍兵貳千人在倉場庫務
添同前去止有千人在

黑支打錢糧外守禦者委長寡少况海濱
船盡泊此港設若賊徒窺伺葉間經涉海
道沙礫作過本戍關人捍禦所繫甚重豈得
不預為布列兵屯以防叵測今欲措置增招
貳千人添置左軍內撥新舊軍人相半同老
小專一駐劄顧運防托海道如或上流江面
等處設有警急乃就許浦便可調發庶幾
抽與運兵船不致有前出後空之慮亦當官
兵小券錢米實軍國經文
利便實慶元年十一月

牧馬寨大寨八小寨十七散在城內每歲四月

差統兵官總轄牧放九月回總轄衙在定慧

寺西按中興小曆紹興十八年夏四月殿帥

楊存中乞於平江府添蓋牧馬屋詔所費並

令官給見緡不得科民二十八年春正月令
平江府改造瓦屋上諭宰執據間架錢
村逐軍自蓋如戶部闕錢從內庫支

吳郡志卷第五



六郡志卷第六



吳郡范

成大

撰

宮宇



吳郡佳麗自昔所聞建炎兵燼所存惟覺報小
寺及子城角天王祠今州宅官廨學舍倉庾亭
館之類皆

中興後隨事草創不能悉如舊觀輒攷故事併
異時名額識之以備攷古

諫樓紹興二年郡守席益鳩工三年郡守李

擢成之二十年郡守徐兢篆平江府額然
止能立正門之樓兩傍挾樓至今未復遺
基巋然

戟門紹興元年郡守胡松年建榜以平江軍
額徐琛書

設廳皇祐中李晉卿以兵部員外郎守郡嘗
修大廳蔣堂為記叙廳之所始甚詳今題
名逸李姓名晉卿是其字也後嘉祐中王
琪以知制誥守郡始大修設廳規模宏壯

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除
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
校素精即俾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為
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既
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厨兵火之後紹興三
年郡守宋伯友更建今廳

高宗皇帝巡幸嘗以為正衙制度差雄

重修大廳記

姑蘇受署廳新成當兵部員

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冬十月也政

修事舉所至精明之草之初見梁間有題
或乃有唐乾寧元年刺史成及所建乾寧

距聖宋一百六十有餘年矣刺是都者接
跡不絕凡受署訖即臨便問煩缺沉迹其
於廳事或旬日不一至以至於寢遠棟
將繞焉子昔兩縮蘇印班錄餘聞每浚池
隍從隍臺謝以館過宿以備宴行以追享
白從白二公風跡雖自以爲適然於是廳繕宇
有所未至今觀李公之爲有過人者圖漸
補發俾唐末之遺從補隍魏乎顯明吏民瞻
之靡不胥悅君子謂李公急於先務知布
政之本焉子目是事撫然自咎因書本末
云時皇祐六
年三月日記

黃堂郡國志在雞陂之側春申君子假君之
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黃遂
名黃堂即今太守正廳是也今天下郡治

皆名黃堂昉此

郡圃在州宅正北前臨池光亭大池後抵齊
雲樓城下甚廣表案唐有西園舊木蘭堂
基正在郡圃之西其前隙地今爲教場俗
呼後設場疑即古西園之地郡治舊有齊
雲初陽及東西四樓木蘭堂東西二亭北
軒東齋等處今復立者惟齊雲西樓東齋
爾餘皆兵火後一時創立非復能如舊聞
東樓唐有之今廢獨孤及重陽陪李蘇州東

乘興秋風前孟嘉帽月下庾公樓酒醉留
經客歌能破別愁醉歸無以贈祇奉萬年調

初陽樓在郡中池上既曰初陽宜占東城今

廢皮日休登初陽樓危樓新製號初陽白

曾覺睡鴛鴦投鈎列坐園華燭格籬分明

占觀粧莫恠重登頻有恨二年曾侍舊吳

王陸龜蒙遠窻浮檻亦成年幾伴揚公白

畫筵日暖煙花曾撲地氣和星象却歸天

閑將水石浸軍壘醉引筇歌上釣船

無限恩波猶在目東風吹起細濟漣

東亭唐有之今更它名白居易溫溫土爐火

張琴夜入東齋宿惹惹度殘漏簾影浮初

旭頭癢曉流多眼昏春狹足貧喧簷宇下

散步池塘曲南鴈去未迴東風不何速雪

依瓦溝白草遶墻根綠何言萬戶州太守

常幽獨

西亭唐有之今西齋是其處居易詩常愛

私塵事不能侵共閑作伴無如鶴與老相

宜只有琴莫遣是非分作界須教吏隱合

為心可憐此道人特見但要修行功用深

又題西亭朝亦視簿書暮亦視簿書簿書

視未竟蟋蟀鳴座隅始覺方歲晚復嗟塵

務拘西園景多暇可以少躊躇池鳥澹容

與橋柳高扶疎細蔓嫋青薜水花披白蕖

西園在郡圃之西隙地直子城甚表唐謂之

何人造茲亭華徽綽有餘四簷軒鳥翅復

屋羅蜘蛛直廊柱曲房薛深且虛脩竹

夾左右清風來徐徐此宜真嘉賓鼓瑟吹

笙芋荒濶即不可廢曠將何如幸有酒與

樂及時歡且娛忽其解郡印他人來此居

西園今以作教場

白居易

水共誰尋風月共誰賞

詩篇共誰吟花開共誰看酒熟共誰斟
死莊杜口鍾歿師廢琴道理使之然從古
非獨今吾道自此孤我情安可
任唯將病眼淚一灑秋風襟

北軒在郡宅之後

補臺網西院西頭冷峭房

苦無勤瘁

今日鈴齋一歇
清風不敢傲羲皇

北池又名後池唐在木蘭堂後韋白常有歌

詠白公檜蓋在池中及陸亦有木蘭後池

白蓮重臺蓮浮萍三詠今池乃在正堂之

後而木蘭堂基正在其西後無池跡豈所

謂木蘭堂基者非唐舊郭或舊池更大連

木蘭耶本朝皇祐間蔣堂守郡乃增葺池

館賦北池宴集詩及和梅摯北池十詠後

十二年復守郡遂作北池賦按堂賦詠池

中有危橋虛閣今池皆不能容則知承平

時池更大矣

其來古矣昔刺史韋應物詩
姑蘇北池

云海上海風雨至迢迢池閣涼即其地也
與白樂天皆有池上之作盛說其景自韋

白沒僅三百年寂無歌詠者予景祐丁丑
歲被命守蘇池館必葺嘗賦北池宴集詩

是時端明張安道為邑崑山亦留風什傳
刻于石故事在焉去此涉一紀予復佩蘇

印感舊成賦聊以寄懷云澤國秀襄句吳
故城其野意之勝者有曲池之著名環碧
一曉漲浮光盡溥翰琅津之餘派分銀潢之
人一去一擗一乃飛蓋之所集霽芳塵之不疑主
紫示平今茲稅鞅之日復慰臨流之情目
與景會神將喜并是時霽色疎淨羣動紛
而自適蟬得蔭而獨清科斗成文書之象
龜龜有鼓吹之聲以至鷗鳥羣嬉不觸不
驚菖菖成列若將若迎岸產并柯之木波
孕紫莖之萍灑露沙而金紫瓦疊蘇以衣
青新蒲銷銷挺水心之劍綠竹整整矗羽
冰之兵別有島檜高聳虬枝相撐水石結
獨行吁可異也竟竟之勝者可稱物之秀
者可旌故萬狀在司吾得題評者已吾方

岸野憤踣風亭觴賓友奏華筵或獨幽靜
釣或扁舟醉乘惟薦有漿用以析朝醒惟
菊有華可以制頰齡而况庭無留事身若
遺榮泥得喪乎意表育平粹於心靈姑倘
洋於池上亦何慮乎何營皮目休木蘭後
心半米金可得教他水妃見兩重元是一重
蓮明朝擬附南風便寄與湘妃作翠鈿白
蓮但恐駸駸難並葉祗應蒼藓可齊香半
垂金粉知何似靜婉臨溪照額黃陸龜蒙
難過風情為與吳王近紅萼常教一倍多
不用臨池重相笑最無根蒂是浮名白蓮
素籜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
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鏡墮時皮目休重
題細雨闌珊既驚覺銅波悠漾並駕

嬌適來會得荆王意。爲蓮莖重折。香國
曉煙清露暗相和。浴鴈浮鷗。意趣多
却是陳王詞賦。錯在將心事託。微波
期百壺多盛集。四坐仰惟良。蘇印丈綦綠
蓮衣桂。揖香何由陪。嘯詠敷在納。微涼池
上有奇繪。青青歲紀深。舊枝憐茂殖。時亦
欠清吟。夕月漏孤影。秋霜滋勁心。今方遇
真賞。風什播瑞音。池上有孤島。影搖波底
天蓬壺。欣髮鬢仙客。得留連岸草。襯丹靛
灘蘆隈。盡艇羨君休。澣日寄傲一罇前。池
上有脩竹。遙闌手自栽。幾因風韻響。時感
隼煥來。粉籜經梅脫。虬根遇石回。輝娟綠
陰下。小宴爲誰開。池上有垂柳。煙籠濯濯
技芳根。逢茂育老翠。勝平時體弱。因風舞
詞清入笛。吹金成。久不到。遙想數壽離。池
上有叢菊。繁英滿舊蹊。金刀惜頻剪。粉蝶
得幽棲。醉弁誰同插。香牋手自題。遙想清

質處野步岸東西。池上有時釣。開忘待
身波平方。浸月吏退閑。無人藻泱。魴魚尾
風搖獨繭綸。一亭容膝地。雅飾免荒蕪。池
上有時宴。笙篁沸欲炎。歡多漏移刻。坐久
月和燈。席客詠持蟹。女唱歌采菱。醉來忘
萬事。風靜水波澄。池上有鷓鴣。來從淮水
甯。舊巢離海樹。清唳入吳天。骨峭翹霜月
翎。踈刷野泉使。君宜得伴仙。格本千手。池
上有馴鹿。亭臺深處行。長隨熊羆。慣且免
免。且驚遙草眠。多穩流泉飲。亦清寸岑。有
靈園可使
遂微生

雙蓮堂在郡治木蘭堂東舊芙蓉堂也至和

初呂濟叔大卿守郡以雙蓮花開易此名

陽浦雙蓮仙影面波光翠蓋搖風紅粉香
中有畫船鳴鼓吹管然驚起兩鴛鴦

池光亭在郡宅後池北紹興十七年郡守鄭
滋重建池傍有小山二東曰芳垞郡守蔣
燦建飛白書其額西有檜郡守洪遵訪故
事植焉唐有白公檜已不存淳熙六年郡
守司馬伋以亭名犯曾祖及祖諱暫以木
蘭堂榜之

木蘭堂在郡治後嵐齋錄云唐張搏自湖州
刺史移蘇州於堂前大植木蘭花當盛開
時燕郡中詩客即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

聯酌浮之龜蒙徑醉彊執筆題兩句云洞
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頽然醉
倒搏命他客續之皆莫詳其意既而龜蒙
稍醒援毫卒其章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
知元是此花身遂為一時絕唱舊堂基
在今觀德堂後古木猶森列郡守數有欲
興廢者而卒未就承平時堂近有治平二
年郡守陳經所刻 御書飛白字碑搗干
木蘭堂之新闢上今不復存
國堂上列歌

鍾多慙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
下花光照節苑列鼎重茵
歌舞地金章同色使君袍

雙瑞堂舊名西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建

前有花石小園便坐之佳處紹熙元年長

洲有瑞麥四歧及後池出雙蓮郡守素說

友葺西齋以雙瑞名堂以識嘉祥

紹熙初元夏四月吳郡素使君為政

之再闢月也長洲之彭華鄉以瑞麥獻又

三月木蘭後池以瑞蓮獻麥兩歧已堅粟

可刈歧間復出新苗五枝青葱且秀且實

後十日又歧於新苗之半亦秀實如前

瑞圖麥自兩歧至九歧者有矣未聞枯

之穉一再重出青黃殊色而三穎俱茂有

生生不窮之意蓋創見云蓮則共蒂異花

連理並秀豐腴適相當亦奇產也吏民歡

喜謂造物者效珍發祥二深巧妙非賢使

君孰能致此又謂使君辱臨吾州政爾煖

席而嘉瑞輒應何其速耶余聞神人精禳

之交其跡固相絕遠一念感通則和同無

節按刑時以柱後惠文繩郡縣弗度官吏

系足立逐捕劇賊血其鯨鯢風采烈於秋

霜朝廷第最課進直中秘書就牧此邦吳

人愴其威名相與屏氣惕息使君一日過

范村從容為余言歸吾以衣繡持斧為職

知筋法鋤茲而已今為郡守號稱民父母

當有惻怛之愛拊摩惻惻若乳保之於赤

子使百姓知吾此心庶幾有不忍欺者雖

蒲鞭且弗願用况於拊揚敲朴乎余矍然

起賀曰公此心當與天通人固未能戶知

神者其知之矣。闕時亡幾而叶氣薰翊被于珍物豈非一念之感如鼓應桴有不疾而還不召而至歟。是歲秋大熟政成人和庭訟稀簡郡廓廓無事曩之蕪望於民者皆如本指益知祥應之不虛於是部使者暨府縣之賓佐皆畫圖以傳賦詩以相倡。疇猶謂未足傳久遠且春秋有年大有年皆以喜書今茲樂歲善收歐窶汙邪無不滿莖二瑞實兆其祥尤不可以弗識乃以雙瑞名郡之東堂余又為原其所以致祥者為之記因以附見有年之喜亦春秋之遺意焉。使君名說友字起巖建陽人嘉平日石湖范成大記

平易堂在小廳東挾紹興間郡守蔣璨立自書扁榜淳熙五年郡守龔夔易以隸書

思政堂舊名東齋紹興三十年郡守朱翌建隆興間郡守沈度更名復齋紹熙三年郡守沈葵更今名曰書扁榜

思賢堂舊名思賢亭以祠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後改曰三賢堂紹興二十八年郡守蔣璨建三十二年郡守洪遵又益以王仲舒及范文正公二像更名思賢

舒及范文正公二像更名思賢

附錄

紹興二十八春敷八閣待制陽羨蔣公之鎮吳門也既期年矣治最上聞帝用褒寵民安初政郡以無公唯益勤不懈事有關於風教纖悉必舉前人遺蹤勝槩以

次復焉。以前政信安孟王之意嘗捐金欲興三賢堂。唐左司郎中曰洛陽韋公太子少傅曰太原白公太子賓客曰中山劉公皆嘗牧此邦者邦人尊之曰三賢。曩歲為堂以祀之。毀兵火垂三十年。邦人念之歎息。公訪其遺基得於郡治。故木蘭堂之左。攘剔榛翳。掄材庀工。百姓不知僚屬皆樂從也。辛酉堂成。制度古雅。不陋不奢。稱三賢之居。為塑其像。以次位置于堂南。向東上并堂一。從公過焉。公曰其為我記。詩曰。國辭不獲。并每獨恠。唐史如文藝儒學循吏三傳。幾二百人。韋公法當處一焉。廼獨不為立傳。亦史冊之遺恨也。惜哉。公正元初。由左司郎中得郡于此。清德臨民。民樂其政。暇日賓禮名流。與之酬唱于時。白公客遊郡下。盛稱公風流雅韻。播於吳中。至有詩仙之目。自以不得與公送宴為不滿。己而罷郡。寓永定僧廬。羈旅

蕭然欲求田課耕而未得。每端居焚香掃地而坐。清風峻節可想。而知其後白公自杭移蘇。實寶曆初元也。首以公郡宴詩鏡之。石酷愛慕之。每自謂不及韋公。大槩可見於此。史不傳不得。不致詳焉。若白與劉行事。始終則有本傳在。二公共生大曆壬子歲。真輩行也。晚益相厚。世謂劉白白之。去郡劉以詩遺之。有十萬戶嬰兒啼之句。雖三代遺愛。何以加焉。後六七年當大和中。劉亦繼來。乘鄆荒疫之餘。撫摩安輯。免民於轉徙。文宗錫服以寵之。白公時在河南。猶以詩為劉賀。三賢平時道義相先。分相好。誠相與也。而文聲政績。兼優並著。且俱為有意於民者。名藩巨屏。得一師帥。吾民幸矣。廼接踵來。臨歲月未遠。聲名風采。炳乎其輝。一時盛事。他郡所未有也。去之三四百歲。邦人懷慕之。不襄宜哉。公復振起而一新之。是將傳之。愈久而愈無窮也。

為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高或不
屑其官世通患也洪公忠宣公之子擢博
學宏詞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年既入
翰林為學士未幾自列去甫及聖門制書
以左魚來矣邦人度公且上朝謂莫能
人必公也然治至之日冬民所矣皆退然

五行 毀和兵火
公行 即所卒而
十行 再遷至再行也
七行 歲月

斯堂法應得書會公使來屬筆紀歲日成
大世占名數西鄆樂其州多賢守令之不
歎於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丘焉竊願誌
斯堂以夸隣邦以為邑子榮乃不辭而承
公命八月既望州民左
從事郎范成大記并書

瞻儀堂舊在廳事之東紹興三十一年郡守

洪遵建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繪其像春

秋則陳於齊雲樓之兩挾今吏民瞻禮至

是洪公恐為風日所侵故作此堂藏之紹

熙三年郡守沈揆始遷諸像於後園舊凝

香堂中并其名遷焉范成大瞻儀堂吳自

世為名郡又當東南水會外暨百粵中屬

之江淮四方賓客行李之往來畢上謁戲

下願見東道主城門之執深焉稻田膏沃
民生其間寔繁井邑如雲煙物夥事穰有
司程文書應言府考以千萬計奉使命大
夫行部第詳謀必詳於兵以視列城其

蔣氏代以儒學顯至公而守茲土者三世
矣公少受知初世父樞密太師魏公翰墨
篇章悉有家法晚達明天子擇登法從處
劇以簡中高湛然到郡今踰年矣鋤荒植
藝皆如此堂未一書也并聞元祐中
魏公帥南海郡人繪前刺史吳公隱之容
公璟而下八人築室以祠之魏公閱圖籍
所載又得滕公衡王公抃合前八人者號
十賢各為之贊似公今新斯堂也視十賢
之翠蓋不謀而契蓋知公之心真魏公之
心也敢併書以告來者五月庚申朔左朝
奉郎郎差通判信州軍州主管學事江都
仲并記廣平程紹祖書 **范成大撰思賢**
堂記 吳郡治故伯思賢亭以祠韋白劉三
太守更兵燹久之遂作新堂名曰三賢其
四年當紹興辛巳鄱陽洪公始益以唐王
常侍 本朝范文正之像復其舊之名亭
者榜焉先是公以歲五月來臨吾州縣以

南鄙望洞庭略具區觀三江五湖之吐吞
濤波聒天旁無邊垠而石隄截然浮於巨
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鯨鼈背負而涌
以出也暝夜人語馬嘶匈匈不絕公固已
語其人思常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
溝防東南之播於江東北之委于海者脈
絡醞通埋蕪滌涂夏旱易以陂潦水時至
不能鬻渚涯以決汗邪荒寒化為麥禾起
景祐迄茲歲無大浸於是公又曰非文正
况公之勤其民者乎退而參石記竹書之
傳詳兩賢行事尚什百於此韓退之名知
言碑王之墓隧謂治蘇取天下蓋遺冊塵
存於一隄其變滅無攷者不知幾也文正
自郡召還遂參永昭陵大政德業光明為
宋宗臣通國之誦曰文正公而不以姓氏
行焉韋白劉之餘愛邦人既已俎豆之語
在舊碑尚矣三范風烈如此且有德於吳
宜俱三賢不沒以為無窮之思此堂之所

為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高或不
屑其官世通惠也洪公忠宣公之子擢博
學宏詞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年既入
翰林為學士未幾自列去甫及聖門制書
以左魚來矣邦人度公且上朝謂莫能
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咨民所疾苦退然
不自居其智能亟從掌故吏訪諸賢之舊
圖畫髣髴想見其平生公既以道學文章
命一出顧有羨於五君子者意將迹其志
術講千里之長利以膏雨此民彼撞撞往
來眎桑蔭趣舍人裝者慮安肯出此夫才
高而不自賢位高而滋其官盛德厚也
斯堂法應得書會公使來屬筆紀歲日成
大世占名數西郭樂其州多賢守令之不
歎於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丘焉竊願誌
斯堂以夸隣邦以為邑子榮乃不辭而承
公命八月既望刑民左
從事郎范成大記并書

瞻儀堂舊在廳事之東紹興三十一年郡守

洪遵建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繪其後春

秋則陳於齊雲樓之兩挾今吏民瞻禮至

是洪公恐為風日所侵故作此堂藏之紹

熙三年郡守沈揆始遷諸像於後園舊凝

香堂中并其名遷焉范成大瞻儀堂吳自

世為名郡又當東南水會外暨百粵中屬

之江淮四方賓客行李之往來畢上謁戲

下願見東道主城門之執深焉稻田膏沃
民生其間寔繁并邑如雲煙物夥事穰有
司程文書應言府者以千萬計奉使命大
夫行部第郡課必致詳於吳以視列城其

雄劇如此夜漏不盡太守坐堂上主吏僮
客旋進退語言回目不暇相覿何平明乃
得據按聽諸曹曰事率常時食有頃它客
與報期會者又至如前雖精力過絕人其
勢亦出甚勞而後能善治故吳郡虎符非
名德士若已至大官者不以盼云之數十
百年長老猶以為記至臧去繪像畏愛之
如一日番禺洪公之以內相與城也乃規
東序之間屋為堂取允公私所藏故侯之
像頗補其闕遺列畫其上又采韓退之廟
學碑語名之曰瞻儀而命州民范成大詞
而識諸石竊嘗觀郡國方志與耆舊風土
之書既備載山川土疆郭郭所在必論次
前世賢守長爵里姓字之大略著于篇謂
君子嘗居之其地政僻陋猶借此以為寵
今吾州不獨能志其人而肖貌其在章
相輝凜凜如對生面宜郡未聞有此錄
於地重多顯者來自自有以不沒其人

於親上至父遠且弗弭忘氣俗之熾舊
洪公蓋始表出之盛事固不且無紀然公
實以紹興辛巳夏五月至郡是歲北虜謀
畔盟積甲並塞使行人來啓兵端又造舟
東海上將數道入寇天子赫怒大發步騎
待邊分命樓船將督水居之士營巨浸以
直賊衝兵前當出師通道後控海浦所從
入烽候相望羽書疾星火公聲氣弗為動
春容頤指不斂一錢不籍一夫機事立決
無留行姦人幸騷搖一逞心醉叵測相率
遁去里門晏閑田間無吠犬行歌刈熟不
知有軍與民德公甚念無以報恩勤飲食
必祝焉公於艱難時用劇郡呼吸變改曾
無足以纒道德之威齒文章之斧斤者治
行冠一世而不自以為功若此足矣顧方
帥其吏民以館御諸賢覽觀裴回若慕用
之云者夫有餘則毋我不足者多尚人君
子之德心豈世俗所能測識者哉後之人

歷階而登有感於作者之意曠肯以行能
蓋前聞人其必葺斯堂而嗣其事壁間之
圖將魚鱗雜襲至於無窮可也敢併書之
以風來者十月九日左從事郎范成大記

齊雲樓在郡治後子城上紹興十四年郡守王

喚重建兩挾循城為屋數間有二小樓翼之

輪奐雄特不惟甲於二浙雖蜀之西樓鄂之

南樓岳陽樓庾嶷皆在下風父老謂兵火之

後官寺草創惟此樓勝承平時樓前同時建

文武二亭淳熙十二年郡守丘密又於文武

亭前建二井亭唐白居易詩樓前雙井

二協

潦倒官情盡蕭條芳歲闌欲辭南

國去重上北城看復疊江山壯平鋪井邑

寬人稠過揚府坊闌半長安插霧峯頭沒

穿霞日脚殘水光紅漾漾樹色綠漫漫約

略留遺愛殷勤念舊歡病拋官職易老別

友朋難九月全無熱西風亦未寒齊雲樓

北面半日凭欄干又和公權於齊雲樓外

春晴百鳥鳴樓中春酒美人傾路傍花日

添衣色雲裏天風散珮香向此高吟誰得

意偶來閑客獨多情佳時莫起興亡恨遊

樂今逢四海清元日宴集前年九日餘杭

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

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蓬鬢一時白三處菊

花同色黃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覺惜

重陽江南九月未搖落柳青浦綠稻遂香

姑蘇臺榭倚蒼靄太湖山水含清光可憐
假日好天色公門吏靜風景涼榜舟鞭馬
取賓客掃榻拂席排壺觴胡琴清圓指撥

刺吳娃美麗眉眼長笙歌一曲思疑絕金
鈿再拜光低昂日脚欲落備燈燭風頭
高加酒漿觥盞灑翻菡萏葉舞髮擺落
萼萼房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
遠近高低寺間出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
脉分棹鱗吹聖廟暮布城毋方人烟樹色
無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自問有何才與
政高廳大館居中夾銅魚今乃澤國節刺
史是占吳郡王郊無戎馬郡無事門有祭
戟譽有章盛時儻來合慙愧壯歲忽去還
感傷從事醒歸應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
請君停杯聽我語此語真實非虛狂五旬
已過不為天七十為期蓋是常須知菊酒
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場章憲登齊雲飛
樓縹緲職吳邦表裏江湖自一方曲檻高
窻雲細薄落霞孤鶩水蒼茫固知興廢因
時有獨覺江山共古長回首中原正愁思不堪殘日半規黃

西樓在郡治子城西門之上唐舊名西樓後

更為觀風樓今復舊紹興十五年郡守王

喚重建二十年郡守徐琛篆額下臨市橋

曰金母橋亦取西向之義喚初落成郡人

競獻詩以進士耿元鼎所賦為最

宿雲黃慘澹曉雪白飄飄散麩遮槐市
堆花壓柳橋四郊鋪綠素蕙質楚瓊瑤
揜携柔落金爐上飄蕪光迎舞妓動寒
醉人銷歌樂雖盈耳慙無五袴謠

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東遊風
月萬家河兩岸笙歌一曲西樓詩聽越
客吟何苦酒被吳娃勸不休徒道人生
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

劉禹錫登西樓

見樂天題詩湖上收宿雨城中無畫塵樓
依新柳貴池帶亂苔春雲水正一望薄書
來遶身煙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
夜碧雲收中天素月流開城邀好客置酒
賞新秋影透衣香潤光疑歌黛愁斜輝
可翫移宴上西樓揚修觀風樓觀風危
與雲齊樓下開門畫戟西鼓角聲沉絲管
沸卷簾晴黛遠山低
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
家聲碧寺煙中靜江橋柳際明登臨豈劉
白滿日見詩情
傍城闈游目江城次第新百感中來俯
悵蒲城煙雨滿城春
笙歌千古當樓面翠蛾花發抱殘香徑雨
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壯天
闌干夕照多四百年來逢妙手要看風物
似元和

四照亭在郡圃之東北紹興十四年郡守王
喚為屋四合各植花石隨歲時之宜春海
棠夏湖石秋芙蓉冬梅

凝香堂在思賢堂西面臨池紹熙三年遷太
守畫像於此堂更名瞻儀

逍遙閣在舊凝香堂後蓋取韋應物道
閣涼之句此閣舊觀復堂也道
蔣彥書後守韓彥古欲更名乃除去舊額
而迄不果更名

雲章亭在舊疑香堂西南故有此亭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始命名亭有

仁宗皇帝賜陳經書飛白端敏寶文閣佛字石刻及獎諭陳經勅賜丁謂詩并太上皇帝御書千字文

坐嘯齋在四照亭南經興二十七年郡守蔣璨建并書額

秀野亭在坐嘯齋西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

涼渚本流盃名舊在凝香堂後今徙於池光亭後

觀德堂在教場唐西園地也紹興三十一年郡守徐琛建西又有射亭

扶春池光亭後餘曠洞也紹興二年郡守沈揆名之且書其榜

頌春宣詔二亭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知信州吳說書額亭之側東西二井亭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

介菴慶曆八年郡守梅摯建在木蘭堂南凌雲臺下摯作銘刻石後菴入通判東廳久亦廢而銘石尚在蓋兵火更張官廨多失

其舊也

介菴

表署西北有堂曰木蘭堂之南有臺曰凌雲灌木駢生

其上臺下有故園廢洞址在焉予因訪陳迹通其塞而庵之惜乎予立一隅中無長物入之者志意斂然思有所守且介其名而銘之庵非廣居介不兼齊有守退公杖而獨詣心淵坐澄默與真契嗚呼公怒賊私不遷而霽私欲蠹公不萌而制世紛高殊治乎亡際何以靖之曰思無邪一言以蔽慶曆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蘇州軍州事梅摯立

通判東廳在郡治之西紹興九年通判白考

從享建介庵舊在郡圃後入通判廳今廢

亦廢廳西有琵琶泉小丘嵌巖曰西施

皆傳為往跡泉清冽可釀酒淳熙十一年

通判魏仲恭葺洞門作捧心亭今更名舞

雪

通判西廳在城隍廟後依子城東南角城上

有小樓見西山名湧翠

簽判廳在儀門西

教授廳在府學之東

節推廳在通判東廳之西

察推廳在平橋南

府院在譙樓東

司理院在譙樓西

司戶廳並府院西

司法廳在平橋南

路鈐衙在子城內府西樓下東偏

州鈐廳在狀元坊內

路分廳在路鈐衙南

轉運衙舊在郡治西偏後徙餘杭初錢氏國除田重稅

尚仍舊畝稅三斗太宗命王贊為轉運使來均雜稅費悉令畝稅一斗至今便之

倉庫場務 市樓附

府倉在飲馬橋西

常平倉在府倉內

戶部百萬倉在閶門裏開禧三年初以府職

曹官兼嘉定二年始命官專掌以都司提

領憲司措置

歸仁倉報功倉淳熙元年郡守韓彥古創建
專儲年計並在府倉內

甲仗庫在設廳西廊

軍資庫在儀門東

公使庫公使酒庫並在設廳東

架閣庫在設廳西廊

作院在教場西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

監倉廳在姑蘇館前

糧料廳在譙樓西

四酒務在平橋南初郡有酒務四合而為一
故名曰四酒務

激賞西庫在景德寺東

激賞南庫在盤門裏

望雲館在閭門裏

右三所並紹定二年郡守李壽朋創

清風樓在樂橋南

黃鶴樓西樓之西

跨街樓西樓之西

花月樓飲馬橋東北

麗景樓樂橋東南

花月麗景皆淳熙十二年郡守丘嵩建雄

盛甲於諸樓

坊市

按長慶集云六十坊者舊晉經所籍如之後頗隨

事而有朔有易

樂橋東南

孝義坊東憇橋巷

通闌坊金母橋西

繡錦坊大市

儒教坊飲馬橋南

旌義坊蔡匯頭

孝友坊南園東巷

玉淵坊南星橋

儒學坊烏鵲橋南

袞繡坊烏鵲橋北

狀元坊醋庫巷黃魁所居

吳會坊府治東

晉寧坊濠股口

和令坊楊郡王府前

繡衣坊南倉橋北

孔聖坊南倉橋南

積善坊府治西

阜通坊夏侯橋西

樂橋東北

干將坊 東市

建善坊 干將巷

直慶坊 天慶觀巷

遷善坊 草橋

布德坊 顧家橋

豸冠坊 仁王寺前

富仁坊 魚行橋東

聞德坊 周太尉橋東

崇義坊 禪興寺橋南

乘鯉坊 張馬步橋南

閭丘坊 張馬步橋北

大雲坊 天慶觀西

碧鳳坊 天慶觀前

慶源坊 大郎橋東

天宮坊 迎春巷

迎春坊 百口橋

樂橋西南

武狀元坊 樂橋南紙廊巷林魁所居

吳敬坊 西慈橋巷

平權坊 跨街樓南

館娃坊 果子行

和豐坊 米行

麗澤坊 吉利橋北

通波坊 吉利橋南

孫君坊 孫老橋

賓興坊 貢院南

好禮坊 富郎中巷

義和坊 杉瀆橋東

靈芝坊 侍其巷

晝錦坊 南營西

載耜坊 開元寺東

坤維坊 瑞光寺東

同仁坊 金獅巷

南宮坊 南菌巷

樂橋西北

西市場

鐵瓶巷

太平坊

太平橋

嘉魚坊

魚行橋西

流化坊

吳縣東

武狀元坊

雍熙寺東周魁所居

文正范公之坊

范家園

盍簪坊

張馬步橋北

德慶坊

禪興寺橋西

甘節坊

承天寺東

樂園坊

三太尉橋北

立義坊

北寺西

清嘉坊

朱明寺橋北

仁風坊

十九勝巷

至德坊

泰伯廟前

吳趨坊

鼻橋西

補右六十五坊紹定二年春郡守李壽朋

並新作之壯觀視昔有加

儒學坊林文節公與諸弟所居希父繫

先在國史儒學傳希徙居吳與弟且嘉

祐二年同第進士次舉弟邵頌文同登

第吳人榮之故以名坊。衮繡坊以叅

知政事元絳所居得名。狀元坊淳熙

八年黃由魁天下郡守韓彥質以表其

閭十一年衛涇魁天下涇居崑山之石

浦亦立狀元坊。身冠坊直龍園閣范師道貫之所居貫之出入臺諫有聲故以名坊。大雲坊林處所居處自號大雲翁。武狀元坊二淳熙十一年林鏐爲廷魁郡守謝師稷以表其間在樂橋之南慶元二年周虎爲廷魁亦以名坊在雍熙寺之東。靈芝坊初名難老坊將堂謝事所居李之儀作范正平遺錄云胡文恭公宿爲諸生時嘗受學於蔣

堂文恭守吳郡蔣居第表爲難老坊不樂曰此俚俗歆艷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於故人願即撤去胡乃用蔣氏嘗有芝草之瑞更名靈芝按堂皇祐六年三月作平江軍新修大廳記云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十月修此廳又有因芝草生謝兵部詩據此則所謂兵部者正謂李晉卿而揭靈芝於坊表者亦李也李之儀所記

乃謂揭坊名為胡宿疑有誤又按胡宿墓誌自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後知蘇州蓋未嘗為兵部其為晉卿無疑晉卿逸其名今太守題名皆不著胡李蓋闕文

方芝產時室有詩記之

因芝草生謝氏國黃因誕丘園

靈堪配醴泉至和非我召美化自公宜秀色隣三徑幽光披一屢時髦秉筆君為我列詳編。使君有意飾門閭雅為靈芝揭表初招隱溪邊住還者從茲認得野人告 ○書錦坊以光祿大夫程師孟

居得名。德慶坊直龍圖閣盧秉奉其

親年八十餘故以名坊

六郡志卷第六



吳郡志卷第七

吳郡范

成大

撰

官宇

提點刑獄司在烏鵲橋西北紹興元年建廳事

後曰明清堂後小圃種竹有亭曰留客

曾逮叔逮父文清公幾命名且作詩徐巖

疑額乾道九年諸路添置武提刑一官遂於

舊司東撤去幹官廨宇以其地作東廳

比年省罷使者寮從其便而居焉



建子作亭於官舍明清堂之後種竹
殆千竿餘名其亭以留客取老杜竹深留
客處之句因題二小詩云行到竹窮處有
亭佳可遊境因吾子勝客為此君留娟淨
經時雨蕭蕭六月秋豈無他草樹涇渭不
同流種竹無他事林間與客遊自應携手
入安用閉門留靜可過僧夏清宜對奕秋
寒翁九籥杖來往亦風流沈氏泗水多塵
事長懷鳩杖遊每因門可款豈為醉相留
靜契竹林勝幽非草樹秋公令國耆艾砥
柱屹中流持節推仍世林園記昔遊深藏
事幽討長沈氏淹留已見山無盜欣同歲
有秋時容一嘯詠竊比晉名流沈氏浙東常
平使者按刑西道劍史韓公臨浙東刑
獄使者奉祠三衢同時被命以西二公前
暇日漆舊也沈氏節以幾聲諧志合夙績俱茂
暇日因指語曰凡官寺必有所謂壁記是

司也獨缺焉其名氏官職與夫在事之歲
月久而遂泯不可復知非所以隆一臺詔
後世也於是復閱案牘自建步迄今居是
官者得四十有二人焉將鏡石龕置壁間
俾賈焉之記惟案刑遣使國家令典也
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行郡國而謹督捕
唐顏真卿為監察御史使五原而夾冤獄
事固甚類然未有專為刑獄遺著之令甲
者本朝列聖相承子視元元欽恤刑
章在傳化中始遣常參官提點諸路刑獄
景德以來始兼用武臣厥後公革因時或
省或置汗青所載可攷而知

聖上龍飛惟
祖宗成憲是循用文武長材求之如不及
迺乾道六年遵景德故事制詔諸路各
置武提刑一員與文臣合臺共治惟時兩
濟古一道立熙寧末年岐而復合建炎以
後復析而東西之浙西在今實為畿甸異

所遣使視他路尤切注意今陳公以名
吏韓公以左右信臣為之皇華得人於斯

為盛恭聞 真宗皇帝嘗命資政殿大學
士向敏中較諸路提刑所上課績惟兩浙

有奏報雪活冤獄者遽命陞其等級以示
旌勸今日考覈之意同符 真宗則奏最

九重必有非常之寵又當自二公始故賈
敢志厲吏之賤學殖之荒落而記不敢辭

淳熙四年四月日奉議郎知常州武
進縣王管勸農公事借緋陳賈記

趙垌 左朝散大夫建炎四年九月十七日到
任紹興二年二月 除江東提刑

邵昂 左朝請郎紹興二年四月十六日到任
當年十一月罷

向宗厚 右朝奉大夫紹興二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到任五年正月官觀

朱緯 左朝奉大夫紹興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到任
當年二月二十八日改除兩浙

使 運 副

吳表臣 右朝請郎紹興五年二月十五日到任
當年十二月 除祕書監

朱緯 左朝散大夫紹興六年五月十四日到任
七年三月 改差知信州

陳楠 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紹興七年三月
初三日到任八年七月 改差知台州

曾幾 左朝奉大夫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任
當年六月 官觀

向宗厚 右朝散大夫紹興九年七月十四日到任
當年四月 改差知婺州

張叔獻 右朝奉郎直祕閣紹興十一年九月
十五日到任十二年十月 改除兩

浙 轉 運 副 使

王鈇 右朝奉大夫直祕閣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到任
十三年八月 改除兩浙

轉運副使

万俟止 右朝散大夫紹興十三年八月二

符行中 左朝奉郎紹興十四年七月二

徐琛 右朝散郎直秘閣紹興十二年四月

高世定 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紹興十六年

吳傳 左奉議郎紹興十六年七月十

趙令詔 左朝請大夫紹興十八年十一月二

謝邦彥 左朝請大夫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

趙渙 左朝奉郎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二

金安節 左朝散郎紹興二十七年一月

陳抃 右朝散大夫紹興二十七年十月

徐康 右朝奉大夫紹興二十八年三月

邵大受 左朝請大夫直秘閣紹興二十八年

左月除司

呂廣問 左朝請郎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初

副使

黃應南 左朝散郎紹興三十年七月初

王耀 右朝請大夫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初

三傳左朝議大夫紹興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將左

中奉大夫當年六月十一日改知信州

葉謙亨左朝奉大夫直顯謨閣隆興二年八

仕日致

曾遠右承議郎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初六日

王滄左朝散郎乾道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到

姚憲右朝奉郎乾道二年九月初六日到

陳良翰左朝散郎直敷文閣乾道三年六月

二十朝請郎當年十一月十四日改除宗正少卿

李簡能左朝奉郎乾道四年十二月二十八

左朝散郎六年六月十六日除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任又薦左朝奉大夫直寶文閣乾道六年八

日除祕閣修撰改差知建寧府

王淮左朝散郎直敷文閣乾道七年十月初九日改除太

常少卿

梁俊彥右武大夫高州刺史乾道九年閏正

七日除福建提刑續改差提舉佑神觀

呂企中右朝散郎直寶文閣乾道九年六月

日改知揚州

鄭興裔 武功大夫江州觀察使淳熙元年四月

除江東提刑續召赴行在

徐本中 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淳熙元年十月十四日到任三年三月二十

五日改除江東轉運副使

趙師夔 承議郎直龍圖閣淳熙三年五月初八日到任當年六月初八日罷

陳舉善 以朝奉郎直龍圖閣浙東提舉除淳熙三年八月初八日到任五年四月

二十七日召除左司

韓侂 以武德大夫高州刺史奉祠淳熙五年九月初六日到任五年九月初

改差知廬州

呂正己 以降授朝散大夫直顯謨閣知鎮江府除淳熙五年六月初二日到任

一年九月初一日罷

韓元龍 以朝散大夫司農卿除直龍圖閣浙西提刑淳熙五年十月初四日到任

七年十月初二日主管亳州明道宮

趙伯驩 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浙西總管除淳熙五年十月十六日到任七年

八月初六日轉和州防禦使

添摠 以朝散大夫大理少卿除淳熙七年十月十六日到任九年七月十三日改除

江東提刑續准省劄因兼知嚴州榷荒有勞除直敷文閣

傅淇以朝請大夫浙東提刑除淳熙九年十月十六日到任十一月除直隸圖

閣十月十六日再任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改知寧國府

劉穎以降授朝散郎浙西提舉除淳熙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到任當年十月初十日罷

勾昌泰以降授宣教郎浙東提舉除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到任十三年二月

月轉奉議郎當年七月承議郎四月磨勘轉朝奉郎當年七月初十日罷

王尚之以朝奉郎大理少卿除直隸文閣浙西提刑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初三日

到任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改除司農少卿湖廣總領

趙子濛以朝議大夫直隸龍圖閣知揚州除淳熙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到任十五年

四月十六日除祕閣修撰致仕

潘景珪以朝議大夫知池州除淳熙十五年五月初四日到任當年十二月初五日

日改除大理卿

王師愈以朝議大夫直隸閣福建運判除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七月

初十日除直隸煥章閣宮觀

袁說友以朝議大夫浙東提舉除淳熙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紹熙元年三月

月除直隸閣知平江府

王正己以朝請大夫充祕閣修撰新江東提刑改除紹熙元年五月初三日到任

十二月初三日准勅以陳乞宮祠差主簿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

應孟明以朝奉郎直隸閣知靜江府除紹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二年九月

左郎官

陳公亮 熙三年四月到任 四年除江西南西路

轉運副使

黃通 以朝奉大夫浙西提舉除紹熙五年正

傅伯壽 以朝議大夫直煥章閣江東運副除

監作

何異 以朝請郎新江東提刑改除慶元元年

常少

韓選 以朝請大夫直祕閣浙西提奉改除慶

虞儔 以朝請大夫新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副

舊兼知平江府六月住兼

朱致知 以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奉祠除慶元

薛紹 以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

部郎官准

任洙 以朝散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

直祕閣

陳研 以朝散大夫直祕閣荆湖南路轉運副

院檢

孟綸 以朝請大夫尚書倉部除嘉泰二年六月到任三年五月罷

曾舉 以朝散大夫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除嘉泰三年八月到任十七日除直煥

章閣當年除太府少卿

方銓 以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除嘉泰三年十二月到任開禧元年四月改除江

西運判 填見闕

葉簣 以朝議大夫尚書戶部郎中除開禧元年五月到任二年四月召赴 行在除

右司

胡元衡 承議郎尚書右司員外郎除直寶漢閣開禧二年四月到任嘉定元年正

月召赴 行在除檢正

汪文振 朝散大夫司農少卿 正月至所檢討官除直寶漢閣嘉定元年正月到任

八月准 省劄權鎮江府并權淮東總領九月正除司農少卿准東總領

李孟傳 朝請大夫除倉部郎官改除嘉定元年十月到任二年七月除直祕閣江

東提 刑

王居安 朝奉郎知太平州除直龍圖閣嘉定二年九月到任當年赴 詔行在除

權工部 侍郎

留恭 朝奉大夫浙西提舉嘉定三年正月兼權提刑四月就除五月改除直寶漢閣

知 興府

劉燾 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嘉定三年五月到任四年二月除回業

章琛

朝奉郎浙西提舉嘉定四年正月兼權提刑

陳芳

朝散郎新除大理寺丞嘉定五年正月到任兼權平江府七月除直祕閣知平

江府

余嶸

以朝請郎守軍器監除嘉定五年到任七年八月除大理少卿

柴中行

承議郎直祕閣除江東運判未赴嘉定七年八月改除十一月到任九年

除尚左郎官

王溱

朝奉郎新福建提刑改除嘉定九年五月到任九月宮觀

王棐

承議郎浙西提舉兼權嘉定十年十二月正除十一月八月除金部郎官得

旨兼權江府

喬行簡

朝散郎江淮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除嘉定十二年正月到任閏二月節制

水軍三月兼權平江府十一月除直

舊浙西提刑兼知鎮江府當月除

趙舉夫

朝散郎兵部郎官除嘉定十四年十一月到任十六年除直祕閣再任寶

慶元年

林介

朝散大夫浙西提舉兼權寶慶元年直

祕閣正除三年兼權平江府十二月除

王與權

朝請郎紹定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到

檢法官廳在提刑司東

幹辦公事廳在東廳後

提舉常平茶鹽司在子城之東廳事東有小池

上有假山旁曰壺中林壑米友仁書池南

北有亭南曰揚清北曰草堂廳事之西有

宸翰閣亦友仁書額廳東北曰宣惠堂廳

後曰皇華堂廳之東側曰頤齋齋後園中

曰望雲堂紹興三十年楊和王子俊持節

時作為恩親也池旁曰繡春堂淳熙十五

年史彌正建

官舍題名其六

之賢不肖治行之能否亦繇此可考焉

守令而下凡在官者未之或廢也初元

崇寧之間嘗遣廷臣分行諸路號提舉

置蓋事除授繼踵而屢經併省政和之

年始罷官黨行新鈔蓋法於是兩河二

荆湖江淮復置提舉司以總之宣和五年

又分淮新為西路則八州軍三十八縣

焉治平江府今在府治之東廳事獨無記

康之承運又當兵火後案籍殘缺欲為之

而未暇會朝廷纂修先帝實錄文官移文

郡縣諸司取會題名於是編羅闕遺訪

故老得承議郎王晉明而下誌于朝請大

夫石彥和凡二十人皆以月日為次其未

分路則或治會稽非今所部書之以著其

始而闕其所不可考者哀而刻諸石以備

采擇焉惟政事之在天下莫如財用而山

澤之利常居其半管治者以自漢唐以來
以富饒用能成也合之殆自漢唐以來
鐵推相均輸之議紛紛不用而崇為國
大計所以制西夷安邊足用之本善乎
尚書邢彞之言聖人使為澤之貴以重
時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
與彼非為身也御史中尉甄琛等說
鹽池之禁以厲為民父母而吝其
有群生而推其一於是專奉口腹而不
四體也密議之曰聖天子興行之則
關于時成以為然世宗卒從環議其後
貴封獲甚於官司乃復禁如初夫古今
宜治非一軌下三章之約於結繩之
為密網太古之無事後世非所及而
衡之官捐利予民安在為知務也
賦外橫歛局若權制尚買為不失重
術哉為今之法者近是矣鈔有茶
四等茶鹽之課故歲至七百萬緡

四並海縣道黃水者六所額以解計
常不下百五十萬則所以禪國計以
臣恢復之功者夫豈少哉而康獨有感焉
者曰人之中農為最勞以其終歲勤動寒
耕而熟耘也今所謂亭戶則過於此加以
負山帶海頑犷成俗急趨利而輕犯法使
輸貨於官者價直以時毋或高下則盜販
息盜販息則抵冒少狂獄簡不但公家利
其入而已故樂以告後之人厥初建官兼
治香鹽後不復較而以摘山煮海正其名
稱謂之提舉茶鹽公事司蓋自宣和七年
治也紹興十年七月十六日右奉議郎提
舉兩浙西路茶
監公事徐康記

奉議郎王晉明

政和二年十一月到任

朝奉郎李堯俊

政和二年十一月到任

宣教郎曾纘宣和六年十一月二十

奉直大夫吳林

奉議郎魏志崇

承事郎何志修政和七年

宣教郎曾纘宣和元年九月

朝奉郎陳隆壽宣和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到

於越州置司三年二月

朝奉大夫劉坡才宣和二年

通直郎王題宣和三年五月

奉議郎李與權宣和三年到

通直郎李弼孺宣和五年到

奉議郎王據宣和七年四月到

通直郎王暘宣和七年到

奉直大夫陳述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到

承議郎直祕閣梁汝嘉建炎四年三月二十

二月十五日就除

左宣教郎夏文紹興二年四月十九日到

右通直郎張愿紹興三年五月初九日到

右通直郎侯憲

紹興四年二月初三日到任五年四月十二日罷任

左宣教郎錢堪

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任滿

左朝請大夫石彥和

紹興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九年四月二十

七日任滿

右承議郎徐康

紹興十一年四月初三日到任

除帶文遣嚴州續改知常州

右朝散郎米友仁

紹興十二年五月初四日到任十二年四月十一日

除將作少監

右朝散大夫万俟卨

紹興十一年五月八日到任紹興十三年八月

就除浙西提刑

右通直郎吳垵

紹興十三年九月四日到任至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三十

日改除兩浙運判

右朝散大夫章壽成

紹興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到任當年七月二日

改除倉部郎官

右朝奉大夫直祕閣鄭僑年

紹興十五年七月初四日到任

當年八月十九日與浙東提舉高顯謨兩易

右朝請大夫直顯謨閣高世定

紹興十五年八月二十六

日到任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除直龍圖閣浙西提刑

左朝奉郎孫汝翼

紹興十六年七月初十日
到任十七年正月十七日

日除提點江淮
等路坑冶鑄錢

右朝請大夫黃仁榮

紹興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到任至十八年九月

十一日
罷任

右奉直大夫王昉

紹興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到任至十九年三月初

三日就除
知平江府

右朝散大夫王珏

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到任紹興二十一年十

二月十四日
任滿

右朝散大夫李琛

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到任紹興二十四年

五月初二日
改除知婺州

左朝奉大夫孟彪義

紹興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
到任二十五年正月

月初七日改除淮
南路轉運判官

右朝請大夫李流

紹興二十五年四月初三日
到任六月初六日改差

知明州

左朝議郎杜師旦

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初三日
到任二十六年六月

右通直郎司馬倬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十日
到任二十六年四月

初十日
罷

左朝請大夫趙子砥

紹興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
到任當年八月二

致仕
二十日

右朝奉大夫陳抃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初二日到任

初八日改除
刑部西提刑

左朝請郎朱倬未到任閏改
除右正言

右朝奉郎謝伋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自權
知處州准告授十二月二十

三日
到任

左朝請郎呂廣問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十一日
到任當年閏六月二十一

日改除浙
西提刑

左朝奉大夫直祕閣楊俊紹興二十四年七月
十四日到任

二十九年除直顯謨閣三十一年
二月准勅主管台州崇道觀

請郎洪适紹興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到任當月初六日改除江東

提舉常平
茶鹽公事

右朝散大夫徐康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初二
日到任三十二年閏二月

二十六日改除戶部郎
官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左朝請郎章服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到任隆興二年七月二十五

日改除吏
部郎官

右朝奉大夫曾愔隆興二年九月初七日到
任乾道元年三月初六日

除尚書
侍郎官

右朝奉郎姚憲 乾道元年三月初十日到任

刑路提

右朝奉大夫劉敏士 乾道二年十月三日到任

二月初六日改除兩浙轉運判官

右朝請郎錢建 乾道四年六月十四日到任

管台州崇道觀

左承議郎芮輝 乾道五年二月十六日到任

右朝散大夫直敷文閣胡堅常 乾道六年九月十三日到任

任乾道七年正月到任兩浙轉運判官

承議郎李結 乾道八年七月十六日到任

右朝散大夫葉模 乾道八年八月二十日到任

日召赴行在

朝散大夫陳峴 淳熙元年五月二十日到任

准告除直秘閣當年二月二十六日改除兩浙路轉運判官

承議郎直秘閣薛元鼎 淳熙二年三月初六日到任

五日改除戶部郎官

朝奉大夫潘時 淳熙四年二月初五日到任

朝散郎顏師魯 淳熙五年十月初四日到任

閣七年九月十一日召赴行在

奉議郎趙伯煥任七年十月初八日

奉議郎張杓任九年正月內除直沁閣於當年二月

十五日除兩浙運判

奉議郎王尚之任淳熙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到

赴行在

朝散郎劉穎任淳熙十二年閏十一月初二日改除兩浙

刑西提

朝奉郎石起宗任淳熙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到

奉議郎羅點任淳熙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到

朝奉郎史彌正任淳熙十五年三月初六日到

六年改除淮東提舉

朝奉郎張體仁任紹熙元年六月初三日

官湖廣總領

朝奉郎徐誼任紹熙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到任

奏事

朝奉大夫黃適任紹熙三年七月初到任紹熙

朝請大夫鄭公顯任紹熙五年正月到任當

朝請郎黃灝元熙五年十月到任慶元元年官放罷

朝奉大夫許介慶元元年三月到任當

降授朝散大夫李唐卿慶元元年十月到任當

仕月終

朝散大夫韓邈慶元二年三月到任三年除

朝請大夫俞豐慶元三年九月到任四

朝散大夫薛紹慶元四年七月到任五

朝散郎任泳慶元五年六月到任刑

中奉大夫陳昭嗣慶元六年正月到任官觀

朝請大夫趙善閔嘉泰元年十月到任行在

朝請郎直祕閣任清叟嘉泰二年十二月到任

朝奉大夫趙不僥嘉泰三年三月到任十月

朝散大夫史彌遠嘉泰四年四月到任開

承議郎黃鑑開禧元年六月到任行在

朝散大夫陳耆壽開禧二年六月到任嘉

官

朝奉郎林拱辰嘉定元年閏四月到任二

朝奉大夫留恭嘉定二年八月到任三

朝奉郎章棟

嘉定三年五月到任四年閏二月除浙西提刑

承議郎應武

嘉定四年閏二月到任七月除宗正丞

朝散郎楊燁

嘉定五年八月初四日到任七年八月無權提刑當月除左曹

郎官

朝散郎吳格

嘉定七年九月九日到任除左曹郎官

承議郎王棐

嘉定九年八月到任九年八月正除權提刑

奉議郎魏豹文

嘉定十年十二月到任十二年十月除軍器少監

程玘

嘉定十二年十一月到任十三年除秘書丞權右司郎官

議郎朱在

嘉定十三年十二月到任十四年除右曹郎官十二月時暫兼

權嘉興府

朝奉郎趙希齊

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到任十五年罷

朝奉大夫劉屋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到任十七年官觀

朝散大夫林介

嘉定十七年十月到任寶慶元年正月兼權提刑十一月

除直秘閣浙西提刑

朝奉郎司馬述

寶慶元年十二月到任紹定元年正月除大理正八月除

金部郎官

朝請大夫王拭

紹定元年十月到任

茶鹽司幹辦公事廳二一在醋庫巷一在郡樓之東

常平司幹辦公事廳二一在檢法廳之北一在郡樓之西

姑蘇館在盤門裏河西城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建體勢宏麗為浙西客館之最中分爲二曰南館北館紹興間始與虜通和使者歲再往來此館專以奉國信貴客經由亦假以檣船登城西望吳山皆在指顧

間故又作臺於城上以姑蘇名之雖非故處因館而名亦以存舊事也制度尤現為吳中偉觀此臺正據古胥門門跡猶存又有百花洲在臺下射圃在洲之東臺洲亦皆喚所建并館額皆吳說書
吳會亭并羽亭候春亭茂苑亭春波亭皆孫老橋之東吉利橋之西河北岸泚流客館也

皇華亭平匯亭在飲馬橋之東北岸亦客館

升平館在苑門橋南

賓興館在貢院前河西

望雲館在閶門河南

高麗亭二一在閶門外一在盤門外舊高麗

使人入朝作此亭以館之今猶仍舊名

吳門亭在盤門內

吳郡志卷第七

三城亭第八

吳郡范

成大撰

古蹟

吳城亭第九

石室在常熟縣海隅山石室二十所相傳太公

避紂居之孟子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常熟

去海近也

言偃宅蘇州記云在常熟縣國史記云言偃是

人也地記云宅有井井邊有洗衣石周

尺首其故物輿地志云泗水而正德為邵太守

府正德莫知所在

一類 莫知所在

丁令威宅在陽山文殊法海寺有煉丹井存焉

非令威井

時常華池南城安始蘇臺鮑山臨陂淮臺石城

長洲林園石苑以上蓋多園廬所跡

秋云園廬改之夫左右而太子

自治宮室之計蘇臺平安臺華池在平昌南

城宮在長安里園南出入地即秋冬法于城

自漢宮室之制...

遊臺與樂石城走大長州

春夏治於城外姑蘇之臺曰食鮑山晝游蘇

臺射於臨陂馳於游臺與樂石城走大長州

吳事其地即內

石室凡十所

北行 吳地記云定有井井自湧有法在石梁四

烏鵲

行 橋夫差於千隨

流盃在

國問三月三日

舟遊之今基隍猶存

吳地記

秦餘杭山即今陽山越破吳夫差遁去言馳夜

尺首其故物輿地志云泗水而正德為邵太守
將石六莫人分在

魏

下入... 長... 魏... 泗水... 正德... 邵太守... 尺首其故物輿地志云泗水而正德為邵太守將石六莫人分在

春夏治於城外姑蘇之臺日食鮑山晝游蘇
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與樂石城走大長洲
焉越絕書云石城者闔廡所宜美人離城也
吳地記云石城吳王離宮越王獻西施於此
城又云林園在蕪林里石龍在龍壇里里在
烏鵲橋東皆闔閭作

流盃在女墳湖西百五十步闔閭三月三日泛
舟遊之今基隍猶存

吳地記

秦餘杭山即今陽山越破吳夫差遁去言馳

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館杭山餒甚願得生稻
而食之伏北而飲水焉吳越春秋

夷亭闔閭十年東夷侵逼吳境下營於此因名

之吳地記

酒垓在壇城邊夫差祭子胥處臨祭勸酒因名
焉城中有石子

狗塘吳王作

干隧越王以散卒三千擒夫差干隧在吳縣

西北史記正義干隧出葉安山西岸一里戰國

正義

姑蘇臺在姑蘇山舊圖經云在吳縣西三十里

續圖經云三十五里一名姑蘇一名姑餘史

記正義云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

姑蘇山上山水記云闔閭作春夏秋冬遊焉又云

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材五年乃成造九曲

路高見三百里勾踐欲伐吳於是作柵楯鬩

以白壁鏤以黃金狀如龍蛇獻吳王吳王大

悅受以起此臺越絕書云闔廬造九曲路以

遊姑胥之臺榭楫之義未詳此楫所謂神木
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者吳王將起臺子
胥諫曰王旣變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
於姑蘇吳民離矣弗聽洞冥記云吳王夫差
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
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臺上別立春
宵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池
中造青龍舟舟中盛致妓樂日與西施爲嬉
又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
楹棟皆珠玉飾之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
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
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焚之又云闔閭十
年築經五年始成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造
曲路以登臨吳王春夏遊姑蘇臺秋冬遊館
娃宮興樂華池南城之宮又獵於長洲之苑
太史公云余登姑蘇望五湖案五湖去此臺
尚二十餘里越絕書云夫差伐齊越范蠡洩
庸帥師屯海道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遂入

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續圖經考之傳記

謂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噐不彫鏤宮室

不觀舟車不飾而吳越春秋言闔廬晝游蘇

臺蓋此臺始基於闔廬而成於夫差庶可以

合傳記之說云唐任公叔登姑蘇臺賦司馬遷世掌天官才稱良史探禹

穴之遺跡紀吳國之舊軌乃無然而嘻曰登

此姑蘇之墟渣留方躊躇感斯宇之基為召

而仲雍之祀忽諸我聞周道既衰諸侯御主

中無霸王蠻戎振旅始闔閭以信威繼夫差

以極武斜與勁越同壤右以強楚為隣內有

尚臺之築外有遠略之勤積如莽而暴骨未

如隳而視人是以疆場日駭板築未弭方天

義而厥成造中天而特起因累土以臺而

岳立而山峙或比象於巫廬峯或倒

滄茫之水悉人之力以為美觀厚人之澤以

為侈靡斯實累如於九層夫何見乎三百里

野語有之曰川擁則潰月盈而斥善財由已

言凶何常矧謀立之賜矧若涉川兮無梁以

為棲越以求霸卒見豸吳而受殃客自南跡

卷八

四

吳國

臺

闔廬

蘇

臺

臺

傳記

臺

遺跡

臺

墟渣

臺

躊躇

臺

信威

臺

強楚

臺

隣內

臺

莽而

臺

暴骨

臺

未弭

臺

方天

臺

義而

臺

厥成

臺

造中

臺

天而

臺

造始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此其遺址也
余乃倚杖而立喟然而嘆曰蓋聞吳王之築
斯臺也受鄰越之貢竭全吳之力千夫吟山
萬人道泣三年而聚材五年而有立佩茂苑
於長洲帶濬池以朝夕自以為天下之奇觀
也而今安在哉神材異木飾巧窮奇黃金之
楹白壁之楣龍蛇刻畫燦燦生輝而今安在
哉於是與客偃僂而上抵其上之絕嶺快四
面之遐觀南望洞庭夫椒之山湖水澄澈其
名鋪夏灣者吳王避暑之所也北望靈巖館
娃之言廊曰響屧徑曰採香者吳之別館西
子之遺蹤也其東吳城射臺巍巍其西胥山
九尚之遠至於興樂有城玩華有池走犬有
塘蓄澤有陂猶不足以充其欲也又侈斯臺
以為娛嬉嗒呼雕楹鑿檻者丘墟之幾也凡
層百仞者汗池之漸也瑤臺作而夏裘瓊室
考而商危章華成而楚衆叛阿房出而秦人
離斯臺亂之必然曷吳王之不思也哉方其

酌綠郵賦珍羞置酒若酒泗積者如山丘其
宴樂固極矣而不知會稽之上飲食嘗膳方
焦思而深謀旁籠西山俯視太湖憑高望遠
三百餘里其登覽固廣矣而不知笠澤之時
銜枚仆鼓忽潛軍而夜濟是以橫塘之浦僅
通而越來之溪已逼高下之築未乾而勾踐
之城已距於吳赤矣魏來臺越左王城詞未竟
客張然曰已矣乎古往今來魏矣悠哉蒼煙
兮蒲目舊事兮飛灰幸江山之不改兮後之
人當有鑑於遺臺陳詞憶昔吳王爭霸日歌
誦蒲路上蘇臺三千宮女看花瘦人靜臺空
花自開李白蘇臺詞舊苑龍臺揚柳新菱
歌春唱不勝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
宮裏人曹鄴吳宮酒未消又宴姑蘇臺美人
和淚去半夜闔門開相對正歌舞笑中間鼓
聲星散九重門血流十二街一去成萬古臺
盡人不同時聞野田中拾得黃金釵李益
句臺今遺跡連接靈巖寺採香徑響屧廊

皆在寺內越王獻吳王黃金鑊指吳王所造
姑蘇臺因獻指遂以黃金盡飾以破其國
越王巧破夫差國來獻黃金重雕刻西施
醉舞花艷傾妬月嬌娥恣妖惑姑蘇百尺曉
鋪開樓楣盡化黃金臺歌清管咽歎未極越
師戈甲浮江來伍胥抉目看吳滅范蠡全身
霸西越寂寞千年皆古墟蕭條兩地皆明月
靈巖香徑掩禪扉秋草荒涼徧落暉江浦迴
看鷗鳥沒碧峯斜見鷺鷥飛如今白髮星星
蒲却作閑官不閑散野寺經過懼海尤公程
迫蹙悲秋館吳鄉越國舊淹留草樹煙霞昔
徧遊雲外夢竟多感歎下惟惆悵到長洲
羅隱護高大伯開基日賢見延陵復命時未會
子孫因底事解崇臺謝為西施劉蕪句踐飲
膽日吳酒香蒲杯筵歌入海雲聲自姑蘇來
西施舞初罷侍兒整金釵眾女不敢妬自此
泉下泥越鼓聲騰騰吳天隔塵埃難將雨東
地更學會稽栖霸跡一朝盡草中棠

鹿至
今遊
慶鹿時多築用金鈿力
國若言在前臨雲澤波綺羅隨
慶鹿時多築用金鈿力
國若言在前臨雲澤波綺羅隨

春宵宮

天池

海雲館

館娃閣

銅溝玉檻並見

館娃宮吳越春秋吳地記皆云閶闔城西有山

號硯石山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館娃宮

又方言曰吳有館娃宮今靈巖寺即其地也

山有琴臺西施洞硯池翫花池山前有採香

徑皆宮之故跡唐殷堯藩吳宮詩吳王愛歌

和塵掃翠鈿徒令勾踐霸不信子胥賢莫問

長洲草荒涼無限年李康祐傷吳中館娃宮

半春已歸闕闕城頭鷓鴣已飛復見花開人又

老橫塘寂寂柳依依憶昔吳王在宮闕館娃

帝眠看花發舞袖朝歡陌上春歌聲夜怨江

月古來人事亦猶今莫賦清馮與綠琴獨

向西山聊一笑白雪芳草自知心李紳江

洲續草綿連雲隔秋波草覆煙飄雪秋花

漲渚變霜楓葉卷平田雀愁化水喧斜日

怨鷺風叫暮天因問館娃何所恨破吳紅

尚開蓮波吳宮詩已成蘭麝上

三釵硯沼祇留溪鳥浴絲廊空信野花

蘇犀鹿真閑事須為當時一愴懷吳宮詩

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六

堪羞處祇把西施賺得吳國龜蒙三千雉衣

水犀珠半夜夫差國暗屠猶有美人皆二入獨教西子占亡吳

西施洞在靈巖山之西山即館娃宮所在故西

施洞在焉徐夔句踐進西施賦以

國昔以妖以龍常勾踐之密謀進西施而果

亡而固存尊則謂明而反昏鳥喙年年誓喙

夫差之肉猶山日日惟聽范蠡之言言曰任

負之賢東吳之德伯嚭之使東吳之賊德之

計其謀偶得欲任敵國之君須中傾城之
待其聲色內戎君臣外感自然紂妲己以
宗晉麗姬而亂國今芎蘿之山越水之滄
是神仙之化忽生林李之顏波淺丹臉鳩深
綠鬢翠翠黛芳修難效浣輕沙芳妖且閑揚
初羞弱芙蓉死毅可以變柳意於嚴莊之
悅荆王於魂夢之間臣請進焉王今何以
乃豁若而喜翼然而起曰此蓋神假御之碩
畫人雪越之前耳乃寶馬騰龍香車輾風
迎織女於銀漢鴻婚媾於月宮炫耀雲外喧
闐河中粧成而瑞玉凝服麗而朝霞剪紅
昨日猶殘今晨不同寧期大國之君流恩下
及堪恢隣家之婦謂妾當窮晚歌一聲芳君魄醉
吳苑越虛計失吳嫌進晚歌一聲芳君魄醉
笑百媚於君心寒坐令使口因珠翠以興言
立道誰臣并洪濤而不返勾踐乃走電驅雷
望風前催殺醜而士卒皆醉嘗膽而宵襟洞
洞穴時骨碎山崩郊摧楚暑衛鬢化為鬼鳳

是命屠蘇之酒上姑蘇之
英風而聿來於戲殺忠

身王郊臺在橫山東麓下臨石湖壇壝之形儼
然相傳吳僭王時或曾祀帝也

皇王寺在靈巖山嘗大石泓也相傳為三王避
暑處詳見靈巖山條陽備國石楚遺蹟傍云
臺一泓寒影鑑光開何

照面金釵落曾
見越溪紅粉來

響屧廊在靈巖山寺相傳吳王至今西施畫步屧
廊遺而響言故名今寺中以圓照塔前小斜廊

為之白樂天亦名鳴榭廊王高傑廊壞空留

步香羅轆塵粉紅花艷滿宮春傾一

見長廊響舞人

香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園也一名琴川語

云越宮秋吳王愁

採香逕在香山之傍小溪也吳王種香於香山

使美人泛舟於溪以採香今自靈巖山望之

一水直如矢故俗又名箭涇楊備館姓南面即香山盡河爭

浮日往還翠蓋風翻紅袖影芙蓉一路照波闊

水溪在吳故宮中俗云西苑浴處人呼為脂

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

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

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

主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越

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

苑吾志足矣詳對曰大王欲奉至順以合諸

侯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躡夫差

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笑曰徐生得無逆詐

取地

長洲苑舊經云在縣西南七十里孟康曰以江
水洲為苑韋昭云長洲在吳東枚乘說且云
漢云漢脩治上林雜以離宮佳麗玩好園守
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則知劉渚時嗣葺吳苑
其盛尚如此孫述長洲苑吳苑校獵吳王初
鼎峙羽獵騁雄才輦道闢門出
軍容茂苑來山從列陣轉江自遠村回劍騎
入旌門隔嶼開合離紛若電馳逐隘
雷勝地真人守歸舟漢女陪可憐夷漫處
副庭隈山靜吟猿父城空應雉媒戎行委
馬跡盡黃埃攬涕
繁華安在哉

越城在縣西南七十里孟康曰以江水
水洲為苑韋昭云長洲在吳東枚乘說且云
漢云漢脩治上林雜以離宮佳麗玩好園守
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則知劉渚時嗣葺吳苑
其盛尚如此孫述長洲苑吳苑校獵吳王初
鼎峙羽獵騁雄才輦道闢門出
軍容茂苑來山從列陣轉江自遠村回劍騎
入旌門隔嶼開合離紛若電馳逐隘
雷勝地真人守歸舟漢女陪可憐夷漫處
副庭隈山靜吟猿父城空應雉媒戎行委
馬跡盡黃埃攬涕
繁華安在哉

越城在縣西南七十里孟康曰以江水
水洲為苑韋昭云長洲在吳東枚乘說且云
漢云漢脩治上林雜以離宮佳麗玩好園守
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則知劉渚時嗣葺吳苑
其盛尚如此孫述長洲苑吳苑校獵吳王初
鼎峙羽獵騁雄才輦道闢門出
軍容茂苑來山從列陣轉江自遠村回劍騎
入旌門隔嶼開合離紛若電馳逐隘
雷勝地真人守歸舟漢女陪可憐夷漫處
副庭隈山靜吟猿父城空應雉媒戎行委
馬跡盡黃埃攬涕
繁華安在哉

溪山東去入吳即此溪夾讀曰蘆吳音也

城在越文在城西吳王游姑蘇築此城以養魚

工力三行魚城在越

三行黃衙城

三行鷓鴣城

三行南武城在海皆

三行吳十城白內

十二行燕守吳夫六

三行吳十城白內

七行燕守吳夫六

九行種因以名

原九

清園園所築以禦見吳之師

所作秦皇皇古時守官

城失火燒宮而門樓尚存虞一六

夫差所作土城周五百九十步勾踐所

越城在胥門外越伐吳吳在姑蘇越城在

三行吳文而幅

三行東城

三行越不侯

鴟夷子乘扁舟下五湖淹留止以出者寸寸

以名之此越熱名間此才五湖煙

三請山來共入吳即此溪來讀曰音也

城在越東漢西吳王游姑蘇築此城以養魚

酒城在魚城之西南有故城長老云築以釀

酒今俗人呼為苦酒城吳地記

城在匠門外吳王築以養鴈吳地記

城在婁門外吳王養雞城也又名雞陂墟

城在滄浦園間所築以禦見吳王之師

今白門園間所築亦名曰守宮

城虛失火燒宮而門樓尚存虞一六

宮夫差所作土城周五百九十步勾踐所

進美女西施鄭旦之宮室也越公一書

吳宮鄰在吳江縣甫里之池在今長洲東南五

十里相傳吳王別宮然舉無舊趾矣陸龜蒙

嘗作問吳宮辭

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相傳

鳴夷子乘扁舟下五湖潛過此以出招大夫

以名之一說開猶防鳥喙傷同輩此

現復招
文運回

角頭即漢角里在洞庭山村漢角里先生所

居史記正義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號祿里

村即此角里今有巡檢司號角頭巡檢俗或

作角字 史記正義

晉書王象之官舍門

吳郡志卷第八



如廡中蹲松根樹三幽逕且辱顏不能斧屣屣跨亂雲
側中澗深崖却為浦相敵百千載共搗十萬
鼓噴散日月精射破神府唯恐絕地脉又
恐折天柱一窺耳目眩再聽毛髮豎次到鍊
丹井井幹翳宿莽下有藥剛丹勺之百疾愈
凝於白檜湛湛馬乳黃露醒齒牙碧粘
甘肺腑槍墨松復燕拈踈互擗挂乾蛟一百粘
文競然半天舞下有毛公履履方不盈畝時當
時雲龍篆一片苔薛古
仙禽來忽忽祥煙果我愛周息元忽起應明
主網羅元君三諫却歸來週頭連珪組伊余何
不幸斯人不復覩如何大開口與世爭枯腐
將山待夸城以肉投楔餘然與挂陰不知
已與午鼓地足靈境他年終結宇敢道薄石
君輕於一錄

之劉先主身如碧鳳皇羽翼談輕先生盛
驅役臣伏甲與丁勢可倒五岳不唯靈

飄飄
日徹
黑石
下戶
十元
高竹
十五
馬望如人騎

東城崑山古圖經云縣故有城在縣東二百步
今縣東猶謂之東城頭近歲耕者於東寺之
後多得古城磚及銅箭鏃

黑石信林疎互存
下戶苦
迴頁
高竹
十五
馬望如人騎

馬望如人騎

後多得古城磚及銅箭鏃

吳郡志卷第九



古跡

吳郡范

成大

撰



毛公壇在閭門外七里漢不買臣妻耻而自縊處也

毛公壇即毛公壇福地在洞庭山中漢劉根得

道處也根既仙身生綠毛久或見之故名毛

公今有石壇在觀傍積穀物也公壇上片雲

得道何年去不乘千氣鶴歸碧落五湖
空鐘萬重山

如廡松根樹三幽逕孱顏不能斧屣屣跨亂雲
側中蹲恠樹三幽逕孱顏不能斧屣屣跨亂雲
合一澗深崖却為浦相敵百千戟共搗十萬
鼓噴散日月精射破神仙府唯恐絕地脉又
恐折天柱一窺耳目眩再聽毛髮豎次到鍊
丹井井幹翳宿莽下有藥剛丹勺之百疾愈
凝於白頰漉漉濕漉漉馬蹊黃塵塵塵塵牙碧粘
甘肺肺肺槍異於復無枯疎互搏甚乾蛟一百
文競然半天舞下有毛公履履履履履方不盈
時雲龍篆一片苔薛古洞洞洞洞洞方不盈
仙禽來忽忽三諫却歸來週息元忽起應明
主細細細三諫却歸來週息元忽起應明
不幸斯人不復覩如何大開口與世爭枯腐
將山待夸城以肉投搜禽然坐侵挂陰不知
已與午鼓地足靈境他年終結宇敢道萬石
君輕於一城地足靈境他年終結宇敢道萬石
之劉先主身如碧鳳皇羽翼談輕輕先生盛
驅役臣伏甲與丁勢可倒五岳不唯靈

飄飄外遠懷步罡夕到宿森然明四角鎮露
三層差羽嬰迴眸眇七炁運足馳疎星
真既感區中道俄成邇來向千祀雲嶠空
崑崙石上摘花落石根瑤草青時時白鹿下
此外無人行我訪岑寂境自言齋戒精如余
君安死字君魂魁猶煌暱有笈昔綠字有老
皆紫莖指將堊瀛島浩湯凌滄溟

右射棚在石城山有石鼓鼓鳴即有兵山有石
馬望如人騎

東城崑山古圖經云縣故有城在縣東三百步
今縣東猶謂之東城頭近歲耕者於東寺之
後多得古城磚及銅箭鏃

傳殿基即崑山慧聚寺殿事具慧聚寺門
雙柱崑山慧聚寺殿柱也梁張僧繇畫龍其上
其後數出在江湖中僧繇又畫鏤鏤之唐會
昌中廢佛寺柱留入郡中寺復郡以柱還寺
橫閣於殿東間楮上余猶及見之淳熙中寺
火柱亦隨燼

烏夜村晉穆帝后何淮女寓居縣南產后於此
將產之夕有群烏夜驚於聚落爾後烏更鳴
衆共異之又明大教

禪院晉戴顓舊宅後為唐司勳陸郎中宅
陸此禪聯句云歇蒸何處避來入戴顓宅
蒙又有遊北禪詩云居士祇今開梵處先生
曾是草從公之堂

文道菴在南峯古號支硎山晉高僧支遁嘗居
此剡山為龕甚寬敞相傳有村婦生子於中
菴頂遂中裂道林又嘗放鶴於此今有亭其
道林喜養駿馬今有白馬碓云飲馬處也菴
傍石上有馬足四云是道林飛步馬跡也

越公井今在治平寺前山岡上徑一丈八尺五

舊志云後僧肇所創也楞伽寺今名寶積寺

與法平而鄰以知古只一井正在楞伽殿

後也井記云寺初于乾元元年

白公橋

池克亭前水後有亭中取林石中不知

百餘年邑則可改其道不華按此即是揚素

井蓋素既平陳嘗遷吳郡於山下至今謂之

新郭茂軌修井記題首乃云吳胡大井蓋傳

漢之誤僧董不能辨

此井在舊城

與治平為隣又知古只一寺六五其

後也井記又云寺初於乾元元年

白公植唐白樂天手植在州宅後池光亭前

中政和初已槁瘁高不滿二丈後為宋池

獻京師死道中乃以他檜易之禁中初不

也今池中復植一株石林燕

暑錄

虎丘寺古杉在殿前相傳為晉王珣所植

猶在形狀甚怪不可圖畫皮日休稱其

放鶴亭 見上

白馬澗 見上

馬跡石 見上

般若臺在吳縣西二里晉穆侯何準捨宅置東
北角有般若橋時人呼作朱明寺橋是也

地記

金昌亭在昌門宋少帝景平二年廢為營陽王
幽於吳郡徐羨之等使邢安泰弑帝于金昌
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

關路之此云走出昌門則亭尚在城中陸龜
蒙又謂梁鴻墓在金昌亭下一里又似在城
外恐在今城有少遷徙耳

梁雙殿在虎丘寺大殿前二小殿相對最為古
跡淳熙中有僧庸凡而好修造始盡毀之好
事者至今以為恨錢氏廣陵王在姑蘇不喜
追遊不事園苑惟每遊虎丘山寺前路引望
則喜動顏色比至山必規畫修繕今寺多其
經意處也

越公井今在治平寺前山岡上徑一丈八尺五
欄如屏繞之上有刻字多不可辨又有唐唐
明元年僧茂軌述大唐楞伽殿後重修吳郡
大井記略云惟茲巨井吳誌坐當橫山艮位
越來溪西百步隋開皇十年越國公楊素築
城創斯井焉時屯師孔多日飲萬人邇來三
百餘年邑則可改其道不革按此即是揚素
井蓋素既平陳嘗遷吳郡於山下至今謂之
新郭茂軌修井記題首乃云吳郡大井蓋傳

漢之誤僧董不能辨

與治平為隣又知古吳一寺

錢妙井託又云寺初於吳元生

白公補唐白樂天手植在州宅後池光亭前

中政和初已槁瘁高不滿二丈後為朱泚

獻京師死道中乃以他檜易之禁中初不

也今池中復植一株石林燕

虎丘寺古杉在殿前相傳為晉王珣所植

猶在形狀甚怪不可圖畫皮日休稱其

節不短
之可生
即是時
也若日
今

種日應
結來必
自隋陸
龜表亦
自

佛氏初
必僧彌
守蓋王
氏別野
僧

小字也

臨頓橋皮陸皆有詩

若郊壁本城東北有臨頓橋皮陸皆有詩

園一方
地之子
獨深居
遠屋親
我

山計村
車。維
陳從
綠

雲生煙
支道
今無
骨誰
為

王行依佛氏

僧彌現

五石臨頓

命即燈

七石分

我我竹

○新陳巨綠樓筆亂任黃

茅

靜宮聽雨笠雨

惟而世亦交。翰稀

初上簾
王趁
鼎燒竹
急候雨
種蓬忙
更草園
中景
店

五石
王趁
鼎燒竹
急候雨
種蓬忙
更草園
中景
店

二石
法日
對珠
利益
空安
綠在
草事
往客
雨計
夏
也與
格石

一石
日
夏
南
板
僧
維
尼
箇
第
年
人
不
與
甚
衣
襦
靜

五石
其
眼
受
燈
與
同
釣
尾
七
石
上
月
向
夕
白
潭

許國上京系

節不知雨露之可生即是時已枯日休詩
種日應逢晉枯來必自隋陸龜蒙亦自後
魏佛氏初植必僧彌寺蓋王氏別墅僧彌
小字也

臨頓舊為吳中勝地陸龜蒙居之不出郭郭
若郊墅今城東北有臨頓橋皮陸皆有詩

因一方蕭灑地之子獨深居遠屋親我
沐于寫書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

山計村邊買鹿車○籬疎從綠
茅堅酒移溪石煎茶拾野菓
望挂煙匏支遁今無骨誰為山

江表蕭蕭木末凋○人運
空山寂寂草花凋○人運
鳥原野奔傳非與簡
共眼電驚同釣歸空公石上月回夕

○經歲岸鳥紗讀書三十車
○上衰花詩任傳漁客衣從
○秋苑高白情刈胡麻○哀
思殘以貧空酒庫多病來漁竿

○清齋拂鹿冠夢魂無俗事
○病時倚杉閣把易燒木靜論
○客病時倚杉閣把易燒木靜論

○與杉除敗葉為石整危根
○助枕盆明朝有忙事召各斷
○無利似眉鏡不能世情都大薄

○雲態不知鵝鶴情非會舊畫
○無利似眉鏡不能世情都大薄
○雲態不知鵝鶴情非會舊畫

此寫妾眩國圖... 近來唯索靜移傍
 故成... 病樹看僕補衡茅散髮還同阮
 無心敢慕... 簡便書露竹博待破霜
 苑日好林開坐... 無敵貧中直是王
 地平鷗思喜花盡... 汝問新秋計菱絲
 一畝強... 故山空自... 路竟誰知
 祇有煙時策全無... 奚客次曉信
 燕記誤欲陳風俗... 洗鐵能容壅
 破涼煙下人衝暮... 秋草夢猶記綠
 微... 水影沈魚器... 草輕梢墜葉蜂瀨
 水影沈魚器... 論兵到百家明時
 如不用歸去種桑麻... 辛白石堪為飯
 青蘿好作冠... 可編缺悲平異境
 殘靜吟封錄檢... 步... 壇... 強起披衣坐徐行
 處... 野入青... 野入青... 野入青...

借來關雀移樹去驚蟬莫問臨寧駿誰看醬
 蔬巷... 綠藤折... 烏立石盆東吳雖不改誰是
 武王孫... 疎瀟真有素時勢盡無能
 風月雖為敵林泉... 幸未增酒持
 經夏關詩債待秋... 祇有君同癖
 閑來對曲肱... 重從...

重從... 寺藥圃唐末僧元澄年逾八十好種名
 藥... 藥丸所植者多致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
 萃紛糅各可指名皮日休嘗訪之而題詩云

尺彫胡似掌齊... 香蔓蒙籠覆若邪
 香蔓蒙籠覆若邪... 却笑桐君少年紀
 翻嫌竹祖低白石靜敲... 木次清泉開先
 花泥惟來昨日休持... 尺彫胡似掌齊...

露濕袈裟石盆
牙藜杖移時
細蕪餅盡日
謾道憐神駿不

忠

李虞

臺鍾山淳熙中寺焚無遺跡矣

柳毅并在洞庭東山道側按小說載毅傳書事

者又以爲即此洞庭山公剛

蔡經宅在朱明寺西

吳國古館三日昇月曰烏鵲曰江風昇月在帶

城橋東烏鵲在烏鵲橋今爲營寨江風在渴

烏巷又新館二曰通波曰全吳

經載舊傳古館八曰全吳通波龍門臨頓烏

鵲昇羽江風夷亭云昇日疑即昇羽今此亭

松菜竹徑

花書樓

何山空自掃

病後

校園

都

說

歸

第

待

八

露濕袈裟石盆換水撈松葉竹徑憑林
牙藜杖移時挑細蕪餅盡日確幽花
謾道憐神駿不及今朝種一麻

忠國師庵基在穹窿山絕頂疊石宛然唐顧在

鏐留題在光福山寺墨跡尚存詩曰蒼島孤生白浪中倚

天高塔勢飄空煙凝遠岫列寒翠霜染疎林
墜碎紅溪渚式一按彭澤鴈樓臺深貯病鹿風
六時金磬落何處
徬傍葦叢驚釣

虞山今為海巫山山即巫咸山所出

李後主題額在崑山惠聚寺大殿前二樓曰經

臺鐘唐淳熙中寺焚無遺跡矣

柳毅并在洞庭東山道側按小說載毅傳書事

或以謂是岳之洞庭湖以其說有橋社故議

者又以為即此洞庭山云爾

秦經宅在朱明寺西具神簡地記

吳國古館三日昇月日烏鵲曰江風昇月在帶

城橋東烏鵲在烏鵲橋今為營寨江風在渴

烏巷又新館二曰通波曰全吳具地記又續圖

經載舊傳古館八曰全吳通波龍門臨頓烏

鵲昇羽江風夷亭云昇日幾即昇羽今此亭

尚存

洗馬池在府學之南

一牽來種是龍臨

拋何處磨踏
渥注寒影中

吳郡志卷第十

吳郡范成大撰

封爵

吳孫策漢建安二年自騎都尉襲爵烏程侯既

破陳瑀曹操表策為討逆將軍改封吳侯書

晉吳敬王晏太康十年受封食丹陽吳興并吳

三郡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封皇弟岳為吳王

慕容垂皝第五子雋僭位封垂吳王

後周尉遲綱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歷位少傅

大司空

陳後主第十子藩封吳郡王

唐武德三年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

楚王杜伏威為使持節江淮以南諸軍事揚

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封

吳王賜姓李氏

唐太宗正觀十年子恪封吳王

唐天祐元年詔錢鏐落起復進封吳王吳越

本朝大中祥符九年拜參知政事丁謂平江軍

節度使知昇州謂郡人建節本鎮一時為榮

真宗皇帝賜以 御製詩尤為盛事詳具謂

跋中 黃閣同寅實彰於盡瘁碧幢臨鎮方屬 卿

於報功言當入謝之良特賜褒賢之作丁謂

依韻和進詩云懿辭頌畫播朝中造膝詢謀

禮遇豐文石延登彰順美高牙前尊衣禮

書生仗鉞今尤貴善里分符古罕逢畫錦賈

臣安敢比黃樞早日接從容謂次韻和進云

白麻初降紫宸中簪組相驚帝澤豐驟陟將

壇知運偶久塵台席愧材庸桑榆便覺人間

別旌載嶷疑夢裏逢已是是都城尊榮觀更

頌天唱耀戎容又賜 御製詩 卿名藩出莅雖

極於倚毗文陛言辭良多於眷注特示寵行
之什用增方面之榮今成五言十韻詩一首
賜蘇州節度使丁謂依韻和進詩云踐歷功
皆著諮詢務必成懿才符曩彥佳器貢時英
俾展經綸業旋陞輔弼榮嘉亨忻盛遇盡瘁
整純誠均延用恩洽疇勞茂典行白麻三殿
曉紅旂九衢平雖礙凝嚴任尤增倚注情
旌辭帝闕頃嚮望郁城風景高秋月煙波
舍程想卿懷感意常是夢神京謂次韻和進
云叨竊逢嘉會孤單荷曲成高車陪上宴密
座厠羣英步武清華地優游侍從榮勤劬期
薄効忠謹誓明誠方畏官箴失俄驚寵命行
冒恩心易感戀聖意難平未副宵衣念寧安
畫錦情搖搖千里掉眷眷九重城喆赫
路瓊章耀去程子牟牽望處金闕玉為京
跋云臣請材用無取聲歎不揚徒以遭遇盛
明忝冒榮寵掌邦計參國政一紀于茲贊皇
儀相盛則百禮斯舉位重逾量恩深積慶

早負官箴夙妨賢品或驟擢物論則大韋聖
知優選是希陳露未暇去年秋九月甲辰忽
奉制命遙登將壇進崇秩於上公唯高牙於
故里君親竒遇君子殊榮授命之初便殿賜
對天語撫勞睿旨溫密至感至戀且拜且泣
十一日復對於宣和門賜 御製入謝詩日七
言四韻詩一首十九日朝辭於長春殿賜
御製寵行五言十韻詩一首皆俾和進丹文
綠字親奉於紫清雲芟芝函頒流於衡泌簪
纓聳觀油素騰芳璧日九華但圓首以拭目
薰然六變聲方輿而悅心期六播於王音敢
蓋刊於金字蘇臺粵壤鍾阜名聖並謹歲時
永昭盛美 大宋天禧元年歲次丁巳正月
十六日推誠保德翊戴功臣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太尉使持節蘇州諸軍馬蘇州刺史
齊平江軍節度蘇州管内觀察處置提堰橋
道等使知昇州軍州事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齊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壹

許真伯戶
謂

牧守

兵郡地重舊矣守郡者非名人不敢當晉吳郡
太守與會稽吳興三郡爲真二千石嘗欲以黃
門侍郎郗愔爲吳郡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起
蒞大郡乃改臨海蘇峻平將以孔坦爲吳郡自
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領之亦改吳興蕭
子範爲蔡公撰辭吳郡表略云今吳興區地迫
都輦譬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潁川
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寧可奉共理之

言承河潤之旨白樂天少時嘗言異曰首領蘇
杭一郡足矣後三十七年始佩蘇印又謂此
望及此吳郡太守為古今貴重於此可以鑒
漢末分兵會時但稱會稽太守後漢始有吳郡
太守晉時有吳郡太守曰吳國內史或曰郡太守
號蘇州刺史或稱吳郡太守或兼江東太守或
或稱吳郡採訪使今採撫諸史又云
有名稱者立牧守條 本朝稱知府知州知縣
江府事具題古記

前漢朱買臣吳郡人武帝時為會稽太守治
吳先是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
居泉山一八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南徙
五百里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列
兵席卷可破滅也乃拜買臣會稽太守帝
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
子如何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
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初買臣昔嘗從會
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為太守衣故衣履

貢貢小之... 匿江邊策單騎出貢

擊傷... 死

...太守以病去官孫策

のり二行

又謂豈始

四行

必有是郡

子孫

或曰郡守唐

二行或兼江連梓行使

七行

乃定元教中

有

奉朝補和蘇州令稱和

九行平江府

吳太史享慈之子歷尚書吳郡太守

吳書一名高

謝昂吳郡太守與兄承並知名

滕從從有節操自丹陽徙徙郡太守每聽

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對之流涕

晉譙敬王潛為正有幹局在朝憚之補吳國

二行

擊傷策策病劍死

二行 內盛寇營是破後遷吳郡太守

司馬司馬

六行 沈充東騎

將軍吳國內史

見沈演之傳

傳咸為吳郡內史吳郡顧榮與親故書曰傳

長虞勤直忠異雖非周才亦足貴也

王恬導之子少好武晚節更好士起為後將

其印綬步歸郡邸直會稽上計吏等詳敘
冒入室中守邸與共食少見其綬守邸
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驚
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其故
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
坐中驚駭自守丞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
臣徐出戶有頃長安殿吏乘駟馬車來迎
買臣遂乘傳去居歲餘受詔將兵與橫海
將軍韓說等俱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
爵都尉列於九卿焉

後漢尹興爲吳郡太守楚王英陰疏天下名
士有興名

陳瑀以安東將軍行吳郡太守受詔與孫策
同討袁術將併圖策屯於海西爲策所破

江表傳

許貢爲吳郡太守時孫策方起貢上表漢帝
謂策驍雄類項藉宜以貴寵召還若實
外必爲世患策候吏得表以示策策遂

貢貝小之... 匿江邊策單騎出貢

賢僕食...

實器... 太守以病去官孫

書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為權所害

會... 僅和後漢為吳郡太守

吳太史享慈之子歷尚書吳郡太守

謝昂吳郡太守與兄承並知名

滕... 有節操自丹陽徙... 郡太守每聽

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對之流涕

晉譙敬王潛為正有幹局在朝憚之補吳國

將段方為巨元所害

將軍吳國內史

傳咸為吳郡內史吳郡顧榮與親故書曰傳

長虞勁直忠吳雖非周才亦足貴也

王恬導之子少好武晚節更好士起為後將

見沈演

傳

傳

傳

軍轉吳國內史

王洽導子諡守中，最知名，爲吳國內史，召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辭不受，有清裁之稱。

王珣洽之子，爲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

王劭導之子，有風操，爲吳國內史，子默亦繼父官。

王蒼導之子，爲吳國內史，年饑，人多餓死，蒼以米作饘粥，以啗餓者，所濟活甚衆，召爲中領軍，復爲吳國內史。

王謐劭之子，少有美譽，自侍中拜吳國內史，未至郡，留爲中書令。

袁山松博學有文章，爲吳郡太守時，孫恩作亂，山松守滬濱城，城陷被害。

魏詠之好學不倦，巨元篡位，協贊義謀，義熙初，進征虜將軍，爲吳國內史。

○ 嘗有操行，以孝聞，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合，曰：「卿今第名郡政，將何先？」荅曰：「王師歲歲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莫寧。」

執事之憂且當悉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
之間欲令戶給人尺如其禮樂伐之明宰
倉廩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

導歎曰貞公之言是人也次天

太守載米行勤新未報

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

大飢收其辰事長子開倉救之郡政

清明行以倉米自守後稱疾去職

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不受一錢百姓數

千人牽收舡不得進故乃小停夜中發去

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從日

鄧侯拖不留謝今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

一歲不聽

鄒鑒討賊帥劉徵加都督吳郡諸軍事

刁尋協之子斬讎人黨以祭父墓由是知名

歷吳國內史

鄒祐為吳郡內史上牋論顧榮功高贈典不

稱榮由是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執事之憂且當悉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
之間欲令戶給人尺如其禮樂伐之明堂
倉廩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
卑歎曰顏公在事異人斂手矣

齊依清和五簡方正寡欲為吳守太守載米
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
大飢攸及賑貸報乃輒開倉救之郡政
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自守後稱疾去職
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不受一錢百姓數

千人牽攸舡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

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從日

鄧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
一歲不聽

都鑿討賊帥劉徵加都督吳郡諸軍事

刁尋協之子斬讎人黨以祭父墓由是知名

歷吳國內史

鄒祐為吳郡內史上牋論顧榮功高贈典不
稱榮由是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

江灌少知名才識亞於道自尚書中護軍爲
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

劉牢之當孫恩之亂吳郡內史巨謙棄郡走
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恩破吳國殺內史
袁山松牢之使叅軍劉裕討平之

張茂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補吳國內史沈
充之亂遇害少嘗夢得大象以問占蓍曰
君當得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獸守也故

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果如其言

賀循字彥先操尚高厲重亂不群言行進止
必以禮讓不汙陳敏之亂敏破除吳國內
史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
內史循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彊宗輕之
乃題府門會稽鷄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
門反顧索筆答之云不可啼殺吳兒於是
至諸屯及邸閣檢校諸領陸使官兵及藏
通亡悉以事言上罹罪者衆陸托時爲江

陵郡都督故下自請孫皓然後得釋

出世說

顧泌吳國內史唱義傳檄以討李展石冰之

亂

應詹性質素弘雅以學藝文章稱由後軍將

軍出補吳國內史

庾冰亮之弟以雅素至風自司徒右長史出

補吳國內史蘇峻反遣兵攻冰冰不能禦

奔會稽率衆進擊峻兵乘勝討京都封新

吳縣侯固辭不受

庾羲亮之子少有時譽初爲吳國內史時穆

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

庾希冰之子自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內

史後死於亘温之刑

蔡謨字蘇峻反時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

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閭顧眾

顧勳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討

中

亘温詳正有望補吳國內史

王信爲侍中多所獻替出爲吳國內史

荀蕤山松之子有儀操風望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荀羨蕤之弟資稟逸群清和有準遷吳國內

史

王允之舒之子蘇峻之亂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破賊韓晃於長塘賊乎以功封彭澤縣侯

王侃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譚清正有檢操始爲吳興太守蘇峻反加譚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峻平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徙會稽未發遂復吳郡時軍荒之後百姓飢饉死亡塗地譚乃出倉米賑救又脩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類之子嘯父隆安初爲吳國內史兄駿之子谷亦位至吳國內史

樂謨清之子南渡江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張敞郡人巨元篡位敞爲尚書以答事忤元

一 徽表獻忠款事平為吳郡太守事見南安
二 徽子邵傳而子裕傳乃云為吳國內史徽

子系至宋齊之後益昌為吳六大家云

表在守宰 七行 徽 弟 清 留 表 云

十七 表 君 云

一行 守

三行 君 云 云

葺

王琨廉約忠實立朝強正為吳郡太守遷中
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餉二宮諸王及作

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

袁珣為吳郡太守謚曰貞珣弟子蔡翥名愍

孫幼孤好學有清才隨珣在郡擁弊表讀

書足不踰戶有欲與珣子顓婚珣曰顓不

堪政可與愍孫婚耳

張永廢帝時自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為吳郡

太守事具人物門

張公水弟齊建元初為吳郡太守高帝手教

加護軍以家為府事具人物門

徽表獻忠款事平爲吳郡太守事見南史
徽子邵傳而子裕傳乃云爲吳國內史徽
子孫至宋齊之後益昌爲吳大家云

宋劉損字子騫元嘉中爲吳郡太守至閭門
便入太伯廟室宇頽毀垣牆不脩損愴然
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即令脩
葺

王琨廉約忠實立朝強正爲吳郡太守遷中
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餼餉二宮諸王及作
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

袁珣爲吳郡太守謚曰貞珣弟子聚舊名愍
孫幼孤好學有清才隨珣在郡擁弊表讀
書足不踰戶有欲與珣子顓婚珣曰顓不
堪政可與愍孫婚耳

張永廢帝時自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爲吳郡
太守事具人物門

張公永弟齊建元初爲吳郡太守高帝手教
加護軍以家爲府事具人物門

張緒元愷中自侍中為吳郡太守事具人物門

張懷宋昇明中以誅劉遐授吳郡太守封義城侯齊明帝時復為太以拒王敬則懷盡具人物門

顧琛吳人孝建初為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廢帝即位為吳郡太守

王曇生大明中為吳郡太守又見顧琛傳顧覬之吳人為吳郡太守不低意於幸臣蔡

與宗雖其風節過峻事見人物門

保歷吳郡太守文帝以從仕保康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

常必見思

柳世隆字彥緒為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

王僧達為吳郡太守

王慈字伯實少有內潤之稱歷吳郡太守

王誕字茂世為宋武帝太尉長史帝甚仗之

復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

江夷字茂遠家初歷吳郡太守管陽王於吳

縣以夷爲吳臨吳盡禮以兄疾去官歷任以

和會

至恩遷爲吳郡丞行郡事時稱得人等見官

吏門

褚淵字季回永明帝時歷侍中爲吳郡太守

帝寔疾殆馳使召之能以後事受顧命輔

幼主

沈約字季理道彥回弟尚宋廬江公主嫁

約大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呼

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謂曰汝有重疾合昌

病冷五年澄爲診脉曰汝病非冷非熱當

食食白淪鷄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

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澁裏之動

謂者是鷄鷄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

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

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張充自尚書僕射出為吳郡太守下車恤貧
老故舊莫不欣悅事具人物門

宗室安陸昭王綉字景業仕宋為吳郡太守
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
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
累遷官

宗室南康縣侯子恪字景冲有文才建武中
為吳郡太守入司馬三敬則反於會稽以
子恪為名子恪逃之梁大通二年復為

吳郡太守卒

江斡字叔文有風格不降意權倖歷吳郡太
守

何叔度尚之之父義熙中為吳郡太守太保
王弘每稱其清身潔已

謝舉字言揚與兄覽齊名江淹自為二龍大
同三年為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都有
美績世稱何吳郡及舉為政聲跡略相比
嘗要何敬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陽

乃從東門進致詩往復為武丘山賦題于寺

王規字威明神峯標映時稱俊人為吳郡太守簡文帝為作謝章白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緹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附京絲方始三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此皆傾意附之珍宗假還境遇之甚薄遂為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其表不許求於郡立碑許之

王正字世忠美風儀早得時譽為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所領赴援君正嘗官有名譽者正子憲字德章朝野嚴憚詳練朝章選吳郡太守以父任固所改授南康內史本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仕梁為吳郡太守室南浦侯推字智進清敏好屬文歷吳郡太守所臨必早吳人號早母然侯景之亂徑節死之

宗室南海王大臨大寶元年除兵部太守時
張彪起義會稽或勸大臨投之大臨曰
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
往二年遇害



卷第十一

郡志卷第十一

吳郡范

成大

撰

牧守

題名

牧守

江字休映自都官尚書監吳郡荒歲盜掠

公行郡唯有公給秋員二十人民餉懼

革至郡又省游軍尉百姓愈恐革廣施

恩惠盜賊靜息

何敬容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民隱辭訟如

神武事四年治為天下第一吏民請闕
請樹碑詔許之

袁昂天監十一年以吳郡太守為兼尚書

梁王僧智僧辯之弟為吳郡太守陳霸先殺

伯辯僧智據城拒守霸先遣將軍裴亮

攻之僧智盡其興

裴亮既逐王僧智陳霸先以為吳郡太守

陳裴亮字無畏聰敏有幹略年初武帝誅王僧

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帝命裴亮

精兵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
薄之僧智疑大軍至無所備舟奔柱龕帝嘉
之表授吳郡太守

宗室晉安王伯恭字肅之為吳郡太守時年

十餘歲留心政事官曹緝理

沈君理字仲倫為吳郡太守時兵革元覽

姓荒弊君理揔集士卒脩飾器械深

幹理見稱

宗室永陽王伯智天嘉中為吳郡太守聞陸

慶之名欲見不可往慶宗人陸榮宅空
壁觀之其好賢如此案南史儒林傳
附載陸慶事但稱永陽王無名檢文陽
王伯智傳少勤學有器局博涉經史疑
即其人第傳未載其為吳郡蓋疏略矣
宗室衡陽王伯信守吳郡舉孝廉伯信不傳
不著

隋皇甫績字功明陳平為蘇州刺史高祖
等作亂與績相持八旬績擊平之

隋書略開皇中為蘇州刺史時江南初
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

唐馮袞牧蘇州郡政優游暇日輒縱飲博曰
會賓僚擲盧馮大勝以所得均遺一座
乃吟曰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闌
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回首乞閑
人唐郡守縱放如此出好情詩

韋應物貞元初為蘇州刺史工詩世號韋蘇
州唐史不為立傳識者恨焉詳見辯證

門井白居易吳郡詩石記論章事為確
于頔字允文德宗時為蘇州刺史罷滂祠瀆
溝澮端路衢為政有績然暴橫少恩嘗
為觀察使所劾

范傳正字西老為蘇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
歙觀察使在劉禹錫後

張搏自湖州刺史移蘇州辟陸龜蒙以自佐
種木蘭於木蘭堂下

崔璞咸通中以司諫為郡有文采風流與郡

中秀才相從有詩詞即命僚屬及名士
康和其去郡及陸皆有和篇有露濃春
後澤霜薄齊來感之句蓋恩感兩全之

政

松陵集

白居易字樂天穆宗時以太子左庶子分司
京都拜蘇州刺史病免居易為郡時多
燕遊學博醺滿容點茶十妓夜遊西武
丘山又賦紀遊詩云領郡時將父遊山
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劉禹錫字夢得裴度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
學士出為蘇州刺史

張有德楊志梁知微陰崇劉微江東採訪使

趙居貞比部郎中段同泰畢炕兵部員外郎
江南採訪使

許韶伯

右皆蘇州刺史

狄兼謨文宗時自鄭州刺史改蘇州以治最

擢給事中

盧商字為良為蘇州刺史吏以鹽法災瀕費

民愈困商令計口售無常額人復之歲

貴返增宰相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遂

相

陸巨廉蘇州刺史以善政稱事具人物門

盧簡求景龍中為蘇州刺史事見觀音院記

王仲舒字弘中自婺州刺史徙蘇州隄松江

為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常與民為期

不擾自辦穆宗每言仲舒之文最宜為

誥有古風召為中書舍人

王成自信州刺史有政績詔書褒美徙蘇州
揚發為蘇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為先以能
政聞餘見雜志門

崔稜字德長為蘇州刺史性介潔矜已之清
視賊負者如仇奏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

唐有李丹宗瓊李希言

兼採訪使

裴澄蕭誼

職方郎中江東採訪使

錢鏐字具美龍紀開平之間以兵平定蘇州
景福元年以鏐為蘇杭等州觀察使奏

買州縣及割嘉興縣為秀州

後梁曹圭少有膽氣事錢鏐梁開平中任蘇

州刺史淮人圍之急正月望夜圭張女

族人師魯宅盛陳燈火令賊俘縱觀淮

人讐焉卒於官子仲達為吳越國相周

顯德三年會王師攻江南命王從兄知

中吳節度事文奉為水陸應援諸軍都

統使于本州以備徵發

唐成及字弘濟吳越錢氏時為蘇州刺史乾

寧中楊行密攻之常熟鎮將陸郢等以
城應賊及被執行密閱其府庫惟圖書
藥物心敬重之與歸淮南將以為行軍
司馬及辭曰及以百口託錢培姑蘇城
陷不能引次以至于此豈可以本道符
節易富貴於鄰境願以此身贖百口之
命引佩刀將自刺行密遽起持之厚為
禮而歸之鏐迎勞郊外把袂而泣終彰
義軍節度使

孫承祐事錢氏 本朝開寶八年以蘇州中
吳軍為平江軍以承祐為節度使賞錢
征之勞也承祐仕錢氏時嘗應王師征
李煜破毗陵太平興國二年錢氏納土
徙為兗州泰寧軍節度使

吳越錢元璪字德輝鏐第四子儀狀瑰傑梁
淳化三年以功遷蘇州刺史累授中吳
建武軍節度蘇常潤三州團練使加檢
校太師守太傅同平章事

久彭城郡王治蘇三十年
政循理弟元瓘襲位元瓘觀之喜宮中
元瓘起壽曰先王之位元瓘當之俾小
子至是皆見推戴之力元瓘俯伏曰不
功德高茂先王擇賢而立敢忘忠順因
相顧感泣兄弟訖無間言晉天福七年
詔封廣陵郡王

九國志吳越備史

錢文奉元瓘之子善騎射能上馬運藥涉獵
經史精音律圖緯醫藥鞠奕之藝

絕一時初以父蔭為蘇州都指揮使遷
節度副使元瓘卒代知蘇州中吳軍節
度使有鑿裁禮下賢能士負才藝者多
依之作南園東莊為吳中之勝

東莊一名東墅

多聚法書名畫寶玩雅器號稱好事又
與賓僚共采史籍著資談三十卷行於

世嘗問命於天台僧德韶韶曰明公年

已八十一至六十一歲以開寶二年八

月十一日卒

九國志吳越備史

鞠真卿所至有威名知蘇州政事無它施設
而人自憚之庭訟寂然每平明視事自
無來者真卿即歸休客至多不及見後
自兗州貶南安軍道過蘇郡人相戒不
敢過其泊舟處五日左右不聞人聲其
見憚如此林希逸史
章岵元豐中以朝議大夫守郡剛介不可屈
人目之曰章硬頸真子出入以皂綰為
繼二人肩輿

本朝長守題名

吳郡范

成大

撰

題名

吳郡古言名人為守既略編叙見牧守門
本朝郡將則題名在具焉中更兵燹石久不存
紹興十五年三喚始追輯自 至道年陳省華

始而石林先生葉夢得為之記今錄葉記於注

下而列題名於後

平江吳故都控帶楚越形勢風物自為一都會本朝命

守多一時聞人今寶文閣直學士王公顯道由工部侍郎來鎮適當兵火擾攘之後前此

臨治者類急於招集流亡撫綏彫瘵未暇盡舉其所當為至顯道曰天下今定矣化行自內始相與奉承維持輔成永世之業實在四方之政於是官廢而廢職者民茲而干令者一董振之凡閭里疾苦朝聞夕行異時請度不給或不得已取於民皆罷之未幾歲信長上下秩秩有章蠹弊剗革幽枉宣達府庫有餘積而餼不加廣益修城池興學校嚴合館以待賓旅之至甚年郡以無事先是高祖太師景憲中嘗領是邦至嘉祐中伯祖侍郎復繼之逮顯道百餘年間王氏之為平江者三皆有績在人士大夫以為美談邵舊有太守題名記先後迭代序次惟謹亡於煨燼顯道訪之久不得乃更伐石追修故事以遺後者而求文於余以識其始惟善惡之在天下定彼翕翕徇俗掠取須臾之譽與所談施或未能窺其成而妄意有不滿者徐以占後

以昭然如黑者與白其誰敢評今郡為題而有所在而有豈是表姓氏紀歲月而已哉抑善者其博猶奉泯吾得以考其不善者推其所以失亦足以戒各以效其流而成其志則善乎乃為之善且以塗之言得於顯道者載焉
大提舉三年十月望觀文殿學士左通議
陳省華 朝散大夫行在尚書吏部員外郎

魏序 諫議大夫

裴莊 朝奉郎守尚書度支部中 題名云 以留題虎丘詩云咸平元年

梅詢 朝散大夫太常丞直集賢院 題名云 景德 虎丘詩刻行尚

王贊 尚書司封員外郎 景德

曾致堯 尚書吏部員外郎

秦羲 崇儀使 大中祥符

黃震 永奉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 大中祥符五年題名無今吳江縣志記修人

陳靖 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 天禧元年四月

康孝基 朝奉大夫行尚書都官員外郎 虎丘真堂讚云天禧五年四月

孫冕 太中大夫行書禮部郎中直史館 天聖

葉叅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 虎丘雲巖寺 記云天聖二年六月題名云寶云記

范仲淹 朝散大夫員外郎天章閣待制 景祐

將登 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 景祐四年六月

章德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 景祐

富嚴 左朝散大夫守尚書刑部郎中 試秘書監 康定

節 尚書考功郎中 慶曆

松孳 尚書戶部員外郎 慶曆

趙栗 尚書刑部郎中

蔣堂 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 皇祐

王琪 尚書度支員外郎龍圖閣待制 皇祐二年

呂居簡 虎丘留題詩刻云光祿卿 和三年

唐詢 嘉祐

王琪 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

蔡抗 嘉祐

鞠真卿 嘉祐

陳經 朝奉郎守尚書祠部郎中

滕甫 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

沈扶 尚書金部員外郎

孫覺 右司諫

張詠 熙寧

張詠 正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修撰

王誨 尚書司勳郎中

唐詔 熙寧

韓朴 尚書度支部中

趙鼎 朝奉大夫

韓鐸 尚書度支部中

楊景略 元豐

晏知止 尚書司封員外郎

劉淑 朝請大夫

章岵 朝議大夫

林希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

劉定 朝散大夫

王觀 承議郎直龍圖閣

許履 左議郎充天章閣待制

吳居厚 左朝奉郎

蘇之翰 左朝散大夫

賈言 朝散大夫

王于京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

張師錫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

元符 中散大夫

豐稷 樞密直學士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到崇寧元年二月知越州

吳伯舉 朝奉郎直祕閣崇寧元年六月到

字文昌 齡 寶文閣待制崇寧元年十月到十一月知越州

林邵 顯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

董誥 朝散大夫直祕閣

張恕 朝散大夫

邵倫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

蔡濟 朝散大夫

郭茂恂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 崇寧

蹇序辰 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 崇寧 五月 到任 十二月 落職 提舉杭州洞霄宮

許光疑 通直郎知蘄州 崇寧 五年 十二月 到

孫傑 朝請郎直龍圖閣 大觀

吳拭 朝奉郎大觀 二年 五月 到 八月 提舉杭州洞霄宮

李孝壽 朝請郎大觀 三年 八月 到 四年 三月 降 集賢殿修撰 政和 元年 六月 落職 謫

待制 提舉 醴泉觀

王詔 朝請大夫充集賢殿修撰 政和 元年

馬防 中大夫復集賢殿修撰 政和 元年

盛章 朝請郎充顯謨閣待制 政和

王正封 朝散大夫充集賢殿修撰 政和

盛章 顯謨閣直學士朝散大夫 政和

宋康年 中奉大夫 政和

莊徽 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 政和

應安道 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 政和

賈誼 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 宣和

樓昇 徽猷閣直學士朝請大夫 宣和

胡直孺 中奉大夫充秘閣修撰 宣和

李倫

顯謨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宣和

王觀

通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靖康

鄭滋

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靖康元年七月罷

趙岍

中散大夫建炎

孫觀

承議郎充徽猷閣待制建炎

湯東野

徽猷閣直學士中大夫建炎

孫觀

龍圖閣直學士朝奉郎建炎

李邴

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建炎

湯東野

徽猷閣直學士中大夫建炎

胡松年

起復朝請郎直龍圖閣建炎四年九月罷

李彌大

顯謨閣直學士朝散郎紹興二年閏四月罷

席益

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紹興二年五月到八月赴召

李擢

左朝請郎充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十一月到紹興三年三月除工部侍郎

宋伯友

左太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紹興三年八月到十一月提舉江州太平觀

孫佑

右朝請郎直祕閣紹興四年正月到紹興五年二月罷

趙子晝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紹興五年二月到七月赴召

李光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紹興五年七月到十一月赴召

張守

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紹興五年十二月到紹興六年四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章誼 龍圖閣學士左通議大夫紹興六年八月到紹興七年八月赴召

梁汝嘉 寶文閣直學士右朝散大夫紹興七年九月到紹興八年七月知台州

向子諲 徽猷閣直學士右朝請大夫紹興八年八月到十一月致仕

歐陽懋 右中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紹興九年正月到五月從舉江州太平觀

趙霈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紹興九年八月到十一月知秀州

梁汝嘉 寶文閣直學士右朝散大夫紹興十年六月到十一月知明州

宗元 寶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紹興十一年八月到十一月知靜江府

周葵 左承議郎直秘閣紹興十三年正月到十一月除寶文閣

吳實 寶文閣直學士右通奉大夫紹興十四年三月到十五年閏十一月除寶文閣

十七年正月是舉
江州太平觀國宮

鄭滋 顯謨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紹興十七年三月到紹興十八年五月知建康府

俞俟 寶文閣直學士右中大夫紹興十八年五月到十一月知建康府

王响 右奉直大夫紹興十九年三月到十一月除直秘閣知建康府

周三畏 右朝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到十二月提舉江州太平

平興國宮

徐琛 右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紹興二十年五月到二十三年三月除敷文閣直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李朝正 左朝請郎紹興二十三年四月到二十四年十一月罷

湯鵬舉 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紹興

王會 敷文閣學士右朝奉大夫紹興二

孟忠厚 少師保寧軍節度使信安郡王紹興

蔣璨 右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紹興二十七年

州提舉洪

陳正同 右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紹興二十八

平興 國宮

朱翌 左朝奉大夫充祕閣修撰紹興三十年

月 到任九月除敷文閣待制三十一年

洪遵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紹興三十一年

沈介 左朝奉大夫紹興三十二年七月

四川安撫制置 使兼知成都府

陳之茂 左朝散郎直祕閣紹興三十二年

府 康

張孝祥 左承議郎充集殿修撰隆興

陳漢 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隆興二年

虞允文 顯謨閣學士左朝請大夫隆

沈度 右朝散大夫直祕閣隆興二年

沈介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乾道二年七月到三年四月召

姚憲

右朝散郎直祕閣乾道三年五月二十日到任四年五月以捕盜有勞特轉朝請大夫

十二月磨勘轉朝奉大夫三月除兩浙路轉運判官

徐嘉

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乾道五年四月十九日除

試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汪應辰

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乾道六年五月十六日到任九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宮國

魏杞

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乾道六年二月到乾道七年十二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南灼

右朝議大夫直徽猷閣乾道八年正月到六月主管台州崇道觀

丘岳

左承議郎直祕閣乾道八年七月到

州崇道觀

方滋

敷文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乾道九年正月到七月除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興國宮

馬希言

朝散大夫直敷文閣乾道九年七月到

韓彥古

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淳熙元年七月到當年九月二十六日丁母憂國夫人周氏憂解

官持服

葉渾

承議郎直祕閣淳熙元年十一月到

韓彥古

起復朝奉大夫充祕閣修撰淳熙二年正月到六月除敷文閣待制八月罷

陳峴朝散大夫直敷文閣淳熙二年八月到十
一月轉朝請大夫三年七月除直徽猷閣

四年二月除祕閣修撰再任五年
二月賜紫章服并金帶七月赴召

單夔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淳熙五年九
月到六年三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司馬伋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淳熙六年四
月到當年八月

王佐朝請大夫充顯謨閣待制淳熙六年十二
月到七年二月磨勘轉朝議大夫十一月

改知臨
安府

韓彥質朝請大夫充祕閣修撰淳熙七年十二
月到九年七月除太府少卿

耿秉降授奉議郎直祕閣兩浙運判兼淮
九年七月到八月陞徽猷閣正除十年正

月復承議郎十月除
直龍圖閣知鎮江府

謝師稷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淳熙十年十月
到十一年十一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

冲佑
觀

丘霽朝散大夫直徽猷閣淳熙十
年十二月到明年帥越

何萬朝奉大夫淳熙十三年正月
除直龍圖閣知朝州

王希朝國閣學士中大夫淳熙十
三年八月到十四年四月召

趙彥操朝議大夫充祕閣修撰淳熙十四年八
月到十六年二月除右文殿修撰五月

轉中奉大夫八月再任紹熙元年
三月除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府

袁說友朝議大夫直祕閣紹熙元
年三月到二年五月赴召

沈揆中大夫祕閣修撰紹熙二年
六月到四年二月除司農卿

王尚之

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紹熙四年三月到當月致仕

雷濂

朝散大夫直煥章閣紹熙四年七月到五年八月覃恩轉朝請大夫九月改差主管

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

王漑

朝散大夫直祕閣紹熙五年十一月到慶元二年二月磨勘轉朝請大夫二年二月

除兩浙路轉運副使

鄭若容

朝散大夫直祕閣慶元二年三月到

虞儔

朝散大夫直煥章閣慶元二年十二月到三年四月磨勘轉朝請大夫十一月除直

顯謨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十二月改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府事

錢誠之

朝散大夫直煥章閣慶元四年六月到八年六月除直

夔州知

趙不艱

朝散大夫直祕閣慶元五年六月到六年七月除直煥章閣嘉泰元年三月轉

朝請大夫四月除直顯謨閣再任

張抑

敷文閣學士中大夫嘉泰二年三月到當月磨勘轉太中大夫三年二月除寶文閣

學士官

張巖

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嘉泰三年三月到四年正月除資政殿大學士改差知揚州

李大性

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嘉泰四年七月到開禧二年四月除煥章閣直學士

改知福州

張澤

朝請郎開禧二年五月到當年九月除龍圖閣待制十月赴召

沈作賓

中大夫龍圖閣待制開禧二年十一月到權節制許浦水軍十二月磨勘轉太

中大夫三年二月差兼督視行府參贊軍事三月就改知鎮江府

林采

通議大夫充寶謨閣待制開禧三年四月到五月權節制許浦水軍十一月宮觀

李大異

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嘉定元年四月到六月磨勘轉朝散大夫八月除寶謨

閣直學士依舊知平江府二年十一月磨勘轉朝請大夫三年正月知建康府

趙希惲

朝奉郎龍圖閣待制嘉定三年四月到四年八月除煥章閣直學士依舊知平

江府五年正月磨勘轉朝散郎當年正月除顯謨閣直學士差知太平州

陳芾

朝散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嘉定五年二月準尚書省劄子兼權當年八月除

直祕閣知平江府十一年九月除度支郎官

直祕閣修撰嘉定七年九月二十

年四月十三日除浙東提刑

趙彥橈

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嘉定十年六月五日到十一年七月除寶謨閣待制致

李大性

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嘉定十二年二月六日到當年六月一日除提舉西京

嵩山崇福宮

李

朝散郎直敷文閣嘉定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到嘉定十四年六月準告昨任

湖廣總領調遣軍馬五關策應勦逐殘虜委有勞績特轉朝奉大夫十五年該

過受寶轉朝散大夫過滿勾祠至當年五月除主管亳州明道宮

趙汝述

華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嘉定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到當在十二月二十日

乞守本官致仕二十五日除徽猷閣直學士特轉一官致仕

沈暉

太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嘉定十六年七月二十日

事修寒除寶謨閣待制賜金帶寶慶元年二月該登極恩轉通議大夫屢

巧詞詰五月二日除煥章閣待制依所乞提舉安慶府真源萬壽宮

王元春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寶慶元年六月十一日到三年四月八日除大理卿

章良朋

新奉大夫直寶謨閣紹定元年三月十七日到七月初四日致仕

林介

寶慶三年四月以畏刑兼權十一月除太府少卿依舊兼總紹定元年七月再

除大理卿

壽

以請大夫直寶謨閣紹定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二年十月二十七

依舊直寶謨閣判官湖北路轉運判官

朱在

初議大夫實謨閣待制紹定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三年十一月十一

日除煥章閣待制知表州

朱

教郎直煥章閣紹定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到任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該遇

典轉奉議部六月十六日改除浙西提刑

楊燁

十四日到任六年十一月閣紹定四年九月召赴行在

楊燁

徽猷閣學士正奉大夫紹定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端平元年三月丐祠奉

聖旨依所乞提舉隆興府至隆萬壽宮

趙立夫

中大夫新除祕閣修撰浙西提刑端平三年三月募知府事當年八月廿六日

依舊祕閣修撰除
樞密副都承旨

張嗣古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端平元年十月二日到任三年正月令赴行在奏事當年六月

宮觀

王遂

朝奉大夫新除煥章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端平三年四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舊煥章閣待制改差知平江軍府事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

七月初九日到任嘉熙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除敷文閣待制差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

吳潛

朝請大夫新除工部侍郎嘉熙元年八月十七日到任九月二十五日准省劄都大提舉許浦

二年正月

文憲

朝議大夫依舊尚書節制改知平江府兼浙西提舉嘉熙二年閏四月初三日陞寶文閣待制三

十四日到任六月八日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十八日節制在府軍馬仍舊節制許浦水軍三年正月一日召赴

行在

趙與憲

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副使嘉熙三年四月十三日到任五月初一日准

樞密院劄子節制許浦水軍淳祐元年二月准省劄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史宅之

煥章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平江府節制許浦水軍兼浙西兩淮發運副使提領措置和

糴淳祐元年三月初九日到任

陳埜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兩淮浙西發運副使節制許浦水軍提領措置浙西和糴淳祐三

年二月十九日到任四年四月七日除太府卿

魏峻

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兩淮浙西發運副使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淳祐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八月以 經筵直學轉朝請大夫五年四月 御筆除寶直閣待制尋遷八月招權及數轉朝議大夫十二年八月 御筆除刑部侍郎

徐慶卿

朝奉大夫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兩淮浙西發運副使節制許浦都統司水軍淳祐六年閏四月二十八日交發運司職事五月十一日到任交割府事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御筆除權兵部侍郎

孫霖

國子食邑六百戶淳祐七年八月初一日交發運司職事十一日到任交割府事八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依准 龍圖閣學士知太平州兼 太平州府學正 朝奉大夫權兵部侍郎知兩浙西路提舉司職事至淳祐八年正月二十五日轉權兵部侍郎知兩浙西路提舉司職事當年七月六日奉 聖旨除直寶章閣知兩浙西路提舉司兼管兩浙西路提舉司公事兼管兩浙西路提舉司職事當年八月二十九日交割當年十一月初一日暫權兩浙西路提舉司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磨勘轉朝請大夫九年四月十九日奉 聖旨以職事修舉除直華文閣依舊職

余晦

朝奉大夫直寶章閣知平江府節制許浦水軍兼兩淮浙西發運措置和羅淳祐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到任當年八月磨勘轉朝請大夫十一月因任淮東總領轉節制許浦水軍置田 聖旨除右司郎官

余天任

中大夫寶章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節制
許浦都統司水軍兼提領措置浙西和糶淳祐十二年六月

初二日到任至寶祐元年四月日奉

御筆除兵部侍郎繼奉

御筆除兵部尚書

趙與訐

朝請大夫直寶章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於寶祐元
年八月初四日得

旨暫量和釋九月二十八日准

省劄兼權准浙發運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依舊舊職兼知平江府兼提管浙西兩淮發運司公事

當月二十五日到任

趙汝歷

朝奉郎除直寶章閣知平江府兼提管浙西兩淮發運司
公事措置浙西和糶寶祐年正月二十六日交割發運司

事二月初一日到任交割府事以磨勘續轉奉朝奉次天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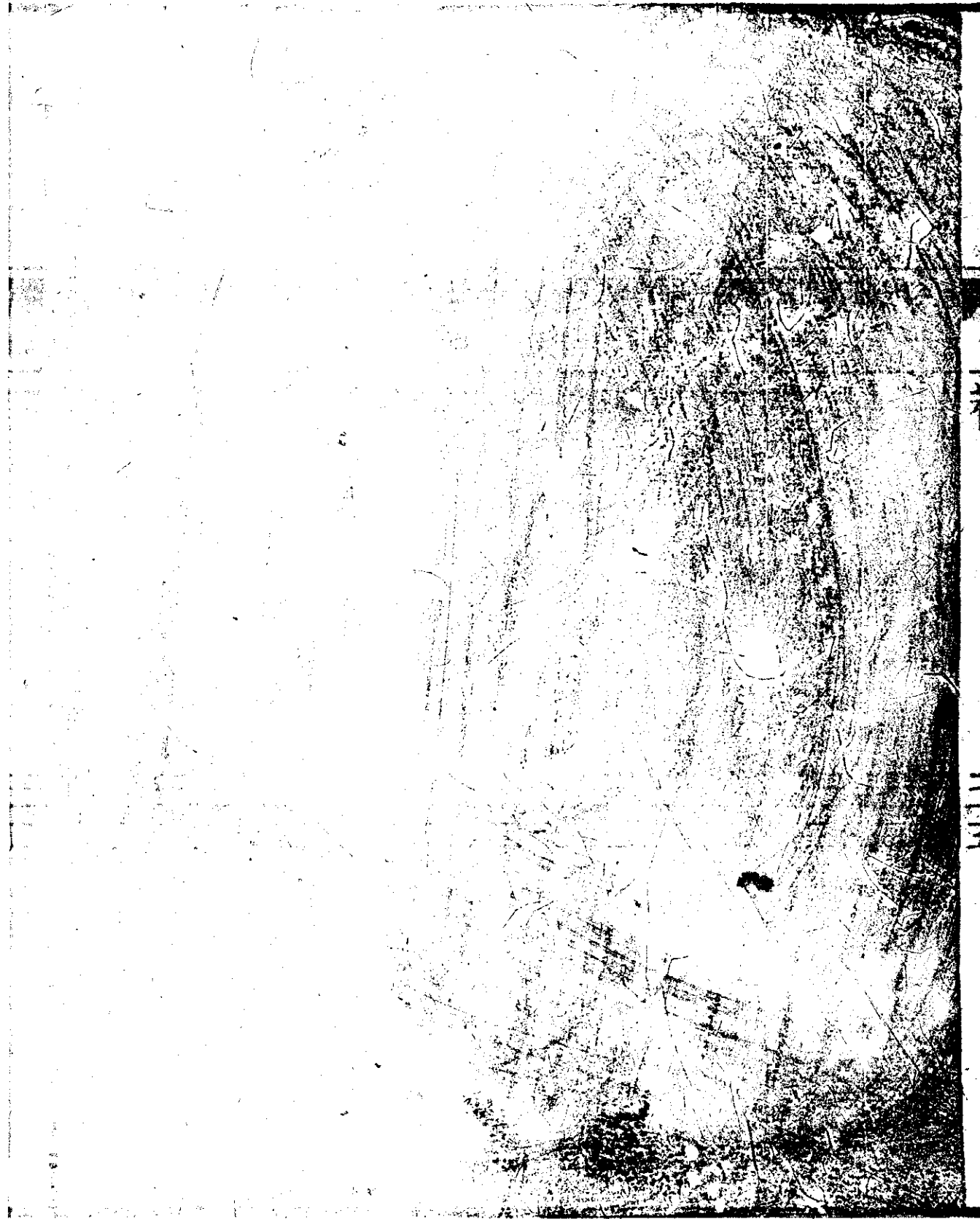
年七月二十八日離任

趙與憲

寶祐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同奉
御筆除觀文殿學士知平江軍府兼管內勸農使

許浦都統司水軍兼浙西兩淮發運使措置浙西和糶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兼伯於寶祐三年八
月二十五日到任至寶祐四年三月十三日奉
聖旨兼浙西提刑





吳郡志卷第十二



吳郡范

成大

撰

官吏

祠廟



官吏

後漢彭脩會稽人爲吳郡功曹時西部都尉等
晁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
簿鍾離意爭諫甚切晁怒使收縛意脩排闥
直入拜於廷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問其
過晁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

過耶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三孳
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遂原意會獄吏
意亦以是得名

尹興為吳郡太守楚王英陰結天下名士興在
錄中英敗明帝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
尉考治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
備受五毒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
饋續續雖見考辭免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
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

悲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殺肉未嘗不方寸
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
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為吳令時不得將家之
官每得時物必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
犯禁棄官誤

宋江徽為吳令元凶殺徐湛以黨與併被害
王遠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為吳令
齊江介謚之子建武中為吳令政深苛
嗣體為謚自棄官去

齊同洽洲南人歷吳令廉約無私卒無以殞歿
齊傅翹琰子為官有能名為吳令別建康令
廉廉問翹曰聞丈人發茲擿伏惠化如何行何
以至此荅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
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理
則物無凝滯翹又陞為縣並著奇績時云諸
傳有理縣譜父子相傳勸以示人
王思遠立身簡潔王子自為吳郡除思遠三部
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為得人

梁沈潛字叔源涉學有文幹仕梁為吳令有
名

陸蒙事梁為吳令節操甚高

唐鄭元之咸通末為蘇州督郵談銖為陸院官

鍾馗為院巡

蒙俱狀元人語曰湖接兩門蓋聯

唐孟庭汾郊之父庭份為崑山尉生郊以詩名

世或云份亦能詩

武平一從之宗時自考功員外郎貶蘇州參軍

元之相嘗刊東坡讀於其上

張文定公安道景祐中為崑山令時兵越歸國未久前此豪民占田無限歲遠多訟有數十年不決者公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率古纔一二乃悉收其羨田以賦貧民訟亦息時將上希魯侍郎守郡得公所著芻蕘論上之遂舉賢良方正科

韓正彥字師德魏公之姪嘉祐中為崑山令湖石堤疏斗門作塘七十里以達于郡得膏腴

田數百萬頃又請以輸州之賦十三萬從便輸於縣鳩作塘餘材為倉廩以儲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留為立生祠作思韓記饒石祠

方劉綺莊為崑山尉
李極為崑山尉
吳鼎尉
古伯模穎士

公有和章從事闔茶歌及同登承天寺竹閣詩

賈公望字表之嘗為郡通判時朱勗父子鼎盛奔競者爭趨其門公望疾之有詩云倏忽

雖被謫而志不衰

劉綺莊心學山陰所著以博考傳記作類書

一百卷號覽山編至今傳於世

韋至誠字系尉

蕭有字自然湖士子其亮直有父風能文辭漸出

觀察使身相節表為常用敷玉簿

皮日休字襲美咸通十年為都從事居官纔一

月善書畫號鹿門子

丁陳元謝實錢元稹及子文奉為中吳軍節度

使時為節度及推官四人俱以長者稱丁名守

節晉公謂之祖陳名贊明之奇之理死

名夢齡文之公仲淹之曾祖謝名崇禮太子

賓客濤之父

透微雍熙初為崑山令因舊址新作夫子廟自

是縣學始興繼以王禹偁為作記記具縣學

條

王禹偁太平興國九年以大理評事知長洲縣

雍熙四年召赴闕入朝為名臣今虎丘寺有

元之祠堂刊東坡讀於其上

張文定公安道景祐中爲崑山令時兵越歸國未久前此豪民占田無限歲遠多訟有數十年不決者公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率百纔一二乃悉收其羨田以賦貧民訟亦息時蔣希魯侍郎守郡得公所著勸業論上之遂舉賢良方正科

正彦子帥德魏公之姪嘉祐中爲崑山令泖水疏斗門作塘七十里以達于郡得膏腴田數百萬頃又請以輸州之賦十三萬從便

輸於縣鳩作塘餘材爲倉廩以儲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留爲立生祠作思韓記鏡石祠下

章濂字伯鎮嘗爲平江軍推官有文聲范文正公有和章從事闕茶歌及同登承天寺竹閣詩

賈公望字表之嘗爲郡通判時朱勗父子鼎貴奔競者爭趨其門公望疾之有詩云後忽

六十萍蓬無奈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
正直士流少傾邪朋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
見妖魔勗之子賜金帶公望亦衣三品服
以朝拜會天慶觀中朱從者見公望所佩魚
睨而視之公望厲聲叱之曰此是年及得來
非緣花石左右皆錯愕朱大銜之竟奪之罷
去

寇國寶徐州人從陳無已學嘗爲真縣主簿
詩爲左丞葉夢得所喜詳見雜志門

祠廟

至德廟即泰伯廟東漢永興二年郡守麋豹建
於闔門外辨疑志載吳闔門外有泰伯廟廟
東又有一宅祀泰伯長子三郎吳越錢武肅
王始徙之城中纂異記又云吳泰伯廟在闔
門西皮日休詩云一廟爭祠兩護君蓋併祠
仲雍舊矣今廟在闔門內東行半里餘門有
大橋號至德橋乾道元年郡守沈度重建

其人之應法者十有四皆古大聖賢有大功

烈於民者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以六聖賢
有大功烈而祀之固宜然祀有祀焉其施於
民又厚施不報神其不吐之乎報之之道
不獨牲牢酒醴而已千里之邦必有祠所社
稷則有壇先哲則有廟後世於廟尤極其尊
嚴崇像設儼侍衛見之者凜如也水潦必祈
旱暵必祈皆長吏之常事應而有報亦事之
常儻入其門聽其堂神所馮依曾不是以障
風雨區區博靈蓋何施之厚而報之薄歟
吳門三澤神祠之載祀典者十數而太伯廟
為雄甚矣漢武興二年郡守慶於肇建於闕
門外吳越武肅王錢氏始內徙之國朝元祐
間太守黃履歷考前政若梅詢若范仲淹若
孫覺輩數公淫潦有祈靡不響答列其事於
朝有詔號至德廟崇寧元祀守臣吳伯舉
疏王爵有詔封至德侯建炎擾攘鞠為茂
草創始無以揭虔妥靈今天子受天
命郊以直祀閣尹是府至則訪及民

病以次罷行之其為政寬嚴詳簡允蹈厥中
治人事神罔不抵肅隆興二歲天作淫雨害
於後走祠下而禱焉神節饗之是歲麥以有
秋府從事請具牢醴以謝公曰不敢廢也然
曷足以報萬分一於是邦人合詞而進曰侯
之施甚厚而廟貌有治之日久大懼神或怨
祠祥慶非下顧悉而改造之公曰是吾心
也消日協辰等竟五月庚戌吉乃致昭告乃
鳩良工斥少府之餘合私橐之助壞材堅甃
此比墻宏舊基復高崇藩
畫草而一新之容若欣欣然有喜色
民無老穉相率以觀既成皆以手加額曰
美哉檢焉誠足以安民望而報神施矣風霽
雨休禾明人歡然以甲子落成就養府
下目領祈禱為
弗獲若虛公之平是以揚休事而古
後人必為其書空

制致仕曾幾

年後縣清

奔奔

濕

當

身

此

正

福

我

若

芳

車

下

于

下

夫

云

嘗

木

請

良

容

伍

立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計蓋中復吐誠懷川父吳鑑魚麗入楚兵九
功推妙算千載藉餘聲共濤德怒靈廟尚
婁清行潦承極奠宮懸赫鳳笙無勞晉石壁
詎用楚臣繼密樹臨寒水疎扉望遠城窻寒
野霧入衣帳積若生惟有三宵鳥歛翅時逢
迎陽返背出應無憾至哉忠孝門生能酬楚
怨延當日昔千載秘直氣海濤在片心江月存悠
悠體只兵身銳越兵憂忠直怨
氣江雲衣日見爐香煙上浮

南雙廟在盤門裏城之西隅二廟左英烈王伍
會也右福順王隋陳果仁也果仁又稱武烈
帝或云五代初常潤尚屬淮南仁果廟在常
潤間後武得常潤遂移廟于蘇按吳志蘇權

既稱專號謚堅曰武烈皇帝帝號與仁果同
况堅墓西地記謂在城南二里許去盤門亦
遠疑此廟恐是祠堅爾建中靖國中太守吳
伯舉重修是時蔡京自翰長罷過吳門為作

記并書題蘇州 今天子即位元年愛重黎

祕閣知蘇州公至春歲政化大洽姦盜屏斥
黠訟疎簡民用康靖公曰噫嘻先成民而後
致力於神古之善經也今俗且治矣其錄境
內神祠廢壞者以公幣所餘舉修之使安定
休正無有崇厲為吾民憂吏白城西南隅有
舊廟二荒廢當宇按圖經暨州縣版視所稱
一為求昌武大王一為福順賢德王而邦人
由間闢市井及學士大夫自昔相傳皆以為

伍子胥... 世或言故隋將... 准寇有功錢氏崇報之請於梁朝封福順王... 又使諸郡皆為建廟則福順之號為果仁無... 疑至求昌之稱杳邈不可稽考不知為何時... 人今邦人獨以子胥之故願眾私出力以卒... 警繕協謀毒意為工類材與郭濫郭奔走相... 屬惟恐其後故月不更朔而廟已告新今武... 稱號仍舊殆恐無以安子胥之靈而失邦人... 所以宗廟本意敢以為請公曰然者兵燹海... 建國恃水作險內虞汎濫外闕守禦憲龜之... 與渚而魚鱉之與居營自子胥想上水藥... 置城郭實倉廩治兵庫關門二八以家風... 始能啓塞有時疏導無壅險設望濶析之虞... 而存泡關擊析之警更祀幾百歷載踰千其... 城域門號至今因之而不變是子胥能... 吾民也不顧小義卒雪大耻勇於劍鍊以至... 功身三者皆人之所難昔日之不死蓋以

君... 考由... 著... 知... 行... 無... 風... 民... 孫... 祠... 之... 福... 子... 無... 亦... 請... 日之死蓋以為焉吾君由前足以教人... 考由... 著... 知... 行... 無... 風... 民... 孫... 祠... 之... 福... 子... 無... 亦... 請... 日之死蓋以為焉吾君由前足以教人... 考由... 著... 知... 行... 無... 風... 民... 孫... 祠... 之... 福... 子... 無... 亦... 請...

丕承民志治或可乎武林元時敏曰好與
常莫能自克惟民爲然古之君子因民所好
之善而導之反民所好之非而禁之好惡得
正而其治成矣齊人侵杞伯有子產從而封
焉齊人欲祭河伯西門豹從而禁焉二子豈
異意哉顧民好惡有當也今吾民願祀三
胥甚勸是知有功之不可忘而忠孝之行
勸也國而導之使成於善此所謂不嚴而
者願豈俗吏之所能爲耶今公一舉廢事而
順於民安於神又足爲天下之壽三善備矣
不可不書也於吳平書建中靖國元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記

春官宗正所居在子城內西南隅即城隍神廟也

重寄於此... 者華幾懸輝道... 崇誠... 念空

符蓋以改過遷善材狼擁路... 伏極... 心... 不暇... 伐... 必依... 封... 國... 排... 力... 遂... 人... 棘... 尹... 笑...
符蓋以改過遷善材狼擁路... 伏極... 心... 不暇... 伐... 必依... 封... 國... 排... 力... 遂... 人... 棘... 尹... 笑...
符蓋以改過遷善材狼擁路... 伏極... 心... 不暇... 伐... 必依... 封... 國... 排... 力... 遂... 人... 棘... 尹... 笑...
符蓋以改過遷善材狼擁路... 伏極... 心... 不暇... 伐... 必依... 封... 國... 排... 力... 遂... 人... 棘... 尹... 笑...

其家賊園之故一明囊將城口千古猶為痛
今邦牧所居使臣所理故宮之內故事備
於是大葺堂庭廣修偶像香申君正陽而
朱英配饗其側假若西宿視事上客東室
齊班李園死士東方投我僕夫翽駭辰位呈
形大雪以究之鬼更中如在之敬家屬穆穆
展哀祭也儀衛肅肅振威名也巨木擁腫而
皆古小哉奇意不悉新總之一門是謂神府
宜正名於黃相則詭譎必滅德音韓整守吳
册吳伯之廟太史適是壯是始之宮余因兼
之言可則也神有新字事之落之人有貞江
追之琢之我躬披文紀之符之君宜密應其
之福之初余之拜命也表發廣慶濟壽壽
兵曹蘇相為判官安古日對李樹為支使同郡
舊知精明深識異途新合歷源壤村三人
有我師四牡慎行爾雅欲制必賢之駐數
歲昆之裕長史宋尚士臣終慶佑數良能司
士錫步琮每憂司存實備佳吏預乎作壽司

一 聖姑廟在太湖衝山中

聖姑廟在洞庭晉王彪二女相繼卒民以為靈

而祀之紀聞云唐人記洞庭山聖姑祠廟云

吳志姑姓李氏有道術能履水行其夫殺之

自死至唐中葉幾七百年顏貌如生儼然則

卧遠近祈禱者心至則能到廟心若不至風

迴其船無得達者今每一日沐浴為除爪甲

傳粧粉形質柔弱只如熟睡蓋得道者歟辨
疑志云唐大曆中吳郡太湖洞庭山中有昇
姑寺有昇姑廟其棺樞在廟中俗傳姑死已
數百年其兒如生遠近求賽歲獻衣服粧粉
不絕人有欲觀者其巫祕密不可云開即有
風雨之變村閭敬事無敢竊窺者巫又云有
見者衣裝儼然一如生人有李七郎荒狂不
理經法率奴客落棺觀之唯朽骨獨骸而已
亦無風雨之變二說今皆無考姑亦不復云

青蘿繞梁侶明風旋芝蓋饑鳥銜椒指
波落風花時時鷗鷺鼠常云三五夕盡會
神信月下留紫姑霜中召青女俄然響環
如爾鳴機杼幾至有聞時香來無定處目擊
如有待竟斷空無語雲雨竟不生留情在何
處
往觀不獨湘夫人流蘇蕩遙吹斜嶺生輕塵
蜀綵駁霞碎吳銷盤露勻可憐飛燕姿合是
乘鸞賓坐想雨煙夕蕪之花草春空登油壁
車窈窕誰相親好贈玉條脫堪羨紫綸巾
勤撥香池重薦汀洲蘋明朝動蘭櫂不翅星
河

靈祐朝即慧感顯祐善利夫人廟在龍仁寺內
夫人陸氏梁衛尉卿僧瓚之女僧瓚捨宅為

寺夫人就居之是為重從公寺祀夫人為

加藍神號聖姑元符元年郡大旱通判祝安

上攝郡禱而應以其重賜錫封慧感夫人郡

人奔湊致禱相與社而稷之闔境祠廟莫能

尚也其節次加封及始末靈感之跡具諸記

中元符元年歲在戊寅夏吳中大旱

備禱群祀累無應者是歲高田不獲人多

喝死負販之民皆捨其業而以售水自資

冬至二年春夏之交舟車不通百貨湧貴

城中溝澮壅於發為疫氣過之則軍州事朝請

郎祝公適領郡事通用故事早暮分禱于境

祀者一日會承天寺客言此乃梁衛

僧贖捨其第為之昔號在興德重

鄉有女子不嫁經營其事既死祠于寺之東

廡開寶中吳越忠懿王朝京師道出吳江天

風幾覆舟見女子拯之自言重縱公寺之神

也本國加封號感聖姑今里中事之甚敬

公聞即謁且言明日致禱既歸宿齋于廳事

舉家沐浴蔬食相約得雨而後復膳黎明躬

至祠下再拜而言曰郡承連年之旱流亡疾

本吳人思之... 其喪葬于晉昇亭子孫遂家焉伯元生襄... 潮海太守建... 生本州從事... 生御史中丞... 京兆尹瑒... 生弘農都尉... 文文生... 親生... 河東太守... 尚書令... 闕闕生... 桓桓生... 揚州別駕... 續續生... 襄襄生... 兵城門校尉... 紆紆生... 九江都尉... 太學博士... 駿駿生... 選選生... 尚書瑁... 瑁瑁生... 願願生... 海陽令... 濯濯生... 漢公... 生... 列列生... 本... 從... 生... 元之... 生... 高平... 相... 負外... 散騎常侍... 中始始生... 祕書監... 侍中... 萬載... 萬載生... 東陽太守... 子真子真生... 齊南兗州刺史... 惠... 曉... 生... 梁太常... 卿... 倕... 倕生... 衛尉... 君... 九... 二十... 冠冕不絕... 皆有才德... 名在... 史... 自... 康伯... 祕書監... 父子兄弟... 第五世... 內侍... 嘉... 淨海其... 也通于... 神明有... 威斯... 應故能... 致... 廷報稱之... 禮甚厚... 既以... 詔書... 刻于... 石... 將... 東... 老

於... 之... 士... 為... 之... 記... 以... 傳... 不朽... 摺... 於... 於... 其... 繁... 於... 碑... 陰... 乃... 為... 之... 叙... 云... 戊... 寅... 於... 元... 隆... 間... 以... 奉... 議... 郡... 知... 景... 城... 雨... 暴... 鴻... 河... 公... 元... 稔... 隆... 以... 奉... 議... 郡... 知... 景... 城... 雨... 暴... 鴻... 河... 且... 不... 止... 人... 無... 所... 施... 其... 力... 公... 廷... 朝... 服... 涉... 漳... 立... 于... 隄... 上... 鞠... 躬... 申... 禱... 水... 溢... 隄... 壞... 相... 去... 數... 丈... 吏... 民... 效... 止... 公... 堅... 立... 不... 動... 以... 笏... 叩... 頭... 願... 以... 身... 任... 責... 於... 是... 兩... 小... 止... 水... 波... 稍... 回... 河... 清... 遂... 復... 其... 所... 潰... 陷... 之... 地... 明... 日... 復... 為... 平... 陸... 加... 故... 使... 者... 方... 欲... 言... 諸... 謂... 會... 秩... 滿... 請... 罷... 遂... 已... 此... 方... 之... 人... 至... 今... 能... 道... 其... 詳... 公... 憂... 國... 變... 民... 勞... 至... 以... 誠... 心... 格... 物... 如... 此... 是... 可... 善... 也... 故... 附... 于... 左... 元... 符... 三... 年... 歲... 次... 庚... 辰... 秋... 八... 月... 乙... 未... 朔... 十... 日... 甲... 辰... 布... 衣... 持... 戈... 赴... 陣... 天王堂在子... 西... 隅... 一... 小... 廟... 蓋... 古... 屋... 也... 是... 矣... 秋... 雜... 錄... 卷... 之... 志... 為... 煢... 煢... 惟... 鄧... 南... 學... 小...

矣秋雜錄卷之志為煢煢惟鄧南學小

寺以旁酋營壘所寓不及燬而此堂雖然獨
存郡人至今敬之

卷十三

郡志卷第十三

吳郡范

成大

撰

祠廟

包山廟在吳縣西南一百里

土山下將軍廟在崑山縣境於山下菜園朱四
冢得斷碑云唐卜府君墓府君諱真碑字維
漫漶多闕文尚可辨然無將軍之號

三高祠在吳江縣垂虹橋南即王氏隱居之所
灘也昔堂在垂虹南坵極偏仄乾道三年

令趙作虛徒之雲灘三高者范蠡張翰陸

蒙也此祠人境俱勝名聞天下易稱知幾其

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幾終日須之則後矣

是維成功之下不可以久居亡道之人不可

與久處兵亂之世不可以苟任知斯三者則

知幾矣邊之其殆危乎昔者越相范君既吉

身勗力與勾踐謀喻二十年滅吳霸越用

復會稽之耻謂大功之下難以久居暨還返

國遠書謝王去之乘輕舟舟五湖莫知其所

終極而大夫種沉吟不時決卒用謀死破後

七百有餘歲晉有張季鷹自吳入洛方時齊

王專朝恬已署君東曹掾君知其不終難矣

獨處既于里之羈寧臨臥而長懷與

鱸促駕告歸無何因敗又後五百有餘年

有陸魯望當咸通乾符止寇亂方勞自

放扁舟蓬席翛然笠澤甫里間時吳江自

人辟著無所從御命無所答優游自終竟全

此世如三先生可謂知幾君子哉雖地異時

殊默語不同然其去自全咸遂其高均也

吳江邑地瀕帶具區舊有長橋橫絕江湖之

間脩檻浮梁植立千柱龍興灑灑蜿如長虹

巨浸浮空涵泳星日包山洞庭如在天外風

帆島樹滅沒煙際東西行者以為三吳遊覽

之偉好事者又寫鴟夷子皮之像配以江東

步兵甫里先生立祠橋梁之上榜曰三高蓋

其平生所遊居也貞風素烈尚凜然湖山可

想聞而概見歲庚申秋七月初吉括蒼祝鑑

與大梁人趙九齡置酒橋亭悲歌望遠舉觴

飄江慷慨言曰去危即安人而願之然皆

反焉者何哉知幾者鮮也並世同交如大

夫種功非不多也願當侍持非不周也鹿門

子學非不拔也或死憂而季何也居成功處

亡道仕亂世果勉畏去柰何乎識之卑也知

幾遠矣推鴟夷子道夫功宏百世師仰而張

三

三

三

三

陸二子廣然山澤之襟像而配之幾不倫矣
豈不曰亟隱亟去身名俱全以是為同曰三
高云者豈異禱哉後之君子苟寵祿之是就
發機之禍忽忘不戒聞三高之風仰三高之
像庶少警乎不然涉斯流也登斯梁也其無
媿乎後將有信乎其無悔乎始橋之置於慶
曆歲中建炎初戴胡冠南收并及伺宇火之
無餘後六年當紹興癸丑歲今吳郡楊君目
與今御史學父視君師龍為邑尉蓋因其廢
址寔期正高之復立祠如故云謹記

三高祠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
祠成三高皆越上將軍姓范氏長為鸚鵡子
文晉人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為江東步兵
唐瞿右補闕姓陸氏是為青里先生三君生
不並出而鳴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大
名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體儒吏有為於
世其所以成就固不可喻度要音以

上於天下同高之而具江之人獨私得奉嘗
以考於四方若曰此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
通伯虎以故祠偏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
地雪灘乃築堂其上告遷而奠焉且屬
湖范成大為之辭意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
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
為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
風而跡其所以去為世道計者可以懼矣至
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留連卒悔
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
之然屈平既從彭咸而桂叢之見猶招隱士
疑若隱處林薄不死而仙况如三君蟬蛻淵
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檻而望水光浮天雲
日下上風飄煙蓬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
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小山作歌三章以
招焉遂從而歌之曰若有人兮扁舟無窮海
兮遠遊眾芳媚兮高丘忽獨君兮不可留長
風積兮浪波白蕩搖空明兮南極一色鏡

里方鞭魚龍列星列列方其下孤蓬眇顧懷
方斯路與涼月方入滄海戰爭蠅角方昨夢
一笑水雲得意方垂虹可以橫擢仙之人方
壽無期樂哉垂虹方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
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
舞吳波鱗鱗兮而在下嗟人胡為兮天地四
方美無度兮吾之士贈情鱗兮雪霏登菰
兮芰之水仙續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
倒景兮揮碧寥娛燕息兮江之臯萊蘋堂
人兮比江之堵披雲而瞻兮顧煙雨蕪蕪
把練歲晚晚兮何以續君食也五鼎兮羅
羞三泉兮終古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
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官汝兮生蒲荷湖西
方下田一波訪南涇兮隣曲山川良是方丘
龍多稼九畝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茲里是
六月既望書遺邑人使青以有祠伯虛請送
以為記

去之如涕唾則後世角毛銖之得冒坎獲而
不省者可以少沮翰進退無必隨時而保身
則出處之意得託菰鱸以示好又何深哉龜
蒙江湖一匹夫然於其不合視執位無加也
其交如皮日休終見於賊巢彼獨挺然王
時無一釁可指擿與夫攫金挾炭之夫蓋萬
萬矣夫左手據圖籍右刃掠其吭雖冥意不
息也揣是而求之輕重得矣然世固有利
權逐勢位死不反顧為天下僂笑者幾何人
哉其於輕重之思是又出真蠢者之下也然
則是三子者初而旌之可以訓元符二年
吳王僚佐拜而奠之其謂曰奔競久矣莫
得守道自重確乎不可拔足以風百里而
天下者將矯浮俗而歸之庶幾清節之為貴
無望之而未見抑有之而未聞邪今吾是邑
初三子之志意其知時而退不遂於出處之
道蓋君子之所悅聞也凡我同志其系之以

詩高技欽露而飛進如風行退若雲歸冥冥
其樂赫赫其歸于粵霸興強吳蕩夷功成不
居先生傳之國 浮世功勞食與眠季
只兒長矣申公為夏姬却造姑蘇有麋鹿更
憐夫子得西施國 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且為鱸魚
也自贊國 破王孫金彈丸國 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驚

煥靈廟在常熟縣破山唐咸通中國 建龍堂也

本朝政和二年賜今額五年加賜宣惠侯國

國 禮山林川谷丘陵能生雲為風雨見恠物
皆曰神若然者龍亦能為風雨見恠物則其
澤之在民厚矣神而祀之又宜矣常熟澤也
也風雨恠物曰作于民有在其地者國

至被其利祀之不至民受其禍汝南周君為
今之初年夏且旱崇其神于破山之上果雨
以應君曰受其賜徒崇以報不可也於是命
工以土木介其象為室以陰之著之於典用
案其祀於是風雨時恠物止水旱不為厲連
歲以穰其神之澤乎君之祀乎九零者春秋
之道皆書之勤民之祀也君為其祠已乞文
其事曰休嘉其為志在民故從之咸通十三
年二月十九日前攝嶺南東道節度巡官試
秘書省校書郎皮日休記國 煥靈廟為
國 實聞于朝越明年制曰可宜賜煥靈廟為
額邑人以爵號未崇無以昭神既後二年縣
以狀列于府府言于部刺史遂復保奏焉制
曰可特封宣惠侯於是縣大夫率佐官祗奉
休命宣于祠下而邑之士女雲集將退咸咨
丞魯詹曰侯之廟宇君與縣大夫謀之侯之
封秩君與縣大夫請之今堂宇將畢而給誌

適班盍記之以侈其事惟侯之祠舊在破山
興福之澗上父老相傳其誕育之異肇自梁
武之初我宋龍興妙選守令為民師帥太平
興國中蔣侯文懌來宰是邑距天監幾五百
歲矣時積潦泛漲躬禱於侯不移晷雲斂而
霽歲則大獲乃迎侯與聖母之像歸于頂山
壽聖之西偏是日白龍示見盤旋象上彩雲
之瑞焜耀山間迄今又幾一百有四十年矣
邑人乃相與作廟于山腰龍池之上侯之先
壟在焉經歷若足之久始克成茲豈偶然哉
佳城峩峩方沼灑灑左則福嶺狼巖右則虎丘
江浩蕩沃野曼衍則福嶺狼巖右則虎丘
昆玉遙岑寸碧列岫橫翠雲煙之祥疑在仙
島氣象之偉實冠吳中觀侯之初以神力遷
葬而陰陽家流咸謂勝地今新廟奕奕實
職焉庸詎知其非侯之意哉政和五年十一
月庚辰既望侯之告下十二月朔廟前後
成若門墉廊廡蓋將有待於來者焉政和五

年十一月日文林郎知平
江府常熟縣丞魯詹撰

東嶽廟在常熟縣福山鎮真宗皇帝東幸

告功于天大修封禪禮泰山之神願濟寰
位號崇隆得非齋社稷福生靈運功烈於
冥之際宜有所報稱歟是故四方萬里不
道塗為勞往奉祠事往往規模併嶽立為
廟多矣然未有盛於姑蘇之福山也福山廟
經始於至和之中垂六十年樓殿門廊并諸
從舍巍然而輪奐江淮閩粵水浮陸行者各
自其所有以效歲時來享之誠上祝天子萬
壽且以祈豐年以後保其家凡有求必禱焉
率以類至號曰會社簫鼓之音相屬于道不
知幾千萬人不及之乎大山則之福山焉福
山臨江海巔焉蒼鬱闢密環回殆亦勝地
父老云肇祀之日有幅蓋乘潮水至乃嶽神
像也居民得之欽事而加信焉山初號覆釜

蓋因其形似後易名福山廟據其上遂為遠
通祈福之地豈獨然哉政和七年八月乙亥
魏邦哲記

陽山靈濟廟在澄照寺傍白龍母廟也無碑碣
可攷有僧祖照者以父老相傳述其事於壁
云夷晉隆安中山下居民繆氏家有女及笄
出行風雨暴至天地陡暗避於今所謂龍塘
之側俄有一白衣老人語女曰氏族為誰居
何所女荅姓繆指山之西曰我家舍于陽山
遂率之下家有父母老人曰天色如此吾無

所歸欲假館待旦而前可乎女曰當告父
老人強之再三遂首肯詎竟遇先哲人所
女歸有姪父母惡之逐出丐食隣里明年三
月十八日至今所謂龍塚之上產一肉塊居
民性之驚奔水中倏焉塊破化而為龍天矯
母前若有所告其母驚絕于地即有風雷
電飛沙折木咫尺不辨人物之異既開
見白龍昇騰而去眾乃厚葬其母自是
巫語始祠之於山巔而雨暘失候祈禱必應

太平興國間建廟於山南曹巷熙寧九年遷于澄照寺之東隅建炎間主僧覺明復一新之相傳龍子分職瀟湘每歲是日必歸山間風雨凄冷人以為龍子誕日云過是山中才有春意其去也或變怪之狀見於雲間紹興十九年六月某日奔雲變態起于是山崩壞言風驟雨大作龍自郢城迴捲去女壻及丈居人余氏家小亭以入雲中及有龍目被認復墮而無傷焉又云昔有白鬚老人至

鎮江江步買船自云後長沙來與船人錢十千先付五千餘錢約至蘇州陽山看親處還登舟即令篙工悉睡日暮抵許市上岬去蓋已三百六十里矣舟人至山下尋覓值風雨大作避於廟中於像前得錢五千方悟神龍之歸乃以錢設僧供辭謝而去比歲祈龍母屢應大吏以聞紹興二十九年四月詔賜靈濟廟為額乾道四年告下封顯應夫人

靈濟廟在府東南舊五龍堂也淳熙十年秋大

旱郡守耿秉即設廳作祈雨道場設行雨龍
王位於東西序有蜥蜴見於香案果飭之上
蜿蜒不去終日雲合秉以杯玆祈之若有靈
異已而大雨三日具以事聞詔賜靈濟廟爲
額

甫里廟甫里在長洲縣東南五十里鄉人祠陸
龜蒙於此至今不廢
黃姑廟在崑山縣東二十六里地名黃姑父老
相傳嘗有牽牛織女星精降焉女以金篦劃

河河水湧溢今村西有首沸河鄉人異之爲
立祠舊列牛女二像後人去牽牛獨祠織女
禱祈有應歲七夕鄉人醮集廟下占事無毫
釐差舊有廟記今亡之案荆楚歲時記牽牛
謂之河鼓後人訛爲黃姑然古樂府有五黃
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黃姑與織女相去
不盈尺則指牽牛爲黃姑李後主詩乃云迢
迢牽牛星亦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
相望又以織女爲黃姑事久愈訛矣

卷第五



六郡志卷第十四

園亭

吳郡范

成大撰

晉辟疆園自西晉以來傳之池館林泉之勝號

吳中第一辟疆姓顧氏晉唐人題詠甚多陸

羽詩云辟疆舊林園恠石紛相向陸龜蒙云

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槩敵皮日休云更覺園

中景應爲顧辟疆本朝張伯玉云于公門館

辟疆園放蕩襟懷水石間今莫知遺跡所在

考龜蒙之詩則在唐為任晦園亭今任園亦不可攷矣

唐褚家林亭松陵集倡和云在震澤之西皮日休詩云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鳥徹池中當在松江之傍也今吳中褚姓尚多亦有登進士科者

任晦園池晦嘗為涇縣尉歸吳作園為時所稱皮日休云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物陸龜蒙詩云之辟強園在昔勝繁敵不知佳景在何處

付任君宅蓋任晦任頊辟疆舊園以爲宅也

一宅開林泉終身達賢難辨聞佐浩穰散性多偏情壯在精氣軒軒效爾解其纒遺之如棄椒歸來鄉黨內却與飄飄游瀟灑漢朱讓
列第方帶甲入門約百步古木聲靈靈
小山欹斜廊榭石夾白蓮儻彌掩翠鳥
押地勢似五瀉巖形若三峽猿猴但
食時夷嘍撥蒼下文竿結藤紫推牋門
樹客壁倚栽花鋪度歲止褐衣經旬唯
多君方開戶饒我飲倒屣請題在茅茨
於石榻魂從清景逼衣任煙霞裏時
上林席鴟去狎沼似頗黎鏡當喧見
拘悉杉瘡從蓬蓋荷葉閑樹不道
爭切閉日不整冠開風無用鏡以
吾道寧疲菡衣蔬華鼓吹
解濟排詰者能誌講禮豪管翻覆

歷此時一主責不肯饒聞有第可接是
書可通書飲與任君終身以斯德
只之何強園在昔勝紫殿麻開扇條竹後
為作石風聲無主載祀藉六百草色與
人詐能同遠味不知清景在畫符任君宅
是五湖光偷來傍簷隙出門向城路車馬
轉入門望亭隈木木氣岑寂擊絕壁
勢以行無極十步一危梁乍疑高絕壁
澹而古樹意蒼然僻魚驚尾半紅鳥下
碧斜來島嶼隱恍若瀟湘隔雨靜樓
消有餘脉竭來佳公子擺落名利役
代耕頗愛巾隨策秋籠支遁鶴夜
說史是為師譚禪差作伯君多處門
情便適偶蔭桂堪帷縱吟苔可庸爾
誕雅遂中心獲但喜醉還醒豈知
片開在雞口不貴封龍額即此自
謝公

浪亭在郡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傍有小山
高下曲折與水相滌帶石林詩話以為錢氏
時虜陵王元珪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子節
度使翁承佑所作既積土為山因以滌水慶
曆謂翁翁欽子美得之傍水作亭曰滌浪歐
陽文忠公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
四萬錢滌浪之名始著子美死屢易主後為
章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為大閣又為滌山
上亭地跨水有名洞山者章氏併得之既徐

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人以為廣陵王時所

藏蓋以增素豈際兩山相對遂為一時雄觀

建炎狄難歸竊斬王家以罪廢無所歸扁舟

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

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開之地以

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

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

花脩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

六十尋南向皆水也扛之南其地益闊旁無

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

有國近戚孫承佑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

尚存子愛而併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

所號滄浪焉影會合於戶漸之間尤與風

相宜子時影會合於戶漸之間尤與風

忘歸觴而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鳥

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

寔憂隔此真地不亦鄙哉息人固動物情橫

于內而性伏必外於物而後遣寓久則

以為當然非勝是而於物而後遣寓久則

官溺人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

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

而獲斯境安於冲曠不與眾驅因之復能

乎內外失得之源沃然有得笑閱萬古尚

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為勝焉

一逕抱幽山居然城市間高軒面曲水脩

慰愁願迹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閑吾甘

境無暇事機關澹澹自琴瑟清波見

浮沉追逐巧相親我嗟不及群魚樂

清味出無雙山蟬帶響穿疎戶野

被葱二子逢時猶死餓三閭遭逐便

沉江我

今飽食高眠外
滄浪獨步亦無
恨上危臺四望
秋色入

林紅黯淡日光
穿竹翠玲瓏酒
徒漂落風前

燕詩社凋零霜
後桐君又斲來
還徑往醉吟

誰復伴衰翁
獨步時携酒只
獨往醉倒唯
有春風

入步時宜時
時携酒只獨
往醉倒唯有
春風

晴簾虛日薄
花竹靜時有
乳鳩相對鳴

浪有景不可
到我滄浪吟
邀我共賦荒
灣野水

氣象古高林
翠阜相回環
新篁抽笋添
夏景

老樹亂發春
妍水禽閑暇
事高格山鳥
目

相啾喧不知
此地樂興發
仰視喬木皆
蒼

極性詳似子
搜索幽隱探
神仙初尋一
徑入

密語見異境
無窮遊風高
月白最宜夜
一

酒清連清
風本無價可
惜極賣四

又疑此境天
元與壯士
惟天時
運世路
欲

亦有獨往江
湖波濤
翻天時
運世路
欲

去反以醉眠
丈夫身在
豈長弃
新詩美酒
暇

窮年雖然不
許俗客到
莫惜佳句
入問傳
落

日滿滄浪亂
草荒來綠
幽蘭死亦
香楚
打

不得秋色似
蕭湘
昔聞滄浪
亭未
滄

浪水先賢
眇遺跡
壯觀
子何
侈飛
橋跨
木末

巨浸折胡
壘槽
不行
萬壑
綠墻
周數
里廢
興

同在天
燕朋
勸物理
緬懷
嘉祐
世周
道平
如

砥相君賢
相君子
美東
南美
如何
一網
盡禍

豈在故紙
青蠅
變白
黑作
備茲
焉始
所存
醉

翁文垂
耀信
百世
無忘
角弓
款嘉
樹猶
仰止

均來二三
子感
戴咸
坐起
縹
瓷
新汲
毀譽

壯論事
方切
齒我
欲裂
絳
慢推
着明
光裏
安

得上天
風吹
落君
王耳
耳
完
寄
景
滄
浪

開買滄浪水遂作滄浪人置亭滄浪上日與
滄浪親宜曰滄浪叟老向滄浪濱滄浪何處
是洞庭相與鄰竹樹種已合魚蟹時可罾春
羹茱萸白菽夏鼎烹紫蓴黃柑摘霜晚香瑤炊
王新行吟招隱詩懶戴醉巾巾憂患兩者忘
還往誰與頻昨得徐陽書語彼事頗真曩子
初去國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士百務
溥今子居所樂豈不遠埃塵被髮異太伯結
客非春申莫與吳俗尚吳俗多文身蛟龍刺
兩股未變此遺民讀書本爲道不計賤與貧
當須化問里使禮義慕蘇君蘇君既没人悲
之流風遺書見稱道高文大句爭提斯壁間
草隸亦不置剝苔堆立無弃遺乃知死不與
人共利害而後不爲時所疑滄浪亭空卉木
老古石蒼蒼顏色好無腥猶能千里來致身
忽在蘇門道帝都王侯事多相看自悔取
不君不見吳興長只春襦衫用門抱

稿拈

園吳越廣陵王元琮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
流水竒石參錯其間王禹偁爲長洲今當獲
客醉飲有詩曰天子優賢是有唐鏡湖恩
賜貧知章他年我若功成後乞與南園作醉
鄉大觀末蔡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之京
有詩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浪歸
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
石尚存續經云舊有三閣八亭二臺

螺之類歲久擗圮至元豐中猶有流杯四照

百花樂堂卷雲層月華處每春縱士女游觀

兵火之後皆不復有今園屬張循王家

搏擊終迷南山且灌畦敢言逃俗態自是

托幽棲葉長春松閣科園早薤齊雨沾虛檻

冷雲壓遠山低竹好還成徑桃夭亦有蹊小

窻飛野馬閑瓮養醯雞水石心逾遠雲霄分

已睽病憐王猛奮愚突隄囂泥澤國潮平岸

江村柳覆堤到頭乘輿是誰手好持携

西施臺下見名園百草千花特地繁欲問

吳王當日事後來桃李若為言

苑足珍材剩買前山活翠栽客土不疎承帝

力幾多臣節共安來○長洲茂苑占幽竒巖

一掃珍臺入翠微園李露濃三色秀徑挑烟

飛月臨夕樹烏頻遶風喝珠簾燕未歸

蓋暫暫成結戀斜陽憑檻屬依

周元明詩南園一遺考非歛滿林回塘

曉來深紅粧珠珮交花影白滿春衫更柳陰

向老追攀多強意隨時觸物但驚心眼前百

東莊九國志謂與南園皆廣陵王元璩帥吳時

其子文奉為衙內指揮使時所創營之三十

年間極園池之賞竒卉異木及其身見皆成

合抱又累土為山亦成巖谷晚年經度不已

來華華歷萬曆長休不礙千山月老騎鶴

九夏霜便覺平泉冠東洛還依綠水記南

塘蟬窟却喜通幽徑岸幘時來一嘯長

每燕集其間任客所適文奉跨白驃披鶴氅
緩步花逕或汎舟池中容與往來聞客笑語
就之而飲蓋好事如此九國志吳越備典

鱸鄉亭在吳江始陳文惠公堯佐題松陵詩有

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屯田郎中林肇為令

乃作亭江上以鱸鄉名之陳肇瑩中主縣簿

些許詩詞 蘇州吳江之瀕有亭曰如歸者陸壻

斜日舊煙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蕭事無心歲

月長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閑倚盡欄倚

如歸亭在吳江張先子野撤而新之蔡襄為詩

題壁云蘇州吳江之瀕有亭曰如歸者陸壻

不可居康定元年知縣事秘書丞張先始為

大之云

上僧堂在天慶觀之東葉參少卿嘗守吳既謝

事自置焉作此堂以佚老見其子清臣至大

官餘見人物條詩 退也天之道東南

開身湖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

家以昔時貧見子登西掖携孫過北溪白雲

高閣鄰詩 綠水後池春樽酒呼前輩香江上真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小隱堂秀野亭在城北蔣堂嘗有過葉道卿侍

讀小園詩云秀野亭連小隱堂紅渠綠澗

滄浪下山居士道也自無歸意却管其後作

醉鄉醉人多游

隱圃在靈芝坊樞密直學士將寧之居堂兩

吳謝事以家為自號清圃山有巖窟水月

菴煙蘿平風筆字香嚴室古真會山等堂嘗

自賦隱圃十二詠結庵池上名於月宅南小

居結字十餘柱名溪館又築南湖臺

雅得菟裘地清宜隱者心

往年勞俗駕尋湛然常寂處水月一菴深

誰問淵魚樂且靜庭鶴壽而閑粗有淮

醒雪蘇環靜室水石照疎樾殺竹編書古

蕭作佩馨玉通昔不偶時亦坐汾亭

危臺竹樹間湖水伴深隴清淺採香徑方

明月灣放魚隨物性載石作家山自喜歸

早全勝賀老還噴老懶遊矧

茲為隱避鄉小園香寂寂一派曉泱泱煙

碧彌岸霜桃紅壓墻

未入滄浪○水次揭危亭煙堤四面平

延宿鷺種柳待啼鸞雪霽清流漲風

中隱堂在大酒巷都官自外郎分司南京龍宗元所居取樂天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

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乃作中隱堂與
田員外郎程適太子中允陳之奇遊從極
酒之樂皆耆德碩儒掛冠而歸者吳父謂之
三老

樂園朱長文伯原所居在雍熙寺之西號樂園

坊圃中有高閣清池喬松壽楹此地錢氏時

號金谷朱父光祿始得之伯原營以爲圃名

德所寓邦人矜之因號其巷曰樂園坊朱自

有記民其情齊流乎天下及乎後商與變契

並其名與園召徧其功苟不用於世則或漁
或築或農或圃勞乃形迹乃心友沮淵肩綺
季追嚴鄭歸陶白窮通雖殊其樂一也故不
以軒冕肆其欲不以山林喪其節孔子曰樂
天知命故不憂又稱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
可謂至德也已余嘗以樂名圃其謂是乎始
錢氏時廣陵王元琮者實守姑蘇好治林園
其諸徇其所好各因隙地而營之爲臺爲沼
今園中遺址頗有存者吾圃亦其一也錢氏
去國園爲民屋更數姓矣慶曆中余家祖母
吳夫人始構得之先大夫與叔父或游焉或
學焉每良辰美景則奉板輿以觀于此厥後
稍廣西墻以益其地凡廣輪逾叁拾畝予嘗
請營之以爲先大夫歸老之地熙寧之末新
築外垣盡覆之瓦方將結宇而觀年不待旣
孤而歸於是遂卜居焉月華歲增今更數載
雖敝屋無華荒庭不甃而景趣質野若在巖
谷此可尚也園中有堂三楹堂家有廡所以

宅親黨也堂之南又為堂三概命之曰遂經所以講論六藝也遂經之東又有來康所以容歲儲也遂經之西北以畜鶴也遂經之西北隅有高崗命之曰見教童蒙也遂經之西北隅有山岡上有琴臺琴臺之西隅有詠齋此子嘗拊琴賦詩於此所以名云見山岡下有池水入于坤跨流為門水由門紫紆曲引至于岡則東為谿薄于巽隅池中有亭曰登池余嘗集百氏妙迹於此而展玩也池岸有亭曰筆谿其清可以濯筆谿傍有釣渚其靜可以垂綸也釣渚與遂經堂相直為有三橋度谿而南出者謂之招隱絕池至于墨池亭者謂之幽興循岡北走度水至於西園者謂之西園西園有草堂草堂之後有華嚴庵草堂西南有土而高者謂之西丘其木則松檜梧柏黃栌冬青檉柳之類柯葉相蟠與風摩厲高或參雲大或合抱或直如繩或曲如接或蔓如附或偃如傲或參如鼎足或如錢股

或如益或如涿如幄或如蟄或如蟄此卧或如走名不可以盡記狀不可以殫書也然雷霜之所摧壓聽聽之擊感嗟牙摧折而氣未衰其葩卉則春繁秋孤冬晬夏倩玳藤幽蘼高下相映蘭菊荷荷兼葭蒼蒼若蘚覆岸藻筠列砌藥錄所收雅記所名得之不為不多藥石可醫麻紵可緝時果分躋嘉蔬痛疴標梅沉李剥瓜斷壺以娛賓友以約親屬此其所存也予於此園朝則誦犧文之易孔氏之春秋索書之精微明禮樂之度數夕則展覽群史曆觀百氏考古人是非正前史得失當其暇也曳杖逍遙陟高臨深飛翰不驚結鶴前引揭厲于淺流躊躇于平臯種木灌園寒耕暑耘雖三事之忙萬鍾之祿不足以易吾樂也然余觀羣動無一物非空者安用拘於此以自贅耶異日子春之疾瘳尚平之累遣將扁舟浮海遊山岳莫知其所以終極然此園者吾先光祿之所遺吾致力於此者

父矣豈能忘情哉凡吾衆弟若子若孫尚克
守之毋頽爾居母代爾林學於斯食於斯是
亦足以爲樂矣予豈能獨樂哉昔戴顓寓居
魯望歸隱遺迹迄今猶存千載之後吳人猶
當指此相告曰此朱氏之故園也元
豐三年十二月朔吳郡朱伯原記

紅梅閣在小市橋天聖中殿中丞吳感所居吳

有姬曰紅梅因以名閣又作折紅梅詞傳於

一時蔣堂亦有旦殿丞新葺兩圃詩有溪鏡

煙光在樓閣旋移春色入門墻之句吳死閣

爲林少卿家所得

三瑞堂在閩門之西楓橋孝子姚溥所居家世

美儒以孝稱蘇文忠公往來必訪之嘗爲賦

三瑞堂詩姚氏致香爲獻公不受以書抵虎

丘通長老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

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却託遺之已領

其厚意實爲它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

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

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今韓老爲作詩爾

亦三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之此
亦時有楓橋三瑞皆目見天意宛在虞舜
後亦有此詩非昔人
君更往求無價手

五柳堂胡穆言所居在臨頓里陸龜蒙之舊址

不作下
外散
無下
今如
復軒在
人之處
之曰復
清澗
洞規
無繁
至謝
心人
生現
龍較
向來
木為
管松
空明
易成
生草
村居
志

仲公
沉我
邊擊
化中
廣莫
居樂
清廣
茲焉
懋吾
願名
常以
自
無何
有之
鄉
以自
吾願
名常
以自
無何
有之
鄉
以自

漫莊在毗村處士

以老鄉

古堂泉聲
亮聽蛙孔

高隱讀書

而無
慕陶
遇觀
湖嶺
慮于
躍菴
在松
之
色
人
王
份
有
超
俗
趣
管
以

也

如村胡蠡所居嶧父稷言作五柳堂至嶧又取

老杜宅舍如荒村之句名其居曰如村

范家園在雍熙寺後范周無外所居

逸野堂在崑山老儒王僖所居僖累試不利以

讀書自娛教其姪孫葆為名儒至今此堂為

邑人所稱

醉眠亭在松江李無晦所居李本湖人徙居松

江高尚不仕以詩酒自娛治園亭游擊賦

村處士顧禧所居禧弄官高隱

鄉人貴重之後其居有名何詩男

言二詩到萊几山影覆繩床愛酒陶元

蝸廬在城北中書舍人程俱致道所居俱政和

間自監舒州茶場上書論時政不合來家於

吳寧小三號蝸廬中有常寂光室勝義齋

賦遷居蝸廬詩及蝸廬後隙地種植竹菊鳳

仙雞冠紅莧芭蕉水青等七詠舍僅容膝有

門不容車囊中執非守是豈真吾廬不作大
耳見閉關種園蔬茅簷接環堵無地可灌錫

不作下榻翁一室謝掃除平生四海志投老
河魚枯願從素心人不減南村居蕭然水炭
外傲睨萬物初坐視變滅我養志精翰書
呼赤松子伴我龜腸虛又言蠲蠲四書
無廬着此翁故營松竹儘囊空明知計出
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東郭易成生草舍南
村先怯卷茅風向來豪氣
今如此敢與元龍較長雄

復軒在吳縣之黃村歿士章憲自作記謂墓先
人之廬治東廡之軒以貯經史百氏之書各
之曰復以警其學其後固又有清曠堂詠歸
清闕遐觀三亭以慕古尚賢各有詩
洞視方八荒了無物兮往無旁往古來今
無際起復代謝兮不失吾常復乎復乎吾

仲公廡莫之野而無何有之鄉
我無適俗韻且乏食肉相何許寄吾生
窮巷境幽有經行心遠無得喪從容
此中信是羲皇上誠吾慕曾夫子舍瑟
言所志所志則非邦獨契聖者意莫春春服
成從我才一二風乎林岫閑所樂有餘
矣千載上神交得真契當知結駟非不
聞是清闕吾慕韓昌黎文章妙百世
尤工賦竹誇清闕唯我獨好之則亦有
虛中可受道貫時無險易復若魏文貞
而嫵媚伊余清闕中賞玩有遺味題
慕陶靖節處約而平寬沙園自成趣
遐觀我亦散遊目俛仰入地間雲煙自
湖嶺相回環永與形役謝豈有俗
慮干想像斜川遊千載乃相關
躍菴在松江之濱邑人王份有超俗趣營此以

居園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嶼鳥物秀

野名聞四方一時名勝喜遊之皆為題詩園

中有與閑平遠種德及山堂四堂煙雨觀橫

秋閣凌風臺鬱莪城釣雪灘琉璃沼臞翁澗

竹廳龜集雲關嶺林楓林等處而浮天閣為

第一總謂之臞菴份字文孺以特恩補官嘗

為大治令歸休老焉題詩甚多不可悉錄

其尤著于此俾其家世保焉幽人室丘園隱

者居一泉青障合萬木綠陰疎手把歸田賦
腰懸種樹書桑麻連吟秀網罟入溪漁蒙與

泉石論溪買行處盡觴逐境移勸為

日路寒松偃蹇舊年枝自嗟老去殊衰

月春愁廢作詩曰伊洛富山水家有三

畝園花竹遠澗不諱挑花源清時足真賞

戶門開層軒一朝胡塵暗故家希復存芥茗

走萬里始及吳市門庵廬據形勝冰壺貯乾

坤亭榭着仍穩不見斧鑿痕主人更超邁雲

夢八九吞植杖邀我坐笑語清而温坐令車

馬客稍識山林尊十年老朝市漸見兩目昏

求田與問舍姑置不復論但願從我公不步
世諦渾王鄒耀庵摩詰詩煙花繞舍江
繞籬石渠東觀了無夢筆床茶竈行相期古
人已往不可作甬里願有今天隨東隣蟹舍
肯着我請辦蓑笠懸牛衣臞庵主人
天與閑回欄飛閣臨滄灣晴波渺渺雁行落
坐見萬頃穿雲還百年有底付鳥翼未暇
脚驚鸞鷺間徑須呼酒澆硯磊莫遣曠色

鬢○玉蟾飛入水晶宮萬頃琉璃碎晚風
 就雲歸不知處斷山零落有無中○秋落
 江動碧虛黃蘆洲渚鴈飛初我來欲訪
 子為掛西風十幅蒲
 蒲野塘睡鴨對春鋤如何喚得王摩詰
 江南煙雨圖○寒蘆浙浙催秋曉浦
 憶去年它日未埋黃土陌為君重賦
 笛卧松江明月蓑披笠澤歸雲若
 霄快活王侯何事如君
 關亭不繫懷夢亦閑款乃交撐漁市
 城郭是人間
 柴門畫亦高茅舍已忘鍾鼎夢蒲輪
 羅亭陰森門巷先生柳寂寞江天處
 田家農事了閉抄穽戚相牛經
 三州界池開十丈蓮桑麻無杜曲松
 別浦歸帆遠他山晚照妍江湖春水
 灘虛
 待月凝雲閣垂
 雪

燒九轉丹不消論許事心目自清安○
 煙蘿子葱前鴻素書短籬閒窈窕嫩竹
 味出亭霜前葉聲名洞底樗柴桑陶靖
 暮荷歸鋤多羨王居士心閑事事出
 從天米見江近枕邊流春圃千葩秀霜
 果收更能窮物理濠上看魚游○地古
 勝為園不種瓜幽深清磬響鳥下石欄
 密蜂隨蝶林深雀啣蛇勝如摩詰畫不
 鷺家○柳外長虹卧江邊小市圍水搖
 影憲納五湖天隔岸誰家圖開帆何處
 開臺榭好此地最堪憐○霜落川
 木葉丹雲垂千頃白月墮一江寒禮佛
 塔焚香旋築壇竹聲過小院籬
 沙暖鴛鴦困江寒翡翠愁紅蓮秋
 晚夷猶處世長無累端居百不憂時
 下潢笛倒騎牛
 人詩瘦帶寬圍種成首荷先生飯製
 隱者衣柳絮春江魚婢至蒹花秋渚鴈

小溪短艇能容我先向溪隈築釣磯○谿南
谿北繞清漪舍後舍前圍短籬九九筭來成
底夢休休歸去復何疑添丁見客走賒酒何
買能書供賦詩丘壑成非公子事綺紈當
少年知
失
官
不
浮
一
本
歲
頭
三
計
得
我
被
微
官
若
相
逼
勸
君
謹
勿
誤
為
君
志
三
計
得
我
被
微
官
若
相
逼
勸
君
謹
勿
誤
為
君
志

恐紛紛北山檄清江繞檻白鷗飛坐看
潮痕上釣磯松菊未荒元亮徑艾荷先製履
平依窓前風集曉初落亭下鱸魚秋正
肥安得從君理蓑笠擢歌相趁入煙霏

樂庵在崑山縣東六里圓明村侍御史李衡彥

平歸老所居衡本江都人避地居崑山志氣

卓犖不羣學問通性理登第後治縣有聲召

對累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出典大藩俄

引年而歸作此庵以經史圖畫自娛歲餘

落致仕以待御史同知貢舉復告老年幾八

十起居不衰時過諸子於邑中已復還庵清

脩絕俗給事惟一蒼頭俄旬餘不食謝去醫藥手書數十紙徧別親舊勅其子不得隨俗作佛事書說掩戶蕭然而化其家刻其遺言總一大軸士大夫宗敬之

范文正公義宅在雍熙寺後

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其親而貧疎而貧者咸施之其貧顯時於其室中買貧家之田千畝曰善田以養濟群族族之人有食旅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濟族之人而賢者一歲衣人主其計而時其出銷焉日食人二十千再嫁之數非初者七十千再娶者十五千再娶者以再嫁之數非初者七十千族之聚者七十

歲入糶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後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志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以至於於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死後出子孫至今終其美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重而終其身以窮陳微跡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萬而弊車羸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尼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彭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微跡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微跡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以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之賢孟

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
今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
之仁止於生前而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
遠舉又疑其過之嗟乎出之人都三公位享
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與馬之盛聲色之侈妻
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
者豈少哉况於施濟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
士而藥消之充其德之厚是乎一已而族之
人操瓢為溝中疾者又豈少哉况於關人平
是皆文正公之舉也公之志義滿朝廷事
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
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出以警於世云
國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在子靈芝
功今在雍熙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
此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員田
十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時
莊之次亦在焉中更兵毀族黨星散故基極

無緇兵豪據為居宇為場圃儼直無幾甚失
初意粟無所儲寓於天平山曠寺倍有往來
給散之勞尋復圯廢改真城中及寄他舍病
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
謂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齋志
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
新於是歷告民居盡除儻直約期而遣之不
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
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力
為主張由是悉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八十丈
首捐帑帑繚以垣墻創建一堂乃扁歲寒以
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寢復
舊觀庀役於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
愆于素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為
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
以補舊規揭于堂上田籍之傳遠者俱刻之
石以為永久之計介弟之承續世科於百二
十有四載之後尤勇於義既力贊其兄謀之

屬論為記始末論不佞先祖少師叔岷宗族
有意於此而歲不與伯父揚州始為之雖不
及文正公之盛而康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
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清貧終身
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為之媿歎是舉也行
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
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
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
闔族平解衣推食之恩天祐范氏三子鼎貴
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憑藉
以保其家良器一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
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別蠶省費又為數世
之利用心如後其與乎嗚呼文正初立規
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不嚴
年忠宜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 聖
遣紀義莊規矩之久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
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關防蓋
密於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為此義

其難如此況天下之大恩所以為億萬世之
計者又可忍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克飢寒者
其眾風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令坐其飽
暖者幾人若人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以
求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
所自來進者及為盡於其間則文正諸公富
三代之其與乎有司曰公元首蓋今之疾長云
州太平興國官奉化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禧論記并書

卷第十四

吳郡志卷第十五

山

吳郡苑

成太撰

姑蘇山一名姑胥一名姑餘與蘇山之北古臺
在其上

靈巖山即古石鼓山又名硯石山董監吳地記
案郡國志曰吳山離宮在石鼓山越王獻西
施於此山山有石馬望之如人騎南有石鼓
鳴即兵起亦名硯石山又有琴臺在其上越

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劉逵注吳都賦引揚雄方言云吳有館娃宮吳人呼美女為娃故三都賦云幸於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今吳縣有館娃鄉又云硯石山有石城去姑蘇山十里闔閭養越美人於此上有兩湖湖中有尊充貢按此即今靈巖山以上皆董監所記今按吳越春秋吳地記等書云闔閭城西有山號硯石山高三百六十丈一人煙三里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吳館娃

宮之臺鄉徠廊山上有西施洞硯池蘇州池山頂之池有菖蒲夏能去熱秋則去毒其池每年暴乾供進其池至日旱不竭菖蒲今不復採琴臺下有偃松身卧於地兩頭崛起交蔭如蓋不見根之所自出吳人以為奇賞比年雷震一枝已瘁山下平曠太湖及洞庭兩山滴翠叢碧在白銀世界中亦宇內絕景山前十里有採香徑斜橫如卧前云梁天監中始置秀峯寺今為顯親崇報禪院餘在寺

門

天平山在吳縣西二十里此山在吳中取為齒

峯高聳一峯端正特立續圖經以為吳鎮不

誣也山皆奇石卓筆峯為最山半白雲泉亦

為吳中第一水比年有寺僧師壽搜採巖巒

別立數亭皆奇峭又於白雲之上石壁中得

一泉如綫尤清冽云吳會括衆山戢

天元為之主傑然鎮西南羣嶺爭拱輔吾知

造物意必以屏大府清溪至峰前仰視勢飛

舞倬石如長人肅立欲言路門蘿綠陰

覆松竹古中腰有危亭前對翠壁舉石竇落

玉泉冷冷四時雨源生白雲間顏色若粉乳

旱年或播灑潤可足九土奈何但澄澈未為

應龍取予方奔塵中巖壑素自許盤澗

勝處至此快心膂養內聊自清終勝甘於虎

節道萬物天地間或有奇勝亦見賞能

人不止今與昔吳門多好山天平為峻極且

暮常白雲表裏皆珍石煙嵐十里光松桂四

時色我因一縱遊煩襟為開釋感古懷君子

翻然長太息樂天賞雲泉何歷歷垂今

數百年繼者漠然寂爾遇希文來雙旌守鄉

國行春三讓原吟我輩所得子美天與才尋

幽多探撫賦百五十言平地黃金擲三賢固

揚

名山亦資輝赫此去還幾年不逢好事客

門多少嶮巖路縱

是天平還不平

香山胥口相直吳王種香於此山遣美人採香

焉傍有山溪名採香逕事具古蹟門

胥山在太湖之口吳王殺子胥于江吳人立祠

江上因名胥山詳具辨證門

穹窿山吳中山最高深處赤松子取赤石脂於

此神仙傳赤松子秦穆公魚吏也食桂實石

脂絕穀後去吳山升仙去吳都賦云亦松蘿

斃而附麗此有寺名福臻陽備覽卷四

在碧霄閣林泉瀟灑

華山在吳縣西六十三里老子枕中記云吳

界有華山可以爰難父老云山頂北有池上

生于葉蓮華熊之羽化因曰華山長林森天

荒楚蔽日輿地志云山上有石鼓晉隆安中

鳴乃有孫恩之亂比年有土人張氏買此山

以葬開鑿巖石甚奇勝山半有大壑曰大池

最佳處也華山精舍記陽備覽卷四

寒鴉嵐翠樓臺釋子家池面鑑光

洞庭包山即洞庭山也傳記所載多與洞庭相

雜吳地記云在縣西一百三十里中有瀟灑

深遠世莫能測吳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
七日不能盡因得禹書郡國志洞庭山有宮
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岱
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
昔有青童乘獨颺飛輪之車尚傳至此其跡
上有天帝壇山有金牛穴吳孫權令人掘
金金化為牛走上山其跡存焉吳王闔閭作
水精宮於此九極水府之珍寶從公中記云
吳國西有具區澤也山有洞疑入地下潛

行通琅邪東武淮南子云斷脩蛇於洞庭左
傳云襄公元年夫差敗越於夫椒今太湖東
別有夫椒山下有大洞天宮潛通五岳又云
包山上舊無三班謂蛇虎雉侯景亂後乃有
虎蛇五符云林屋山一名包山在太湖中下
有洞潛通五岳號天后別宮夏禹治水平後
藏五符於此吳王闔閭使靈威丈人入山所
符是也真誥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房圖百里
又有白芝隱泉其水紫色從公中記云吳國

西有具區中有包山洞庭地下潛通琅邪東
武山山穴道一名椒山哀公九年吳敗越夫
差于夫椒即此是又名洞庭山吳大帝時使
人行二十餘里而返云上聞波浪聲有大螭
蟠如鳥搏殺穴中高處照不見顛左右多
有道人馬跡禹治水過會稽夢人衣從士纁從公
嘗治水法在此山北鈿函中并不死方禹得
藏於包山石室吳人得之不曉問孔子云王
屋殿赤鳥銜集庭此何文字曰此禹石函文

從公中記又曰吳西具區澤中包山有洞
庭至戰國策曰越王散卒三千擒夫差於于
隧吳郡西北有地名于隧是也句曲山聞有
靈府洞庭四開古久謂為仙壇之靈區天后
之使闕清虛之東牕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
七塗九便四方交達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
君住在太湖包山下靈威丈人所入得靈寶
符處也又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
中有白芝亦名林屋山今洞庭山在太湖湖

中有東西二山西山取廣林屋洞及諸故物
悉在焉東山有柳毅井為故跡房宿云不遊

興德洞庭未見山水興德杭州寺也洞庭景

物互見太湖門門五里彩翠高下綉幽人

共躋翠勝事煩清便雲裏林上雨隱隱湖中
電聲帶輕東腰荷空低遮西濕履動煙霧穿

衣落霜霞失次度巖壑中遇臺殿若僧三
四人梵字丁數卷地稀無夏屋境僻云明曉

不知倦異蝶時似錦幽禽或如鈿策勢遠長
刃耕彌白滯窮俗態既斗藪野情空眷戀道

人摘之茵為余備午饌得與石格黃飲歷胡
麻飯如何事于後茲遊急於傳却將壁上六

一任瀑絲澗包山信神仙王宮上真

職及禮鍾鹿侶又是清涼賦乃知山絕

俗無不得巖開一運分栢擁深殿黑僧開石

食盡像古非彫刻海客施明珠相結料

若在中心印國千峯殘雨過萬籟清且極此
時空寂心可以遺智識知君戰求勝尚倚功

各下聽經徒姓

經駭那枕有行色

林屋館即洞庭前代蓋有宮館非今龍宇處也

之極可乎不可成道行之致斯蓋寂寥官冥

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仙之圖賴卿九井之
記至若崑山平圃銀榜相暉蓬閣仙宮金臺

瑞起南瞰霄臺傍連飛閣柱柱瓊軒雲
瑤鏡曰大道既隱眾聖無門悠悠太極誰見
玄根祈年立秦望仙表漢髣髴神靈依稀宮
觀曠滅林屋輪奐徘徊庭羅花鳥室靜塵埃

皮日休傳劉峯頭戴華陽帽手拄大夏筇清
晨陪道侶來上縹緲峯帶露嗅藥蔓和雲尋
鹿蹤時驚肥鼯鼠飛上千丈松翠碧內有空
仰之虛碯墜吐餘骸反古穴下徹海視之寒
鴻濛遇歇有佳思綠危無倦容頰史到絕頂
似鳥穿樊籠恐足蹈海日疑身凌天風衆岫
點巨浸四方接圓穹似將青螺髻撒在明月
中片白作月分孤嵐爲吳宮一陣靄隳氣隱
隱生湖東激雷與波起狂電將日紅擊擊雨
點入金鶻轟下空暴光隔雲閃髣髴亘天龍
連拳百丈屋下拔湖之洪粹爲一雲山欲與
昭回通移時却攏下細碎衡與嵩神物諒不
測絕景尤難窮杖策下反照漸聞仙觀鍾
波瀆肌骨雲壑闌心骨竟死愛未足當生且
豈逢不然把天爵自拜太湖公靈龜左右
皆跳岑孤峯挺然起因思縹渺石印更及
裏清晨躋磴道便是昇頰始據石印更及
承還徙倚花奇忽如薦樹曲渾成八景靜煙

靈如忘機猿狖喜頻攀峻過斗末造平如砥
舉首關青冥迴眸聊下眺高枕大於鳥廣
蹴纒纒蟻就此微茫中爭先未嘗已葛洪語
剛氣去地四十里苟能乘之遊止若道路耳
吾將自峯頂便可朝帝宸盡欲活群生不唯
私一已起驪明月輪復弄華星藥却下蓬萊
巔重窺清淺水身爲大塊客自號天隨子他
日向華陽敲雲問名氏黃緣
度南嶺盡日穿林越窮深到茲焉逸興轉超
忽焉名雖然在不見桃花發恐是武陵溪自
開仙日月倚峯小精舍當嶺殘耕堡將洞任
迴環把雲恣披拂闊禽啼叫窳險狹眠碑玩
微風吹童巖弄埃輕勃勃清陰減鶴睡秀色
治人渴敲竹鬪錚撥弄泉爭咽嗚空齋蒸煎
菜野飯調石髮空羨塢中人終身無履鞅
龍行行問絕境貴與名相親空經桃花塢
不見秦時人願此爲東風吹起枝上春願此
作流水潛浮藥中塵願此爲好鳥得棲花

鄰願此作幽蝶得隨花下賓朝鳥照花日暮
作酒花津武為探花士出作偷桃目桃源不
我棄庶可全天真張若洞庭南館詩一逕迥
霜林朱欄遠碧岑地盤雲夢角山鎮洞庭心
嶺白看烟起沙紅見日沉還因此悲屈惆悵
又行吟白居易早發洞庭闔門縱觀色欲蒼
蒼星月高低宿水光棹舉影搖燈燭動舟移
聲茂管絃長漸看梅樹紅生日遙見包山白
帶霜出郭已行十五里惟消一曲慢霓裳
定小湖湖山上頭別有湖芰荷香氣占仙都
夜含星斗分乾象曉映雷雲作畫圖風動綠
蕪天上浪鳥棲寒照月津鳥若非神物多靈
迹急得長年冬不枯發洞庭長天安
廣澤二氣共含秋舉目無平地何心戀直鉤
海鳴大岸片月落中流却憶鴟夷子當時
皮日休伏以林屋洞齋心已三日務
輕腰下佩金獸手中持火鈴幽燈三百
月中有白月精鍊日三十六各各為玉京自

非心至誠必皮神物烹顧余莫大道不
修心遂招放曠俗同空幽憂行其門續
初若盤薄洞氣黑跌眠蒼髮紅鬢尋試定
值坎宮低頭避嶸嶸緣不不倦怪異焉敢
驚匍匐一百步稍稍策可橫忽然白蝙蝠來
撲松炬明人語散洞石響同耳脚底龍
蛇氣頭上皮浪聲有時若服匣偏仄如見繡
俄瀾造平澹豁然達光晶金堂似鑄出玉座
如珠成前有方丈沼凝碧融人清雲漿湛不
動高露涵而聲漱之恐滅筭勺之必延鬱愁
為三官責不敢携一斲昔云夏后氏於此藏
真經刻之以紫琳秘之以丹瓊期之以萬祀
守之以百靈焉得彼丈人痛述不如別石責
一以出左神俄不倚禹書既云得吳國由是
傾薛逢纜半尺中有情物腥欲去既獲嗜精
迴又伶傳却遵舊符道是日出春真履泥鞋
惹石髓衣濕沾雲英燼錄之仙骨青文無
絳名雖然入陰宮不得朝上清對彼神仙窟

自歎濁俗形如僧造物者遺我騎文星

餘志天淵行於天出九題之為左神理之以天后

備守自非方瞳人不敢窺洞口唯君好奇七

復嘯忘情友致拿在風林篴冠入雲竇中深

劇苔井傍坎纒藥曰石角忽皮願藤根時束

肘初為大幽怖漸見微明誘屹若造靈封森

如達仙藪嘗聞白芝秀狀馬瓊花偶又坐紫

泉光甘如酌天酒細細之紫醞非調所細

得何人能挹爵餌以代漿池都笑探舌符徒

勞步雙斗真君不可見焚監空邊久春戀玉

碣文行行但回首

秀乘暇一遊之萬頃湖光集千家播點時

晉月上早遠覺鳥歸遲近古隴真賞白雲

得知

守遊洞庭山題詩翠峯寺有聖歌畫虎

紹興壬子彌大守平江

而罷片

遊句

遊

卷裏傍龍山下有八田二十頃

皮日休

二十頃風吹稻花香直過龍山頂青

外白羽悠溶靜勝畔起鴉鴉田中通

潭洞孤戍當林嶺罷釣時煮菱停

然八十老生計於此永苦力供

怡顏過朝顯洞使取異事包山極幽景念

能得知亦是遺民幸

語任波又凶年吾翁欲何道守此常安眠笑
我掉頭去蘆中聞刺舟余知隱地術可以齊
真仙終當從之
遊庶復全於天

石板在石公山前

皮曰翠石數百步如板漂

洲中若壁龍劍外唯壘蛇矛狂波忽然死浩
氣清且浮似耐翠黛色抹破太湖秋安得三
五夕携酒棹扁舟召取月夫人嘯歌於上頭
又恐霄景瀾虛皇拜仙侯欲建九錫碑立當
十二樓瓊文忽然下石板誰能留此事少知
者唯應波上鷗因記一片倒山屏何時墜
洞門屹然空開中萬古波濤痕我意上帝命
持來墜泉源恐為庚辰官囚惟力所殫又疑
廣袤次零落潛驚奔不然遭霹靂強半沉無
眼如何造此手便截秋雲根往事不足問
蹤安可論今病煩暑據輦管昏昏
公乞石岫在石瑩理平如璜前後植棧檜

西置琴樽盡携琴
壤徒浩唱義皇言

鼇頭山一名鼇山在洞庭西山之東麓有巨潭

出如鼇首相傳以名一山皆青石溫潤光瑩

扣之琅琅有金玉聲浙西碑石與壓砌綠池

皆取此石而出不知共數山如剥皮矣舊有

神女祠

章應物鼇頭山歌鼇頭之山

有珠屑成水仙水府沉沉行路絕蛟龍出沒

無時節竟同颯颯潛太陰身與空山長不滅

東晉永和今幾代雲髮素顏猶眇眇
氣靜凝美的蝶龍綃雜瓊珮山精水
觀昏明響像如有人蕙蘭瓊茅積煙
松月無冬春舟客經過真椒醕巫女南音

歌楚碧水真真空鳥飛長天何處雲隨雨紅
棹綠蘋芳意多玉靈蕩漾凌清波孤峯絕島
儼相向鬼嘯猿鳴垂女蘿皓雪瓊枝殊色
北方絕代徒傾國雲沒煙消不可期明堂
翠無人得精靈變態狀無方游龍宛轉驚鴻
翔湘妃獨立九疑暮漢女菱歌春日長
仙事無不有可惜吳宮空白首

禹期山在太湖中舊說禹導吳江以洩具區會
諸侯於此

愚夫山在太湖中舊說秦有遊人居此採藥不
回妻念之而死後人哀之以名山

踞湖山即橫山也在城西南十五里以其背臨

太湖若箕踞之勢然錢氏有國日造寺於山
下曰薦福寺至今里人不以踞湖名山或以
寺名名之山有五大塢圖經又名五塢山五
塢舊名不雅皇祐五年節度推官馬雲三遊
此山求其林澗之美峯壑之秀雲景之麗泉
石之怪因其物象各以美名名五塢踞湖即

總五塢之衆名爲六題焉

踞湖山山臨太湖上寺隱青蘿間五

塢洞壑邃衆峰屏障環濃嵐面光彩驚波背
潺湲雲歸定僧寂月伴樵夫還林墅掩蒙
級磴容躋攀錢氏建社此地爲家山芳桂
塢森森芳桂樹團團削青王春花飛澗戶秋

實墜巖曲霜條封翠紫風葉搖香綠下有幽
棲人結芳避世俗學仙讀丹經好道探藥籙
植根蒲群峯不使樵斧觸鵬居也道飛泉塢高
崖落飛泉深源味冷冽雲津留王乳石髓澄
金屑淙淙危磴響滴滴蒼蘚缺滅沫灑明珠
滿澗融寒雪巖夫就漱飲子臨浣潔不獨
愈痼疾自可清內熱脩竹塢檀藥倫巖川幽
谷氣象鮮風玉自宮徼秋籟成管絃夕靄起
碧霧晨曦生綠煙花繁紫鳳飽質勁蒼虬攀
藤蘿交密蔭仰不見雲天欲訪桃源路塢塢
疑相連丹霞塢東澗巖谷秀粲然金碧麗巨
野丹氣明向從霏烟霽磴瀉紅玉泉林綺
赤鳳髻日出諸峯上月皎半天際幽谷紆絳
繒層崖榮錦繡羨此山居人蕭然遠塵世白
雲塢君尋白雲塢最近林澗西永日抱幽石
因風度清溪炎隨夏景變涼高秋氣淒素靄
生巘嶠練光帶虹霓潤澤施天下還返故山
棲深惟賢士志出處可與齊訪踞湖山人仇

君隱居雞犬眠雲白日空暮春花木滿川紅
茶甌香沸松林火藥杵聲清石澗風玉帛未
聞招處士神仙今喜識臺翁夕陽
半局殘碁在醉倚巖邊紫桂叢

秦餘杭山即陽山也越入吳夫差晝夜馳走達
於秦餘杭飢得生稻而食之曰是公孫聖所
言不得火食走倥偬耶呼公孫聖三呼三應
夫差大懼有頃越兵大至遂擒之

鯀山吳王旦食於鯀即此山

東獄西獄二山在太湖中吳王於此置男女二

獄揚備雷霆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鑱翠
微髣髴都叢棘地巖扉應是古園扉

粟山一名新石頭山上有飛泉石松有吳先主刻題處石杵西有金古於山採金劉道真記云縣西有名山絕嶺之上有石甌一人搖輒動與千人不異

吳地記

會骸山相傳帶海有此山傳有金牛昔有兄弟三人共鑿求之坎崩同死因以會骸為名

吳郡

綠海四縣記

虞山在常熟縣海虞縣西六里有虞山上有仲雍冢海虞即常熟也

陸道瞻吳郡記

鶴阜山亦名岑嶠山世傳禹治水時令童男童女入太湖引出此山欲以填水至鶴邑墟不肯進因此以名或云即師子山也

胥女山有白石山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胥門西行四十里過光福市市西五里土山也陸龜蒙采樵之處

陸山有石簣

故治山一峯上有碑云是徐水曹壇天帝曲水之曹早牽牲至塘頂祀之則有暴水洗塘

長檣山秦始皇鑿山以造帆檣因名

吳郡志卷第十五

吳郡志卷第十六

虎丘

吳郡范

成大

撰

虎丘山又名海湧山在郡西北五里遙望平田
中一小丘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
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比入山則泉石
奇詭應接不暇其最者劔池千人坐也劔池
吳王闔廬葬其下以扁諸魚腸等劔各三千
殉焉故以劔名池葬之三日有白虎踞其一

故山名虎丘唐避諱曰武丘劔池浙中絕景
兩岸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王禹偁序蘇
文忠公軾詩形容甚工千人坐生公講經處
也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亦它山所無
又有秦王試劔石點頭石憨憨泉皆山中之
景好事者云天下名山所見不及所聞獨虎
丘所聞不及所見也其古事載傳記尤多晉
王珣虎丘記曰山大勢四面周回從南即走
山徑兩面皆立交林上合蹊路下

突亦不空王珣又為銘序云武丘山先名海
湧山吳越春秋曰闔閭死葬於國西北虎丘
穿土為山積壤為丘餘見靈巖寺及往蹟冢

墓攷證等類獨孤及夜宴序云方今內有夔

虎以守四海天下之人高枕無事則琴壺以
冥朋友笑歌以展霞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
有今茲虎丘之會巖巖虎丘奠吳西門萃然
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踴鏢丹霞白雲於蓮
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煙掃
除肅若有待余與夫不亂行於鷗鳥銜流霞
之盃而群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
兜統既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吳
越敷奏雲去日沒梵天月白萬里如練松陰
依依狀若留客于斯時也概雲山為我輩

竹帛如草芥類然樂極衆慮皆遣於是膏髮
屢舞而嘆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罷皆賦以
爲此山故事陳陪陸長源裴編趙武王雲
水夾雙刹遙疑涌平陂入門見藏山元化何
由窺曳組探詭恠停驄訪幽竒情高氣爲爽
德暖春亦隨瑤草自的皪黃樓爭蔽虧金精
發壞陵劍形沉靈池一覽匝天界中峯步未
移應來速公石列坐援松枝李湖金闔閻閻
葬日勞人力羸政穿來役鬼功澄碧尚疑清
物在等閑雷雨起潭中趙嶽唐嶽唐嶽唐
蘭若雲深奧前年客趙過巖空秋色動水闕
夕陽多早負江湖志今如鬢髮何惟君閑勝
我釣艇在煙波安因徐徐徐徐徐徐徐
我詩鼓子花明白石岸桃枝竹覆翠溪分
明似對天台洞應獸頑僊不肯迷趙嶽唐嶽唐嶽唐
號想思枝拂地鳥語提壺聲滿溪雲渚一里
千里曲直是漁翁行也迷詩漁趙暫引寒泉羅
應此生多是翼鄉人荆溪夜雨花飛疾吳

苑秋風月落頻萬里高低雲外路百年榮
夢中身世問誰似西林客一卧煙霞四十春
題德輿別陸四在處立對月東風變蘅薄時
景日妍和更想千峯夜浩然幽意多蕙香襲
雨臥松露泣喬柯潭影漾霞月石床封綠蘿
夫君非歲時已負青冥姿龍虎一門盛流淥
四海推環駭步驟裴旆晚離縱仕圓盡
瓊樹家林輕掃枝聲榮徒外獎恬淡方自適
逸氣凌顯清仁祠訪金碧羊蕪瑤草秀斷續
雲霧滴芳訊發幽絨新詩比良覲故人石渠
畧美價滿中朝落日杉松直芬芬蘭杜飄
詞鼓溟海曠度豁烟霄營道幸同術論心皆
後羽循環代木詠緬邀招隱情慙茲擁腫才
愛彼潺湲清拘牽尚多故夢想何由并然結
方外期不待華髮生自香利焉非遠祇
因入始深龍蟠松矯矯玉立竹森森惟石千
僧坐靈池一劍沉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
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此地

好過舟船轉雲島樓閣出烟蘿路入青松影

門臨白月波魚跳驚乘燭猱觀惟鳴珂

綺鐘梵避笙歌領郡時將久游山數幾何一

寺路水陸注來頻銀勒牽驕馬花船載麗人

好住湖堤上長留一道春

管曲終鷓鴣語紅旗影動駭輪嘶漸銷醉色

朱顏淺欲語離情翠黛低莫使君吟詠處

西遠竹院松門悵望同出鳥靜時侵夜月野

煙消處滿林風塔分朱鴈餘霞外別寄金嶠

落照中官備散寮身却累住來慙終二道宮

獨倚青林虎丘寺林際翠微路立見山僧

不遠飛鳥飛處茲峯淪寶玉千載惟此山僧

窺人空傳鑿山龍已去捫蘿波翳蒼路轉

陰遠虎嘯涯谷寒猿鳴松杉暮徘徊此樓上

海江窮一顧白映千里帆鷓歸萬家樹斲因

愜所適果得掄外慮庭暗接還髮蒼香滴甘

露久迷空寂理多為聲華故來欲按此山餘

生豈能誤劉禹錫題虎丘見元相公題名猶然

有詠漣水送君君不還見君題字虎丘山因

公蚤貴兼才美不得多時在世間

望海樓獨宿望海樓夜深珍木冷僧房已閉

戶山月方出嶺碧池涵劍彩寶刹搖星影却

憶郡齋中虛眠此時景清遠道土同沈恭

嶽名山盡幽窟及此繁區中始有近峯翫近

峯何鬱鬱平湖渺渺漫吟挽川之陰步上山

之岸山川共澄徹光彩交凌亂白雲翳欲歸

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島靜人來山鳥散空深

中見日崖幽曉非且聞子盛游遨風流足詞

翰嘉茲好松石一言常累嘆勿謂余鬼神忻

馬

君共幽贊... 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 宛相親吳子多藏日秦皇厭勝辰... 四隣窺臨江海接崇飾四時新... 於茲雅麗陳名高... 心寧聞聲同質豈均悠然千載後... 塵空... 巖潛千丈幹乃知造化意回幹資奇... 昔虎踞劍沒常龍煥潭黛入海底... 半習密未昇日哀狃寧知且綠條夏... 林秋不換冥搜既窮究迴望何蕭散... 氣收江春雜英亂逸入綴清藻前哲... 共扣哀玉音... 徒起興公歎... 外舍毫星斗烟... 徒起興公歎...

虎... 遠道士詩一首其... 自謂亦性之甚者格之以清健... 一句一字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 居其右矣... 繼作李太尉衛公欽清遠之高致... 素尚又次而和之頌之敘事也... 也麗並一時之寡和又幽獨君詩二... 奇槍余嗜古者觀而樂之因總而為... 知孰氏之作其辭古而悲亦存于篇... 遠道士果鬼神乎抑道家者流乎抑... 乎詞則已矣人則吾不知也詩云成... 周避世... 岑信靈異吾懷... 矣... 衆鳥陶匏亂巖... 後行列歸白雲... 清且風人... 徒起興公歎...

一詠復三歎顯晦雖不同茲吟相堪贊
蒙道和清遠道也一代先後賢聲容劇河漢

况茲邁古士復歷蒼崖覽辰經幾十萬題與
靈壽翫海嶽尚推移都鄙固蕪漫羸僧下高

閣獨鳥沒遠岸嘯初風雨來吟餘鍾曉亂如
何鍊精魂萬祀忽欲半寧焉斷臂憂肯作秋

拍散吾聞言內日月自昏旦左古修文即
縱橫灑篇於斯人久真漠得不垂慨歎庶或

有神交相從重興詩題中有沈恭子同遊既為神
案清遠道士詩題中有沈恭子同遊既為神

子之類邪恭子美謚也而詩中有風流詞翰
之稱豈獨唱而不和者歟疑關其文以為恭

子之類乃作一章存于編中亦謂亡之義也
詩云靈質質軒昊遐年越商周自然失遠裔

安得怨寡儔我亦小國烟館易名慚見屢
非放曠懷雅奉逍遙遊携手挂枝下屬詞山

之幽風雨一以過林麓颯然秋落自倚石壁

元寒登古丘荒泉已無夕敗葉翳不流亂
缺月隱衰紅清露愁覽物性未逸乃為清

囚異村偶絕境佳藻窮真搜虛傾寂寞音敢
作雜珮洲鬼道遊心詩序余罷掌賦東陽

歸次蘇臺時故人王士龍飲錢乎問門且曰
虎丘山寺吳中勝槩不越數里可能遊乎余

沛然恹心諾而借往由枝派乘水與蒲清風
目幽趣棹工叢力葉舟如飛拂白英以半開

繁紅樹以綺出造詣幽境復無纖塵相與披
煙蘿凌登道杳疑天外作馬佛宮俯臨劍池

呀若斷岸磊柯峭啐不能形容肆疑覽以東
周惜頹景之西匿一觴一詠把興而還遂裁

八章以系嘉會時淳化四載自序詩二錢列
間門復少留故人邀我浣離愁煥美醞

瀛嶼急掉斜陽到虎丘千古劍池呀然石一
方金地挽清流歸時春戀情無限不待客

秉燭游山盡把好峯藏寺裏不教幽境落人間

海湧山盡把好峯藏寺裏不教幽境落人間

劍池草色經冬在石座苔花自古班珍
朝吾相宅一迴來此便忘還。

傳書題四面
一年十二度五馬來
松關我今方吏隱
心在

雲水間野性群麋鹿
忘機狎鷗鷺
乘興即一

徒勞官職在天涯
一望家園一
淚垂不是虎

吳王墓秦帝欲開破
應笑埋金五
千年賈餘

禍不待虎跡銷已聞
鮑車過又是
驪山頭炎

尺竿平田色關遠思
微吟好隱
隱扶瓶半入

天。人間靈迹處處
曾遊舊大
吳門訪虎丘

黃閣侍威顏忽捧
高牙出帝
關王賦年辭文

石陛錦衣重到
虎丘山倦
歸時侯得受珍

羽多從杏靄還
官大
窮得暇林泉懷

是偷關
題鳳池
初下陝
鼻額虎寺重遊啟

舊關金鐵傳呼
投釣者寶
天輝映讀書

前昔日曾三顧
凌鶴千年始
一還應為奈

須再起草堂
華幄詎容
開龍神
舊昔見虎耽

枕今為佛子巖
雲寒不出
寺劍淨未離
潭幽

步蘿垂徑高
禪雪閉庵
兵部十萬
戶煙

東南
龍
虎丘何
為山鯨波湧而
顯

惟青嶺一隅
時秀狀無
限遙峰乃
衆陰四望

拱孤嶽上有
梵王家高
壓長洲苑
游人接踵

來千里必重
野奔定趨
層巔凌兢
陟雲棧下

破洞庭卑
傍晚靈巖
淺巍乎屹
寶閣仰之
目

晴
曉
中有
明光
書履
若日
星烜
三朝
所祕
藏

百靈共幽
贊茲焉
真福庭
瞻者皆
色灑精
復

覺塵世
非恍如
化成現
塔頂拂
彤霞山
脚翠

清
剛
北
崖
宿
雪
寒
泉
阜
晨
曦
暖
陰
森
岳
腹
空

病
幽
屈
廊
腰
轉
欲
零
落
雲
端
宵
登
耿
天
半
處
若

遍
不
領
旌
旗
行
恐
驚
禽
雀
散
捫
蘿
窮
壑
深
據

盤
望
平
遠
尋
幽
既
歡
欣
訪
古
或
興
歎
葬
金
墳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已噴泮劍池酒漫冰震獨古杉陸詠朱
丹浮斷簡片紅絲年珠粉講石
存幾評鬼詩誕唐賢留風什遺思粉版險
語悉真搜清景不可道時晴船什頭思公粉公版公險公
有筆札巖壁刻二美賁禕局千古駭人服於
篆難精公賦生二美賁禕局千古駭人服於
時出世師淨住日營繕發綠善侶臻畢力梓
工得紺宇生光輝勝槩如采綯海衆咸安括
宗風愈恢闡迦陵覺音清石室驚籌瀚自惟
桂纓歸心與紛孳斷每來尋香利常得我野
介父留蓮漏移相接犀談款露井汲雲漿
經松冰筮試芳卉收憐草樹春幾愛烟嵐晚
願借一庵石於茲修止觀。林端生色美新
晴樓閣依山若畫屏石坐最宜人選勝劍池
潛想地靈僧應松竹冬北茂寺路經霞畫
赤真自妮踰年假塵守一迴方得扣禪高臺
間宮殿不可見但對古塔寒聽鸞德音清
間宮殿不可見但對古塔寒聽鸞德音清

越嶺仍將勾踐囚豈謂西施能破國誰知麋
鹿上臺遊惟有吳王在時月夜深閑照劍池
秋平山頭古寺多陳迹故國空餘氣象雄
霸業已隨流水去闔閭墳草又西風東山以入
門無平地石路穿細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
潭井湛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
殺氣噤蛙黷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礦當年
或未信異類服精仔胡為百歲後僊鬼互馳
騁竊然留清詩讀者為悲哽東軒有住致雲
水麗千頃煦熙覽生物春意破凄冷我來屬
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為蹲落景
坐見涼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哈歸田
行可請。山興已濃鶴閑雲作筆馳卧草埋峯晚屐若
可教卜鄰應更容因公問回老何變定相逢
遊太常齋未解不肯對繼穠只遣三千復來
遊十二峯林空苔清唱潭淨寫襄容歸去瑤

臺路還如月下逢宋長文蒲章諸公詩
陵而登之者見層峯峭壁勢足千仞一絕也
近臨郭郭轟起原隰旁無連屬萬景都會西
際穹窿北亘海虞震湖滄洲雲氣出沒蔚然
四顧指掌千里二絕也劍池泓渟微海浸雲
不盈不虛終古湛湛三絕也兼是絕景冠以
佛宮寶塔精廬重樓飛閣礪礪峻嶺梯巖架
壑東南之勝罕出其右故自晉唐至于聖朝
儒先文士宗工逸客風流相繼嘗嘗集錄吳
郡詩得虎丘之作十餘篇其遺落而失傳
者又可勝道哉左丞河東蒲公自抗帥解
節間扉一登此山坐小吳會歎賞不已形下
詠歌於是極密豫章章公使君劉公通守王
君以聞嘉製屬而和之思與境會情以辭宣
高義薄雲霞正聲合鍾律足以爲海涌之榮
說中吳之美實使顧李大句劉白高風不寡
羨於足矣蒲公又有六詠刻之定石云元

年四月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題
長松遶步水濤環寺據吳王家墓間地百
層開碧玉踈圍十里翠青山壁從地上
起雲出門前自在閑零落生公講臺下無人
說法但空還。題虎丘山書錢君
湖山恨去舟新年無意作春游東風昨夜
龍井曉雨全家入虎丘望見遠峯疑石街
解勝悞尋歸認花樓明朝一出關門
去清夢遙知在兩州言子鳳闔閭城外小
巖瘦竹寒松數里間並岸逢僧知近寺入
鑿石漸登山鈍鈎劍化空池在幽獨詩成
日閑游客幸無官事束何須齋舫飲昏還
傳聞城角曠行舟自擁笙歌選勝游偶爲寒
江阻潮汐再容清賞屬林丘燕回吳苑風和
雪夢斷錢塘月滿樓盡把蘇杭好煖景醉吟
將去詭東州重事飄然付一舟吳山
蕭寺且淹留白雲已有終身約醪酒斬驅萬
古愁波束蒼淵深貯月巖排紅樹巧裝秋

徊欲出向城市引領煙蘿空自羞
城見古荒丘雲裏鐘聲滿寺樓
白虎金晶入不見昔曾雄踞此山頭
脚池心徹海心。白刃凝霜斷水
當時入匪便。迴鑿巖前片石猶中斷
泥也不難。海上名山即虎丘
公遺跡至今留當年論法千人座
不點頭。溫陽文苑一雪意頗快
界瑤山夾細逕瓊樹偃蓋引步到
日吳城臨飛鷲翔空中子峯暮天
可凌寒重酒易解群兒慶老翁於
多病身如寄長貧氣自華只疑窮
當老生涯泥欲醉生縵挑燈喜見
少江閩病到眼耶禪客青鞋軟詩
驚回蝶栩栩喜聽鶴查查推戶風
雨散花匆匆一笑許隻履上青霞

平野孤撐見林丘常疑湧地出
有千丈臺靈蹤想前修無情肯
不亦點頭下有百尺淵神光千斗
見日草木皆先秋兩晉多達士東
結廬遠車馬寄此山之幽一朝施
如毛輔矧伊桑下宿肯作賈胡留
經丘人看李郭舟藤花多背日桐
虎去蒸藿盡龍歸蛙鼃愁振衣臨
習池遊。平地涌巖壑被層驚大
遊人。世真欲倚天宮白虎威靈
空生公能說法音與塔鈴同。晉
高曠所得多奇僻雲巖佛子盛曾
當時製樂地俯仰成今昔林泉亦
相遺迹那知非昔人復作登臨客
塵倚天開蒼淵下登嶽世傳靈劍
裂神蹤去不返今作蛟龍穴是非
久多異說惟當清夜來靜賞潭上
人。生公天人師講法花雨墮當
時聽法衆

片石千人坐山祇常護持山鳥不敢澆野人
心茫然傲蕩多酒過醉來不肯歸石上看雲
見塔入寺始登山堂靜參徒散巢喧乳鶴還
祖龍求寶劍曾此鑿孱頑獨得劍池銘并
之事以為詭說考諸舊史則無聞焉矧儒家
者流不可語怪因為銘以辯之銘曰茂苑之
側震澤之濶巖巖虎丘沉沉劍池峻不可
以仰視深不可以下窺我疑乎太極作怪化
工好奇水物設險山嫉忌危陷其泉也蓋及
諸坎磔其石也以象乎萬良有止此氣能導
期從制此屯難成乎險濶直恐夏后弗能導
之豈惟秦皇而能肇茲蓋其始也一氣發泄
不微翠秃青成挂銳而中絕寒流下咽摩
未去雪壑霜收拗怒而曲折蹙來湍瀨呀
槎洞穴鱗翻水窟戰有血匪自人力蓋從

天設誰謂一拳登之惟艱誰謂一勺挹之不
竭池實自然劍何妻傳我欲涉道如也之淵
我欲立節如石之堅位以道取名以節全濡
筆池心勒銘山巖破衆惑焉言余志焉爾
劍去池空一水寒遊人到此凭欄千年
來是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詩西清

吳郡志卷第十六

吳郡志卷第十七

吳郡范成大撰

橋梁

唐白居易詩云紅欄三百九十橋本朝楊備詩亦云畫橋四百則吳門橋梁之盛自昔固然今圖籍所載者三百五十九橋在郡城者今以正中樂橋為準分而為四達隨方叙之門外及外縣略附見焉

樂橋之東北婁門齊門

百口橋在長洲縣東東漢顧訓五世同居
族聚百口衣食均等尊卑有序因其所
居以名橋俗傳子孫多不能辨架上之
衣歲朝會集子孫悉坐依次行酒三歲
以上者並自知位次不虧其禮故俗又
名試飲橋

臨頓橋在長洲縣北臨頓吳時館名取之
臨頓宅者是也又吳地記名吳王親征
夷人頓軍憇歇宴設軍士因此置橋唐

陸魯望嘗居其旁

皮日休共老林泉忍
暫分此生應不識迴

文幾枚竹筍送德曜一乘柴車迎少君
舉案品多緣澗藥承家事少為溪雲居
然自是幽人事輒
莫教他孫壽聞

苑橋在報恩光孝寺之西故傳闔廬有苑
囿在其傍定跨橋下長洲縣前舊為闔
廬故跡縣前東南故傳皆闔廬苑囿遊
憩之地

顧家橋顧悌仕吳為虎頭將軍父亡五日
絕漿而死郡人感之造橋

吳地記

四通橋

紹興二十六年建

定跨橋

吳王闔閭造記

開明橋

醋坊橋

金師堂橋

馬黃橋

管家橋

紅爐子橋

換馬橋

瓶場橋

永福寺橋

北倉橋

天心橋

宮橋

廣化寺橋

金師子橋

靈鷲寺西橋

鶴舞橋

又吳地記云夫差女勝王出葬日仙鶴舞引君鳴於市因号橋曰鶴

舞或又云春申君所立也

中路橋

狄勝橋

華家橋

跨塘橋

北新橋

蔣家橋

院子橋

新街橋

吳郎橋

廟堂橋

任蔣橋

南新橋

周通橋

縣東橋

徐思橋

顧周橋

雙板橋

大郎橋

衆喜橋

雪糕橋

積慶橋

蘇軍橋

衆安橋

通利橋

慶曆橋

華陽橋

迎春橋

寺莊橋

奚家橋

富孫橋

魏家橋

唐家橋

羅家橋

熨寧橋

廟堂橋

張香橋

胡家橋

斜路橋

程家橋

棧橋

花橋

東石塘橋

東章家橋

錢都衙橋

兵馬使橋

胡廂使橋

打急路橋

北張家橋

朱馬交橋

南張家橋

徐鯉魚橋

廣化寺後橋

北禪寺西橋

北禪寺前橋

北禪寺東橋

長洲縣前橋

天宮寺前橋

天宮寺西橋

萬壽寺東橋

資壽寺西橋

資壽寺後橋

祥符寺東橋

東周太保橋

樂橋之西北

閭門

臯橋在吳縣西北閭門內漢議郎臯伯通

居此橋側因名之

李紳伯鸞惟悴甘飄寓非向囂塵隱姓名

鴻鵠羽毛終有志素絲琴瑟自諧聲故橋殊月無家照舊井寒泉見底清猶有

餘風未磨滅至今鄉里重和鳴

三大尉橋

都亭橋 在吳縣西北故傳吳王壽夢嘗於此作都亭以招賢士

至德廟橋 以太伯廟前以廟故名

張廣橋

慈悲橋 烏盆橋 鄔家橋

穀市橋 小市橋 小平橋

普濟橋 魚行橋 柳毅橋

虎蹲橋 梵門橋 徐胡橋

劉家橋 壽聖橋 華家橋

楊家橋 徐家橋 仰家橋

鳳凰橋 高家橋 廣書橋

席家橋 沈家橋 方廣橋

德慶橋 翁家橋 丁家橋

艇船橋 安民橋 崇利橋

單家橋 曹使橋 絲行橋

利市橋 鵝欄橋 鴨舍橋

濟川橋 鞞鞋橋 蒲老橋

六通橋 文家橋 盧家橋

使橋 錢橋 紅橋

宮橋 洞橋 隆興橋 隆興元年建

黃牛坊橋 錢駙馬橋 朱明寺橋

吳縣東橋 吳縣西橋 黃土塔橋

西蔣家橋 小蓮湖橋 女冠子院橋

陸侍郎橋 南過軍橋 北過軍橋

盧提刑橋盧革自德清退老于吳以通議

大夫致仕嘗除廣南提點刑獄後郡人

以提刑名橋子乘為發運使詳見人物門

西市門橋 芝草營橋 西石塘橋

周太保橋 張馬步橋 祥符寺橋

西章家橋 雍熙寺西橋 禪興寺西橋

龍興寺西橋 雍熙寺東橋 雍熙寺後橋

能仁寺東橋 能仁寺後橋

樂橋之東南葑門

乘魚橋在子城之西北昔琴高乘鯉升僊

之地事具異聞至和元年僧達本重建

要津茂苑之靈跡按吳地誌云古者賢士丁法海琴高於此地見大鯉魚

長可丈餘有角有足鼓二翼而舞琴高見其異遂乘魚騰飛宛轉駕空上

昇因立橋名

烏鵲橋在提刑司之南舊傳古有烏鵲館

橋因其館得名楊備烏鵲橋上元詩云

烏鵲影翩翩雖然上屬牽牛分不為烁河織女填

竹隔橋 飲馬橋 南倉橋

帶城橋 馬津橋 望信橋

夏侯橋 金母橋 燕家橋

淨河橋 小博橋在倉前 清道橋

迎葑橋 船場橋 望門橋

雙紅橋 章家橋 曹家橋

楊家橋 董家橋 朱家橋

船坊橋 紅鴨橋 龍堂橋

東長橋 西長橋 燒香橋

唐家橋 望營橋 佐家橋

烟脂橋 驅鬼橋 沙糕橋

蔣家橋 白蜆橋 盡市橋

顧亭橋 遊僊橋 平橋

閻橋 草橋 甫橋

洞橋 祝橋 星橋

磚橋

程橋

營橋

至橋

尤橋

篠橋

胡書記橋

官太尉橋

吳承議橋

南胡家橋

採蓮涇橋

覺報寺西橋

覺報寺後橋

楊府院子橋

雙塔寺前橋

東禪寺西橋

折桂橋

紹興二十七年內建

樂橋之西南

盤門

孫老橋在運河上唐白頭橋也郡守白居易

易所建因是名之本朝天聖初郡守孫

冕重修故易今名

梅摯過白頭橋詩云白頭橋柰白頭何

唐牧伯純公建人因得紹老舊德如存故老

西館橋

太平橋

薦行橋

市曹橋

白磬橋

娥眉橋

郭家橋

杉瀆橋

明澤橋

吉利橋

昇平橋

剪金橋

銀鋌橋

積善橋

胡家橋

成家橋

渡子橋

趙公橋

趙婆橋

葛家橋

張師橋

蔡家橋

諸家橋

杉板橋

木柴橋

院子橋

倉後橋

樓西橋

程基橋

果子橋

草鞋橋

獻花橋

望婆橋

芮家橋

彈子橋

芮橋

梅橋

程橋

新橋

廟橋

北張師橋

南張師橋

西竺寺西橋

開元寺東橋

開元寺後橋

憩橋吳軍憩歇因名之

吳地記

門外外縣橋梁

城門外 府圖

行春橋續圖經云在橫山下越來溪中湖

山滿目亦為勝處橋甚長跨溪湖之口

好事者或名小長橋歲久廢闕淳熙十

六年縣令趙彥真始復修之勝槩為吳

中第一

新橋在盤門分為三橋者製度甚宏

吳門橋

綠雲橋

並盤門外

虹橋

婁門

虹橋

齊門外

虹橋

渡僧橋

山塘橋

綵雲橋

半塘寺前

便山橋

虎丘寺前

楓橋在閶門外九里道傍自古有名南北

客經由未有不憩此橋而題詠者事具

楓橋普明院

洞橋

已上並閶門外

斜橋

安里橋

已上並葑門外

秀峰橋

顏橋

張墅橋

新郭橋

藏圓橋

楞伽寺橋

諶橋

垞橋

短橋

黃蘆橋

何橋

夏駕橋

虎山橋

靈巖寺橋

胥門橋

橫塘橋

越來溪橋久廢淳熙中居民薛氏以奩具

錢復立之越來溪水自此橋北流過橫

塘也

練墟新橋

已上盤門外

巴上在吳縣長洲縣管下計是舊經

縣橋

駱橋

程橋

看波橋

雙鳳橋

馬郊橋

泚水橋

通泚橋

富基橋

徽浦橋

八尺橋

卓基橋

盛塲橋

安德橋

合路橋

南醋坊橋

南泚水橋

第一醋坊橋

已上在吳江縣管下詳見前條

安民橋在新涇中

蘇州府志卷之五

濟民橋在吳涇事具續圖

利往橋即吳江長橋也慶曆八年縣令王

廷堅所建有亭曰垂虹而世併以名橋

續圖經云東西千餘尺前臨太湖洞庭

三山橫跨松江行者見溱天光水巨中

海內絕景唯遊者自知之不可以筆舌

形容也垂虹亭兵火後復創亭前樂軒

已不復立 中興駐驛武林往來憧憧

千萬承平時此橋方為大利有議以石

柱易木柱者或謂非是然亦卒不果易

紹興三十二年虜亮犯淮中外戒嚴或

獻計擬庭乞行下平江焚長橋時郡守

洪遵持不可而縣民已有知之者相與

聚哭於圯下矣橋兩圯南有匯澤亭北

有底定亭餘見松江條

蓋橋行人波上踏靈鼈埽天撐綠玉殿

開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

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與銀河接不

必樓樓八月濤

光靈飛亭屹大江心魚龍淵

數風月窟若比廣寒宮更深

吳郡志卷第十七

吳郡志卷第十八

吳郡范

成太

撰

川

太湖在吳縣西即古具區震澤五湖之

書云太湖周圍三萬六千頃禹貢之震澤爾

雅云吳越之間巨區其湖周回五百里襟帶

吳興毗陵諸縣界東南水都也古今傳記不

同者並具辨證門

舟似入虛空玉盃淺酌初匣金管徐吹曲
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風

廣飛鷺編翻白鷺鼓跳魚撥刺紅欄雪歷多
松偃蹇巖泉滴久石玲瓏書爲故事賦瀾上
吟作新詩寄浙東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
色定知同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
中賦笑稱平昔一合行胥塘盡日到震澤
遊泛大笑稱平昔一合行胥塘盡日到震澤
三萬六千頃千頃玻璃色連空淡無類照野
平絕隴好放青翰舟堪弄白玉笛疎琴七十
二雙雙露寸戟悠悠然嘯傲去天上撫書鶴西
風乍獵獵驚波暮涵碧倏忽雲陣吼須臾王
崖并樹動爲蜃尾山浮似蠶脊落照射瀟瀟
清輝蕩拋擲雲輕似可染霞爛如堪摘藏暝
無處泊挽帆從所適枕下聞澎汜肌上生瘳
瘳討異足道迴尋幽多阻隔願風與良便
入神僊宇甘將一蘊書永事嵩山伯陸龍
東南具區雄天水合爲一高帆大弓滿拜射
爭箭疾時當暑雨後氣象仍鬱客乍如開彫
披結也聳翅忽飛出行將十洲近坐覺八極

溫耳月駭鴻濛精神寒倍栗坑來斗呀露
愈驚差萃嶮巖被龍湫喧如破蛟室斯頌風
乘帖若受命平秋微茫識端倪遠嶠疑格爾
筆曉曉見銅關岫靜聽聯左右皆輔弱盤空
儼相越去勢猶橫逸背聞成池氣下注作清
質至今活赤霄尚且浴白日以朝上真賦也
京此事難致誌浮玉宛與寬闊匹肅爲靈官
頤已失山川互蔽虧魚馬空聲乾曉
又何當授真傳召天吳術一問朝宗方
應可譚悉魚脚載酒日相隨一笛蘆花
深處吹湖風收雲影散水天交照碧瑤瑤
莫知深潤通曉月爲清露氣入霜天作輕陰
望澤醴肥人贍玉洞庭指熟客分金風煙纒
目相招引聊爲停一楚吟東吳臨
海若看月上青冥河漢微分鏡星展淡布流
細煙沉遠水重露裏空庭孤坐餞清興惟將

形對

明月灣在太湖洞庭山下

孤舟志迴環試問長

幽處號為明月灣半巖翡翠巢望見不可攀
 初弱下絲網藤深垂花鬢松瘦忽似梳石文
 或如競釣瓊兩三處苔老腥端班沙雨幾處
 霽水禽相向閑野人波濤上白屋幽深間曉
 培橋栽出幕作魚梁還清泉出石砌好樹臨
 柴籬對此老且死不知憂與患好境無住處
 好處無境刪寂然不自適脉脉當湖山陸龜
 蒙昔開明月觀蘇軾蘇軾抵傷荒野基今逢明
 月灣不值三五時擇此二明月洞庭看最奇
 連山忽中斷遠樹分毫蘆周迴二十里一片
 澄風漪見說秋半夜淨無雲物欺兼之星斗
 藏獨有神僊期初聞鱗鱗積漸調參差
 空中卓羽衛波上停鱗鱗縱舞玉煙節吳
 勢霜請清光情不動萬象冥會

致無由得旁窺但當乘扁舟酒瓮仍相隨或
 徹三弄笛或成數聯詩自然瑩心骨何用神
 僊為

練精在太湖舊傳吳王所開以練兵

王賦

六宮開濛衝後軍肅一車水麝風空中蕩
 為困避錦帆龍跽方鐵軸流蘇惹煙痕羽
 谷靈境太蹂踐因茲塞林屋空開蓬
 似金膏磔碎如丹豕波歟鄭坦辭陸
 西施有越人鏃君王掩面死嬪御不知
 上夜有越人鏃君王掩面死嬪御不知
 魄逐波濤荒宮蔓康鹿國破壽不
 空綠白馬都不知朝眠還暮浴詎
 君子來大將壓全吳子林人君吳將天
 澤以練舟師徒一鏡止千里支流忽然迂蒼

奮來洪波坐似瀉夷艦戰艦百萬葦浮雲三千餘平川盛丁寧絕島分儲胥鳳押半為勝
鏘紅雜肥胡香煙與殺氣浩浩隨風駟彈射
盡萬鳥極然醉潛魚山靈恐見鞭水育迷為
墟兵利德日削反為鱗國譽至今釣鏃成尚
兵泥沙俱照此月倍苦來茲煙亦孤丁竟尚
有決合運
青楓柱

銷夏灣在太湖洞庭西山之趾山十餘里繞之

舊傳吳王避暑處周圍湖水一灣波色澄徹

寒光逼人真可銷夏也其門為兩涯當中數

十頃別如一天池號為銷夏灣此名無所私

亦曰莫斜照清風多遙吹沙嶼掃粉墨松竹
瓦巖磴滑如飴我來此遊息夏景方赫巖一

坐盤石上蕭蕭寒生肌小艇或可泛妨結
短策或可支行驚翠羽亦宜白蓮披飲

袖弄輕浪解巾敵涼颺但有水雲見更餘沙
焉知京洛往來客喝死綠奔馳此中便可老

焉用名利為隱龍蒙霞島炤難泊雲峯奇未
收蕭條千里灣獨自清如秋古岸過新雨高

蘿蔭橫流遙風吹蒹葭新處鳴颺颺昔予守
主賓過於回祿囚日為籟笛從韓之異二音分

作補鱗並低軍衣二音願狎寒水惟不封朱轂
侯補知煙浪涯坐可思重裘健著數尺鯉從

然後自鷗不識鏡火井孰問名焦丘或本魚
鳥家盡字營扁舟遺名復避世消夏還浦憂

投龍潭在龜山溢涎木瀑龍巢腥風卷蛟室曉

來林岑靜憚色如怒日氣涌撲炙煤波澄歸
絕漆下有水君府貝闕光比櫛左右列介

縱橫守鱗卒月中珠母見煙際風人出生犀
不敢燒水惟恐推碎時有暮道者作彼長龍

長龍

術端嚴持碧簡齊戒揮紫筆兼以金鏡
之光後律琴高坐赤鯉河詩繼仙逸我願與
之遊茲焉託靈寶名山潭洞中自古
古多秘邃君將接神物聊用申祀事筆金象
牙角又木無不備亦既奉真官因之狗前志
持來展明誥敬以投嘉瑞鱗光煥水容日色
曉山翠吾皇病秦漢豈獨探恠異所貴風雨
時民皆受其賜良田為區浸汚澤成赤地掌
職一不行精靈又何寄唯貪血食飽但
據驪珠睡何必費黃金年年授星使

胥口在大瀆西十里出太湖之口也上有胥山

舟出口則水光接天洞窺東西山峙銀濤中

景物勝絕波光杳杳不極霽景澹澹

花駕鶯一處兩處舴艋三家五家會把酒
限荻共君作箇生涯携釣清風細麗

暑雨霽霽湖雲欲散未散嶼鳥將飛不飛
西梢頭把看載蓮艇子撐歸斯人到死還樂
誰道剛湏用機雨後山容若動天寒
色如消目送迴汀隱隱心隨挂席搖白
將知秋露裏青楓欲暮烟饒莫問吳趨行樂
旗竿倚河橋把釣絲隨浪遠採蓮衣染
濃綠倒紅飄欲盡風斜雨細相逢斷岸沉
焉鱖魚鱖音隣村送客艫舸即是清霜
野乘閑

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貢三江之一也三江

自具辨證門今按松江南與太湖接吳江縣

在江濱垂虹跨其上天下絕景也程

皮既棄越相乘扁舟携西子沂東流方將家
五湖以長蕩疑萬鍾而不留放若巨魚縱大

壑脫若六驥馳道而挾輕翰時則八荒收
雲千里一碧狂瀾不興遠岫凝色日盡意往
雲天出沒引風檣以悲嘯趣煙波而不極於
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湊實為五
湖地脉四達衍為松江洶洶渾渾溶溶洋洋
孤岑連嶂七十有二眇若散螺黛於微茫五
湖之中大曰包山風穴晝暝霜林夏寒暮煙
屯其疊翠冬實纍其錯丹麟鶴之所憩蛟鼉
之所淵山中之人忘世與年條桑縹緲之下
採石明月之灣鮑明遠草衣木茹泊若
追羨盤而與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百谷
於一吸環齊州於一區大鵬奮翅於泱泱燭
龍洗光於咸虞由江而下二百餘里布悅無
恙尚可以朝海門而暮方壺韓然善賈者據
其會者博者扼其吭方趣南則遺北既盡圖
而失方今子將攬衆物之會莫若還觀乎中
央惟是江湖之接二洲相望散荒墟於陸塊
識斷岸於毫芒嘗試與子至中流而四顧陰

霾鬱與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
胡胡同岫相屬如走如伏溟濛突兀乍見乍
夫者包山之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於一
時矯首而斯盡固可以訪漁樵而種魴亦
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如子皮曰然務
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為
燭六合為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
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磯攬五湖於一
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胷中乎後松公
以爲詞是夜夢有文頽然而長鯨色而脩髯
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
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蒼曰長橋卧波載
虹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
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
腋下謀悟機先則吳軍江北越軍江南殺氣
朝合軍聲夜嚴銜枚北渡奮為兩翼方風

而霧障頭雷轟而電擊吳卒厲潰江流赭赤
畢夫椒之世仇債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
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起不之溪登姑
胥之臺弔亡國於游鹿指血化於黃埃挽餘
艘以凌江卷旌旗而南島則夫子於此退身
行意揮勾踐而長幹蓋與夫各犯之貪天子
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憤塊然與喬木而借
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間考五季於亂錢鏐
岫興蘇據都會乃淮浙之必爭徐約先拔孫
儒繼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守我守之不能
以歲月守則江之兩涯相為二城鎮威武之
右境迥淮南之寇兵實用武者之所憑吳氏
兩城之南此城圍之朝置為縣治畫并疆設
群吏奉畝慕別居壺鱗次帶二千尺之橋桿
以百里之塘舟與所通樓觀相望曾城邑之
幾時鬻喬木之蒼蒼矣嘗嘆曰一江方東
難其不流爾世事之萬變去莫知其前道而
亦莫知其所向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

夜半之藏舟失萬世於俯仰盡賢愚於一丘
夫子亦嘗不決眼之忠魂而訪伏劍者之靈
湯不乎子皮不對顧謂西子援琴而歌歌曰
雲紛兮雲霏霏帶長鉞而佩寶璐兮子安
焉而不歸歲晚而將暮兮路既壅而中迷
誰餘音未息遽然而覺掉頭載我術千古
於一變江濱掉撥魚龍氣舟衝鴻鴈群信
口號驚江濱掉撥魚龍氣舟衝鴻鴈群信
口號驚江濱掉撥魚龍氣舟衝鴻鴈群信
起雲水鄉盡天衛歎息為吳君謀士伏劍死
至今悲所聞。又洪吳江別王長史倚棹望
茲川銷竟獨黯然鄉連江北樹雲斷日南天
劍別龍初沒書成鴈不傳離舟意無限催渡
廣雅年張晏多年襍被玉山岑鬢雪數人忽
蒲簪驚馬雖然貪短豆野麋終是憶長林
魚未得乘歸與鷗鳥唯應信此心見說新橋
好風景會酒乘月濯煩襟

業南客不勝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
官成白首萬里寄滄洲又被浮名繫能無愧
海鷗蘇軾秋疾館人稀夜更長姑蘇城遠樹蒼
蒼江湖潮落高樓迥河漢秋歸廣殿涼月轉
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草濕螢光文園詩侶應
多思莫醉笙歌掩華堂蘇軾清露白雲明
月天與君齊棹木蘭船風波湖雨一相失夜
泊橫塘心渺然蘇軾易松江興勢樂觀魚震
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為客始
經過水面排罾網船頭簇綺羅朝盤鱠紅鯉
夜燭舞青娥鴈斷知風急潮平見月多繁絲
與促管不解和漁歌蘇軾泊黃梅日暮草
木陰舟徒泊江汜蒼茫萬象開合昏聞風水
次泊直漁翁竊寐逢燕子雲間一雨靜月明
照萬里早鴈湖上飛晨鐘海峽聲嗟遠
遊登岸望長洲寥落星欲盡廣瀛氣漸收行
旅空自乘知識仍未周伍胥既伏劍范蠡亦
流欲竟鼓柁去三江多客愁蘇軾

秋風露幽雜鳴荒戍曉
城秋楊柳北歸路兼葭南渡舟去今
更上望京樓蘇軾未如穩凭船舷無一
雪消初見底新安恐未如穩凭船舷無一
亭分明數得鱠殘魚陸龜蒙柳下江食待好
厨時還得狎魚翁一生無事煙波足唯有
沙邊水勃公蘇軾平生愛具區島
波湖竹雨籠雞糖花煙溼鷓鴣神僊疑
魚龍自為都何事勞長想機雲本是吳
春作雪吳江下有鱸鱸肥膾堪切炊粳調橙
蒸飽食不為餐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長
橋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纖雲魚跳明
鏡裂誰與子同遊去若秋鷹掣蘇軾
念昔西歸時晚泊吳江口回堤遡清
風淡月生古柳夕鳥獨遠來漁舟獨在後當
時誰與同涕憶泉下婦蘇軾宿如
東南勝處未忘情老去扁舟復此行小邑歲

除無市井下田水落見農耕雪消西嶺層樓
出春到重湖鱗甲生橋下霜蛟貪睡美為槌
千鼓作雷聲三詩中郎亭樹據江鄉雅稱
詩翁賦醉章尊菜鱸魚好時節晚風斜日舊
煙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
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閑倚盡欄傍。二年為
吏住江濱重到江頭照病身滿眼碧波輪野
鳥一叢疎雨屬漁人隨船曉月孤輪白入座
晴山數點春張翰精靈應笑我綠袍依舊惹
埃塵。又松江亭登臨陡覺挹塵埃時有清
風颯蒲懷帶竦一條連古岸玻璃萬頃自天
來寒光浩渺輕煙闊綠玉參差遠浦排南指
關山猶萬里遠人歸興正無涯。江惟存鷺
帶蓬疎薄漏斜陽半日孤吟未過江
鷺知我意時時翹足對船窻陳平波
渺煙蒼蒼菰蒲繞熟揚柳黃扁舟岸不
去秋風斜日鱸魚鄉人見我
請誰何行李無憑朝去

一罇白酒扣舷歌沙邊歷歷辨雲樹島外
弄月波興盡歸來遠更喜舞鷗相送入煙
蘿。長橋從日光東向欲龐明漁艇
橫映遠汀濤面白煙昏落月嶺頭殘燒混
差鳴根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驚我實
宦遊無况者擬來隨爾帶笭箬。中
頭艷艷開金餅水面沉沉卧綵紅佛氏解為
銀色界倦家多住玉壺中地雄景勝言不盡
但欲逸隨乘曉風蘇軾吳越溪山興未窮強
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朝
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五人同
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二子
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雖足連
江雨盡日舟橫擘岸風人笑年來三黜慣天
教我輩一樽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
尾鬢紅揚揚長橋漁市花村與酒樓山光沉
碧水光浮松陵雨過船中望一道青虹兩岸

頭。吳松陵水國面松江學弄漁竿對酒
鋼驚起鴛鴦是旗波背帆飛去一雙雙

鷺浴暮江前秋風小浪鴨頭水斜日輕帆燕
尾船青眼却欣逢地主白頭相對聳詩肩林

塘勝處開尊俎只欠米輪特地圓。晚泊
長吳牽百丈舫艇泝清漪山與殘霞暝水

將秋色宜江寒征鴈度天遠暮帆遲曠欲浮
家去煙波

學子皮

交讓瀆在羅城之東北隅

楊備琴丁結友事耕
耘田熟翻如虞芮君

女墳湖在吳縣西北昔吳王葬女處

門嬌須知韓重相思骨直在芙蓉向

水平波淡遶回塘鶴殉人沉萬古
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來溪在橫山下與石湖連相傳越兵入吳時

自此溪故名溪上有越城雉堞宛然流楊備臨

吊前非且說吳宮得意時文岸
洗花燈水綠盡無安穩載西施

一各採香徑事真往蹟門

夏駕湖在吳縣西城下吳王壽夢避暑駕遊于

此故名今城下但存外濠即漕河也河西悉

為民田不復有湖民猶於河之傍種菱甚美

謂之夏駕湖菱云楊備湖面波光鑑影開綠
荷紅芰遶樓臺可憐風物

還依舊曾見
吳王六馬來

錦帆涇即城裏泮城壕也相傳吳王錦帆以遊
今濠故在亦通大舟間為民間所侵有不通
處

採蓮涇在城內東南隅運河之陽也今可通舟
兩岸皆民居亦有空曠為蔬圃此種蓮舊蹟
也上有採蓮涇橋

吳郡志卷第十八



吳郡志卷第十九

水利上

吳郡范

成大

撰

具中治水之說多矣丘與權單子發於至和塘
及松江百瀆皆有記可攷而近世郊亶暨其
子僑及趙開論議措畫之說最詳雖罷行當
否自有一時去取然亶僑考訂地里塘浦所
在至爲纖悉開之所治至今或有利者其經
之營之亦甚詳備凡古今興廢之跡江海源

委之道皆如指掌恐歲久無所考今得其說
取其要者著于後

至和塘舊名崑山塘從古為湖濼多風濤本朝
至道皇祐中嘗議興修不果至和二年始修
治成塘遂以年號名塘有崑山主簿立與權

之記甚備今採載之

崑山縣志云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

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吐松江由隄防之不
立故風波相憑以馳突廢民田以漁魚鯨其
民病賦入之侵蠹相從以遁徙姦人緣之以
邀劫行旅通益橫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
傳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克也
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與中貴人

按行之邑人朱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為州縣
者亦繼經度之曾以積絕巨沒費別十數萬
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
句膏腴而地下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賦
之請今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季羣先相視焉
朝廷從之王君既至從縣吏擊荒梗浮傾丑
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慶長繩短順其故道
施之圖繪疏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
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既下車問民所疾苦蓋
有意於疏導矣明年與權為崑山主簿始陳
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疇三曰復租賦
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姦商其餘所濟非可以
勝擬願約古制復民以興作經費寡而信効
速若其不成請以身盡責輒而今錢君復言
之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喜其謀之協從
於是列而上聞其副以決於監司乃誠庸方
元君遠適興屯舍宿餘薪既成以授有司郡相

過其上流立鐵壩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決焉
奮奔鋪所至皆於平陸其始戒也猖風號靈
迅雷以雨乃厲姓于神至癸巳夜半雨息逮
明休霽以卒其役人皆以為有相之者始計
月餘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
民力纜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
貫米纜四千六百八十石為橋梁五十二蔣
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貳河植芟蒲芙蕖稱
是計其入以修完料民之餘治小虞自嚴
村至于鄧鯨濼治新洋江自朱歷至于清港
治山塘自山南至于東浚渚涇六十四浦四
十四塘六於是陽城諸湖若濼皆道而及江
田無洿潴民不病涉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
歸用柏合掩以為楹蓋古渠况今深數尺設
障者以限松江之潮勢耳耆舊莫能詳之乃
知昔無水患由隄防之廢則有之嗚呼為民
首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
往浦崑山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蘇

於其是論請更之曰至和讞年號也建亭曰
未紀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與權實區
區於其間其言必詳命之為記
嘉祐六年十二月立于乙未亭

沈氏等談云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九七
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為
長堤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
計就水中以蘆條為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
墻六丈又為一墻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蘆
條中候乾則以水車畎去兩墻間舊水墻間
六丈皆留半以為堤脚掘其半為渠取土以

為堤每三四里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

日堤成至今為利詳沈氏所記蓋至和二年立石其間

濟水道已成塘陸塗尚未備至是始備岸未

壞也蓋立與權塘記雖作於至和二年

熙寧三年崑山人郊亶自廣東機宜上奏以謂

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過於蘇

州然自唐末以來經營至今而終未見其利

者其失有六今當去六失行六得所謂六失

性就下蘇東枕海北接江但東開崑山

昔遠百餘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

者七八尺方其水盛時決之則或入江海

於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

無効也二曰蘇之歷水以其無隄防也故

山常熟吳江皆峻其堤岸設官置兵以

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

震澤底定今松江在真南可決水而同歸

樂戴墟等十餘浦是也殊不知諸浦雖有

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

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所以

之水使入太湖不為蘇害謂望亭堰不當

廢也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
之水數路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
為蘇之患耶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
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
故治蘇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否也五
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
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而使深也激之
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匯沈
諫議開顧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窰
子等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為得之但未知蘇
之水與江齊乎決江之曲者足以使江之水
疾趨於海而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
曰蘇本是江海陂湖之地謂之澤國自當漫
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為田也故國初之
稅纔十七八萬石今乃至於三十四五萬石
是障陂湖而為田之過也是說最為踈闊殊
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盡為編戶稅所
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為田增十七八

萬為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
蘇州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承二湖
崑山有陽城湖長洲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
定名而其闊各不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
所謂塘大泖黃瀆夷亭高墟巴城維城武
進等江家栢家蠙鱗等瀆及常熟之市宅
類皆積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深不過五
尺淺者可二三尺其間尚有古岸隱見水中
俗謂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階堦之遺址在
焉故其地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為名嘗求
其契券以驗云皆全稅之田也是皆古之良
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論
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固當去其六失
行其六得曰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
之跡治田有先後之宜興役順貧富之便取
治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恩也何謂地形高
下之殊曰蘇州五縣號為水田其實崑山之

東接于海之堰龍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
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於海而水
反西北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北江之漲沙
南北七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
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
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堰身之
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
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
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
患旱也唯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則一夫熟爾
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之流故常
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無堰之流故常
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寧一夫熟而水
田多而高田少水三近委之於人而水
孰復重高田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
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何謂古
蓄泄之跡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
身堰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過常熟

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堰門
類是也夫南比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其塘
則謂之堰門堰門斗門者古者堰水於堰
則謂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為堰門者恐水之或
壅則決之而橫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堰身之
東與田尚有丘畝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是皆
古之良田因堰門壞不能蓄水而為旱田耳
古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
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
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
浦者皆決水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闊
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
中而基布之是古者既為縱浦以通於江又
為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
歸於江之象焉故水雖大而推之則一州之
田可

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為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滯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於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閘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滯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為民者因利其浦之閘讓其旁以為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堤以滯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為小涇命之為某家涇某家浜者皆破古堤而為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墜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由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為故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皆築隄於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有堰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城之既如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曰地勢之險也既如

常熟之九所謂高田者一切役堰儲水以澤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堰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九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能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堤岸使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也堤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擁而必趨於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榜浦金龜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做錢氏遺法收國回之利養潦清之卒更休迭役以濟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何謂興役順貧

富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約百萬人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於富者故不虐以不勞不虐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

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為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為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分同之地為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萬石借使全熟則常矣三四十萬石之租又况因水旱而除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而甚者或蠲除餘萬石是則遺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

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則民門從可知也

息之小惠曰是議之興或者必曰向者蘇州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蓋百倍於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之興役也多興於大水方盛之際是時公私匱乏疾疔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或於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民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無怨又曰悅民以時又曰忘其勞是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躋於庶也唯近世不求所以養之之道使不能相生然後又從而調之故上乏而下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興數百里無窮之利使公私皆獲其利豈可區區計國冢五歲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直又上治田利害大槩有七一論古人治低田

高田之法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三論

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四論今來以

治田為先決水為後五論乞循古人遺跡治

田六論若先往兩浙相度則議論難合七論

先詣司農寺陳白則利害易明論古人治

法者昔禹之時震澤為患東有堙阜以隔截

其流禹乃鑿斷堙阜流為三江東入于海而

震澤始定震澤雖定於環湖之地尚有二百

餘里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

與江湖相連民溉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

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

以不能疾趨於海其必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

以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

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

流不得蓄聚春夏之交兩澤以浸潤其地是環

湖之地常有水患而必海之地常有旱災如

之何而可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

下井之而為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之

南此為縱浦以通于江又於浦之東西為橫

塘以分其勢而基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

一三丈淺者不下一文且蘇州除太湖之外

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深闊若此

者蓋欲取土以為堤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

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

專為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大堤岸高

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

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文故雖大水不能

入於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
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
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淺而水田常熟其墾阜
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漑此古
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公海高仰之
地近於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於
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漑故亦於
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
又五里七里而為一橫塘港之闊狹與低田
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一且墾阜之地高於積水
之虞四五尺至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
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為
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引江海之水同流
於墾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水以墾
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也至於地勢
關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是雖
因流之虞又設墾門拜門以瀦蓄之是雖大
旱之歲墾阜之地皆而耕以為蓄而此古
人治

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
之田常旱而數百里之地亦皆廢低田高田
之法皆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
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海一年或二年率逐圩
之人修築隄防浚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
適旱田之浦港常通也故古之田隄防然
武備之名相與於隄防也故古之田隄防然
之類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者
此其遺法也泊乎年祀綿遠古法墮壞其水
田之隄防或因田戶各行舟及安舟之便而
其圩之古者各戶各行舟及安舟之便而
類不修築遂致淤塞昨者來所陳其家
如古家不修築遂致淤塞昨者來所陳其家
尺至如今幸與古者同是也古者之田
少丈許下少丈許下少丈許下少丈許下
易只

而六田不脩堤岸或因堤壞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滄

致或因一圩或因邊圩之人力不肯出田與眾做岸

或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

循不洽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

之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末盈尺湖水未

有堤岸亦皆狹小沉在水底不能固田唯

見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尺蘇州堤阜之地

皆指旱其堤岸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

一熟耳蓋由無隄防為禦水之先具也民田

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反與江海湖直

而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幾

一江又淺儻不完復堤岸低田之水盡入

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

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於蘇州而已也此

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隳

民不相率以治港浦其港浦既淺地勢既高

於海者則海潮不應必於江者又因水

堤防隙壞水得滯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

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上至於西流之虞

因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堰門而不能蓄

水故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

水未甚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堤阜之田已

枯矣唯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

淪沒乎盡則堤阜之田幸得一大熟耳此

不浚浦港以引江海之水不復壅門以蓄

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由也故

州不有堤即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

水田近於城郭為人之所見而稅復重旱

田少

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只論
治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
昔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但決其
末故自景祐以來上至朝廷之擢紳下至農
田之匹夫謀議擘畫三四十年而蘇州之田
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
轉運使王建議謂蘇州民間一築白水至浙
處不過三尺以上當復修作田位使位位相
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脩作厓岸縱
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為切當又緣
當時建議之時正值兩浙連年治水無効不
智大段擘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
治及不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為
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佐緊列勸導逐位
植利人戶一二十家自作厓岸各高五尺
民間所鳩工力不多蓋不能齊整借令多
工力則各家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本兼

當時都水監立下官負賞典不重故上下因
循未嘗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乞
檢會三安石所陳利害却將臣百項擘畫修
築堤岸以固民田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
効也議者或謂曩年吳及知華亭縣常率逐
歲入戶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而人獲
其利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
置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
田地連堰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
修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論三
五年間尚又堙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
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堤岸高者七八尺
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楛篠或二
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濤洗蕩動有隳壞
今若以華亭之法而治之或水遠之後一二
年間暫獲豐稔蓋不可知求其久遠之効則
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而治蘇州之高田
則可矣若治蘇州水田譬之以一索之法而

治一國也其規摹法度則近之至於措置施
設之方則小大不可同也蘇州自來人所議
欲開通諸天浦盧瀝浦松江諸匯并決水入
江陰軍等亦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行
之無功俟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
不行蓋水勢湍急却要諸處分減水勢故也
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臣今究窮得
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
相度不過訂之於諸縣官吏考之於諸鄉父
老而已况諸縣官吏乍來倏去固不若臣之
生長鄉里世為農人而備知利害也父老之
智未必過於范仲淹葉清臣况范仲淹葉清
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
知伏望令臣略到司農寺陳白委不至有誤
朝廷候勅旨論今來乞以治田為先決水
為後田既先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
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田之法若揔而論之
則解漫而難行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何

也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所
陳者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
而為一縱浦七里為一橫塘不過為縱浦
十餘條每條長一百餘里計四十餘里橫塘
每條長一百餘里計四十餘里每里用夫
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至和開崑山
頃計三萬關尺六分五厘兩岸每丈深四
尺五寸故不崩一四五年又至高不壞及
言之則漸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夫開
河四千五百里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
十萬三分去一以為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
尚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借雇半月計得
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以上項四百
餘萬夫分為十縣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
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為六箇月逐縣每
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

六萬六千夫分為三十日則逐縣每兩日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若二千二百人又為兩頭項只役一千一百人開河六十步雖縣有大小田有廣狹民有衆寡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夫數多少不同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項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折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也

而治之五年之內蘇州與隣州之水田亦盡矣塘湖既浚矣隄防既成矣則田之水必高於江江之水亦高於海外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及或開壺瀝浦皆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故曰九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江流既高矣然後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略也

蘇州府志卷之三

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浚治港浦以畷引江海之水及設堰門以瀦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

國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臣昨來所乞蘇州水田一節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為田之害堤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必趨於江今具蘇州秀州及松江松江海水田旱田見存塘浦港瀝堰門之數九目所能記者摠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臣擘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項一具水田塘浦之跡九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具吳松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昔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條是古者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在松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

之北六七里間曰浪市橫塘又下北六七里
而為至和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松
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折浦
滙浦顧匯浦養蚕浦大盈浦南解浦梁乾浦
石曰浦直浦分桑浦內薰浦趙七浦石浦道
得浦千墩浦錐浦張潭浦陸直浦南里浦浮
高浦塗頭浦順德浦大姚浦破墩浦蓋頭浦
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解浦瓦浦
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領墓浦金城浦木瓜
浦蔡浦下駕浦浜浦洛舍浦揚梨浦新洋浦
淘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九涇
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丘浦奉里浦任
浦松江比橫塘二條浪布橫塘至和塘已上
松江塘浦五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皆是
開其塘浦高其堤岸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
治遂至隳壞每遇大水頂上項塘浦之岸並
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
岸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泄水

知治田之本也臣今擘畫並當浚治其浦
修成堤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
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
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
十二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
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為風濤
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
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
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橫塘皆廢故也謹
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
浦九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真義浦朱
塘浦界浦鳳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
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九涇浦高墟浦雍里
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雉瀆下雉瀆蠡塘宮
瀆橫塘在南者曰浪市塘已具松江項內更
不再出在此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塘瀆
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
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並皆狹小斷續不

能固田其間南岸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岸又有
有司馬涇季涇周涇小蕭涇大蕭涇歸涇吳
涇清涇譚涇褚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開
私洪聖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洪之類是也
今並乞廢罷只擇其浦之大者闊開其塘高
築其岸南修起浪市橫塘北則或五里十里
爲一橫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
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常熟塘自蘇州齊
門北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
條西岸有涇十二條是亦七里十里而爲一
橫塘之跡也但自今並皆狹小非大段塘浦
蓋古人之橫塘濠壤而百姓侵占及擅開私
洪相雜於其間即臣所謂某家涇某家洪之
類是也謹具目今兩岸所謂某家涇某家洪之
塘東橫涇二十一條關墓涇楊涇米涇樊涇
吳塔涇尚涇川涇黃土涇圃涇茅涇薛涇
黃母涇常熟塘西橫涇十二條石

師涇揚涇王婆涇高姚涇蘇宅涇蠡涇皮涇
廟涇永昌涇野長涇譚涇墓門涇已上常熟
塘兩岸橫涇三十三條蓋記其畧耳今但乞
發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高修其岸除
西岸自肇畫爲圩外其東岸合與至和塘北
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碁布以爲圩自
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
矣一崑山之東至太倉堙身九三十五里兩
岸各有塘浦七八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
跡也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爲朱涇塘
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在塘之北爲風濤洗
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崑山塘
南有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
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橫涇崑山塘北有塘
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里浦
黃剪涇上吳塘下吳塘橫塘四條朱涇塘張
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已上塘涇十八條新洋
江下駕浦曾經開浚餘並未嘗開浚今河底

之土反高於田中每遇三雨稍闕則更不通
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滄沒今並乞開浚
以固田已具下項一具旱田塘浦之跡九三
項一百二十三條一松江南岸自小來浦北
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長一百
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十條
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之在江
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為鷄
鳴塘練祈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謹
具下項松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條小來浦
盤龍浦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浦許浦
魚浦上燠浦丁灣浦蘆子浦滄瀆浦釘鈞浦
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芋浦爛泥浦松江
北岸有大浦二十條北陳浦顧浦桑浦大黃
肚浦小黃肚浦章浦樊浦楊林浦上河浦下
河浦仙天浦鎮浦新華浦槎浦秦公浦雙浦
大場浦唐章浦青州浦商量浦橫塘二條
臨浦練祈浦已上塘浦四十條各是畝引

水以灌溉高田只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
江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議者乃謂於此
諸浦決泄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是
未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當今高田之民治
之以備旱災則高田獲其利也一太倉堰身
之東至茜涇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大塘八
條其橫塘南自練祈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
十餘里有堰門及塘浜約五十餘條臣能記
其間二十五條旱田而橫塘多欲水之周流於
其間灌溉之意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
於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橫瀝
半徑塘青堰橫瀝五家堰橫瀝鵝頭塘支涇
楊墓子涇茜涇東西之塘及堰門等二十五
條方秦塘錢門塘劉塘張堰門薛市門黃姑
塘吉涇塘沙堰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堰門
顧堰門廟堰門岳瀝李堰門丁堰門湖川門
黃涇杜漕塘雙鳳塘泅門直塘支塘李墓塘
以上堰身已東塘泅門瀝共三十三條南北

者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治以灌
溉高田東西者橫貫三重堰身之田而西通
諸湖若漂浚之大者則置閘門或置堰而
下為水函遇大旱則可以車畎諸湖之水以
灌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灌田而分減
低田之水勢於平時則瀦聚春夏之雨澤使
堰身之水常高於低田不須直畎而民日足
月一松海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約
自百餘里有大浦二十餘條今能記其七條
約三條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
十崑山則為八尺涇花莆涇在常熟則為福
東橫塘福山西橫塘謹具下項松江口下南
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林浦杜浦周浦大
曰浦邱涇浦戚崇浦羅公浦松江口下北繞
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江陰軍界有港浦
十沈條北及浦下田浦掘浦上泰浦下練

浦下張浦新溝浦茵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
沙浦下張浦新溝浦茵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
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
浦沙營浦白茆浦金涇浦高浦許浦塢溝
浦步涇耿涇浦新涇浦崔浦水門浦鰻鱧
浦吳涇高涇西陽浦新涇陳浦張涇湖涇奚
浦黃泗浦橫塘四條八尺涇花浦涇福山東
橫塘福山西橫塘以上八尺涇花浦涇福山東
各是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揚子江水灌田各
開入堰阜之地七里或十五里間作橫
塘一條通灌諸浦使水周流於高阜之地以
浸潤高田非專欲決積水也其間雖有大浦
五七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
十里至一百餘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
水既被低田堤岸隳壞一時漫流積聚於低
下平闊之地雖開得止頃大浦其積水終不
肯遠從高處而流入於海唯大浦之年決之

則暫或東流爾今不拘大浦小浦並皆濬淤
自當開浚東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
肇畫治蘇州田至易曉也水田則做岸防水
以固田高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比舉人所
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舍常而求異忽近而
求遠而不肯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蘇州水
田旱田不治之由觀此篇可見其大略以上
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共七項總二百六十四
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田之法也其
低田則開其塘浦高其堤岸以固田其高田
則深浚港浦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
古人固田灌田之意乃謂低田高田之所以
闊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汕積水也變不計量
其遠近而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
者十數條以決水其餘差小者更不浚治及
興工役必費國家三五十萬貫石而大塘大
浦終不化而水其塘浦之益亦不覺開

而論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
使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亦使二三
里肥腴之地槩為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
使數百里沃衍朝田盡為荒蕪不毛之地深
可痛惜臣竊思之上項塘浦既非天生亦非
地出又非神化是昔人方所為也然自國朝
統御已來百餘年間除十數條大者開或浚
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問
高低不拘小大亦不問可以決水與不可以
決水但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浜者一切併合
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決修治係低田則高
作堤岸以防之水係高田則深浚港浦以
其壅身西流之處又設斗門或壅門或
以瀦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憂矣後
二項非要切不錄置之書甚多今獨摘其要
者錄于此宜既累上其說五年九月詔為司
農寺陳白寺以其說上聞詔以置為司農寺

丞提領兩浙路興修水利六年曾以其說鑿
板備下州縣許諸邑人者詳合議為初曾言
蘇州水利其書與圖大抵以為環湖之地稍
在常多水沿海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治
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壑
而碁布之曾所能記者總二百六十餘所今
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
橫塘又因出土以為堤岸度月十萬夫水治
高田旱治下澤要以朝廷始得曾書以為可
三年而蘇之田治矣

行遂直除司農寺丞今堤戩興修事至與興
役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奉使轉
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為擾多逃移曾言
卿被召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元年正月一日
有旨郊曾修圩未得興工官吏所見不同各
具利害聞奏人皆驩然十五日庭下乃焚燈
吏民二百餘人交入驛庭喧闐斥罵燈悉蹂
踐驛門亦破曾僕頭墮地一小兒在旁亦為
人所挈前此方盡遣諸縣令出郊標遷圩地
至是諸令鳴鑊散衆遂罷役曾追司農寺丞
送吏部流內銓

水利下

曾既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因歲事亦

有所建明今亦錄其大略

僑書大畧云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

至錢氏時其來源夫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畎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于今日其患方劇

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維岳不究吳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楫

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開司冗

職既已罷廢隄防之法流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

者與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原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皆失舊闕

受命而來耻於空還不過遽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為得計但以目前一見為長久之策指

常熟崑山松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堤

防太湖泛溢滄沒腹內良田今若就

田瀰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

行而瀦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

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

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

之方出於港浦復為潮勢抑回所以皆聚於

太湖四郡之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瀰

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渚為謬論

矣又况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

郡而下出領阪重複間當其霖潦積貯溪澗

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

丹陽丹徒諸色皆有山源併會於宜興以入

太湖之水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

流而下枕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

興以入太湖即古所謂震澤也昔禹治水九

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唯吳

松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隘於昔又為權豪

請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爲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閘以障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潮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潮沙半爲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蘇湖常秀之間陂淹浦港悉皆瀰漫四郡之民惴惴然有爲魚之患凝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種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於畏雨也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爲策而不究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于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崗尋究西管水道決于北海常州治宜興隔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

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於蘇州諸邑限水之制關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以決太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六松江官司以隣郡上戶熟田例敷錢糧於農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並築爲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濶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涇北以漸築爲岸所在陂淹築爲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地浦仍體究枯湖澱山湖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宜歛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此前所謂旁分其支脉之流不爲腹內賦畝之患者此也水爲東南患其來久矣獻其端者大抵二說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爲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淺涇洪作圩埧爲說二者各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効若止於浚溼作埧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爲

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
 不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効亦有其說若
 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茜
 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縣之新安浦
 浦使水南入於松江開常熟縣之許浦梅
 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
 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
 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
 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縣之
 五卸堰使水趨於揚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
 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
 此然開浦未久而汗泥尋塞決堰未多而良
 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開以防江潮而不
 知浚流以泄沙漲故有堰塞之患雖知決
 節堰水而不知築堤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
 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
 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當合

一者之說倘為首尾則可盡其善其所乞
 者然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地
 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
 不過三四尺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為文具所開
 文尺而不知以水回為丈尺不問高下而勻
 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
 兼又浦口不置堰隔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
 可衝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茜涇等浦須置堰
 關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或聞范叅政仲淹
 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茜涇等浦亦皆有開但
 無官司管轄而豪強者保利於所得不時啓
 爾遂致廢壞鄉人以往往能道其事若堆究而
 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以無弊其所乞復常
 州無錫縣界望亭堰開俾蘇州管轄者蓋以
 常潤之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
 海岸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高之間故每遇

大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海岸
道所障其水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
轄望亭堰開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先乞
開茜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
望亭開俾水無西役之虞既望亭之西自有
五卸堰可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
水決下此堰則不唯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
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於江矣其
所乞決常州無錫縣界之五卸堰使水北入
於揚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鉅徑往者官
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
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堤岸以
防水勢故也五卸地形與民田相去幾及丈
餘平居微雨水即溢堰而過已有浸瀆之憂
今直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聚自北江出
又不曾高其民田行岸以為禦防決堰來
民田已沒其嘗論天下之水以蘇州十分行
之民田有而北五分九河入海者所謂同

運河入于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
入海者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
江之次之水其源甚大由宣歙而采至于浙
東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
可為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兩江已不
待言今止私江又復淺汙不能通泄且復百
姓便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多開濬港故
上流於出之水不能徑入于海支分派別自
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內即先父比部公刊
奏中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然於
崑山常熟兩縣開導河浦修築下埠然上流
不息諸水輻湊或風濤間作或暴雨繼至所
開浦河必皆壅滯所築圩埠必有衝蕩蓋必
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
入揚子江外其餘皆連接乎江湖滾合而為
一非徒無益為言大矣今乞措置一而開導
河浦即更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
開導置開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

水竇以防正水即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
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埠亦免風波
所破某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松江而
東至于海又泐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泐江
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
所以賊火不患害嘗考漢晉隋唐以來
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
置蘇州漢時封境甚闊隋開皇中始移於橫
山下唐正觀中復徙於闔閭舊城而又湖州
乃隋時仁壽中於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
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
錢塘毗陵在古皆吳之屬緣以地勢卑下泐
江邊海有為堤岸以防遏水勢如君志所載
秀州之海鹽今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
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大和中再開疑
節僑今所謂開鹽鐵塘以泐其松江水者也
文載杭州之餘杭今歸某築甬道高廣徑直
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捍

塘堤二百十四里即知古人治平江之水
不專於河而築堤以遏水亦兼行之矣故為
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松兩岸
塘堤不唯水不北入於蘇而南亦不入於秀
兩州之曰乃可墾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吳
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閉吳松江殊不知開吳
松江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輒
湊而來適為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
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儻効漢唐以來堤
塘之法修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
矣震澤之大纔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
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瀾漫一
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
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
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滂無非水者
既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滂瀉之餘其
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為良田况五縣積水中
所謂湖讓陂淹若湖則有澱山湖練湖陽城

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瀆則有大
湖瀆斜塘瀆江家瀆百家瀆銀鰈瀆蕩則有
龍墩蕩任周蕩倪偶蕩白坊蕩黃天蕩鴈長
蕩淹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墟淹諸墩淹金
涇淹明社淹僅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略無
限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
而已今乞措置淤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匱
其水復於隄防四傍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
之年足以蓄湖瀆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
而水田之圩埭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
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
車畎之利其餘若斜塘瀆大泗瀆百家瀆之
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民
田皆可相視分勸人戶借貸錢糧修葺圩埭
開導涇浜即前所謂湖瀆三十六條者往往
可治者過半矣其所謂湖瀆三十六條者往往
滿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為良田收苗賦
以助國用郊民再世有水種之學雖不能為

必可行然用心甚專為說甚詳
啟錄之以備論議者之參稽焉

元祐中宜興人單謂作陽羨風土記專論單子

發荆溪吳中水利其說本專為荆溪橫塘百

瀆之塞以及於松江震澤之水勢其略謂荆

溪及宣歙蕪湖江東數郡之水行四十五里

至震澤古人以溪流不足以勝數郡奔注之

勢復於震澤之口開瀆百條各有地名之名

而揔謂之百瀆又開橫塘瀆一條綿亘四十

里以貫百瀆而通瀕湖諸鄉阡陌之水蓋橫

塘直南北以經之百瀆直東西以緯之既分
荆溪之流下震澤由震澤入太湖抵松江由
江入海是以昔年未嘗有水患而震澤亦不
爲其中害今荆溪受數郡之水不少減而百
瀆橫塘大半堙塞又蘇湖常三州之水渚爲
太湖由松江以入海慶曆二年以松江風濤
漕運多敗官舟遂接續築松江長堤界於江
湖之間隄東則江隄西則湖江之東即大海
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吳中數郡之
水乃逼以長堤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又
自松江至海浦諸港復多沙泥漲塞芟蘆叢
生隄傍亦沙漲爲田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
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
浦失者不貲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
尾芟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漲泥鑿吳江
堤爲木橋千所以通陸行隨橋洪開芟蘆爲
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
水繇華亭青龍以入海則三州無水患又以

陽羨言之臨江數里皆民廬墓今皆在風波
浩渺中矣風靜水澄樹根磚石畢見官能於
農隙率清泉祠山君山三鄉瀕湖植利人戶
尋百瀆與橫塘舊界牌分力開通遇歲大水
則可疏荆溪交合之流順注震澤若歲大旱
則可引百瀆及橫塘之水灌溉民田雖有水
旱豈能侵歲哉諤又有書名荆溪集亦載此
說時蘇文忠公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弗果
政和六年四月 御筆訪聞平江府三十六瀆

自古置瀆而漸啓閉歲久湮塞遂致積年為
患仰莊徽差戶曹趙霖具逐浦經久利害破
驛券遞馬赴 尚書省指說徽郡守也

說曰平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各不相侔蓋
浙西六州之地平江最為低下六州之水注
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松江接青龍江東入
于海而平江地勢自南直北至常熟縣之半
自東止崑山縣地西南之半水與太湖松江
水面相平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泛濫其中平
江之地雖下於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
處謂之堰身堰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
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注乎其
中所引自古沿海環江開鑿港浦者藉此疏
導積中之水由是以觀則開治港浦不可不
先也港浦既已浚則必講經久不堙塞之法

今瀕海之田懼鹹潮之害皆作堰壩以隔海潮裏水不得流外沙日以積此崑山諸浦壅塞之由也堰身之民每闕雨則恐裏水之減不給灌溉悉為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則於浦身開鑿小溝以供已用亦為堰斷以留餘潮此常熟諸浦壅塞之由也法當置閘然後可以限水之內外太湖松江之水與積水為一派沉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頃愈泄愈來縱使諸浦瀉之泄之消消來之浩浩當斯之時障之不可疏之不可計者莫若順其性而狹其流乃為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岸高圍民田一曰積水日削衆浦日耗矣大抵三說一曰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圩其說曰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謂瀉者大田引以灌溉低田導以決泄書浦也古大小縱橫設為港浦若經緯然按圖於焉

九十處或名港浦或名涇浜或謂之漕以詢究古跡得其為利之大者三十六浦區為三等上等工大而利博在前所先也中等工費可減上等等三之二下等間於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枝別派工料之數又少慎焉其置閘篇曰瀕海臨江之地形勢高下古來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於澱若一旦頓議開通地望遙遠未易施力以津賦潮今於三十六浦中尋究得古曾置閘者纔四浦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餘皆廢棄故基尚存古人置閘本經久但以失之近裏未免易壅治於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瀕日兩漲落朝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瀉遠地積水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幾至浦則晚潮復上元未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為往來何緣減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即啓外水無自

以入裏水日得以出此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
沙不淤於閘內使港浦常得通利免於壅塞
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鹹
潮冬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
使寒則障積水今置閘啓閉水有泄而無入
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
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
沙淤積假令歲事浚治地里不遠易為工力
四利也港浦既已深闊積水既已通流則泛
海浮江貨舡木棧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任泊
或欲住賣得以歸市出卸官司遂可以閘為
限拘收稅課以助歲計五利也復有二說崑
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
後開浦一也開之則各開月河以堰為限
開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備曰天下之
利莫美於水田水田利倍莫盛於平
綠平江水田以低為勝昔之賦入多出於
鄉今低鄉之田為積水漫沒十已八九當時

田好水壞水有限隔風不成良今田圩常
水通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
水盡奔常熟遇西北風則常熟之水亦奔
亦然正如盛盂中水隨風往來未嘗停息
陟崑山與常熟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
皆曰水底十五年取水處之地是等良田
岸圍畏民田車畎以取水處之地是等良田
以與水也况平江之地低於諸州唯高圩
岸方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與田非
謂得以播殖也將恃此以救水之所居耳崑
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者至和塘也常熟去
城一百五里通往來者皆熟塘也二塘為風
浪衝擊塘岸漫滅往來者動輒守鄉往往有
覆舟之虞是皆積水之害今若開濬置閘之
後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裏低田使位位相
接以禦風濤以狹水為治之上也修作至和
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絕東西往來之水治之
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

容治之終也昨聞熙寧四年大水衆田皆沒
獨長洲尤甚崑山陳新鎮晏淘湛數家之
高大了無水患稻麥兩熟此亦築岸之驗日
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能作小塍岸圍
已田禾稼無虞盡積水本不深而岸皆可
築但民頻年重困無力爲之必官司借貸錢
穀集植利之衆併工幾力督以必成或十畝
或二十畝地之中奔一畝取土爲岸所取之
田令衆戶均價償之其貧借錢設官爲置籍
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成始成
終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去三十
六浦除常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二浦外今
深闊水勢通快不須開治雖三十三浦崑山
十有二謂掘浦下張浦七浦西陳浦楊林
浦六鶴浦顧遷浦川沙浦五岳浦蔡浦琅港
浦常熟二十有一謂黃四浦奚浦西陳浦東
陳浦水門塘崔浦耿涇浦魚潭浦鄒溝浦
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撞浦陸河浦

草浦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涇黃鶯霖
漕皆積久不浚當分爲三等開修

其說未歲九月奉 御筆差趙霖充兩浙提

舉常平前去本路措置興修積水其開浦置

開工料依元相度檢計逐旋開治更不候保

明先次施行去農隙月分不遠趙霖更不引

見上殿疾速發赴新任水患日久占壓良田

甚多一方受弊應有前後違礙並依今來指

揮合用錢米并辟官置司等令趙霖速具畫

一聞奏奏報並入急遞於入內內侍省投進

仍差童師敘充承受奏報文字霖旣受任復
條具事自以聞悉依 御筆違者以違 御
筆論諸路監司州縣如有稽慢闕誤以違
制論其合用錢米越州鑑湖封椿米支撥十
萬石借支本路諸州常平本錢十萬貫如闕
則以常平米及常平封椿錢貼支并降空名
度牒二千道出賣承信承節將仕郎官告各
伍拾道其命詞並以興修水利爲名別立價
直將合用工料召有力戶備錢米官爲募夫

監部開修候畢工計實用錢米紐直給告或
給空名許令變賣並與免勘會有無違礙書
填仍不作進納出身就平江置局所奏辟官
不拘常制直牒指差理爲在任月日不許辭
免內選人考第舉官合格水利職事未畢未
得赴部磨勘依方田官法就任改官幹當公
事文武官各四員准備差遣檢踏官共四員
所用材料木植專辟使臣三員分往淮南江
南路及溫處等州收買并辟置監轄造堰閘

官俵散錢糧巡視催促檢覆工料官點檢醫藥飯食官等負其差辟官屬其間有才吏理須旌別以示勸獎特於提舉常平司歲舉官數外改官從事郎一員縣令二員武臣陞陟二員積水之地正在崑山常熟兩縣各權暫添差縣丞一員今來開修平江諸浦緣常湖秀等州水勢會聚以成積水據所役人夫先於平江府諸縣雇募如闕即分那下常湖秀州雇募霖以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

興工前後修過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修築常熟塘岸一條隨岸開塘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日罷華亭縣青龍江自白鶴匯開修至艾祁塘口長十三里面闊十五丈底闊九丈深一丈二赤通役六十一萬二千八百餘工江陰縣黃田港自捺拄橋開修至港口閘長二十里有畸面闊六丈五赤底闊三丈深七赤通役六萬四千八百工崑山縣茜涇浦自太倉塘斂口開修至青堽坊北長三十四

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赤通
役三十一萬工堀浦自上源開修接至練祈
塘長十二里有畸面闊三丈底闊二丈四赤
深三赤五寸通役二萬三千五百餘工常熟
縣崔浦自陳家莊開修至雉浦塘口出梅里
塘長二十三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
赤深七赤通役二十一萬四千七百餘工黃
泗浦連小山浦開修至湖口長七十里有畸
面闊八丈底闊四丈八赤深七尺通役十二

萬六千九百餘工宜興縣開修百瀆五十八
餘長六十二里十七丈面闊二丈五赤止二
丈底闊一丈七赤止九赤各深五赤通役十
萬一千一百餘工常熟塘岸一條長六十
二里有畸其已築岸一萬三百七十五丈通
役三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
五十九丈常熟縣界岸長四千七百三十一
丈已築三千五百七十二丈通役三萬二百
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長洲縣界岸

長六千八百三丈並已築了通役十九萬九千六百餘工隨岸開淘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細五十里有畸面闊八丈底闊五丈深八尺通役六十四萬一千二百餘工宣和元年十月四日御筆訪聞平江府常熟縣常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爲田仰趙霖相度措置召租限一季了當具便民利害圖籍歲久以聞霖又應詔爲之修圍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百餘工修築錢涇口止葑蕀村

六年長三萬八十二丈脚闊一丈五赤面闊一丈二赤高六赤開修張墓塘北徹小山浦長五百四十二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赤開修山塘涇自小山浦口止本縣市河長二千八十一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赤開修顏家涇徹入小山浦長一千二百七丈面闊三丈底闊一丈五赤深七赤初造小山浦口啓閉泄放水勢斗門二所又圍裹華亭泖通役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工楊泖中心

開河三條共長九百四十八丈各闊十丈水深三赤隨河兩畔築岸高闊六赤顧亭泖心開十字河共長一千五百二十九丈五赤闊七丈水深四赤隨河兩畔築岸高闊各六赤止七尺及開陸家港小河長二百丈闊四丈水深三赤築岸高闊六赤宣和二年八月十一日詔旨罷役勾收入吏選平江府右獄掾廣錢物通支錢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三貫九百二十一文係度牒官體坊場市易抵

當等名色十九種焉

吳郡志卷第十九



吳郡志卷第二十

吳郡范

成大

撰

人物

春秋吳公子慶忌王僚之子以勇聞於世萬人
莫當走追奔獸擊接飛鳥追之駟馬馳而不
及射之接矢而不可中僚死出奔闔廬得要
離用之爲離所刺

被離吳王闔廬之臣楚白喜旣入吳伍子胥言
於王以爲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

子胥曰喜伯州犁之孫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怜同憂相救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性不可親也子胥曰不然竟與共事喜卽伯嚭也

要離吳人閻廬憚慶忌在鄰國有萬人之力恐合諸侯以害吳伍子胥乃進要離曰離雖細人有萬人之力嘗見其折辱壯士椒丘訢於友人之喪席訢怒須臾往攻離離至今誡其

我直勇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
幸真必來第勿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
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
卧無所懼訢乃手劍粹離曰子有當死之過
三子知之乎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
不關閉二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
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
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吾辱子於千人之衆
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三

不肖也前拔子劔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有三不肖而威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劔而歎曰天下壯士也臣所聞要離若此吳王見之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默然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聞於世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謀必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三慶忌

必信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焚弃於市要離乃奔諸侯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其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慶忌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

兵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江愍然不行謂從者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太子友故夫差太子也夫差將伐齊令國中曰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

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羅尤乃諷諫王清

且懷

從九

持彈從後園來衣袷履濡王恠問

之太子曰適遊後園聞秋蛸之聲往觀之秋

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撓撓長吟悲鳴自以

爲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截腰聳距而攫其

形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徘徊

枝陰蹶蹶微進欲啄螳螂黃雀但知伺螳螂

之有味不知臣挾彈飛從九而集其背臣但

志黃雀不知空蹈其旁陷於深井臣故袷體

濡履焉大王笑曰天下之愚也但貪前利不
覩後患太子曰愚復有甚且徒知踰境征伐
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
中天下之危莫甚於斯王不聽

壽越吳子壽夢臣魯襄公五年使于晉請聽諸
侯之好晉人遂爲之合諸侯魯衛皆來會于
善道

季扎吳子壽夢子諸樊之弟諸樊既除惡將立
季扎辭曰昔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威子威

去一君子曰能守節扎雖不才願附於子威
以無失節固立之齊其家而耕乃舍之扎遂
爲吳出聘諸侯以通嗣君至魯說叔孫務子
知其不得死遂請觀周樂至齊說晏平仲至
鄭元子產如舊相識至衛說蘧瑗史狗史鮪
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
也至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白晉國其
萃於三族乎說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
良大夫必思自免於難初使過徐君徐君

季札之劔口弔敢言及還徐君已死解其劔繫之冢樹由是札賢名聞天下其卒也孔子書其葬處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矣傳於世

蹶由吳子餘祭之弟魯昭公五年楚伐吳蹶由犒師楚王執之將以釁鼓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亦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信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

也君若驪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吉孰大焉乃弗殺以蹶由歸

掩餘吳公子也魯昭公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大敗楚及諸侯之師於雞父公子光弑王僚掩餘乃奔徐史記作蓋餘

燭庸吳公子魚邑公二十七年吳欲因楚喪而
伐之使公子掩餘及燭庸帥師圍潛吳師不
能退公子光遂弑王僚燭庸奔鍾吾後與掩
餘奔楚二人不與闔廬者也

夫槩王闔廬之弟也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囊
瓦禦之二師陳于柏舉夫槩王晨請於闔廬
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
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
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

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
亂吳師大敗之吳遂入郢夫槩王後奔楚爲
堂谿氏

子洩吳王夫差臣魯哀公八年帥師伐魯取武
城

胥門巢王子姑曹展如魯吳王夫差臣哀公十
一年巢將上軍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
于艾陵大敗齊師

太子友夫差子王子地王孫彌庸皆夫差臣魯

哀公十三年越公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彌庸之左吳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也吳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復戰友與彌庸於姚皆死之

言偃字子游吳人孔子高第在文學之科嘗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弦歌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偃之言是也今

言偃宅在常熟縣西常熟世傳一名琴川本弦歌之說故也餘見往蹟門

前漢角里先生吳人史記正義引周樹洞曆云姓周名術字元道太伯之後漢高帝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俱出定太子號四皓史記正義角里先生一號霸上先生又云今太

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祿里村是

史記正義

嚴忌吳人時謂之嚴夫子尊之如此

嚴助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

善助對擢爲中大夫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
助與大臣辦論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任用
尤親助侍燕從容上問居鄉時助對爲友塚
富人所辱上問所欲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
爲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
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海南
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其以
春秋對助上書謝復留侍中

大司馬臣字翁子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

樵賣以給食權東新行且讀書其妻羞而去
買臣後至長安會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
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中大夫因言東越
可破之策拜會稽太守擊破東越徵爲主爵
都尉守山拊官至右扶風

後漢沈豐郡人爲郡主簿太守弟五倫母老不
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懷戀垂泣遣豐迎母
廣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
對母飲酒因醉卧

臯伯通漢賢者居臯橋梁鴻與孟光俱至其爲
人負春伯通異之合之於家

高岱字孔文郡人性聰達輕財貴義所友皆世
偉人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
郡岱將憲避難求救於陶謙岱憔悴泣血水
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
出軍岱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爲危悚岱
徑往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
孫策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虛已

侯孟爲媿歎者所中策遽囚之知友時人皆
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惡其收
衆心遂遇害

沈友字子正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
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曰君子
講好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
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
猶負薪挾火更益其熾歆歎曰自威靈以來
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善屬

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時稱其
筆舌與刀三者皆妙過絕於人孫權以禮聘
之既至極論王霸之略正色立朝清議峻厲
為虜臣所譖權亦疑其不為己用害之年二
十九

陸康字季寧郡人祖父續在獨行傳康漢末為
廬江太守少篤孝悌勤脩操行太守李肅察
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歛尸送喪還潁川行
明禮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有稱子續

六
漢書

陸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子駿

陸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

子遜仕吳

吳書陸氏世頌

吳陸續字公紀漢末廬江太守康之子容貌雄

壯博學多識該覽歷數吳孫權辟為督掾以

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

可越海載石為重姑蘇陸氏之門有巨石號

鬱林石世保其居續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

澤天圖注易釋太元皆傳於世豫知亡日爲
辭以訣自謂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勤詩書
長玩禮易受命南征惟疾遇厄遭命不幸嗚
呼悲隔卒年三十二長子宏會稽南郡都尉
次子啟長水校尉

陸遜字伯言孫權爲將軍時遜年二十一始仕
幕府歷東西曹代日蒙爲右部督拒關羽進
克公安南郡進封華亭侯進封婁侯遷大都
督破劉備走曹休積功拜上大將軍輔太子

國赤烏中代顧雍爲丞相時詔伊尹

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遜實兼之遜弟瑁

遜子抗抗子景遜
族子凱徹凱子禕

陸瑁字子璋遜之弟好學篤義與英游割少分
甘收導孤弱攝養至長乃別嘉禾中拜選曹
尚書諫疏端切孫權嘉之子嘉仕晉

陸抗字幼節建衡中爲都督諸軍事治樂鄉憂
深慮遠數上疏陳時宜破西陵誅步闡貌無
矜色謙冲如常得將士歡心與晉羊祜推倚

扎之好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鳳凰中
拜大司馬荊州牧卒子晏嗣晏及弟景從上
機雲外領抗兵

陸景字士仁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以尚公主
封毗陵侯

陸凱字敬風遜族子為將數有功封嘉興侯孫
休時領豫州牧雖統兵眾手不釋書好大從
從論演其意以筮輒驗孫皓時為左丞相乃
公家義形於色卒年七十二

陸微從上字敬宗凱之弟天姿聰從良才通行潔

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坐和下獄焚毒備

至終無他辭出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夷人

服其恩信交域肅清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元

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書丞華

覈表薦從上曰從上天姿聰從良才通行潔

昔登選曹在州十餘年內無粉黛附珠之妾

家無文甲犀象之珍後召為西陵督封都亭

侯華覈以為宜股肱王室寵以上司則天工

脩而庶績熙矣從卒于式嗣

陸禕孫皓時為將軍父凱亡入為太子中庶子
右史華覈薦曰禕體質方幹器幹疆國重率
之才過於魯肅在戎果毅臨財有節

晉陸機字士衡祖遜父抗已見前條機長七尺
聲如鍾天才秀逸文章冠世閉門勤學非禮
不動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謂伐吳之
役利在獲二俊遂延譽薦之成都王穎假機
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官人孟玖請機於穎選

害葛洪稱機文猶

從

圃積王無非夜光玉

河吐流泉源如一其洪麗妍贍英銳漂逸亦
一代之絕所著文章三百餘篇行於世弟雲
耽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
理與兄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號二

陸舉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周浚謂為當

一今之顏子補浚儀今後百姓圖形配食縣社

一入為中書侍郎為成都王穎所害著文章及

新書三百餘篇

陸耽雲之弟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三陸相攜閭朝一旦湮滅國喪雋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如此陸喜字恭仲父瑁喜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其爲自叙略曰感于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于政法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縱以四愁而作娛賓九思其書近百篇任吳吏部

陸暉字士光喜弟之子父英高平相少有雅望以清正著稱從兄機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太興初拜侍中與王導等受顧命遺詔錄尚書事謂暉清操忠歷職顯允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渝體自門風焉蘇峻之難隨帝在石頭不以凶威變節峻不敢害後以歸鄉里拜墳墓卒謚曰穆子謀散騎常侍弟

陸暉字士光喜弟之子父英高平相少有雅望以清正著稱從兄機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太興初拜侍中與王導等受顧命遺詔錄尚書事謂暉清操忠歷職顯允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渝體自門風焉蘇峻之難隨帝在石頭不以凶威變節峻不敢害後以歸鄉里拜墳墓卒謚曰穆子謀散騎常侍弟

玩

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嘗謂三事
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徐
鬼其輕易權貴如此詔曰玩體道清純雅
洪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代王導等爲司空
翼亮累世以洪重爲人主所貴性通雅不以
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課若布衣搢紳皆應其
德字薨謚曰康子納

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正厲絕俗歷職恪勤純
固始終不渝自吳興太守召拜尚書將應召
外白宜裝幾船臨發止有被襪而已餘並封
以還宮時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納望闕而
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
忠亮卒官開府儀同三司

吳郡志卷第二十

卷第二十

人物

吳郡范成大撰

陸子真吳人晉太尉玩之曾孫自玩至子真
父高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子真兄仲元又
為侍中子慧曉仕齊有大名時人方之金張
二族子真仕宋為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
當見辛家在郡子真不與相聞聞者高之王
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

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所戶陸
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後爲中散大夫卒
陸徽字休猷爲建康令清平無私除平越中郎
將士庶愛詠爲益州刺史威惠兼著蜀士安
之卒於官家無餘財文帝痛惜之謚曰簡子

梁果胸
休梁

齊陸敬世曉郡人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同
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廬江何點常稱
意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瞭然然意曉與

張融隣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楊柳點歎曰此
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遊蒲國劉進清介
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
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命駕往酌飲之曰
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齊武帝爲子廬陸
王求天下第一人爲行事乃使慧曉爲長史
行事卒官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贈太常三
子儵儵儵並有美名時謂之三陸

陸閑字選業慧曉之兄子有風概仕齊揚州別駕

知難將作乃以疾不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
光作亂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謀未及報
徐世標害之子厥辭襄襄仕

陸澄字彥深吳人祖邵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

澄好學博覽見無所不知永明中領國子博士

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集學

士何憲等寸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讀所

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空官

敬驥之侍讀靜子澄當世稱爲碩學多疑籍

人皆謂其博地理也及雜傳死後乃出

陸超之吳郡人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都

陽監郡二王死欲起兵超之曰事成則宗廟

獲安不成猶爲義鬼宣城公鸞遣裴叔業襲

尋陽子懋參軍于琳之拔刃入齋害子懋琳

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

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

人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金

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王元邁喜其節厚

加殯歛

陸襄字師卿閑幼子梁昭明太子聞襄美行引與共遊處母嘗卒患醫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暮求索無所悉有老父詣門賣漿量如方劑將酬直無何失之時謂孝感所致為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相誣告襄引入內室喻之二人感悔同載而還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關既罷讎共車郡人懷襄德化立碑後為度支尚書臺城陷還吳舉義迎蕭寧為盟主為

將吳子仙所敗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
居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追封餘干侯又顏氏家訓云襄父閑被害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者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搗搗供厨姪雲公

陸雲公字子龍好學有才思嘗製表太伯廟碑累遷中書黃門郎太清初卒張纘與雲公叔襄書曰非唯貴門喪寶有識同悲其為士流

重如此從兄才子亦有才名位至廷尉子瓊
仕陳

陸杲字明霞徽孫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
名杲風韻舉止頗類之時稱曰無對日下唯
舅與甥梁天監中位御史中丞婁直無所顧
望號不畏強禦為義興太守寬惠為下所稱
卒官特進謚實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
沙門傳三十卷

陸從瞻杲身學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

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於

明

陸暹字洞元杲子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仕
梁太子中庶子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
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
踈廣終光祿卿

陸倕字佐公慧曉幼子少勤學能文嘗借人漢
書失五行志四卷暗寫還之略無遺脫為
外祖張奐所異奐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

元也與樂安任昉友旣商芸之徒俱號龍門
之游梁武帝雅愛倅才敕撰新漏刻及石闕
銘仕至太常卿子瓚瓚早慧十歲通經終於
童子奉車郎

陸瓊字伯玉雲公子幼聰慧六歲爲五言詩
有詞采年八歲於客前覆其碁局號曰神童梁
武帝召見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侯
景胤舊母避地于縣西鄉勤苦讀書遂博學
有文才仕陳累尚書殿中郎諸大手筆並出

於瓊後遷吏部尚書詳練諧牒雅有識
性謙儉不自封殖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
室宇不改車服不華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
餘財暮年知足避權常謝疾母亡後主自削
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卒有集二十卷
陸瑜字幹玉瓊之弟少篤學美詞藻與兄瓊同
仕陳晉安王府時人比之二應瑜聰敏陸記
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與論於僧瑒法
師並通大旨卒贈光祿卿

陸琰字溫玉瓊從父弟父今公梁中軍宣城王
詔室叅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仕陳累遷直
嘉德殿學士文帝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
右嘗使製方銘授筆即成無加點竄使聘齊
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人傾心焉
卒贈司農卿琰寡嗜欲鮮矜競遊心經籍晏
如也所製表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得
二卷

陸琛字梁玉瓊從父弟臨川王長史立義之子

少警敏事後母以孝聞陳後主時坐漏泄禁
中語抵罪

陸繕字士縉倅兄子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陳
文帝時爲中庶子繕儀表端麗進道陳末文
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劍焉後拜御史中丞以
父終固辭詔易廨宇居之太建中與徐陵等
叅議政事卒謚曰安子子辯慧辯慧字敬仁
年數歲詔入殿內應對進止有父風姪見賢
亦方雅位少府卿卒謚平子

陸子隆字興世郡人祖敞之梁嘉瑞與公之懷封
氏令子隆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張彪為
吳郡太守引為將帥及隋文帝討彪彪將皆
降唯子隆力戰文帝義之使領甲仗宿衛遷
都督荊州刺史綏集夷夏甚得人和吏請闕
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謚威子弟子才
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封始興縣子

陸慶郡人少好學通五經尤明左氏春秋節操
甚高仕梁為婁令陳天嘉中召為散騎侍郎

不就永陽王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
辭以疾王微服穿壁視之曰陸君風神凝峻
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慶後集
室屏居以禪誦為事故傳經受業者鮮焉

陸山才字孔章吳父祖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汎
中散大夫山才倜儻好尚文史紹泰中歷散
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太守卒謚簡子

隋陸從典字由儀瓊子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
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初賦

詞甚美篤學業博涉群書位司徒掾陳亡入
隋為著作佐郎詔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末
就而卒

陸詡郡人隋文帝時以禮學自命見儒林傳詡少

習崔靈恩之禮入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

士詡令詡行元嘉中為祠部郎

隋陸潛字士紳吳郡人祖暎梁侍中父陟諮議

叅軍世有文集潛不從家聲仁壽中召補春

官學士大業中為燕王記室唐正觀中授

大夫魏王府文學大業
雜記

唐陸元明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以

明經仕隋為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元僭號

封子從之恕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

束脩禮德明耻之服巴豆巨劑僵偃壁下元

恕入拜牀前德明對之遺痢不復開口遂

病去太宗為秦王辟為文學館學士以經授

中山王承乾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

甚多傳於世子訓信麟德中為左侍極檢校

右相

陸贄吳郡人柳宗元撰其墓表云先生與天水
啖助及趙康能光明春秋之學爲春秋集注
二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補明章大中發露
公器以堯舜爲的文武爲首周公爲翼用是
爲天子爭臣歷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
太子侍讀永貞年侍東宮明年天子踐祚先
生終矣門人世儒相與謚曰文通先生
陸元方字希仲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孫之曾

孫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使嶺外涉海
風濤驚壯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
使濟而風訖息累遷鸞臺侍郎拜平章事元
方素清謹每進退群且武后必先訪問外祕
莫知臨終取奏甚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
有興者卒贈越州都督子象先景倩景融皆
美才知名

陸象先器識沈遠舉制科高第累授中書侍郎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恬靜寬容議論高

簡爲時所推不附太平公主元宗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仁恕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德是謂象賢者乃賜名

陸景倩爲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以景倩爲真清終監察御史

陸景融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政有夙績遷工部尚書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

其友
陸景言景融諫不入則自焚母爲損威人多

陸東之元方伯父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

陸餘慶元方從父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

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累遷

太子右庶子封廣平郡公旣仕好薦藉寒品

晚進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風流敏辨與

陳子昂等善時號方外十友武后時雖極貴

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

赫訖無悔尤開元初終太子詹事謚曰莊

陸瓌字仲采餘慶子舉明經任以清幹稱除洛

陽令摧勸姦豪人不敢犯不阿時宰數忤貴

近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

守設檻笄瓌至徹之而虎不為暴

陸長源字泳舊史作泳之餘慶孫性剛而贍於學好

談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罷汝州刺史送車

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

吾愧不及先人副董晉為宣武司馬以峻法

兵多所裁正雷雷亂遇害朝廷嗟恨贈之

射

陸贄字敬輿蘇州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

調鄭尉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

陟使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

計聽吏治三科登萬義四賦經財實六德保

罷察五要簡官術時年其言遷監察御史

召為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仍為學士數言

實參罪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參黜乃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贄入翰林年尚少
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
夕進見帝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
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論議
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
陸南金字季孫開元初嶺南流人盧崇道逃還
僞稱南金弔客突入其舍而道其情南金匿
之俄事覺詔御史謂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
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死
不情御史恆之趙璧曰毋未葬妹夫歸且能
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驚上狀元宗皆
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飭張說陸象先以
賢謂之終太子洗馬

陸希聲景融四世孫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
子論著甚多隱義與召爲右拾遺時儉厲秉
權歲數歉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
昭宗聞其名召爲宰相以太子少師罷卒贈
左僕射謚曰文

陸賈虞元方六世孫以文名歷侍御史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賈虞子舉進士一

不中往從張搏辟後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

雖幽憂疾痛貧無十日計不少輟有田數百

畝與江通常苦飢躬畚鍤之勤嗜茶置園顧

渚山下歲取租焉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

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吏書茶酒無筆

牒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用

異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

召不至李蔚盧樛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

遺詔下而立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

十人皆贈太補闕唐書龜蒙善為賦絕妙人

有收得賦林皆綴緝屬對差次比擬凡數百

有題而末就其用工如此談苑龜蒙與顏堯

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祿

與張搏為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

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疾風吳融

為作傳胎史官韋莊撰文陸希聲撰碑文顏

堯書

堯書

陸誇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既在道歐陽稚遺書謂其出處之遽誇遂還稚詹從子也名亦高

陸亘字景山吳縣人中舉制科遷太常博士禮部尚書其直其練容其佶精儻蹇亘接逐之胥曹失色顧覓蔡號蘇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亘文名嚴直所至以善政稱卒贈禮部尚書

陸徽之字彥猷常熟人高才博學邑中推為鄉先生建中靖國初有詔求直言徽之進封侯拜左散騎常侍等力陳時政闕失唱弟曰皆駁放大觀末彗星見復收拾孝聞等徽之已卒

宗郡志卷第二十一



六郡志卷第二十二

人物

六郡范

成天

撰

顧琛字弘璋吳縣人和曾孫祖履之父倓並為
 司徒左曹掾琛謹確不浮華孝建初為吳郡
 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侯三年竟陵王誕反
 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及子弟官琛執其使
 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後復為吳郡太
 守琛雖貴達且音不變

顧覲之字偉仁爲山陰令御繁以約晝日垂簾
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
尚也後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與權傾人主
覲之未嘗低意或嫌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
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卒官湖
州刺史謚曰簡子覲之常謂命有定分非智
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聞者不
達妄求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
命姪愿作定命論焉

顧普字景怡郡人聰敏好學母亡廬墓次遂隱
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嘗近百人太祖
輔政召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
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湯武得勢師道
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
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
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是以窮谷愚
夫敢露蠡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
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臣

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武帝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郎俱不就顧黯字長孺有隱操與顧歡俱召俱不赴

顧子喬吳人梁武陵王府參軍事以儒術知名子烜烜梁臨賀王記室亦以儒術知名子野王仕陳

顧憲之字士思覬之孫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醇旨者

輒號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焉仕齊爲衡陽內史出公祿葬疫死者王負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梁天監中卒遺令勿設靈筵朔望祥忌權安小牀勿用牲牢設香燈下素饌而已所著文數十篇

顧協字正禮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年數歲外從祖光祿大夫張永嘗携之遊武丘山問欲何戲協曰正欲枕石漱流初舉秀才沈約覽

其榮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為湘東王記
室叅軍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曰協行稱閭
里學兼文義服膺墳素雅量遠安貧專靜
奉公抗直年幾六十室無妻子臣言欲於官
人申其屈滯協苦執靜退立志難奪可謂東
南之遺寶昔孔愉表韓續之子庾亮薦翟陽
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見文苑英華
累遷常侍卒官無衾以斂武帝為舉哀謚溫
子協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

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自丁艱憂終
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
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
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嗣息博極群
書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
於世

顧野王字希馮迺子七歲知五經大指九歲能
屬文十歲隨父之建安作建安地記長則徧
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儀蟲象

字無所不通又善丹青時人稱絕侯景之亂
歸本郡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體素清羸裁
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伏戈被甲
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莫不壯之
陳天嘉中卒官光祿卿知五禮事野王少以
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視其容兒
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撰玉篇
輿地志符瑞圖顧氏譜傳分野樞要續洞冥
記從之象表又撰通史要略國史紀傳未就

而卒

顧彪吳人以春秋左氏授朱子奢名于世

顧嗣

從清

吳人父覽隋秘書學士

從清

永徽中

脩國史撰太宗實錄又論次國史有勞封餘
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拜相

顧少連字夷仲吳人擢第補登封主簿邑有虎
孽少連命塞陷穿移文獄神虎不為害德宗
幸奉天徒步詣謁授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閱
十年以謹密稱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少連

酒酣挺笏謂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勸解之改京兆尹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鎧仗號良吏卒封本縣男贈右僕射謚曰敬始少連携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叅軍韋夏卿撰少連神道碑謂顧氏復徙吳會自晉司空和洎梁給事中耀至少連十三代矣又云少連父望慕梁伯鸞於陵仲子安貧履道不辱其身該

通六經高貫百氏究天人之際盡性命之端觀夏卿所述望蓋耆儒隱君子也又云子師閔以拔萃甲科次師安等三人非少子也碑見文苑英華

顧禧字景繁祖沂字歸聖知龔州父彥成字子英兩浙運使皆有賢名禧雖受世賞不仕居光福山中閉戶讀誦博極墳典所著書甚富注蘇文忠公詩尤詳紹興間郡以遺逸薦閑居五十年不出名重鄉里

顧襄字公甫郡人太學上舍生名聲籍甚熙寧九年登第召爲太學正卒歸葬虎丘

戴顓字仲若父達隱遯有高名顓以父不仕復脩其業自桐廬徙居吳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泉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守將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宋國初建辟召並不就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

戴公山下也

陳遺郡人宋初爲郡吏母好食鑊底飯遺在役常帶一囊每煮食輒剝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斗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因此得活母晝夜泣涕自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南史

何求字子有其先廬江人何氏過江自司空充並葬吳西山爲吳人求除中書郎不拜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

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
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夕忽乘小船逃歸

吳隱武丘山齊拜太中大夫又不就

弟點
仕梁

杜京產郡人少恬靜閑意榮宦郡命主簿州辟
從事皆稱疾去除奉朝請亦不就永明十年
孔稚珪陸澄盧綜沈約等表薦之曰竊見吳
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
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從從士儒博通史子流
連文藝沉吟道奧奉初之朝掛冠辭世遁捨

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
足新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
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
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懼薛蘿起打矣不
報建武初徵爲負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
持釣豈爲白壁所回辭疾不就

陳景尚吳人善講誦道釋中皆不可及製靈書

經大行於世梁邵陵王甚重之

抱朴子

何點字子皙求之弟居喪幾至滅性真素通美

博通群書善談論無所與屈世以點爲孝隱
士弟嗣爲小隱士士大夫多慕從之兄求卒
於武丘點菜食不飲酒二年腰帶減半宋齊
之間累詔不就嘗患渴累歲不愈後在吳中
石佛寺講所晝復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
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

感弟嗣

本名犯
太祖廟諱

何嗣字子季仕齊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節
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二兄求點並棲隱求

先卒至是嗣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嗣爲

亦曰東山兄弟號何氏三高嗣家世少書性
祖尚之至七十二嗣年登祖壽以上世皆葬
吳西山乃移還吳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
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
戒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嗣伏而不動又
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舍舍人

十六

孫脩道吳人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子瑒仕

陳

皇侃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少好學師事
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
語仕梁國子助教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武
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日誦孝
經二十篇丁母憂還鄉卒所撰論語禮記義
見重於世

孫瑒字德璉吳人父脩道瑒倜儻好謀略博涉
經史仕梁以軍功封富陽侯陳初王琳之亂

莊於郢召瑒都督郢州刺史周將乘虛攻之
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遂盡有中流之地
奉表歸陳封襄縣侯召為領軍將軍文帝謂
曰昔朱買臣願為本郡卿豈有意乎改吳郡
太守給鼓吹一部改鎮公安為鄰境所憚累
遷五兵尚書卒謚曰從木瑒事親以孝聞於
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家庭穿
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嘗於山
齋設講肆集從之儒之士冬夏資奉之處已

率易不以名位驕物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
軍國器械多所創立後主數幸其宅賦詩述
勲德及卒尚書令江總爲之銘誌後主又題
銘後四十字遣左戶尚書蔡徵就宅宣敕鐫
之略曰天長路遠歲久靈多功名未勒此意
如何時以爲榮瑒二十子次子訓頗知名仕
至高唐太守

杜之偉郡人陳武帝命以經授衡陽獻王昌

超之全景文皆郡人微時嘗與沈攸之共乘

小船出都有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
方伯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超之果爲廣州
刺史景文字弘達齊永明中卒於光祿大夫
潘徽字伯彥郡人性聰敏受禮於鄭灼受毛詩
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
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秦孝王俊令徽
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復令爲萬字文煬
帝時爲京兆郡博士

褚輝字高明郡人以禮學稱於江南煬帝徵天

下儒士集內史省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擢
太學博士撰禮疏百卷

徐孝穎吳人祖麟梁侍中石陽侯父樞陳尚書
起部郎孝穎勤學多覽善屬文性至孝丁母
憂三年縗經不離身涇冬不御綿纊形體骨
立杖而能起每哭臨哀聲徹於郡邑聞者亦
為隕涕嘗在園中晝卧見人盜菜徐轉身向
裏恐盜見之其仁行謙退皆此類也仕煬帝

為學士校書郎

大業雜記

朱子奢吳人從鄉人顧彪授經善文辭正觀初
持節使海外平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之憾子
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累遷諫議大夫唐初
太廟止四室子奢始發七廟之議帝欲觀起
居記錄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
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
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子奢性樂易能
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
禮甚篤

史德義崑山人咸寧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為逸人高宗聞其名召赴洛陽尋稱疾歸公卿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從從素履真確謙冲彰於里閭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風操可知啓沃攸侔特宜優獎委以諫曹授諫議大夫

後放歸丘壑

朱佐日郡人兩登制科三為御史子承慶年十六登秀才科代濟其美天后嘗吟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問是誰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疋轉侍御史承慶嘗為昭陵挽詞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翰林盛事

陶峴崑山人文學自許生知八音通曉不謀宦遊富田業擇人不欺者悉付之身泛江湖遍

遊煙水往往數歲不歸製三舟一自載一置
賓客一貯飲饌與客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
載逢佳山水必窮其勝開元末名聞朝廷經
過郡邑靡不招之峴不肯受自謂麋鹿野人
非王公上客亦有不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
號爲水僊常慕謝康樂之爲人言終當樂死
山水浪迹垂三十年後遊襄陽西塞歸老於
吳

歸崇敬字正禮吳縣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舉
博通墳典科第一詔舉才可宰百里復策
高等大曆初以倉部郎使新羅遇風濤舟幾
壞衆謀易單舸崇敬不肯獨濟風訖息使遠
囊橐惟衣服東夷傳其清德遷翰林學士左
散騎常侍餘姚郡公表歸上冢寵賜贈帛儒
先以爲榮卒贈僕射謚曰宣論撰數十篇
歸登字冲之崇敬子事繼母篤孝舉孝廉高第
又策賢良性溫恕常慕陸象先爲人正元初
爲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

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
難獨處同列有所諫正輒聯名無所回諱轉
起居舍人凡十五年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
晚旣懷順宗爲太子登父子侍讀憲宗問政
所先知帝眷而果于斷勸順納諫爭內外傳
爲讜言進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謚曰憲
歸融字章之登之子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
觀察使盧周仁取羨錢億萬進京師劾奏請
還所進代貧民租入歷兵部尚書封晉陵郡
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

沈旣濟吳人經學該明有良史才召拜史館修
撰議則天皇后進非以德請省其紀位禮部
貲外郎

沈傳師字子言旣濟子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
書有楷法舉進士禮部侍郎權德輿於門生
中推爲顏子復登制科累拜尚書右丞湖南
江西觀察使吏治嚴明吏不敢罔以廉靖聞
入爲吏部侍郎卒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競

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儲錢鬻宅以葬

沈詢字誠之傳師子能文辭累遷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卒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

徐岱字處仁蘇州人本農家子於學無不通辨論明銳座人常屈終給事御史館脩撰

于公異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為書記破朱泚公異為露布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宸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然仕不振而卒

丁公著字平子吳人幼喪母七歲見隣媪抱子哀感不食請於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稍長父勉敕就學舉明經授校書郎不滿秩輒去

侍養父喪負土作冢貌力癯憊見者憂其死
孝觀察使表上至行詔刺史存問賜束帛旌
表其間後爲皇太子諸王侍讀著太子諸王
訓十篇穆宗立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
且許以相公著陳遜牢切辭疾求外所至以
清靜聞終太常卿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
輒憂見顏間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夫
下惜之

吳郡志卷第二十二

吳郡志卷第二十二

吳郡范成大撰

人物

顧雍字元歎吳人曾祖奉潁川太守蔡伯喈嘗
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伯喈歎異之故與伯
喈同名而字元歎從宦有治迹累遷領尚書
令封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不飲酒寡言
語舉動時當爲孫權所敬憚代孫邵爲相選
用文武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訪民間及政

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

用終不宣泚相十九年卒子裕襲侯雍弟徽

梯雍子邵穆一名裕邵子譚承

顧徽字子歎雍之弟以才辯為孫權腹心權欲

揣曹操意遷徽輔義都尉以往操具問境內

消息徽應對婉順拜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

卒吳書

顧悌字子通雍族人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孫

權時為將軍言辭切直朝廷憚之悌父向歷

職今年老致仕每得父書酒掃設几延舒言

其上拜跪讀之父終飲漿不入口五日以不

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對之

哭泣服未闋而卒

顧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風聲流聞遠

近稱之與舅陸績齊名為郡守舉善以教風

化盛行留心下士雖役伍微賤皆拔而友之

世稱知人子譚承

顧穆宜都太守子榮仕晉

顧譚字子默邵之子弱冠爲太子四友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謝景羊微之徒悉在譚下赤烏中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等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辭綜爲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孫權待之甚隆遂平尚書事遭讒徙交州著新言二十篇

顧承字子直譚之弟孫權召見之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聞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

爲君嘉之拜吳郡西部都尉出平山越入爲侍中終奮威將軍

顧禹字孟著雍諸孫而榮兄子也少有名望爲散騎侍郎

顧榮字彦先吳人爲南土著姓祖雍父穆榮機神從良悟弱冠仕吳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

洛時號三俊陳敏反南渡江榮起兵攻敏敏率萬餘人出榮以羽扇麾之皆潰永嘉初召拜侍中禍難乃作輕舟而還元帝鎮江東以

爲軍司謀畫皆諮焉朝野推敬之卒官散騎
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贈侍中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謚曰元榮經德體道謀猷洪遠
忠正之節在困彌厲族弟衆

顧衆字長始父秘交州刺史衆有文武才幹爲

鄱陽太守王

從女
從享

作逆以軍期召衆聲色甚

厲衆不爲動容陸玩曰所謂剛亦不吐柔亦
不如仲山甫何以加之蘇峻反衆還吳潛圖
義舉吳中人士同時響應與賊戰破之以

封鄱陽縣伯遷僕射卒謚曰靖第三子
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族子和

顧和字君孝衆族子曾祖容荊州刺史祖相臨

海太守和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曰此吾家

騏驎與吾宗者王導謂和珪璋特達機警有

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累遷中丞

僕射多所獻納不阿權臣卒官儀同三司謚

曰穆子淳歷黃門侍郎左衛將軍曾孫琛仕

宋

張允吳人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
子溫字惠恕少脩節操容貌奇偉顧雍以爲
當今無輩孫權聞之曰如是則張允不死矣
召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甚見
信重以輔義中郎將使蜀蜀人甚貴其才權
嫌其聲名太盛會暨豔諧行遂併幽之駱統
表理曰溫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
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人未有及之者
也若忍威烈膏賢才以純大業固明朝之休
光也權終不納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
與溫俱廢

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博聞多識拜大鴻
臚寶鼎初使于晉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
晉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皆不能
屈羊祜何從不並結縞帶之好道病卒

張訓字叔方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善文辭爲海
昏令甚有惠化

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拜郎中爲廣

德令有治異績擢太子輔義都尉又文士傳
曰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在
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
今三賢屈顧老鄙相聞渴甚矣其為吾各賦
一物然後乃坐夫騷馬以迅驟為功鷹隼以
輕疾為妙何必積思皆隨目立成據大歡悅
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遜而坐君
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成出則有獲韓盧
突鵠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岳之餘種

銅應機命中獲準高墉

張禕少有孝行恭帝為琅邪王以為郎中令及
帝踐祚劉裕以禕帝故事素所親信封藥酒
一甕付禕使醖王禕既受命而歎曰鳩君而
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乃自飲之
卒子暢仕宋

張憑字長宗郡人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舉孝廉
劉惔見之清言彌日遂言之於簡文帝召與
語歎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張澄吳人晉光祿大夫當葬父郭璞為占葬地
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
某處年減半位止鄉校而子孫貴顯澄乃葬
其劣處位果止光祿年六十四至曾孫裕遂
昌子彭祖

張彭祖廣州刺史子敞侍御史度支尚書巨元
篡位以事忤元敞表獻忠款事從之為吳郡
太守一云為吳國內史子裕仕宋敞子孫至
宋齊之後益昌為吳大家

張翰字季鷹吳人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
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賀循
赴命入洛經吳閭門於舡中彈琴翰初不識
便同載去齊王囹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固時
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
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智自防
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
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
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

名爵乎遂命駕歸著首丘賦俄而囹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

沈珩字仲山郡人少綜經藝長春秋內外傳有智謀能專對孫權使使魏文帝引珩談語終日隨事響應無所屈還吳以奉使有稱封永

安鄉侯官至少府

吳書弟峻

峻字敬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麓者溫嘉其無隱又常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敕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 笑林

朱據字子範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才兼文武孫權以爲可繼呂蒙張溫使領兵屯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錐豐常不足用遭二宮文惡據擁護

太子義形於色以死守之遂左遷終於新都
郡丞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熊子宣襲
爵尚公主至驃騎將軍

朱

從木
從亘

字休穆郡人討平山賊有功遷濡須督
拒魏曹仁衆寡不敵亘謂諸將曰勝負在將
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亘邪
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部兵進擊仁敗走拜
前將軍封侯亘輕財貴義性彊識與人一面
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

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其沒也
士男女無不號慕家無餘財官周其喪事
朱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累遷至鎮南將軍大
破魏軍後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
軍爲孫琳所枉害

上靜字

從文
從亘

風與顧邵陸通張訓等齊名終刻

今

暨豔字子休郡人張温引爲選曹尚書性狷厲
好爲清議是時郎曹混清多非其人豔臧否

區別賢愚異晉遂爲浸潤所諸

韋曜字弘嗣郡人少好學能屬文孫亮時爲太史令孫皓時遷中書僕射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由此漸怒皓酒後以嘲弄公卿爲歡曜但言論經議爲不承認收曜付獄徙其家零陵

徐原字德淵慷慨有才志忠壯好直言爲呂岱所薦爲侍御史岱有得失原輒諫諍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

何聞過談者美之

孫拯郡人爲陸機司馬孟超直入機麾下奪囚拯勸機殺之不能用及機爲成都王穎所害又收其弟雲龍及拯皆下獄考掠拯兩踝骨見終不變辭吏民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狂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衆知愛今旣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遂同被害拯門人費慈字意詣獄明拯寃拯誓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

死自吾分卿何爲爾二人曰君旣不負二陸
僕又安可負君亦被害

吾彥字士則吳人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
猛獸膂力絕群陸抗奇其勇略用爲建平太
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舡於蜀彥覺之輒爲鐵
瑣橫斷江路晉師攻之不能尅乃退舍禮之
吳亡始歸晉爲交州刺史二十餘年清身率
下威恩宣著南州寧靖入爲大長秋

蔡洪字叔開郡人有才名時王政陵遲官才失
賈君早多退而窮處洪作孤奮論與王沉
時論同意讀者莫不歎息仕爲松滋令

朱誕郡人陳敏之亂豪桀多見維繫惟誕與顧
循不豫其事

吳震郡人學行清脩老而未調華譚薦之爲著
作佐郎

范平郡人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亂適吳因家焉
平研覽墳素該通百氏詔謚文貞先生三子
奭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家世好學

關內侯爵子文才亦知名

吳郡志卷第二十三



吳郡志卷第二十四

人物

吳郡范

成大撰

張裕字茂度敞之子為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

外安之解職還家徵為都官固辭以疾就加

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

縣之華山為居止優遊野澤如此者七年為

會稽太守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守謚曰

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第鏡永辯岱俱知

多時謂張氏五龍

張鏡裕之次子少與顏延之鄰居延之常談義
飲酒喧呼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
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深延之心
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
安太守

張永字景雲裕之第三子涉獵書史能為文章
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大為
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

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及授揚威將軍
督諸將經略河南後為青冀二州刺史統諸
將討薛安都封孝昌縣侯改吳郡太守遷南
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
為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年雖老志氣不衰
子瓌仕齊

張岱字景山裕之幼子仕為吏遷令殷沖為吳
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遠樓連下邑名器方顯
終當大至歷臨海豫章晉安三王府諮議自

謂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
悔吝之事無由而又從光州刺史益土安其
政齊建元初為吳郡太守高帝知代山歷任清
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未欲回換但
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為護軍加給事
中岱拜竟詔以家為府武帝即位復為吳興
太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
謚貞

張邵字茂宗裕之弟初為晉琅邪內史王誕

府功曹

從木從之
從亘從厶

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

弃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飢
又資饋其妻子武帝以邵勤練憂公補州主
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帝受命以佐命功
封臨沮伯卒謚曰簡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為
輜車諸子從焉子敷

張敷

字景胤
生而母亡年數歲問之便有感慕之色求

母遺物唯得一扇紙錄之每感恩輒開笥流

涕性整肅

其甚高好讀

從之
從厶書兼屬文論

少有盛名帝見而愛之與高士宗少文談繫
象少文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
召見竒之曰真千里駒也仕至黃門侍郎後
軍司徒左長史父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
不進葢菜毀瘠成疾未嘗而卒孝武旌其孝
追贈侍中名其所居曰孝張里

張暢字小微禕之子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
後進之秀元嘉中累遷安北長史魏太武南
侵至彭城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曰

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魏人相視歎息
改爲南譙王義宣長史元凶弒逆義宣舉兵
暢哀容俯仰陰映當時見者皆願爲盡命事
平封夷道縣侯義宣有異圖暢遣門生荀僧
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覺狀義宣敗暢見原
轉侍中會稽太守卒謚曰宣

張緒字思曼演之子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
及叔父鏡並貴異之鏡語人曰此兒今之樂
廣也謝敷云是我輩人宋明帝每見緒輒歎

其清談素粲謂有正始遺風出爲吳郡太守
齊建元初爲中書令素望甚重大在深加敬
異王儉嘗云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
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否長於易言精理奧
見宗一時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
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益州獻
蜀柳狀若絲縷武帝植之靈和殿前賞玩咨
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每朝
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
德貴緒其見賞如此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
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
辨殮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作
蘆葭輜車引柩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焉謚
簡子子克仕齊

張瓌字逸祖永之子仕宋不欲前兄瑋處祿免
官不拜遭永喪還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
第選爲吳郡潛相影響甚高帝密令瓌取選
諸張世有長氣瓌每以起領兵十八人入郡

斬之郡內莫敢動者。張汕白環以百口一鄭出手得盡。後吳郡守錫以嘉名封義成縣侯。郡人顧嘉慶開少年未知名。引為綱紀。後並立名。皆以為知人。環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高帝東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清。鬱林之廢朝。臣叅承明帝。環託脚疾。不至見朝廷。多難屢啓還身。梁天監中卒。弟穆子率並仕梁。

張冲字思約。第車之子。母戴顯女。有儀範。冲少有志性。仕齊為青冀三州刺史。冲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吳取果菜。流涕薦焉。後遷郢州。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冲確然不回。明年梁兵圍之。冲固守不出。病將死。屬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張融字思光。暢之子。弱冠有名。神明俊出。機辯如流。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

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仕宋爲封溪令路
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
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融風止詭越見
者驚異聚觀齊高帝素愛融常笑曰此人不
可無一不可有二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
卿書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
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義宣之亂官軍欲
攻融父暢張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得免興
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興世子欣時坐罪
當死融又啓竟陵王欲代欣時死王義之建
武中病卒遺令建白旒無旒不設祭三千買
棺無製新衾有玉海集行於世張氏前有敷
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第寶積

張寶積何點謂爲保家之主永元中乘腰輿謁
蕭穎胄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荅曰自
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旣不能爲比干之死實
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深善之後
仕御史中丞

梁張稷字公喬瓌之弟幼有至性所生母喪常設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州里謂之淳孝父母沒廬墓六年性疎率明悟有才略仕齊衛尉卿東昏之難為梁武佐命然常愧之徐道角作亂見害奉祿皆頒親故家無餘財與族兄充融卷並知名時號四張子嵒姪率率弟盾

張卷字令遠稷族兄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

張嵒字四山稷子少篤孝年三十餘猶衣布衣稷杖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不執刀刃不聽音樂仕梁湘東王長史王為之筮得節卦謂嵒曰卿後當東入為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嵒曰貴得其所耳為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兵赴援賊將劉神茂遣使說嵒嵒斬其使景遣侯子璽擊嵒嵒軍敗釋戎服坐聽事賊臨以刃不屈執送景將舍之嵒曰速死為幸與子孫同遇害者

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嶮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元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弟舉亦知名

張率字士簡瓌之子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每日

限為文一篇至年十六凡作二千餘篇陸

從之家有書萬卷率盡讀之齊建武中舉秀

才沈約目為南金梁武帝時為文德待詔帝

見其文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

可謂兼二子之全矣又謂曰卿東南物望名

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為意便是宰相才祕書

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為之者今以相

處為卿定名譽尋以為祕書丞出為新安太

守率嗜酒於家務尤忘懷自少屬文七略及

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

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

張盾字士宣率之弟以謹重稱為湘東王記室

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

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

而已

張種字士苗永從孫祖辯宋大司農父略太子中庶子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始豐令母卒毀瘠過甚又迫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常若在喪景平初王僧辯以聞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方即言陳武帝受禪累遷中書令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卒贈特進謚元子種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意張稜仕梁種之弟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安光祿大夫

張充字延符緒之子少好逸遊嘗臂鷹牽狗吳西郭中年三十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仕齊歷尚書殿中郎王儉用事方聚親賓充縠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遷義興太守爲政清淨入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遇禍

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歷梁吏部尚書
居選以平允稱遷尚書僕射項之爲吳郡太
守卒謚穆子

張繹字士和郡人學道講經理致深密詞端華
辯當時所宗梁武帝雅相欽賞時陶隱居著
法檢論明釋老二教繹往復討論甚有條理
隱居嘉焉專心道法居貧守約善八體書別
製雲篆作茅山南洞碑甚工

太平經

張昭字德明弟乾字元明吳人昭幼至孝父爨

病消渴嗜鮮魚昭結網捕魚以供弟乾聰敏
好學亦有至性父卒兄弟並不衣綿不食鹽
醋日食一升麥屑粥每感慟必歐血父服未
終母陸氏又卒兄弟毀瘠骨立家貧未得大
葬布衣蔬食十有餘年衡陽王伯信臨郡舉
乾孝廉固辭兄弟因毀成疾昭一目失明乾
亦中冷苦癖年未五十並終于家嗣息俱絕

張仲字叔

從亡

郡人任陳左中郎將好覃思經

典撰春秋義略喪服孝經論語義前漢音義

官至漢王侍讀

張後

從亂

字嗣宗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

父沖陳國子博士入隋為漢王諒并州博士

後

從亂

以學行禪其家以經授太宗封新野縣

公終散騎常侍謚曰康

張承休後嗣孫張說撰其墓志云後嗣之子小

師小師生承休承休希言篤行去華崇實非

法不由非禮不動精於理物敏於從政歷朝

議大夫上柱國

終

且州刺史說之文曰昌門

一分暉我諸侯蓋居昌門云

張鎰字季權後嗣五世孫父齊丘朔方節度使

東都留守鎰貞獻鎰累殿中侍御史將救虜

樅死白其母曰樅免而鎰貶默則負官貶則

為太夫人憂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遂執

正其罪坐貶撫州司戶建中二年拜中書侍

郎平章事盧杞忌鎰剛直擠之出為鳳翔隴

右節度使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

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率其黨作亂遂遇

害史臣曰鑑暴忠王室為賊姦所乘以歿其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崧等矣

張從師郡人張說撰其墓志云河南府法曹叅軍有唐逸士吳郡張從師冲和純粹辯博閑達卓犖好古儻蕩逸群秀才高第歷官五政忘懷樂道如浮雲無心野鶴獨立上元二年終葬虎丘西原子惟儉惟靜弱歲皆精左氏穀梁春秋第從申時為祕書省正字從師祖

損之隋侍御史水部郎損之生滋頌學業名動京師從師之父也從申自有時名書法甚高

張旭吳人草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觀公筆蹟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後人論書

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
惟崔邈顏真卿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
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

張儉字幾道與里人顧崇字叔思皆客於王荆

公公作三經義二人與焉儉至著作佐郎卒

方子通作挽詩極哀楚誦者為出涕吳人因

目子通為方挽詩吳郡聲名顧與張龍門當
日共升堂青衫始見登華

省母旄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垢斷腸慈
母蒲頭霜可憐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

吳郡志卷第二十四

吳郡志卷第二十五

吳郡范成大撰

人物

楊收字藏之父遺直各死姑蘇收七歲而孤遠

居尋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

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

門觀賦詩至獻賦其藩懿宗時以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鉅散騎常侍麟戶部

尚書

徐修矩吳人仕爲恩王府記室參軍奕世才賢承家介潔守世書萬卷優游自適有朝田五萬步草屋十數間不復出仕皮日休嘗就借書讀之與任晦同時日休與陸龜蒙作二游詩謂修矩與晦也

任晦吳人仕爲涇縣尉退居里中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池中又爲島嶼脩篁嘉木掩映隈奧晦資高放寡合好奇樂異喜文學名理之士得顧辟疆舊圃以居云

松陵

皮光業吳人舉百篇科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空禮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當時如此後未有繼之者

皮光業字文通父日休爲蘇州從事光業生於蘇十歲能屬文錢武肅王鏐辟以爲屬吳越國建以爲相教令儀注多其所定美容儀善談論若神僊中人

吳越備史

殷宅字昌從少負志氣博學善屬文弱冠游太

學籍甚公卿間天寶末知天下將亂乃趨裝
東歸侍母居吳郡吳中士大夫得從之遊者
鄉黨以為榮採訪使李希言辟為從事奏授
試崑山尉不就子侑遂顯宦馬宿集
吳仁璧大順中及第喜屬文精星學及黃白術
初學於廬山道士數年其師曰能罷卷學僊
乎仁璧固陳求名之志道士曰一第取之拾
芥耳但它年從宦勿干英雄仁璧既成名錢
武肅王待以表禮訪以天文固辯非所知

以詩辭及秦國夫人薨武肅具禮
不從遂為錢氏所害其女
仁璧初繫女仰瞻而泣曰文星失位衣
人其不免乎備史遺事

溫訥蘇州人吳武忠王揚行密時為大將劉威
兼客行密卒威為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溫
溫將害之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
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溫果待
威甚不威得遠鎮訥之力也

司馬福郡人始隸吳越王水軍淮人國始無道
柵環城內外阻絕王遣救兵至莫知城中者
聞福能水中行總帥因遣入城淮人設網
銅鈴鑿鱗過之必覺福以巨竹罽網淮人聞
命遂亟舉網網舉而得度或浮水上則罽亦
落而行因得入城既而復出死在水中三日
及救兵與城中弓矢相應淮人以為神軍中
皆服福音才進官部指揮使吳越王城吳江
置軍鎮命福住之許老於職至國初不絕史備

遺

丁偃蘇州進士試邇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
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寤垂志在蒼生有
古詩諷諫之體偃是歲奏名其高 御前下

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詩話

鄭夷甫郡人少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
稅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推夷甫命
不過三十五歲感歎叵堪人有勸其讀老莊
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

間化去夷甫聞之喟然歎息既不得壽得如此信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蒂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訣及次叙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夷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已僵立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

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墻明日乃歛高郵崔

伯易為墓誌略叙其事

墨客揮犀筆談

謝濤字濟之淳化三年進士幼竒敏講學陽山

澄照寺吳令羅處約長洲令王禹偁皆與定

父處約謂禹偁曰濟之揚摧天人吾曹敵也

由此聲名益顯真宗即位銳意人物內出

濤等二十四人治狀會京東強寇起召知曹

州歷三司判官兩浙轉運使侍御史直昭文

館知越州權西京留司御史臺就拜祕書監

朝廷嘉其恬退擢太子賓客其為侍御史清靜端介百辟望其風采及分務悉屏去外累不復親筆硯曰佚我以老日閱舊史一卷以代賓話弟炎有文名與盧植齊名時謂之盧謝

謝絳字希深濤子祥符八年進士召試館閣校勘上疏言國家當以土德王天下又言真宗當配上帝議不合河決滑州又言災異衆多宜深自引咎損膳于朝罷不急之役省無

名之歛以休息天下又請罷內降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而後施行因進聖治五箴遷知制誥出知鄧州卒子景初景溫景平景回

龔夔識給事中直

龔字化

龔朝謙名

儀之子

出拱元年進士

大中祥符間翰林學士李宗諤薦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本朝襲唐制

御史不專言職至是始擇學術醇正操履端方可綱紀朝廷者俾入臺言事識始被選後以百疾求退除檢校司封郎中平江軍節度

使 本朝兵士登科者始於識今府學先達
題名以識為首識之後有宗元等列於後其
家至今居崑山黃姑猶藏其登第時金花榜
貼乃用塗金黃紙闊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
名下有兩知舉花押又用白帑作大帖如藥
貼狀貯金花貼於中外亦書姓名二字蓋以
此報其人也自唐以榜帖相傳而世少見其
制故附於此

謂之謂之長洲人少與孫何善袖文謁王禹
偁大驚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
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進士甲
科累遷夔州路轉運使蠻酋為寇謂諭以禍
福蠻感泣作誓刻石立境上五年不得代詔
舉自代者乃入為三司鹽鐵副使大中祥符
五年叅知政事九年請外為平江軍節度使
知昇州天禧初復叅政改樞密使代寇準拜
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空晉國公 仁宗即
位進司徒侍中為山陵使授太子少保分司

西京又貶崖州司戶叅軍在崖五年累徙光
州授祕書監致仕卒七十二謂機敏有智謀
文字累數千百言經覽輒誦善談笑爲詩至
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嘗建鄉郡節鉞以
至宰相國朝吳人至相位者始於謂 又嘗
爲鄉里請於朝特免丁錢鄉人至今德之祠
於萬壽寺

許洞字洞天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洞疎雋
幼習弓矢擊刺長折節勵學精左氏傳咸平
三年第進士爲雄武軍推官詣府白事有停
蹠坐不起即移書責知州馬知節知節怒劾
之除名歸其所居常植一竹以表特操吳人
至今詠之曰許洞門前一竿竹日以酣飲嘗
從民坊貰酒大有所負一日忽書壁作酒歌
數百言人爭往觀其酷數倍景德中獻所撰
虎鈐經應筭策科報罷封太山祀汾陰獻三
大禮賦卒於烏江主簿

劉少逸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閔

携以見長洲令王元之吳縣令羅思純以所作贊二令二令名重當時疑所贊假手未之信因試之與之聯句略不淹思思絕曰無風燈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九數十聯皆敏妙二公驚異聞于朝賜進士及第官止尚書員外郎

續歸田錄

祝庶幾郡人通象緯之學累赴鄉舉不中第景德中求試所習以為司天靈臺郎

徐祐字受天擢第為吏以清白稱慶曆中拜居吳下日涉園廬以自適終左官員外郎年七十五

鄭戩字天休吳人居阜橋九歲而孤長客京師師事楊億天聖三年進士第三累歷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戩強敏善聽決假貸細民繩治豪宗大姓流姦吏馮士元于海島執政盛度程琳皆坐黜朝議畏其皦核康定元年同知樞密院出知杭州發丁數萬開闢西湖民

賴之歷陝西四路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
行邊至鎮戎軍天寒與將佐置酒會塞塵起
有報西戎至戩云此必川將按邊回耳非賊
騎已而果然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時契
丹與元昊交惡邊奏互上獨戩不以聞上問
戩對戎狄相攻中國不足憂 仁宗嘗曰戩
氣質英豪朕欲爲相故屢試於外尋爲宣徽
北使院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卒年六十
三贈太尉謚文肅

吳感字應之以文詞知名天聖二年省試第一
九年中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子純文行
亦高鄉人目曰吳先生

元絳字厚之居帶城橋天聖五年進士屢典大
藩以文章政譽名一時 神宗欲選翰苑之
才王荆公曰有真翰林學士恐不能用爾遂
自外召入翰林未幾叅知政事詳在國史
後以太子少保致仕還吳中與程公闢諸公
爲九老會鄉人號其居曰袞繡坊卒年七十

餘有玉堂集三十卷

程師孟字公闢郡人其高祖思爲錢氏營田使
遂居吳師孟居南園劍號畫錦坊景祐元年
舉進士累遷判三班院給事中判將作都水
監歷知楚遂洪福廣越青州爲政簡而嚴剝
煩制劇才刃有餘罪非死者不以屬有司獄
每爲空寬猛得中所至人悅性樂易純質言
無隱情喜爲詩効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
改吳語累官光祿大夫致仕年七十八樂園

朱先生伯原少許可言師孟爲政則曰雖章
丹治豫章孔戣帥嶺南常衮化七閩無以加
也天下以爲才卿吏師米芾亦云廣平公以
文學登科以政事躋顯以言語出疆以恬退
告老足之所及功利蔚起云有詩集二十卷
奏議十五卷

盧秉父革本德清人舉神童慶曆之後累歷監
司有聲請郡自效神宗嘉其恬退未幾告
老累進太子賓客官制行累改通議大夫退

居於吳年八十二今盧提刑橋因其宅以名其家遂爲吳人秉皇祐元年進士元豐中爲發運使父革退老於吳秉每歲上計必請還鄉省侍後帥涇原懇辭歸養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龔宗元字會之慎儀之孫幼穎悟絕人讀書虎丘爲鄉貢首選天聖五年擢第范文正公謂之曰君器業清脩它日必爲令器謹勿因人以進宗元後登朝未嘗遊公卿門文正之教也終都官員外郎宗元始以都官分司南京謝寧取白居易詩作中隱堂語在園亭條子程孫况皆繼登科

龔程字信民剛正自守不怵於禍福力學排異端家不設佛老像祭祀不焚紙錢讀書南峯攻苦食淡遂博極羣書鄉人號有脚書厨熙寧六年第進士終桐廬令子况

龔况字濬之崇寧五年進士入館以學術文章與蘇過在朝俱知名時號龍蘇用宗元中隱

故事自號起隱子終祠部員外郎有起隱集
三十卷

孫載字積中崑山人曾祖漢英仕錢氏爲蘇州
崑山鎮防遏使遂爲縣人載治平二年第進
士歷廣東河北淮西使者知海沂婺亳州治
務大體時號循吏以嘗薦元祐黨人遂丐歸
一日徧謁先壠及嘗與往來者呼妻子與訣
問日早晏盥手焚香而逝年七十五

丁騭吳人元祐中嘗爲左言五上章論何正臣
治獄殘酷巧詆刻深甚於羅織黨網事載
史

侍其汚字國紀上世自高岳各徙吳學貫穿經傳
與人交如淡薄遇其急奮自義以往不避艱險
五舉禮部退爲鄉先生治平三年沒門人弟
子相與議其治行謚曰夷晦先生勝元發志
其墓云士生斯世有進取出力得時行道功
烈被於民者有行義脩潔退而講學爲一鄉
之善士者斯二者用捨不同要皆天下之強

立君子也善士蓋指汚其慕尚之如此

秦希甫字辨之郡人元豐二年進士元符中為陝西轉運判官奏土贍王厚取邈川青唐府庫物因此致變又言河州至湟州道路險阨往者如赴死所湟州本溫溪心故地當求溫氏之後立為屏輔皆在可弃崇寧初黨論起言者以弃地為罪降官入黨籍

葉清臣字道卿長洲人父叅嘗守郡謝事因居

天慶觀之東有賢德名

享具士繪堂終下

清臣天聖

二年舉進士第二簽書蘇州觀察判官累遷修起居注三班鹽鐵院上疏論地震災惑犯南斗因訟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辭舌行將二年人主當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出為兩浙運使豪右田據上游水不得泄民不敢爭清臣請䟽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民賴其利擢三司使編前後詔勅使吏不敢欺遷歷翰林侍讀學士歷江寧邠澶青永興河陽諸郡清臣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

資爽邁遇事敢行數上書論天下事其後元
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
十卷

錢象先字資元郡人中進士高第宰相呂夷簡
薦其經行爲國子監直講歷大理少卿三司
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天章閣待制龍圖閣
直學士官尚書刑部侍郎又歷知河中河南
府許潁陳蔡亳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象先長
於經術仁宗留神經經執象先以古學進侍

間有顧問依經以對因以諷論政事時務有
啓迪獻納之益留侍經筵前後十五年又通
刑名之學所尚詳平又以犯勅者重犯令者
輕請移勅文入于令者甚衆又省去諸捕之
條百餘其持法近厚如此修勅成例賜勳爵
獨賜三品服仁宗謂輔臣曰象先以孝聞
有母八十歲以此慰其母心熙寧九年卒年
八十一

滕甫字元發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更字達道

本東陽人范文正公父之甥教以為文文正
為郡安定胡先生翼之亦居郡中甫來從學
廷試兩為第三孫沔一見曰後當為賢將累
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歷開封真定府鄆許
秦定青揚鄧等州終龍圖閣學士謚章敏甫
慷慨豪邁不拘小節近世名將無及者葬陽
山子孫遂為吳人

蔣堂字希魯本宜興人徙于蘇祥符五年進士
任侍御史論禁中火宜責躬修德不必歸咎

宮人郭皇后廢極論不可出為淮南發運使

薦部吏二百負累遷樞密直學士歷知應天

河中府洪杭益蘇州後十二年再守蘇遂謝

事以禮部侍郎致仕家於靈芝坊

詳見園亭門

堂

為人脩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延譽晚

進至老不倦卒年七十五有吳門集二十卷

其絕筆詩云歸來深隱太湖濱天與扶持百

歲身雖是浮雲隔雙闕丹心愛戴在君親忠

厚之氣終始如此

陳郢隱居里中以琴書自樂丁晉公甥也欲薦以官拒之續圖經并其弟之奇謂之兩高士父殿中丞質亦以德行著稱鄉里

陳之奇字虞卿曾祖贊明事錢氏爲中吳軍節度推官所謂丁陳范謝四長者之奇天聖中禮部試第四御試不得第居鄉里十年無仕進意母丁晉公之妹晉公欲官之之奇兄弟每力辭而勉使復應舉不得已復起得及第李瑋尚秦國大長公主詔懇經術仁義者爲

龍西郡王宅教授數月告歸即致仕郡留其妾不可時年未五十未幾詔賜金錢復起之卒不起終太常博士之奇孝於親約於身信於朋友篤行好學知道心泊如不爲聲利所遷其退歸與鄉人同憂樂赴人之急至于州縣無所避州縣以之奇至誠亦不爲疑平居靜默與人言忠孝立身疊疊不倦人莫不以爲君子每出乘羸駒里巷小人見之必歛然曰此吾陳君子也四方賢士大夫至具必問

陳君所在爭欲一見之王岐公聞其喪曰吾嘗與陳君相從於閭門之下觀其言出入仁義之際真君子哉乃爲誌其墓而題曰太常博士致仕陳君子之墓云

方惟深字子通其先自莆陽徙吳爲吳下鄉先生文學行義與樂圃朱長文同爲一世所宗事直程俱所撰墓銘其略曰子通幼有稱鄉貢爲第一試禮部不第即弃去吳下有田一廛與其弟躬出入耕穫間則讀書至於黃帝

老莊之書養生爲壽者之說及西方別傳皆得其大指平居視之猶木鷄也及其論議古今道理窮蘊至到確然莫能移常以雅道自娛一篇出人爭傳誦王安石以謂精詣警言絕元白皮陸有不到處以韋布之士閉關陋巷而孝友清介之風隱然稱東南有司舉貢籍以年格應補軍州助教者就賜勅牒袍笏於其家得興化軍助教拜受唯謹初年四十無子其弟有子以謂吾先人有後足矣即屏居

於外預知死期期至不亂喪葬皆有治命云
楊懿孺字彞甫其先自浦城徙長洲以行義隱
處與方子通同時號吳中二老事具程俱所
撰墓銘略云吳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
隱者也居城之東北曰方公居城之東南曰
楊公即懿孺也懿孺少孤力學言行相顧朝
無夕儲讀書哦詩油如也神爽氣昌未嘗有
飢寒憂雖閭里不盡知其貧崇寧二年特奏
名後調南昌主簿居一年忽載妻子歸吳下
且告老以承奉郎致仕平居直心自信不
世間有傾巧事自未仕及老于家不入州縣
不事鄉里請謁間一過所親厚歲不過數四
雖嘗出而仕人猶謂隱者

吳郡志卷第二十五



吳郡志卷第二十六



人物

吳郡范

成大

撰



范仲淹字希文事具歐陽文忠公所撰神道碑
及國史傳其略云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
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
州五代之際世家蘇州生二歲而孤母再適
長山朱氏仍其姓始名說既長知其世家感
泣去之南都入學五年大通六經為文章論

說必本仁義舉進士禮部選第一中乙科始
歸迎其母以養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
譽權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
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
趨捨天聖中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
后旨通判河中府召拜右司諫上疏請還政
天子及郭皇后廢率諛官御史伏閣諫又揖
宰相之百官廷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徙蘇州

州地瀕雷澤田多水募游手疏五河導積水
入海興作未就徙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
有緒願留以畢其役詔復知蘇州召還拜天
章閣待制益論時政闕失知開封府治有聲
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
獻宰相呂夷簡怒交論上前落職知饒州徙
澗越州趙元昊反河西為陝西經略安撫副
使又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
署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待將吏必使

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
諸蕃酋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逝者蕃酋來見
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居二歲士勇
邊實因信大治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
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之歸慶曆三
年爲樞密副使數月爲參知政事母進見必
以太平責之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
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跪于前退而
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僥倖之人皆

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之者亦幸外有言喜
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即請行乃以爲河東
陝西宣撫使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
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
悉奏罷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
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因
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
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年六
十有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 御篆其碑曰

褒賢之碑為人外和內剛樂善喜沉愛喪其母
時尚貧終身非資家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
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為妻子僅給衣食其為
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
處士里閭田里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
字而樂道其事焉長子純佑少有大志蚤卒

純仁純禮純粹皆名世

關漢撰文正公集卷之八

山仁義道德溢於顏間大忠阜夔元功方召
以贊中樞以尊清廟佑我仁祖格于皇天是
肅是虔不傾不竭維繫有祠
民瞻思愛山可

純仁字堯夫仲淹子第皇祐元年進士又堯
始出仕治平中為侍御史議濮王典禮不腐
命出房闈通判安州由是名震天下後知諫
院言王安石驟更法度恐失人心作尚書解
以進前後上言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
子退小人愛人材伸公論為急崇聚斂事苛
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大則廷論小則疏述
反復激切無所諱避復出補外元豐八年召
為給事中明年同知樞密院事陳禦備西戎

之策事俱施行。三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自
為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救蘇
軾韓維王覲等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吳處厚
鑒蔡確詩以聞。朝廷欲貶之。死地。純仁獨曰
此路自丁晉公後荆棘已七八十年不可自
吾輩開之。奏乞薄確罪。亦出知穎昌府。踰年
復相於事無所回隱。同列病之。折宗於太
原。中獨注意純仁。問人材法度。悉嘗以對。京
師淳用事。復出知穎昌。累貶永州。徽宗

政即日走中。貴人湖南致上。及自是。加命以
賜甚寵。所啓皆國家大體。蓋將屬以重任。以
中太一官使。召以目疾辭。上每對輔臣。以不
見純仁為恨。年七十五薨。賜世濟忠直四字。
為墓隧碑。首謚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嘗
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歷事四世。無
間言。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

范純禮字彝叟。仲淹子。元祐中為給事中。凡所
封駁。正名分立。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論張耒

不當不候叅告今供職一時聳動知開封府
一切以寬革前政刻深之弊中丞蘇轍攻右
丞王存去將用轍代存純禮曰蘇章不避嫌
此必不放過數日徒純禮刑部侍郎轍方并
元符三年拜右丞以年老力辭上謂安燾曰
范純禮作執政不應引年况精力康強卿等
以國家圖任老成之意勉之救陳次升以言
得罪乞以嘉言用江公望留王覲解上官均
鄒浩之言為理當從之乞罷京坊猶子國海

山陵盟器之煩費曾布燬前云人皆言財用
不足天下何憂無錢純禮進曰天下告罄若戶
部無料錢支藏庫空竭無如今日布誑 陛
下建中靖國元年知潁昌府尋除端明殿學
士崇寧初累責單州年七十六純禮居二府
布衾純袍不為表襮沽名譽食飲不擇其鮮
不役婢妾中年即清居端坐全具容物不爭
而立朝端方乃不可犯人以劉寬卓茂方之
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第五子元豐中歷鄜延

陝西轉運判官鄜延都總管環慶經安撫使

改鄜延又改熙河蘭岷路元符中改河東復

移鄜延兼知慶州延安太原府戶部侍郎知

河南府神宗謂純粹遇重不苟存心公家

旁無顧慮任陝西轉運時當五路大舉財用

匱乏吳居厚為京都轉運使上羨餘三百萬

緡上遂以賜純粹純粹愀然曰吾部雖窘豈

忍取此膏血力辭弗納紹聖元年言者論弃

四寨之地實啓戎心司馬光文彦博等主之

於內純粹等行之於外後遂入黨籍其後

鄂州久之叙官復徽猷閣待制政和七年卒

年七十二

范正平字子夷忠宣公次子紹聖初為開封尉

戶部尚書蔡京結后戚向氏欲展向氏墳正

平爭以為民田不可奪京坐贖銅由此恨之

忠宣范小人附會言正平兄弟撰造永州傳

宣聖語及行狀非忠宣意行狀實李之儀受

忠宣之意次者之正平遂與之儀俱下御史

獄事解估請與刑獄終身不在初忠宣薨特
添恩澤分官中外諸孫父之追奪例外官正
平遽納其子亡全其姪與甥焉方遺表獄作
弟正思曰兄是時方當寤夢其實預議正平
獨身當之其後徐丞相處仁問正平之為人
於王寔仲弓仲弓作卓行對一篇大略謂正
平方學爲文通古今論議出人意料謂正
子有聲譽不朋比爲進取資不可勢屈不
可以利回質之神明而不疑行之屋漏而無

愧云

范琪字希世文正公之從兄天聖五年進士歷
開封府法曹知鄴縣葺墮埭百餘決導滯積
徙常熟濬金涇鶴瀆二浦溉田千頃爲公家
利其在天府議法必精挫節不撓府尹胥安
道給事中孫夢得交薦之子師道有賢名將
堂叔范氏上世謂琪之高祖隋自唐末作麗
水丞屬亂離遂家於蘇曾祖鈞祖從誼並在
錢忠懿王帳下父昌言歸本朝贈國子博士

皆葬其縣三讓鄉之太平山云

范師道字贊之天聖九年進士累知廣德縣縣
淫祀歲殺牛以祀神一切禁絕之權侍御史
數以論事忤宰相劉沆出知常州復召為起
居舍人同知諫院會百官上尊號乃言災異
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答天戒又言宮人
多遷除恐女寵因緣以害政事上皆嘉納之
又言陳升之不當進用出知福州復入為三
司鹽鐵副使終直龍圖閣知明州有奏議二
十卷文集五十卷子世京世亮皆登科

范世京字延祖皇祐五年進士歷和州歷陽令
適師道守明州世京弃官侍養曰人子事親
之日少事君之日多寧可曠時失定省父喪
扶護歸鄉始而跣足晝夜哀號行路為隕涕
服除熙寧初官湖北廣南名至京師與時論
不合辭歸終祕書丞

范纁唐末吳處士有子七歲能吟詩贈隱者云
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士方干聞之曰

此兒他日必垂名又吟夏日詩云閑雲生不
雨病葉落非秋千日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

而卒

延寶佳話
唐宋遺史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姪孫贊善純古之子負才
不羈三詩詞無意榮達安貧自樂未嘗屈折
於人所居號范公園所賦詩甚多時出傑句
如詠懷云一瓢有道德泰山重五鼎不義鴻毛
輕其氣既不肆元類如此

林處字德祖旦之子好古嗜學終年累遷朝奉
郎太學錄開封府司錄以府尹不之禮移疾
告歸不復出仕所居在大雲坊因自號大雲
翁屏置朝章不入州縣先達稱其高有大雲
集百卷 神宗聖訓十卷

朱長文字伯原光祿卿公綽之子公綽居鳳凰
鄉集祥里園亭甚古長文擢弟號其居曰樂
園時俊成師仰之號樂園先生米芾撰墓表
略云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築室樂
圃有山林趣著書閱古樂堯舜道郡守監司

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
圍以不見爲耻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天子
賢之起爲本郡教授又召爲太學博士祕書
省正字元符元年卒鄉人立祠於郡庠家徒
藏書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賜其家絹百疋

崇大年字靜之慶曆中擢進士第歷知青田縣
民貧無以納和買大年悉令候冬熟州符督
責遺杖縣吏大年曰年凶民飢若催督必破
產雖杖胥吏三五輩尚可寬一邑之民至冬

民無不納足者徒知浦城縣舊設兩棧民以
言遠去無輕重悉置棧中大年曰此以牛馬
吾民悉命撤去有疾丐分司歸吳田與程光
祿諸公觴詠燕遊號吳門十老大年德守淳
固志尚夷曠恬於勢利不求門廷辭卻薦辟
浩然易退吳士自陳君子之奇之後大年繼
有賢稱分司後十三年致仕又十四年卒年
八十二樂圃先生朱長文與鄉人議謚謂黔
婁辭國有餘貴齊吳有餘富其謚曰康陶淵

明隱約就閑其謚曰靖節六年當有道之世
秉難進之節韜章蘊能不自表襮仕而知止
貧而亡憂凜然有古高士之風乃共謚曰康

靖先生

林希逸史朱
長文行狀

富嚴大中祥符四年進士以刑部郎中守鄉郡
嘉祐中守祕書監致仕未嘗一造官府以耆
德稱所居坊人以德壽目之富氏本出處之
青田文忠公弼於嚴爲叔父嚴之祖始居吳
葬焉遂爲吳人子臨亦有文名曾孫鈞洵元

衡皆登科

郭附字明仲嘉祐八年進士知洪州新建縣俗
健訟好持吏短長附至問民疾苦皆以鷙獸
暴橫爲言乃檄旁縣尉併力仍以厚賞啖壯
士不閱月得鷙獸數十尸諸庭乃號於衆曰
有悍不率教如此獸者皆殺之無一人敢犯
今以朝奉大夫致仕幅巾策杖窮山林詩酒
之適十八年東南高士皆願從遊卒年八十

四

胡稷言字正思則之姪。學古文。宋景文公以特
奏補官。爲山陰丞。致仕。築園鑿池。追陶靖節
之風。種五柳。以名堂。清修寡欲。延納後進。日
晡後。不飲食。客坐蕭然。具湯一杯而已。年八
十餘。子嶧。

胡嶧字仲連。居五柳松窓。逢友人以爲隱君子。
步趨言動皆肖。尸度。賓嘉。長祭。率薄古法。用
杜康詩名所。言曰。如村自號如村老人。累舉
不命。官終不仕。卒年七十九。詩文簡古。如其爲
人。子百能。

胡百能字少明。紹興十八年進士。知江山縣。有
惠愛。乾道初。選教諸王宮。嚮進用矣。以年至
力。請老。朝廷嘉之。乃以左奉議郎。賜緋衣銀
魚。致其事歸。築堂曰宜休。相羊里巷。錙銖軒
冕。殆其天性。久之。乃卒。年七十四。子耕。

鄔元邁字英遠。附之孫。博通經史。入太學。魁上
舍。靖康之難。募使北虜。通問。徽欽二聖。元邁
上表請行。詔以爲副使。行次河朔。以尺紙付

家云出糴當艱棘時難保全生此身已許國
矣至虜廷上書虜帥粘罕乞歸二聖為虜所
留尚書洪皓自虜北歸首言王倫及元邁以
身徇國弁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

章甫字端叔自建徙居於吳其八世祖本浦城
人有西村珠林二族西村之裔多顯仕珠林
至甫曾祖可法始登科甫熙寧三年進士知
壽春縣大臣以孟子解義進認付秘書省除
大府寺丞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

崇寧初除都官郎中陸對抗言元祐臣僚削
秩投荒皆緣國事非為身謀稍稍內徙道路
交慶今復刻名黨籍禁錮子孫恐非陛下本
意上優容之尋掛冠歸吳藏書萬卷讎校精
密卒年六十二八子憲其一也

章憲字叔度居黃村樂道好德操履高潔行有
餘力而以學文鄉里謂之隱君子其學師事
王信伯而與朱子發言居仁等游尤邃於春
秋有復軒集十卷曾文清公幾為之序

郝亶字正夫崑山太倉農家子自幼知讀書識
度不碌碌嘉祐二年進士崑山自國朝來登
科者自亶始嘗條具四水利為書上之熙寧
間以亶為司農寺丞奉使浙西措置水利民
不以為便遂罷詳見水利門終比部郎中子儵子
高亦有才鄉里推重謂之郝長官有幼成警
悟集行于世

李璋居盤門有不羈之才王荆公甚愛之嘗有
詩送璋應舉云湖海青衣二十年尚一鄉賦已

華顛又送其下第云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屬
天公不可猜璋後改名玖以累舉補官孫益
亦登科紹興間任監察御史

馬友直字伯忠其先本姓司馬氏有名球者仕
吳越以御史中丞為崑山鎮遏使因家焉子
孫樂道不仕隨乎流俗故止稱馬氏聚族居
于邑之全吳鄉六直里以孝義著兄弟六人
皆力穡獨友直以儒業自奮入京師太學元
符二年薦春官與李彥方叔游知友直賢以

其兄之子妻之迨宣和水菑全吳之田悉與
江通兄弟皆狼狽營妻子女直獨迎其親徙
于邑之進賢里僦屋以居躬養菽水母子晏
如也建炎二年以累舉得官初主湖之武康
簿次監潭州南嶽廟尚強健即掛冠以宣教
郎卒年七十六侍郎唐公輝御史王公葆及
我先君少師皆敬愛之孫先覺登紹興庚辰
進士科

王孝終字公顯郡人嘗守黃州蘇文忠公在

東坡時與交從甚密公後經從必訪孝終賦
詩爲樂孝終既掛冠與諸名人者皆艾爲九老
會

王蘋字信伯事伊川先生視河南高第揚時猶
爲後進時亦以爲後來師門成就者惟蘋
高宗駐蹕平江郡守孫佑薦其學行召見上
以爲通儒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受詔
條具賊退利害蘋奏治本三說一曰正心誠
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漢著作佐

郎通判常州顏識慮精微議論平易頽然若
與世忘不著書既老乃集古今語說爲一書
未成而卒

黃策字子虛彥之子登科爲雍丘主簿元符末
詔許中外言事時 昭慈聖獻皇后既復位
號典冊有未盡正者策引古義上書言甚切
後以此入黨籍羈管登州會赦還鄉後除直
祕閣自號隨緣居士

吳郡志卷第二十六

六郡志卷第二十七

吳郡范 成大 撰

人物

顏亨字端中長民幼子崇寧間有聲太學士行
甚美每試必居前列時人目爲顏夫子爭願
識其面與兄采相繼高科亨擢第未幾蚤卒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剛正不撓所涖官有
廉介稱嘗爲大理官每有疑獄中夜拜禱斬
得其情請老家居朝廷以其能詔復起知饒

州數月復拂衣歸或問故荅曰入子命景平
為郡守當以撫字為職乃不得行志今日涓
金若干明日須粟若干民已枯骨矣撫考不
出吾安得不歸時朱勔用事撓權從之者甚
衆獨景平終始不見子細字天和亦能文屢
為郡

徐奭字武卿建州建安人大中祥符五年進士
第一釋褐為將作監丞通判蘇州又為兩浙
轉運副使其在蘇水潦為沴具區東南毀隄

防溺廬舍漂田疇不可勝計奭為周視盡得
舊迹請于朝市涇以北赤門之南築土石隄
九十里起橋梁十有八計七十萬舟徒無
墊溺之憂隄上下復良田數千頃蘇人德之
入為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卒故其家後居
于蘇子師閔年六十餘以左中散大夫普寧
郡侯致仕居蘇為蔣堂蔡襄所知在官自輔
臣以下薦之者幾百人及退歸與元絳程師
孟諸人以詩酒相過號十老鄉人榮之年八

十乃卒葬燕山

徐師回字望聖師回嘗守南康蘇文定公轍爲作直節堂記黃庭堅明月泉銘誰賞音徐望聖一時名重如此子閔中爲吏有能名爲吏部郎子林兢

徐林字稚山宣和三年進士少有特操從母之夫王黼柄國用事獨不肯附麗寧坎塲卑官紹興初二書言事召對改官累遷太府少卿出爲江西轉運副使劾秦丞相檜親黨坐是

以沮經界法貶興化軍十三年更化復入刑部戶部侍郎論國用大廣宜搏節之隆興初爲吏部侍郎復論符離之役爲非計遂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知平江府力辭旋乞致仕再以給事中召再召不起遷龍圖閣學士卒年八十餘葬靈巖山之西世稱賢侍從以林爲首少居吳縣硯石山下自號硯山居士弟兢字明叔官刑部郎中善篆書次弟德止遜官於從子而學佛徽宗賜號圓通禪師

子歲亦登科有學行嘗爲浙東提舉常平
魏憲字令則紹聖四年進士累遷國子司業親
喪三年弗嗜酒肉廬於冢次塋域有芝草甘
露之祥再爲司業以學行見推徧歷中外師
儒之選兼太子舍人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吏
部侍郎歸鄉名所居曰止庵優游求志十餘
年終時無疾危坐禪榻取水盥手泊然而逝
年七十三

潘允字說之吳人崇寧三年進士累官至中書
舍人左諫議大夫刑禮吏部侍郎終
待制路允迪爲之銘略曰言語文章一本六
經之醇修身則毅然有守終無玷缺云

凌哲字明甫吳人宣和六年進士自明州通判
召對高宗擢爲御史數日遷右正言又遷
左司諫吏部侍郎兼侍講以敷文閣待制知
台州遂退歸里居澹約自守鄉里稱其德量
掛冠十餘年卒年八十六

王葆字彥光崑山人逸野堂信之姪宣和八年

進士崑山自郊置登科有孫載載後六十年
葆始繼之邑人以爲奇事葆學行俱高潛心
古道著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二卷誘
掖後進推誠樂育如親子弟門下士多成立
者號稱鄉先生初主麗水簿上疏陳十弊事
皆人所難言紹興間歷司封郎官監察御史
崇政殿說書終浙東提刑王公於人物鑒裁
尤精樂巷李侍御史衡布衣流落一見以女
弟妻之左丞相周益公必大初第以女妻之
知其爲國器也成大以蚤孤廢業一日呼
喻勉切至加以詰責留之席下程課甚嚴未
幾亦忝科第

邊知白字公式曾祖珣自陳留官姑蘇樂其風
土遂世爲吳人知白宣和六年進士孝友醇
誠蹈繩墨規矩清虛寡欲號爲吉人而學佛
尤盡誠紹興中歷戶部郎官將作監戶部吏
部侍郎直學士院歸鄉築室郡南金獅巷爲
終焉計卒年六十五贈徽猷閣待制少遊廬

山夢人告曰君本江南僧終當尋盟去

龔明之字希仲宗元之曾孫祖母李及筭時得
寒疾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大觀中行年適
滿夢數病革自意必死明之夜禱于天願減
已筭五年以益祖母壽炷香於頂上湏臾腦
中爆裂有聲不爲動控懇益切翌日李病已
至八十三乃終明之蹭蹬舉場以特恩廷試
年已八十二法不應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其
行義薦之得監南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

人又請之朝遷宣教郎致仕賜五品服居
山黃姑別墅作期頤堂日飲其間一日感微
疾精神蕭爽親友問疾者歌以答之遺令母
設仙釋像於樞前供一水一花誦論語孝經
足矣年九十二

朱良字良伯吳郡人其先累以進士登第祖公
綽光祿卿父季端爲郎屢典名郡建炎中良
仕秀州海鹽縣尉金人犯順車駕南幸游
騎及縣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且義士死

國難之時也乃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輩奮厲而前遇金人於境身先赴敵出入行陣數虜酋賊衆爲之披靡衆寡莫當竟以死敵其子思蒙恩錄用今以朝議大夫守漢陽軍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父珣治生大穰所親爲之宰資金萬數珣焚其書待之如常元質少穎悟年未冠游太學紹興十八年進士高第亦有隱行初旅泊行都聞隣有貧士夜哭問之乃爲人責償鬻其女相與別元質慨然垂

囊予之 壽皇即政以薦者入爲太學正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禮部兼兵部遷右司侍經帷直史筆參掌內外制給事黃門知貢舉帝眷特厚爲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親製論以賜曰得天下之常才易得天下之大才難蓋常才智之有限而大才謀慮之無窮此大才所以爲難得也今之朝士大夫當居臺諫給舍侍從之時評議朝政十中八九謀王體斷國論有優爲之者及一旦遷入政府

往往識慮詳明頓減於前使人得以反議其
後諺有旁觀者審當局者迷此不特爲奕者
之論以今日之秉政何翅於當局以昔日之
言事何翅於旁觀倘能易當局之迷而爲旁
觀之審天下之事有不足辨者雖然是豈可
與牽文泥古沽名釣利號爲俗儒者言之必
得器識宏博竒謀遠略卓然爲天下之大才
者然後可與共非常之功歟出守當塗建業
成都皆有政績舊得程公闢光祿南園故居
之地旣歸杜門卻掃園林池館日以成趣痛
表其堂曰招隱優游自遂奉祠逾六七年以
正奉大夫敷文閣學士吳郡侯致其事而卒
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橫山平居未
嘗疾言厲色加人或評人短長及告以人之
傾已輒俛首欲寐每自謂於人無怨惡其心
休休然好善樂施家貴多推予諸弟未始較
人皆義之

烈女

孫竒妻范姬年十八配竒一年而竒亡父母
以姬少寡無以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
之姬操刀割耳及鼻曰父母迎我者不過以
我年少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
空反烈女傳

張氏三女吳人皆有節行兄温爲孫權所囚姊
妹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同郡顧承
官以改嫁丁氏成婚有日飲藥而死吳朝嘉
歎鄉里圖畫爲之替貞頌吳文安傳

鬱生績之女績守鬱林所生故以名適同郡
張温弟白有志節姚信嘗表稱之曰竊見故
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
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
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
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
姊妹嶮巖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
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
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壽壽非名爵勸善不

嚴乞聖朝斟酌前訓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

呂榮許升妻也升游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常垂淚言之榮父惡升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異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為州所辟遇劫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祭升列女傳一說吳郡列女呂榮許升妻也昇為賊所殺遂欲干穢榮秉節不聽遂遇害是

日雷雨晦冥誠懼叩頭謝屍葬之後刺史名

其里曰義婦坂又樞要

晉張林妻徐氏者案張林碑曰夫人姓徐吳郡人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厥德不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從良從刀節外新共媿風邁淑謹其身

張茂妻陸氏郡人茂為吳郡太守為沈充所害陸傾家產率義部討充充敗詣關上書為茂謝不尅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

宜追贈茂太僕

宋顧琛吳人母孔氏孫恩亂後東土飢荒孔氏發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為名

張冲張敖母戴顯女也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冲敖皆為名士

宮人韓蘭英郡人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用為宮中職僚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韓公齊

武帝或云前廢帝

范法恂郡人妻褚氏勤苦執婦業昇明中孫曇瓘謀反褚謂子僧簡云孫越州先姑之姉子汝宜收之曇瓘既伏法褚令僧簡往斂葬永明中年七十餘卒僧簡在郡未至褚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梁青冀三州刺史郡人張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州人徐道角作亂害稷楚媛以身蔽刃同遇禍

後周宣帝四后朱氏小女滿月吳人生靜帝後
立為皇后班亞楊后靜帝立尊為帝太后隋

初為屋改名法靜

古今小名錄

長安縣君丁氏晉公之妹陳君子之奇之母也
晉公欲官二甥縣君固辭俾自以學術進晉
公竦然稱歎之奇兄弟繼登科鄉里傳縣君
之賢安定胡先生著丁氏賢惠錄蘇子美書
之

吳郡志卷第二十七



吳郡志卷第二十八

吳郡范

成大

撰

進士題名

端拱元年程宿榜

龔識

淳化三年孫何榜

丁謂 宰相

錢昆 諫議大夫

謝濤 太子賓客

凌咸

陸元圭

龔緯 識弟

咸平二年孫暨榜

李堪

咸平三年陳堯咨榜

鄭載

譚應

許式

龔紀

緯兄

胡堯佐

許洞

鄭為

龔會元

識姪

大中祥符元年姚曄榜

唐儼

大中祥符四年張師德榜

富巖

中祥符五年徐奭榜

林咸德

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

謝絳

濤子
知制誥

胡獻卿

范仲淹

參知政事

天禧三年王整榜

鄭脩

為子

錢象先

吏部侍郎

天聖二年宋郊榜

葉清臣

翰林學士

鄭戩

載弟樞密副使

天聖五年王堯臣榜

李瑀直講 龔宗元識子

天聖八年王拱辰榜

范師道參知政事 鄭條為子

林夔明 朱公綽 林茂先夔明兄

陳之武

景祐元年張唐卿榜

程師孟 鄭戴戡弟刑部侍郎 陸景

祝熙載

寶元元年呂溱榜

陳之奇之武兄 鄭君平脩子 陸絳

鄭戡戡弟 張詵天章閣待制

慶曆二年楊寘榜

李瑜瑀弟 孫規 黃頌

許奇

慶曆六年賈黯榜

崇大年 鄭方平脩子

皇祐元年馮京榜

范純仁仲淹子宰相 張僑士廉姪 李川

郎淑

皇祐五年鄭獬榜

滕甫

龍圖閣學士

錢深

鄭汝平

脩子

支詠

郭鼎臣

范世京

師道子

嘉祐二年章衡榜

陸元規

邾亶

嘉祐四年劉焯榜

朱長文

公綽子

王純臣

丁儂

李逢原

張詢

陳之方

嘉祐六年王俊民榜

林嵩

咸德姓

程寬

師孟子

陸元長

元辨

嘉祐八年許將榜

沈括

翰林學士

凌民瞻

郭附

黃顏

治平二年彭汝礪榜

孫載

治平四年許安世榜

張

從享從父

吳純貺

張僅

李博聞

熙寧三年葉祖洽榜

郁澄

徐彥孚

鄭安平

改名景平仲子

鄭伸

凌民師

民瞻兄

范世亮

師道子

熙寧六年余中榜

黃汝平

梅灝

林程

茂先子

張顏

僑子

龔程

宗元子

孫冲

黃頡

頡弟

黃彥

頡凡

熙寧九年余中榜

張元素

張元弼

林植

茂先子

郭除

顧襄

上舍

元豐二年時彥榜

秦希甫

張諤

林种

茂先子

顏長民

元豐五年黃裳榜

嚴君鄰

林師醇

孟醇

黃懿彥

元豐八年焦蹈榜

沈彥升

黃公川

周何

章衍之

錢銑

元祐三年李常寧

范敦樂

周沔

丁觀

李博喻

陳傑

孫實

陳序

元祐六年馬洵榜

林庚

嚴適

程騫

魏志

陳噩

施遠

徐儵孫

黃策

子

紹聖元年畢漸榜

胡浹

程亢

林稷

茂先子

富鈞

嚴孫

胡安平

陳彥和

紹聖四年何昌言榜

郁師醇

魏憲

志弟吏部侍郎

林處

處兄

富洵

嚴孫

元符三年李釜榜

顧植

張公厚

張漸

劉彥躬

方振

陶從才
從廣

徐端行上舍

崇寧二年霍端友榜

崔伯乘

潘允禮部
侍郎

黃正彥

孫陶

黃昌衡

崔百勝

黃昌朝

昌衡
弟

褚覃

崇寧五年蔡幾榜

程元允

師孟
姪孫

李彌大

尚書

邊知章

龔況

程子

陶振

從才
弟

范聞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

王崇

朱發

長文
子

鄭聖任

胡思

浹子

胡寬

李彌遠

彌大
弟
侍郎

單師淵

李毗

政和二年莫儔榜

陳述

林閱

顏孚

林摯

顏為

孚兄

方純彥

王闡

康錯

政和五年何臬榜

陳起宗

錢觀復

張栻

黃偉

王裳 裳弟

葉高節

張敏功

顏子

沈季孫

顏采

長民子

唐輝

儼孫禮部侍郎

錢當時

葉蕤

政和八年嘉王榜

顏天選

魏貢 憲弟

徐薦

錢仲思

顏安時

天選叔

張德本

李益

瑀孫

鄭護

林璵

茂先孫

宣和三年何渙榜

程元弼

元允弟

范尚

鄭作肅

錢豫

林友

宣和六年沈晦榜

范雱

余仔 達先伯

李大鼎

林儼

尚姪

王葆

凌哲

吏部侍郎民師姪

何建中

鄭時戩

居世英

富元衡

嚴孫

邊知白

吏部侍郎

凌邁

哲兄改名遠

建炎二年李易榜

倪成脩

唐輝

輝弟

楊景

凌揆 哲弟

鄭揚

章藉

茅錫

胡利賓

孫觀

魏志 上合

鄭大謙 戴孫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

孫雄飛

錢南

周播

尤著

紹興五年汪應辰榜

孫起卿 觀子

范成象 粵姪

郊升卿 重孫

馬河

紹興八年黃公度榜

王履

黃萬頃

陳長方

顏唐 天選姪

王嘉彥 葆姪

沈詢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榜

何備 工部侍郎

王伯廣

許光國

袁鼈

嚴煥 君鄰姪

紹興十五年劉章榜

詹宏

翁翊臣

李溼

錢佃 觀復子

吳旼

祝端表

張世衡 李衡

紹興十八年王佐榜

胡元質給事中 冷世光 胡百能

麋師旦借子 冷世脩世光弟 林光祖真姪

紹興二十一年趙達榜

余松 錢俟佃兄 成端亮

林育 顏發唐弟 張允恭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

陳九思 衛稷 樂備

陳晉卿 楊思濟 范成大學子

趙思 陳崧卿晉卿兄 鄒嶮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榜

鄭庶作蕭姪 陳端友 顏度發弟叔

玉萬燕弟 姚愈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

馬先覺 呂蒙 方思純彦姪

隆興元年木待問榜

章澥 胡元功元質弟 唐二壽煇子

王藝

成欽亮

弟 端亮

鄒企宗

弟 新

郁昇

表宗仁

蓋子

中

李廷直

賀三聘

羊光宗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

薛甫

孫紹先

子 雄飛

胡長卿

周建

俞允成

乾道五年鄭僑榜

何淇

備姪

李卞

姪 起

林璞

與孫

辛機

林琰

璞弟

林廷瑞

陳九德

弟 九思

乾道八年黃定榜

范之柔

仲淹孫

鄭汝止

王有大

宗孫

吳競

范藻

成象子

宋光遠

曹緯

淳熙二年詹駉榜

姚濟

錢萬頃

兄 萬選

王毓

錢萬選

張舜卿

淳熙五年姚穎榜

胡坦

周日巖

吳仁傑

淳熙八年黃由榜

黃由

狀元

王保大

有大弟裳孫

蔣南金

淳熙十一年衛涇榜

衛涇

狀元

呂伯奪

陳熠

張攀

敏功孫

黃演

策曾孫

顧叔康

呂申

夏允中

翁謙

淳熙十四年王容榜

胡林卿

顏叔淵

度姪

趙興祖

顧端臣

盛章

謝伯常

李應祥

衡子

余達先

仔姪

陳甫

劉大忠

林伯誠

紹熙元年余復榜

周南

上舍

蔡以中

朱晞顏

周衰然

李南

姪公縉

李起宗

應祥兄

顏叔玠

叔淵兄

丁慤

任相

陳振

顏叔平

叔玠弟

葛瓌

紹熙四年陳亮榜

黃涇

演弟

高之問

慶元二年鄒應龍榜

鄭準

葉蒙之

潘夢旂

胡允恭

蔣志行

趙汝官

孔元忠

石宗王

慶元五年曾從龍榜

姚冝中

愈子

陳貴誼

汪棐

汪令圖

棐叔

麋溧

師且子

顏叔瑤

叔平弟

潘與嗣

衛沂

涇兄

嘉泰二年傳行簡榜

曹函

漕試

趙黔夫

胡榮卿

趙絀

沈誠

詢孫

姜京

趙汝璪

趙汝禔

高不倚

宋文英

曹大昌

吳埒

方賜復

弟萬

楊昕

開禧元年毛自知榜

趙汝淳

鄭啓

陶永

叔振

周深源

南子

嘉定元年鄭自誠榜

衛洽涇弟 衛价 孟繼顯

徐鼎 唐伯棗 趙潛夫

辛忠嗣

博學宏辭一人

陳貴誼慶元五年進士

嘉定四年趙建大榜

嵇源上舍 陳德林上舍 施振

方萬里 趙時諱

嘉定七年袁甫榜

衛洙 王尚輔保叔崇姪 張震發

顏儼長民曾孫為孫 黃必大 趙豐亨

嘉定十年吳潛榜

趙汝禛汝初兄 趙希魯 麋楷溧兄

趙潘夫 沈有開 王圭父邁乾道已丑鄭榜

蔡廉

嘉定十三年劉涓榜

黃保大必大弟 王斗文毓姪孫 趙滬夫

李公縉叔南施秉貫温州寓居吳江趙體國

謝鄆上舍王埜從事郎張新震發從弟

陶瑜叔祖永周夢發

嘉定十五年上舍釋褐

李起伯卞王熙載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

鄭起潛上舍甲科趙崇驥汝積子朱檜

周申內舍南姪深源兄蔡珏內舍李任通直

郁雲內舍異姪褚南右科致媛孫沈應昌

凌雲揆姪孫王丙發

寶慶二年王會龍榜

盛文昭章姪莫子文內舍趙礪夫黔夫兄

趙崇詩趙時伸潘夫子黔夫姪葉酉發蒙之姪

徐章鼎弟顏揆叔瑤姪蔣南金

陶虎叔永姪瑜

紹定二年黃朴榜

盛文韶章姪文昭兄郁中異姪雲弟趙侶祖興祖弟

王癡敗

武舉進士題名 補注

建炎二年徐遂榜

褚孜 第二人

乾道五年趙鼎榜

朱子美 第二人

乾道八年林宗臣榜

朱起宗 推第一人 恩例 李岳

淳熙二年薛八榜

沈嗣宗 孟湜

淳熙十一年

林鏐 狀元

紹熙元年厲仲詳榜

蔡革

李頤

慶元二年

周虎 狀元

嘉泰二年葉滌榜

商覺民

時克復

開禧元年鄭公侃榜

呂轍

嘉定四年林汝浹榜

劉以中 絕倫

郡志卷第二十八

郡志卷第二十九

吳郡范成大撰

土物

干將莫耶二劍皆吳王闔廬所佩干將吳人與歐冶子同師莫耶干將之妻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王使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

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
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
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
成物後世即山作冶麻經萎服然後敢鑄金
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
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
斷髮翦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
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
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獻其

陰蓋間甚重之會魯使季孫來闔閭使掌劍
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鏹中缺者大
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
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
其可受乎不受而去干將墓在匠門外東數
里其平時人耕其旁忽有青蛇繞足其人驚
遽以刀斷之其前半躍入草中不復見徐視
其餘乃折劍一段至暮欲持歸亦忽失之方
惟深有詩具載其事

吳越春秋
中吳紀聞

屬鏤之劍吳王夫差所以賜伍子胥者

吳越春秋

吳鴻扈稽一金鈎吳王闔閭所作闔廬既得于將莫耶復命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為善鈎者賞百金吳作鈎者甚衆有人貪王重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以獻詣宮門求賞王曰為鈎者衆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鈎王舉衆鈎示之曰何者是也鈎甚多形相類不知其所在鈎師向鈎呼二子之

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兩鈎俱飛着父胷吳王大驚賞百金遂服鈎不

離身

吳越春秋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為貴石在水中歲久為波濤所衝撞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罽名彈窩亦水痕也沒人縫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扣之鏗然如鍾磬自唐以來貴之其在山上者名旱石亦奇巧枯而不潤不甚貴重白居易品牛僧孺家諸石以

太湖石為甲宣和五年郡人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入京師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碗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為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為盤固侯而誅餘小石未獻者留郡西河兩傍悉歸張循王家比年士大夫好石者多山中人始以旱石加斧鑿作玲瓏意又剡石面鴈作彈窩紋銜不識者或得善價其非巧石但青白玉質可作碑碣及甃砌塔祀者則出湖中之云也山

潔可鑑堅潤如金玉亦為天下之冠程俱所

賦者是也

陳休復太湖石賦并序客有嗜太湖石者圖其形示余命為賦其辭曰

江之東直走數百里有太湖兮澄其清湖之浪相擊幾千年有頑石兮醜其形徒觀夫風撼根折波流勢橫神助爾恠天分爾英駭立驚犀低開畫屏素煙散而復聚蒼苔死兮又生譬夫枯槎浮天黑龍飲水鬼蹲無狀雲飛乍起雅戲携手獸眠盤尾大若防風之骨竅如比干之心密房萬穿秋山半尋子都之戟前其鐵韓稜之劔利於鐔若乃湖水無邊湖天一色露氣曉蒸蟾津夜滴伊爾堅姿峭兮寒碧千丈萬狀差難得而剖悉我將吊范蠡於澤畔問伍員於波際原君惡初何緣而異公侯求之如張華之求珠衆人獻之如卞和之獻玉植于庭園鏡之不足噫爾形擁腫兮難琢明堂之礎爾形中虛兮難刻鴻都之經

用汝作礪兮汝頑歌姿攻汝為磬兮汝濁其
聲亡所用之而時人是實余獨掩口盧胡而
笑子之醜靈西室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賦建中靖國元年
以脩奉景靈西室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賦
千六之產謹為賦云吳吏採於包山某獲目此
奇之三老趨而進揖而言曰惟古渾渾物全其
天金藏於穴珠安于淵機械既發剖蚌推其
不翼而飛無脛而騁剗山探海階世之競
若富媪贅癩則為山嶽茂草木於毛膚包
巖於骨骼與瓦甃其無間何於焉而是索
使者窺復穴蕩沉沙搜奇疆於洞脚
於丘阿呼靈匠以運斤指陽侯使息波
山之巒巒續劍閣之我我莫不別山骨拔雲
根貞女屹立伏虎晝奔督郵據袂以相睨
史臨江而抗尊雖不遭於醢沃豈有恨於
痕嗟主人之不見侶羊牧之猶存何一
足取笑九仞之徒勤既而山戶峨集篙

也翰萬金之重載走千里於通津使山以
骨則上將現使玉以為璞則山將貧煮糧
客嘗聞終年之無飽談從之老持一法其誰
則民之所為無益則用之所以足惟土物
問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鹽雞不可與語
得言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笑不談王道
聖之門師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
曰上德光大孝通神明闡原廟之制安在
之靈以謂物不盛則禮不備意不肅則享
精故金瑰琛琲天不祕其寶樟楠梓地不
愛其生而青州之怪猶未足於充庭故於
乎取之且鑿太行之行石英採穀城之文石
起景陽於致美于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
甲官室以致美于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
方戎後苑之作緩文思之程示勳撲以正始
肅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之難名者矣抑嘗

聞之西有未夷之羗比有久驕之虜顧琛血
之未艾乍遊竟而送死方將不頓一戈不馳
一羽珍醜類於煙埃幽荒於掌股庶黃石
之斯在儻素書之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修
不遺指佞之音萬國雖和猶豢觸邪之獸蓋
邪佞之蠱心猶膏育之自媵惟屬鏤之無知
顧尚方之奚抹故將鑄采石以爲劔凜堅毛
於佞首若是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在庭無履
霜之咎也抑又聞之堯不能無九年之災湯
不能無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盪豈閉縱之
可緩故將放鞭石於宜都回雨暘於咳呀抑
又聞之扶耒之子有土不毛抱甕之老有莘
不薊富者侈而貧者惰游者逸而居者勞雖
齊導之有素奈狡兎而是逃故將取嘉石以
列坐平罷民於外郊抑又聞之日不接則
不傾方彼旋而出車俾戔戔而焉旌蓋蕭
之戒坐遠於千里而索之舉益危於薄冰

四者之無告尤聖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
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老悚然而興曰聖化
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宇
宙胷次彌綸兩儀而執天衡燮理二氣而
氣母此包機之婦所以引日星之針縷方
鍊五色以補天育萬生於一府既無謝於
城之師又何驚於藐妙之處吾亦與汝飲
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知哉
三老稽首再拜曰鄙農之人聾瞽其知慶
其游竊億妄議乃命人聾瞽其知慶古
之達人皆有所嗜縱人聾瞽其知慶嗜
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人聾瞽其知慶嗜
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人聾瞽其知慶不
衆皆惟之走獨知之百故友李生名約人聾瞽其知慶何
苟適吾意其用則公人聾瞽其知慶哉是言適意
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人聾瞽其知慶爲司徒保釐河
家無环產奉身無長物人聾瞽其知慶東城置一第
營一墅精葺官宇謹擇負客道不苟合居常

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石有族聚太湖
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
先是好乃鈞深致遠獻壤納奇四五年間
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康讓東第南墅列而
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坳秀出如靈
仙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
削成如珪璜者有康後銳刺如劍戟者
如虬如鳳若踞若踞若踞若踞如鬼如獸
行若驟將攫將闢風烈雨晦之夕洞穴
若欲雲歎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
景麗之旦巖峩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
可狎而齟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
言則三山五嶽百洞千壑觀縷簇縮盡
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
公適意之用也常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
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肝渾凝結
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

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
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性
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
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
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為而來必有以也
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
中下各刻于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
中丁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
內轉徒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好
者觀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
年五月丁丑記牛信編題太湖石詩李蘇
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奉呈
得樂天詩肝渾何時結嵌空此日成
虎闢恢惟鬼神驚帶雨新冰淨輕敲碎玉
攬義鋒刃簇纓絡鈞絲紫近水搖奇冷
助澹清通身鱗甲隱透虎洞天明魄
準深凹刻兕觥鱗雷風疑欲變陰黑訝
瘳微寒早輪困數片橫地祇愁壑壓
壑

支撐珎重始蘇守相冷懶慢情為探湖底
不怕浪中鯨利涉餘千里山河僅百程
初展見金王自風輕側眩魂滋悚周觀
平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王黼與添
消煩破宿醒癡人當綺皓視扶即公輝
有劉白為汝數逢迎
大湖石乘奇李益詩
地靈初辟水府出猶帶龍宮腥發自
來榮卿相庭從風夏雲勢上漢古杏
魚鱗見鏤鏘玉韻聆煙波含宿潤苔
青滋穴胡鷄貌織鉗蟲篆銘辱顏傲
動息浮壺莫能停靜稱垂松蓋鮮宜
敢息浮壺莫能停靜稱垂松蓋鮮宜
志憂常日擊素尚與心真
笑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計年
耄搜求按舊經垂鈎入空際隔浪
獲人爭賀歔謠眾共聽一州驚閱
實工

揚舩觀物洛陽陌懷人兵御亭寄言垂大翼
早晚起滄溟**白居易**
落復崖鬼蒼然玉一堆峯駢仙掌出鱗折劍
門開峭頂高危矣蟠根下壯哉精神欺竹樹
氣色壓亭臺隱起磷磷狀凝成瑟瑟肝廉能
露鋒刃清越叩瓊瑰爰華形將動鬼我勢欲
摧奇應潛鬼恠靈合蓄風雷黛潤沾新雨
明帶古苔未曾棲鳥雀不肯染塵埃尖削琅
玕筍深剗馬腦疊海神移碣石畫障簇天台
在此為尤物於人負逸才渡江千筏載入洛
五丁推出處雖無意升沉亦有媒技提水府
底置向松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酒杯終
隨金聚用不學玉山頽疎疎傳心偏愛園公
望老蒼我近觀恠欵蓋纒高八九尺勢若千
萬尋崑崙空華陽洞重疊丘山岑邈矣仙掌
呀然姍姍明深形質貢今古氣色通晴陰未
已瑟瑟欲雨先沉沉天姿信為異時用非所

任磨刀不如礪擣帛不如砧何乃主人意
之如萬念豈伊造物者獨能知我心
煙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斷
碧雲根風氣通叢穴苔文護洞門三峯具體
小應是華山孫波曰茲山有石岸抵浪
如受屠雪陣千萬戰薛巖高下剝乃是天詭
恠信非人功夫六丁云下取難甚網珊瑚
狀復若何鬼工不可圖或拳若虺蜴或蹲如
虎羆連絡若鈎鑲重疊如萼跗或若巨入豁
或如天帝符降肚黃管筍格磔琅玕株斷處
露海眼移來和沙鬢求之煩耄倪載之勞舳
艦通侯一以賄貴却驪龍珠厚賜以賒責遠
去窮京都五侯土山下要爾添岳嶺賞玩若
稱意爵祿行斯須苟有王佐士崛起於太湖
試問欲西笑得如茲石無陸龜蒙詩他山豈
無石厥狀皆可薦端然遇良工坐使天質變
戎裁基棟宇礪珂成廣殿或剖出温瑜精光
具華瑱或將破仇敵百礮資苦戰或用鏡功

名萬古如會面今之洞庭者一以非此
于真不持反作天下彦所奇者巖崿所尚
葱蒨旁穿參洞穴內竅均環劍刻削九琳葱
玲瓏五明扇新瑀碧霞段旋剖秋天片無力
置池塘臨風只流眄胡宿詩海岱松安得
么洞庭山脚失寒瓊秋成一采孤雲勢費盡
千年白浪聲誰向機邊逢女直疑巖下見
初平年來賞物多成病日遠蒼苔幾遍行

石井松江二水唐張又新品第東南真茶之水
為七等以虎丘石井為第三吳松江為第六
今劍池傍經藏之後有大石井面闊丈餘嵌
巖自然上有石轆轤歲久堙塞今寺僧乃以
山後寺中土井為石井甚可笑紹熙三年主

僧如壁始淘古石井去淤泥五丈許四傍皆石壁鱗皴天成下連石底漸窄泉出石脉一宿水滿井較之二水味甘冷勝劔池時郡守沈揆虞卿聞之往觀大喜為作屋覆之別為亭於井傍以為烹茶宴坐之所自是古跡復出邦人咸喜

松江水在水品第六世傳第四橋下水是也橋今名甘泉橋好事者往往以小舟汲之

白雲泉在天平山詎有乳泉也百樂天詩天平山

心水自開何必奔衝下山去更添波浪向人間范仲淹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靜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遊潤勝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絲竹不含哀樂音月好群籟息消消度前林子晉罷雲笙伯牙收玉琴裴回不疑去復發滄浪吟乃云堯湯歲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焉如有價比斗量黃金陳純

臣蕭白雲泉書刑進士陳純臣謹裁書獻于知府司諫閣下純臣聞仁智之性各有所樂蓋得之中而後為之外也在昔仲尼登泰山曾點浴沂水聖賢之於寓亦已遠矣粵自剖判融結其中傑然若高嶽巨浸不待標異固已聳動人耳目不幸出於窮幽之地必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會稽平湖非賀知章不顯丹陽舊井非劉伯初不振惟胥臺古郡直西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山之中有泉曰

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儻逍遙中人覽寂寞外景忽焉而來酒然忘懷礙此苑之一旗
煑井州之新火可以醉陸羽之心激盧仝之思然後知康谷之靈惠山之英不足多尚天
寶中白樂天出麾吾鄉愛貴清泚嘗以小詩詠題後之作者以樂天託諷雖遠而有所未
盡是使品第泉目者寂寂無聞蒙莊有云重言十七今言而十有七為天下之信非閣下
而誰歟恭惟閣下性得泉之醇才猶泉之清仁稟泉之勇智體泉之動霽是四雅鐘于一
德又豈吝陽春之辭以發揮善價純日先人松價實彼一隅歲時往還嘗愧文辭窘澁不
足為來今之信儻閣下一漱齒牙之未孽誠發詠樂天如在當斂策避道不任拳拳之誠
錢藻白雲巖靜最深泉溜泓溶石竇開宿霧不生澄曉月殘風輕漾蛩寒雷源從天漢
星邊落流自聳峯海上回莫謂無心事奔注曾隨霖雨下山來

華山寺之

得道僧名憨憨和尚者

法雨泉在穹窿山

隱泉在洞庭西山毛公壇道側真誥所謂白芝

隱泉其水紫色

白磬出陽山鑿山為坑深數十百丈始得初如

爛泥見風漸堅質滑精細空處無比者土人

亦當白石脂用本草注吳郡貢石脂則知可

作石脂用又有一等紅紫色者亦以當赤石

脂用也

綵箋吳中所造名聞四方以諸色粉和膠刷帛
隱以羅紋然後研花唐皮陸有倡和魚箋詩
云向日乍驚新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注魚
子曰白萍此豈用魚子耶今法不傳或者紙
紋細如魚子耳今蜀中作粉箋正用吳法名
吳箋

五醖

徒鬪反

酒白居易守洛時有謝李蘇州寄五
醖酒詩今里人釀酒麴米與漿水已入麴

日又以米投之有至一再投者謂之醖其酒
則清冽異常今謂之五醖是米五投之耶李
蘇州疑是李紳

綠頭鴨水禽村人皆養之養者名家鴨野生者
名野鴨野鴨多綠頭世傳陸龜蒙家居笠澤有
內養使杭州舟出舍下龜蒙家童以小舟驅
群鴨出內養彈其一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
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狀本州貢
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養甚驚

厚祈之龜蒙笑而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

言曰常自呼其名談苑言李德裕嘗問龜蒙東吳

蟻沸金樽賓僚霧集遊談星奔挂舟兮錦繡

碧潤兮花源爾乃輕撓水閣絲管遞進

而酬詞徒座取物為新留塵將飛而遂落

解之仙鳧出籠而振少步而趨啖喋爭食

為物也詭類殊種遷延遲重其聚則同而不

和其圃則仁而有勇參差養聚颺沓續紛其

浮蔽水真族如雲共公波而弄吭各求匹而

為羣繞旅滿而相逐南洲渚而相聞於是乎

會合紛泊崩奔設作集如異國之同盟散若

諸侯之背紛紛以代輪縱更相觸搏或離披以

折衝或奮振以京却始戮力兮尖勝終直飛

兮龍弱鯨謂驚鳴迴疑

鶴媒吳人射鳥養一馴鶴使行前而以草木葉

為盾以自翳挾弩矢以伺之群鳥見鶴以為

同類無猜遂為矢所中陸龜蒙有鶴媒歌云

譏同類相陷者歌云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

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閑靜立如無事清談

時時入遙吹徘徊未忍過南塘且應同聲就

同類梳剔宛若祀逢喜祇怕纒來又驚起窺
鱗咏藻乍三昂立定當育流一矢媒權舞躍
勢離披似誦功能邀奪兒雲飛水宿各自物
妬侶害群由爾為而况人間有名利外頭笑
語中猜忌君不見荒波野鷓
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鷓鷯水禽陸龜蒙嘗得之於震澤黑襟青脛丹

爪嚼色幾及項龜蒙哀其野逸而囚錄籠檻

為賦詩焉

詞賦曾誇鷓鷯角鳴舛欲流果為名悞別滄洲雖蒙靜置踈籠晚不似開栖折葦秋自昔稻梁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讎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焚書讓白鷗

炙魚吳公子光將殺王僚與專諸謀之專諸曰

王好何味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

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并饗王僚王僚被

棠鑊之甲三重專諸置魚腸炙魚中以進孽

炙魚推匕首刺王僚貫甲達背焉

吳越春秋

魚鱸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鱸將到之日過

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鱸而食不

知其臭復重為之吳人作鱸自闔閭始也

春秋

鱸殘魚吳王孫權江行食鱸有餘因棄之中流

化而為魚今有魚猶名吳餘鱸者長數寸大

如筋尚類鱠形案此即今之鱠殘魚博物志

鱸魚生松江尤宜鱠潔白鬆軟又不腥在諸魚之上江與太湖相接湖中亦有鱸俗傳江魚四鰓湖魚止三鰓味輒不及秋初魚出吳中好事者競買之或有遊松江就鱠之者後漢左慈嘗在曹操坐操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慈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鉗鈎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乃更鉗沉

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寸餘生鮮可愛操使

鱠之周汝會者鱸鱠為世所珍以矣晉張翰字季鷹為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鱸魚鱠菰菜羹遂罷官歸金谷園記謂鱸魚常以仲秋從海入江菰菜南越人以箭筍和為羹甚珍魚白如玉菜黃如金隋人已呼為金羹

王鱠大業中吳郡嘗獻鱸鱠絲鱠事具鮓魚

條陶詩江上魚者詩云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東坡知文

與可洋州金橙徑詩云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煙雨裏小舡燒薤

白魚出太湖者為勝舊說此魚於湖側淺水菰蒲之上產子民得採之隨時貢入洛陽吳人以芒種日謂之入梅梅後十五日謂之入時白魚於是盛出謂之時裏白

石首魚吳地記吳郡魚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鳧頂中有石吳錄又云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鳧頭中猶有石今惟海中其味絕珍大略如巨蟹之螯為江海魚中之

冠夏初則至吳人甚珍之以練花時為候諺曰練子花開石首來筍中被絮舞三臺言其賣冬具以買魚也此時已微熟魚多肉敗氣臭吳人既習慣嗜之無所簡擇故又有忍臭喫石首之譏二十年來沿海大家始藏冰悉以冰養魚遂不敗然與自鮮好者味終不及以有冰故遂販至江東金陵以西此亦古之所未聞也海上八月間又有一種石首此時天涼不假冰養而自鮮美謂之回潮石首

河豚魚世傳以為有毒能殺人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四五者故人畏之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尤毒然人甚貴之吳人春初會客有此魚則為盛會及朝真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溫之以進云尤美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大如一粟浸之經宿則如彈圓又云中其毒者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至寶丹皆可解橄欖子亦解魚毒故羹中多用之反烏頭附

子荆芥諸風藥服此等藥而食河豚及食

豚而後即服藥皆致死蘇文定公轍嘗記吳

人丁騫因食河豚而死以為世戒

明道雜志

針口魚口有細骨半寸許其形如針春時群集

於松江長橋之下土人撈取以為乾餉遠味

甚腴

菰葉羹晉張翰所思者按菰即芡也菰首吳謂

之芡白甘美可羹而葉殊不可噉疑葉衍或

誤今人作鱸羹乃芡以葶尤有風味

熙寧七年太和宮得大龜徑二尺其尾五介甲
甚堅人云計數百歲

蟹江湖海浦皆有之松陵倡和有海蟹詩然能
發風生疾故皮日休詩云病中無用雙螯處
陸龜蒙詩云藥盃應阻蟹螯香蓋吳人所嗜
也相傳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
從其所之早夜感膚沸指江而奔漁者緯簞承
其流而障之曰蟹斷得遯者奔紛越軼以入
于江則形質浸大矣漁者又斷而求之其得

遯者遂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

矣

笠澤叢書

吳郡志卷第二十九



吳郡志卷第三十

吳郡范

成大

撰

土物下

彭蠡吳人呼為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

吳越間多以鹽藏貨於市

嶺表錄異

白魚種子隋大業六年吳郡貢入洛京敕付西

苑內海中以萬把別遷著水十數日即生小

魚取魚子法候夏至前三五日日暮時白魚

長四五尺者羣集湖畔淺水中有菰蔣處產



子着菰蔣上三更產竟散去漁人刈取草之
有魚子着上者曝乾爲把故洛苑有白魚大業

雜記

鮠魚出海中鱗細紫色無細骨不腥隋大業六
年吳郡獻鮠魚乾膾十四瓶浸一瓶可得徑
尺盤十所又獻其作乾膾法五六月海中取
此魚縷切曬乾盛以瓷瓶密封泥欲食開取
以新布裹大盆盛井底浸久出布灑却水則
敷然散著盤上帝以示羣臣曰昔術人介象

於殿庭釣得海魚此幻化耳今日之膾乃是
東海真魚亦一時奇味又獻鱸魚乾膾六瓶

作膾法如鮠魚

大業雜記

鮠魚含肚隋大業六年亦吳郡獻之多至千頭
六七月取魚長二尺珍者皮光徹如黃
油醎有味賢於石首含肚時有口味使大
都督會稽人杜濟者作此等食法以獻煬帝

大業雜記

海蝦子大業六年吳郡獻四十挺挺一尺闊二

寸厚寸許先取海中白蝦子以小布袋盛末
鹽封之日曬夜則平板壓乾則破袋出之包
如赤瑠璃美勝鱓子其說又云白蝦一石僅
約五升暴殄之酷無烈於此今鱓子猶存而
蝦子則人不忍作矣大業雜記

鯉腴鮓出太湖隋大業十二年吳郡獻之純以
鯉腴爲之一瓶用魚四五百頭味過鱸鮓大業

雜記

蟹釐擁劔皆大業六年吳郡所獻蟹釐蟹之

類擁劔即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劔者自白魚
子而下至蜜蟹等皆煬帝窮侈縱欲之時吳
郡以爲貢多殺物命以共口腹旋致喪亡之
禍續圖經言之切矣此等物今不復製作但
其事登載未詳故重錄之併以爲世戒

紅蓮稻自古有之陸龜蒙別墅懷歸詩云遙爲
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則唐人已書
此米中間絕不種二十年來農家始復種米
粒肥而香

再熟稻一歲兩熟吳都賦鄉貢再熟之稻蔣堂
登吳江亭詩云嚮日草青生引犢經秋田熟
稻生孫注云是年有再熟之稻細考之當在
皇祐間今田間豐歲已刈而稻根復蒸苗極
易長旋復成實可掠取謂之再掠稻恐古所
謂再熟者即此

綠橘出洞庭東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
臍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
平橘比綠橘差小純黃方可噉故品稍下而

其皮正入藥今市賣橘皮多雜少柑皮及永
嘉匾橘皮不可不察芝田云章蘇州寄詠
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
南史有人題書尾曰洞庭霜橘二百顆章正
用此事余按左右軍帖亦云奉橘三百枚霜
未降不可多得同出於此

和遠人脩貢為韻云洞庭之遠兮巨全楚而
連巨吳路悠悠以窮塞波森森而平湖遠國
之奧壤中華之外區土所宜兮四方各異珠
果斯出兮諸夏或無至於白商謝纓以律攷
風落遙林寒生窮海枇杷落而將盡荔枝摘
而不待然後浮香外散美味中成照斜暉而

金色帶曉潤而霜清圓甚垂珠其樹方而向
熟味可適口玉果比而全輕在禹貢非它於
周制則鄰充厥苞於林下發使者於江沱穰
橙不得而雜楚柚不得而和所獻者皆歎其
美所貴者不以其多歲崢嶸而已晚路崎嶇
而甚遠齊方物以全入離本枝而不返其價
可重其味可珍固綠蒂而未變施素錦而猶
新若夕發於南國已朝奉於北辰匪雕飾以
自媿實羽翼以因人獻芹者既非其匹敵獻
挑者何足以等倫豈比夫江北則枳江陵則
洲隨橙梨而莫逐備賦貢而無由同碩果而
已矣望君門芳阻脩美哉植物斯多結實者
衆斯橘也來則備乎淮浦生則阻乎雲夢獨
擅美於當今及歲時而入貢**第二人** 臧皇帝
垂衣裳而制萬國舞干戚而來九區苞之備
枯至自江湖歲以為常知方輸之必有時而
後獻表庭實之何無其來則風秋洞庭霜落
環海元侯布教下吏旁採碧林冬生大

年羊去霜帶初辭綠莖然後盛以瀟湘之
東以江淮之菁背楚寒以西走望秦雲而此
之乃明四目乃序九歌朱紱方來以彰其
道泰在乎柔遠一果熟知百果之不荒一方
來知萬方之未晚橘之名也則珍橘之熟也
惟新越彼千里獻于一人丹其實體南方之
正酸其味含木德之純足以附荔枝於末葉
遺擯椰於後塵然以出自荒陬卉聞莫由煙
波無已歲月空留豈知夫湮沉可達職貢可
脩辭草澤以孤往入金門而見收物之因人
也其則以聚人之象物也豈不或中儻草木
之可儔希成名於入貢**白居易** 荔枝貢書
洞庭貢橘棟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
容隨日長瓊漿氣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駑駘
力望闕難伸螻蟻誠踈賤無由親跪獻願憑

朱實表丹誠海華新編千頭霜熟桐來新包
貢虔脩望紫宸它日功成許高退社中還結
素封

真柑出洞庭東西山柑雖橘類而其品特高芳

香超勝為天下第一浙東江西及蜀果州皆

有柑香氣標格悉出洞庭下土人亦甚珍貴

之其木畏霜雪又不宜旱故不能多植及荷

久方結實時一顆至直百錢猶是常品稍大

者倍價併枝葉剪之釘盤時金碧璀璨已可

人矣安定郡王以釀酒名洞庭春色蘇文忠

公為作賦極道包山靈澤土風而極於

夷而酌西子其貴珍之至矣又有三日三精

香之詞則其芳烈又不待言而知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

德麟得之以餉予賦作賦曰吾聞橘中

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

游歲於其間悟此世於泡幻藏千歲於一班

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難宜賢王之達

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春風泛天宇兮清

網駕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携佳人而

往游勤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

而與俱還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春之管忽

雲蒸而霧解旋珠零而涕涓翠勺銀罌紫絡

青綸隨屬車之鴟夷款木門之銅環分帝觴

之餘漉平公子之破甌我洗盞而起嘗散腰

足之痺頽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
夢紛紛結始如髦蠻鼓包山之桂楫如林屋之
瓊關卧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
於渺茫吊夫差之傳錄屬此觴於西子洗亡
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
而賦之以授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夸矣公
子其為我刪之

海杏大杏也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今

吳下杏猶有如小兒拳大者

地理誌

連根柿吳令顧脩期言縣西鄉有柿樹殊本合

條

義熙起
唐注

方帝柿出此山熟帶正乃柿形亦方色如鞋紅味

有自鬆它紅柿無能及者近年城中園

接其種然味不及常熟

韓梨出常熟韓丘皮褐色肉如玉每歲所生不
多價極貴凡梨削皮切片不移時色必變惟
韓梨雖經日不變所以獨貴

頂山栗出常熟頂山比常栗甚小香味勝絕亦
號麝香囊以其香而軟也微風乾之尤美所
出極少土人得數十百枚則以綵囊貯之以
相饋遺此栗與朔方易州栗相類但易栗殼

多毛頂粟殼瑩淨耳

蠟櫻桃自唐已有吳櫻桃之名今之品高者出

常熟縣色微黃名蠟櫻桃味尤勝朱櫻不能尚

食樂天吳櫻桃含此較說出東吳香色鮮穠

氣味殊洽合舉頭千萬顆婆娑拂面兩三株

鳥偷飛處銜將火人驚爭時踏破珠

可借風吹兼雨打明覺後日即應無

梅譜并序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賢不肖莫敢

有議吳下所出而成大得而植於范村者十

二種嘗為譜之今綴其名狀略志於此

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脚梅

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

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

曰早梅花勝直脚梅吳中春晚二月始

燬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即有花

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園人以直脚梅

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

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

中非此官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

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

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啜此梨

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

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苔鬚

垂於枝間或長數寸至綠絲飄飄可玩其自

湖之武康所得者則不變曰重葉梅花頭甚

豐葉重數層盛開如小白蓮梅中之奇品花

房獨出而結實多雙尤為瑰異極梅之變化

工無餘巧矣曰綠萼梅凡梅花附蒂皆絳紫

色惟此純綠枝梗亦青特為清高好事者比

之九華仙人萼綠華京師良嶽有萼綠華堂

其下專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為時所貴重
吳下又有一種萼亦漸綠四邊猶淺絳亦自
難得曰百葉細梅亦名黃香梅亦名千葉香
梅花葉至二十餘瓣心色漸黃花頭差小而
繁密別有一種芳香比常梅尤穠美不經實
曰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
香亦類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
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初春絕景
也西清詩話云紅梅承平時獨盛於姑蘇晏
元獻公始移植西崗圃中一日貴游賂園吏
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晏嘗與客飲
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
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晏笑曰
儻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邵聞盜花種
事以詩遺公曰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真
露藥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震身
此花當時罕得如此比來展轉移殆不勝
數吳下紅梅詩傳於世者甚多獨方惟深一

篇號絕唱梅聖俞認桃無綠葉辨有青枝
當時以為著題東坡詩老不知梅格有青枝
綠葉與青枝蓋謂其不韻為紅梅解嘲云曰
駕駕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九雙
果必並蒂惟此一蒂而結雙梅亦尤物曰杏
梅花比紅梅色微淡結實甚匾有爛斑色全
似杏味不及紅梅曰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
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九
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
俗謂之狗蠅梅經接花疎雖盛開花常半含
名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黃
如紫檀花香穠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蠟梅香
極清芳殆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故難題
詠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此花多宿
葉結實如垂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桃奴子在
其中**百居易都園新栽梅**池邊新種七株梅
欲到花時點檢來莫怕長洲桃李妬今年好
為使君開方惟深一梅清香皓質世稱奇添

作輕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
上凝脂真教臘雪無藏處只恐朝雲有去時
溪上野梅何足種
素人應獨未相知

蜜林檎實味極甘如蜜雖未大熟亦無酸味本
品中第一行都尤貴之他林檎雖硬大且耐
紅亦有酸味鄉人謂之平林檎或曰花紅林
檎皆在蜜林檎之下

金林檎以花為貴此種紹興間有南京得接頭
至行都禁中接成其花豐腴艷美百種皆在
下風始時折賜一枝惟貴戚諸王家始得之

其後流傳至吳中吳之為圃畦者自唐以來
則有接花之名今所在園亭皆有此花雖已
多而其貴重自若亦須至八九月始熟是時
已無夏果人家亦以飭盤

蓮花海棠花中之尤也凡海棠雖艷麗然皆單
葉獨蜀都所產重葉豐腴如小蓮花成大自
蜀東歸以瓦盆漫移數株置船尾纜高二尺
許至吳乃皆活數年遂花與少城無異

桂本嶺南木吳地不常有之唐時尚有植者白

樂天謂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為樵牧之

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賦三

絕句以唁之近世乃以木屋為巖桂詩人或

指以為桂非是盤今在閩閩城當將應逐南

風落落向人間取次生巖樹欲相埋長憂落

霜雪壓多雖不死荆榛長疾欲相埋長憂落

在樵人手賣作蘇州一束柴○遙知天上桂

柳以垂者為貴吳下士大夫家有得鳳州種者

其半拂地復堆如尺石湖綺川兩傍亦有之

蘇州金谷園中黃嬭柳曲江亭柳最多如

婆娑老來麴麴遊行偏不似蘇州柳最多如

撲白頭條拂面使君

扶芳初生纏繞它木葉圓而厚夏月取葉炙炙

香煮以為飲色碧綠而香隋大業五年吳郡

貢二百本入洛京植之西苑時尚食直長謝

諷造食經具四時飲春有扶芳飲大業雜記

牡丹唐以來止有單葉者本朝洛陽始出多葉

千葉遂為花中第一頃時朱勳家園在閭門

內植牡丹數千萬本以繒綵為幕彌覆其上

每花身飾金為牌記其名動敗官籍其家不
數日墟其圃牡丹皆拔而為薪花名牌一枝
估直三錢中興以來人家稍復接種有傳洛
陽花種至吳中者肉紅則觀音崇寧壽安王
希豐羅等紅淡紅則風嬌又名勝西施一拾紅深
紅則朝霞紅又名富一家韞紅雲葉及茜金毬紫
中貴牛家黃等不過此十餘種姚魏蓋不傳

矣注云之長洲種牡丹偶學豪家種牡丹
愁病長官吳縣縣前興詩下
兔年年三月千業媚紫欄紅紫誇勝

人戴蒲頭歸醉折狂分不為貴枝開葉盡
空培人情皆待明年開化工自有呼魂術霜
前喚下瓊瑤臺王母親將金粉傅麻姑齊借
霞裳來主人蓋是神仙才不然此物胡為而
來哉二姬勸酒誰引蒲長洲懶史先舉杯多
感同年與攀折吟詩欲謝難輕發青宮校書
方道跡代我作歌如錦折他年
吾輩功業成與君共作騎鯨客

菊所在固有之吳下尤盛城東西賣花者所植
彌望人家亦各自種圃者伺春苗尺許時掇
去其顛數日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
至秋則一幹所出數百千朵婆娑團鑾如車
蓋董寵矣人力勤土又膏沃花亦為之屢變

淳熙丙午歲成大植於范村者正得三十六

種嘗為譜之今擬其名狀之略志於此

略凡黃花十七種曰勝金黃一名大金黃

菊以黃為正此品最為豐縟而加輕盈花葉

微尖但條梗纖弱難得團簇作大本須留意

扶植乃成曰疊金黃一名明州黃又名小金

黃花心極小疊葉縷密狀如笑靨花有富貴

氣開早曰棣棠菊一名金鯉子花纖穠酷似

棣棠色深如赤金它花色皆不及蓋奇品也

窠株不甚高金陵最多曰疊羅黃狀如小金

黃花葉尖瘦如剪羅殼三兩花自作一高枝

出叢上意度瀟灑曰麝香黃花心豐腴傍

葉密承之格極高勝亦有白者大略似白

頂而勝之遠甚吳中比年始有曰千葉小

錢略似明州黃花葉中外疊疊整齊心甚

曰太真黃花如小金錢加鮮明曰

金花心尤大開最早重陽前已爛熳

花葉深黃莖極柔細隨風動搖如垂絲

曰鴛鴦菊花常相偶葉深碧曰金鈴菊

荔枝菊舉體千葉細瓣簇成小毬如小荔枝

枝條長茂可以攬結江東人喜種之有結為

浮圖樓閣高丈餘者曰毬子菊如金鈴而差

小二種相去不遠其大小名字出於栽培肥

瘠之外曰小金鈴菊花如金鈴而極小無大

本夏中開曰藤菊花密條柔以長如藤蔓可

編作屏障亦名棚菊種之坡上則垂下裏邊

數尺如纓絡尤宜池潭之瀕曰十樣菊一

開花形模各異或多葉或單葉或大或小或

如金鈴往往有六七色以成數色名之曰十

樣錦衢嚴百花黃抗之屬邑有白者曰甘菊

一名家菊人家種以供蔬茹凡菊葉皆深

而厚味極苦或有毛惟此葉淡綠葉瑩味

甘咀嚼香味俱勝擷以作羹及汎茶極

致天隨子所賦即此種花差勝野菊野菊

生田野及水濱花單葉極瑣細曰五月菊
心極大每一鬚皆中空攢成一團毬子細白
單葉繞承之每枝只一花徑二寸葉似同
夏中開近年院體畫草蟲喜以此菊寫生
金杯玉盤中心黃四傍淺白大葉三數層
頭徑三寸菊之大者不過此本出江東比
稍移栽吳下此與五月菊二品以其花徑
特大故列之於前曰喜容千葉花初開微
花心極小花中色深外微暈淡欣然丰艷有
喜色甚稱其名久則變白尤耐封殖可以引
長七八尺至一丈亦可攬結白花中高品也
曰御衣黃千葉花初開深鵝黃大略似喜容
而差疎瘦久亦變白曰萬鈴菊中心淡黃
子傍白花瓣繞之花端極尖香尤清曰蓮
菊如小白蓮花多葉而無心花頭踈極蕭散
清絕一枝只一葩葉亦綠甚曰芙蓉菊開就
者如小木芙蓉尤穠盛者如樓子芍藥但難
培植多不結繁曰末列菊花葉繁縟全似末

利綠葉亦似之長大而圓淨曰木香菊
略似御衣黃初開淺鵝黃久則淡白花葉尖
薄盛開則微卷芳氣最烈一名腦子菊曰
醜菊細葉稠疊全似餘醜比末利差小而
曰艾葉菊心小葉單綠葉尖長似蓬艾曰白
麝香似麝香黃花差小亦豐腴韻勝曰白荔
枝與金鈴同但花白耳曰銀杏菊淡白時有
微紅花葉尖綠葉全似銀杏葉曰波斯菊花
頭極大一枝只一葩喜倒垂下久則微捲如
髮之鬚曰佛頂菊亦名佛頭菊中黃心極大
四傍白花一層繞之初秋先開白色漸變微
紅曰桃花菊多葉至四五重粉紅色濃淡在
桃杏紅梅之間未霜即開最為妍麗中秋後
便可賞以其質如白之受采故附白花曰燕
脂菊類桃花菊深紅淺紫比燕脂色尤重比
年始有之此品既出桃花菊遂無色蓋奇品
也姑附白花之後曰紫菊一名孩兒菊花如
紫茸叢萬細碎微有菊香或云即擇蘭也

其與菊同時又常及重九故附於菊

萱草一名紫萱又名忘憂草吳中書生呼為療

結花王子年拾遺

麝香萱吳中有之述異記謂香似紅藍而其芳

今吳下所植其花淡黃比常萱差瘦弱香全

類末利為可貴也

錦帶花又名海仙蓋王元之名也此花雖處處

皆有吳中者特香略如瑞香山焚香園中夾

路多植之泥根捧入故吳宮

栽近木蘭殊有意留連文酒繫春風於木蘭堂因以名釀法

石竹花草花也狀如金錢陸龜蒙石竹花詠所

謂金錢買春風者陸龜蒙曾看南朝畫國姓古羅衣上碎明霞而今莫

共金錢鬪買却春風是此花

鼓子花野花也皮日休虎丘詩云鼓子花明白石岸

金竹不甚大色如金今多不見蔣堂嘗有詩鑑

多寒一徑深潛疑造化鑄成林貪天或有凭欄者不見脩篁但見金

哺雞竹葉太多濃陰雖闌徑難得極大者而至

易種其筍蔓延滿地若雞之生子衆多故名

哺雞吳人謂雞鶩伏卵為哺

桃枝竹皮日休虎丘泥舟云桃枝竹覆翠嵐

白芷一名葍世傳吳白芷以吳中所出者為貴

陸龜蒙 接 **葍** 葍白芷也香草美人得以比之君子定情屬思聊為賦云日上融冷春歸飾荒觀一時之流恨撫萬古之遺香人則不屈不宋說地則非楚非湘舉其榮煙蕩而動色擢其體雪挺而騰光諷畔牢愁子雲於焉華皓吟哀時命曼倩由是摧藏有思於年慵情畏晚胡繩繫畧以難駐稿車載春而不返陋君折揚柳瀨為送行陋君採芙蓉乃勞贈遠豈知陰晴互出雅艷相迎隈回鳳喜怒忿鴻驚待笑者青琴時號顧謂者碧玉為名偷璧積競縈盈目斜柯而水怯鬢疊葉而雲爭蘭在口以時聞孺如連瑣黃牽心而不定

以若從心旌契叩難申融怡暗許石能潛遁舟孤生誓不為澗底松亭亭獨處於是欺皓本掩湘蕤房紅者自破帶縹者誰披望懷沙之浦詠遺襟之詞煙分而麝墨猶濕綺斷而龍刀合知只言長信長門年年可恨未必傾城傾國箇箇生悲臨階躑躅以虛徐當戶薔薇芳約弱蜂咋葉而先盡鶯啞枝而易落未若比堂公子樹芳草志憂南國佳人佩生香辟惡露茁煙活風條翠譚不知海傍之期遠不信人間之命薄休為上計椽空尋寶釵聊作侍中郎且乘金絡別有廬江小吏蜀郡長卿或支離而繁恨或調笑以囊情不同乎稟簪裾而霧悄秉禮義以霜明鄭交甫則江邊佩解萼綠華則席上詩成彼怡神而致問皆護節而含真疎擢自持錐陳辭而往愬遷延却立終抱恨而難平淚滴堪穿腸回好繫蠶織怨以成段酒蠲愁而判劑江僕射之孤燈

向壁不少妻迷張記室之少婦當爐還應細
麗景方駘蕩思已低摧波疲於子建為使花
困於靈均作媒何庶物之相負痛妍華而未
迴莫與心傷瑤圃從驚鵲鳩鳩誰如防瞻怯
空屏宜畫魁堆獸名剩欲追尋徒嗟緬邈杯
形連理而終在扇樣合歡而可學若遇劉公
伯雅夢亦沉沉如逢
三母少黎書還數數

柳李花小碎花也繁縟可愛陸龜蒙有柳李花
賦云一枝上能萬其膚萼一萼中自參其丹
白狀其實也

薔薇花有紅白雜色陸龜蒙詩所謂倚墻富戶
一端晴綺者紅薔薇也皮日休汎舟詩所謂

淺深還看白薔薇者則是野薔薇耳水邊
有之紅花又有金沙寶相刺紅紫玫瑰五色
薔薇等白花又有金櫻子佛見笑等皆薔薇
類也又有黃薔薇一種格韻尤高

葶味香滑尤宜毛魚羹晉陸機入洛見王濟濟
指羊酪謂機曰吳中何以敵此機云千里葶
羹未下鹽豉時人以爲名對 晉書

菘菜唐人有云關葉且菘巨根蜀菘

五色瓜吳威王時會稽生五色瓜梁時吳中亦

有五色瓜蒌充賦述異記

藕唐蘇州進藕最上者名傷荷藕傷荷之名或

云葉甘為蟲所傷傷其葉則長其根也國史補

日吳中觀負藕野艇幾西東清冷映碧空

寒衣來水上捧玉出泥中葉亂田田綠蓮餘片片紅激波纒入選就日已生風御潔玲瓏鐸人傍拔擢功梯山謾多品下與世流同

菱即菱也今人但言菱諸家草木書亦不分別

唯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今蘇

州折腰菱多兩角晉陽雜俎折腰菱唐甚貴之今

名腰菱有野菱家菱二種近世復出銀鮑菱

最甘香腰菱廢矣

吳郡志卷第三十

七

八



吳郡志卷第三十一



吳郡范

成大

撰

宮觀

府郭寺

宮觀

在城仙佛之宇皆中興重建或謂天慶觀門廊
三清殿能仁報恩大殿比舊加壯云

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即唐開元觀也兵火前

陳三最為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暎重作

兩廊畫靈寶度人經變相召畫史工山人

物樓櫓花木各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

緻淳熙六年 聖祖殿火提刑趙伯驥攝郡

重建三清殿淳熙三年郡守陳峴建初道士

募緣 御前亦有所賜始克成就八年

至尊壽皇聖帝賜御書金闕寒陽寶殿六字

為殿額 三清殿 延觀 御翰 墨書 金闕 寒陽 寶殿

殿六 大字 以 周 之 雲 藻 昭 回 龍 鳳 翔 翥 萬 目

聳 瞻 威 顯 咫尺 猶 歎 盛 哉 臣 觀 唐 文 皇 書 畫

居 鍾 王 書 九 形 篇 詠 賜 臣 工 載 在 汗 簡 侈 為

美 譚 然 於 明 道 闡 教 為 生 民 福 者 未 始 有 蜀

恭 惟 皇 帝 陛 下 天 縱 少 能 游 藝 八 法 粵 出

神 所 奚 唐 足 云 矧 方 玩 意 昭 曠 儲 神 穆 清 觀

光王氣所鍾奔走百神擣訶護持罔敢郡人

或後當與天無極云郡守趙伯驥恭題郡人

龔頤正作上梁文以進 壽皇嘉焉 在昔吳

漢 輔 誕 惟 仙 聖 之 宅 有 嚴 壯 麗 之 區 與 日 月

以 蔽 虧 式 表 中 天 之 華 闕 帥 雲 霓 而 來 御 蔚

為 上 帝 之 高 居 慶 基 岳 峙 以 當 陽 琳 宇 星 羅

而 拱 極 南 端 洞 達 正 殿 穹 崇 維 時 三 境 之 常

尊 駢 集 九 光 之 法 駕 螭 蟠 萬 礎 遺 址 故 存 聳

飛 百 楹 羣 日 未 覩 方 重 熙 累 洽 之 運 正 遠 至

滿 安 之 時 曾 是 殊 庭 莫 還 舊 觀 其 何 以 佇 臆

游 於 昉 嚮 甄 靈 祝 於 福 負 皇 上 睠 言 不 吝 答

有 司 之 贊 壽 宮 申 祝 亶 儲 二 聖 之 休 奇 臣

承 眷 志 以 致 虔 上 士 不 崇 朝 而 樂 施 至 人 示

化 高 道 勤 心 占 營 室 於 瑤 光 萃 梓 材 於 荆 楚

莫 不 霞 舒 引 墨 雷 動 揮 斤 是 度 而 是 宜 不 虞

而不壞瓊瑤綺縵拱映若化成金祀王階殆非
人境佇結綺梁朝暎之采想祇稜宿非煙之
祥節規太紫之圓方俯盡鬼神之情狀下
鳴之玉珥知足稱於降臨現帖妥之瑞壇庶
永著於祠奉考其經始曾不淹辰斯舉應龍
之脩梁可後巨鼇之竊抃敢伸善頌以俟歡
謠地梁東滄海微茫一望中陽谷扶桑朝王
殿郁然和氣御靈風拋梁西震澤重湖王浪
低風雨調和時節好不煩香火詠朝齊地梁
南只尺神都漢輔三丙位有星長燦爛兩宮
天壽與之參拋梁北金榜雲房新表出一念
通神本聖功入荒有道開皇極拋梁上風馬
雲車來有象上元八景是天宮萬歲千秋翰
景貺地梁下日夕曾壇隆報謝昭垂乾象報
豐年開闡坤珍資道化伏願上梁之後
闡康壽宸宸尊隆德教並恢於彤管仁
長楸於青宮國棟無撓王臣盡忠邊圉永
於兵革民編益劬於耕農千里絕北瘡之

民均享壽之工協氣勞薄而次與下九鳳
五龍於平世高靈偃蹇而賦服肅千乘萬
於浮空來佑太平之極治普臻希靜之真風
度日林傷開元 協晨宮上啓金扉詔
使先生坐脫歸鶴有一聲應是哭月無餘粒
恐潛飛煙淒玉筍封雲篆月慘琪花葬羽衣
腸斷雷平舊游處觀中有金寶牌 眞宗所
賜永鎮於地者兵火獨全六朝舊物也殿後
通神庵淳熙八年左街道錄李若濟奉 命
建庵額三字亦 御書先是有何道人者自
紹興初往來提舉司或觀前眞武堂草積中
披髮顛狂以蓑衣蔽形故號蓑衣道人寒暑

不避不與人親或云時有一語中人灾福
兩朝間遣使降香問其安否然庵則未始遷
也

澄虛觀在永定寺西

崇真宮在能仁寺西宣和中為神霄宮燬於兵
門有青石橋扶欄雕刻之工細如絲髮為吳
中橋欄之最

修和觀在盤門外五里舊太和宮政和中改賜

今名紹興間道士朱至仁復建

王禹偁撰新
修太和宮記

夫大道無名強其名而彰用至妙無類聚其
類而誘人得之者同出而異名夫之者既被
而貴我自昔皇網既紊世教多門雖分之而
有三亦統之而為一蓋應機以設塗而歸
者矣矧夫伯陽之道宣父所師尚清淨以化
民體希夷而應物用之理國則絕聖棄智道
軒昊之淳風以之修身則抱璞含章異巢由
之素隱無欲觀妙有感則通遊乎遠哉不可
得而言矣蘇州太和宮者唐畢誠之別業也
誠之子師顏及其子宗逸避亂之亂徙而
家焉先是道士戴省覽者長洲人也幼喪其
父隨母歸于畢氏宗逸無子戴省覽詞焉與兄
子繼立棄俗入道淮海王之有國也五世其
昌三教具舉顧毗陵之勃敵建吳門之巨屏
利用禦寇匪親不居節度使錢公文奉茅土
是必緇黃尤盛乃以子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處洞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不造傷彼棘心且念出破琴之家繼繼繼繼

後林鳥返哺以無及桑蟲受食而有懷思舍
田園肇興寶宇矣以己巳歲申勝而請命焉
則神德啓運之九年開寶紀號之二祀也錢
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吳繼吐芝主而寔
焉于是剪秦蠶以樹垣壩浚汙潦而開池沼
伐彼良木鳩于梓人繫日以儆功隨方以募
衆亦既無怠斯焉告成俾彼仙鄉忽如神化
則有上清之殿事天尊也此極之堂列仙官
也星壇三級侈祠祀也霜鍾萬鈞警昏旭也
繪享盡妙粹容有儀芝蓋雲駢婉若瑤池之
會氷膚雪態依然姑射之人其或民罹札瘥
歲有水旱則必禱三官而禳謝於七齋之戎
儀霜清步虛露冷真籙章醮具矣福祿隨之
實天神之攸憑生民之所祐也爾乃就水以
治檻因高而創亭奇花移茂苑之春堆石成
派庭之翠夏筍錦屏秋荷蓋圓纖埃不生衆
卉自茂漁人誤入應謂桃源海客遐瞻更迷
蓬島姑蘇勝槩此實盡之暨 聖上承乾許

上入觀隨圖籍而效貢已六提封收碑篆以
無聞曷虞陵谷禹偁字人多暇訪道于茲爰
述斯文刷垂來裔振絃歌而化俗尚愧子游
乘風雲而上天焉知老氏謹為銘曰蘇臺南
趾震澤東渙其誰居之甲公之里其誰嗣之
戴氏之子棄茲浮世依彼從之門乃與宮宇
肇自田園厥功既成其教彌尊它山未勒祕
宇空存敢書事迹貽于後昆 春曉遊太湖宮
園數里漸萍夾岸莎表來乘興宿煙蘿隨風
胡蝶顛狂甚當路花枝採折多絳節參差抽
苦筍翠鈿狼籍散圓湖山蒲
眼不休去空羨漁翁雨一蓑

靈祐觀在洞庭山林屋洞傍舊名神景宮唐乾
符二年建內有林屋洞洞中景物具祥符圖
經本朝天禧五年詔郡守康孝基重造 後

何許俄倚包山脚三百六十丈積空利如削
遐瞻但徒奇欲上先翼鏢濃露濕莎裳淺泉
漸草屨行行未一里節境轉寂寞靜運侵沉
寥仙扉傍巖巒松聲正清絕海日方照灼歛
臨幽墟天禹想皆擺落瓊靈有芝菌殿聖無
鳥雀瓊幃自迴旋錦旌空粲錯鼎氣為龍虎
香煙混丹曠疑看出嶺雲默聽語時鶴綠書
不可汪雲笈應無鑰晴來鳥思嘉崦裏花光
弱天籟如擊琴泉聲似撻鐸清齋洞前院改
負從立科約空中采羽章池上皆靈藥金醴
可酣暢王政堪咀嚼存心服鸞胎叩齒讀龍
躋福地七十二茲焉堪永託在獸乏虎羆於
蟲不毒蠱嘗聞擇筮錄仙誌非可作綠腸既
朱髓青肝復紫絡伊余乏此相天與形兒惡
每嗟原憲瘡常苦齊侯瘡終然合委頓剛亦
慕寥廓三茅亦嘗山竟與珪組薄欲問包山
神來賒少巖壑陸龜蒙曉帆逗碕岸高步入

神京灑灑襟袖清如臨藥珠屏雖然群動息
此地常寂靜翠澗有寒鏘碧花無定影馮翊
羽人傲夾户天馿猛稽首朝元君褰衣就虛
省研空雪牙利漱水石齒冷香母未垂嬰芝
田不論頃遙通河漢口近撫松桂頂飯薦七
白蔬杯醜九光杏人間附塵躅固陋真鉗頭
肯信抃盞傾猶疑夏蟲永從吐津蕩瓊壘紫
永啼金鼎盡出冰霜書期君一披省皮日休
三宿神京古觀岑且寂幽人情自怡一來
包山下三宿湖之清况此深夏夕不逢清月
姿玉泉浣衣後金盃添香時客省高且敞客
牀蟠復奇石枋冷入腦筍清寒侵肌氣清寐
不著起坐臨培塿陰忽微照獨見螢火芝
素鶴警微露白蓮舸暗油燈帶乳薜壁縫
含雲鞋聞磬走烟迴見燭奔羈雌龜蒙欲滴
溼芭蕉未離披五更山海響發如吹篴杉
風忽然起飄破步虎陸龜蒙道室中異樣上清朝
禮儀明發作此事豈甘起馳陸龜蒙靈蹤

未徧尋不覺豁色暝道頭問棲所稍下杉蘿
逕巖居更幽絕澗之相隱映過此即神宮虛
堂愜雲性四軒盡疎達一榻何清零髣髴聞
玉笙敲鏗動涼磬風凝古松粒露壓脩荷柄
萬籟既無聲澄明但心聽希微辨真語若授
靈皇命尺宅按來平華池漱餘淨頻窺宿羽
麗三吸晨霞盛豈獨冷衣襟便堪遺造請徒
探物外趣未脫塵中疾舉手謝靈峯徜徉事
艇歸

上真宮在洞庭山上舊上真觀梁大同四年置

元豐中陳子撰

自記

蘇州之南四十里

有湖曰太湖即古震澤也又西二十里有山
曰洞庭即古包山也山蹲太湖心而形勢巖
嶭氣象聳秀非人世所宜奄據而傳者皆以
為神明多宮乎此蓋山之中有林屋幽墟之
天即洞天之第九也又有毛仙公之壇即舊

世之四十三也又山之西有沙峰之南正際
陽之陽即梁隱士葉頌昌之宅也大同四年
隱士捐宅以資道而奏可其為宮即今之壽
聖上真宮也山與塵土隔而宮又當山屏環
合之交人亦信其為神仙之別隱也崇岡伏
嶺雲煙之所封而不散遠巖麗谷泉瀑之所
漱而不枯舒焉而明莫知其為畫慘焉而晦
莫辨其為夜蓋山間之朝昏也芳林茂草虎
狼之所留而霜雪不能彫岫花野實禽狖之
所勝而人力不能壞金石之潤不以暑而蒸
松桂之青不以寒而改蓋山間之四時也累
朝昏以為月而不眩其積積四時以為歲而
不見其久幽人已往而逝者誰肥荒區相仍
而來者誰繼此其年歷愈滋而道緒易替也
天聖八年州愴其如此乃於天慶觀選道士
紫紹先以主之山林之居其朋以木石其游
以鹿豕而間焉不與則藥蔓荒茂室荆棘蕪
我路矣况絲父哉紹先至即誅蕪以治廬非

特肅神位而已又以晏內處也封土以崇
非侍限空葬而已又以威外侮也宮室既闕
神明既容山蔬圃茹足以食終日道術禮樂
足以化衆人訖至和政又能謹勵其守而光
代之即其嗣也超政又能謹勵其守而光
其傳以齋戒攝心之逸不以夷險動也以誠
藥救人之急不以貧富辭也舉包山之民無
遠近無少大皆名其爲先生也蓋昔之所已
廢至二人而興昔之所不足至二人而備使
數百年之蹤察然復在者豈非人之難能歟
余因爲之說曰冲虛以生白體靜以生明而
杳焉其太無者道之真也以心君神以神王
氣而休焉其無情者道之用也與物非構而
仁之以其不忍與我非嬰而應之以其無對
由是而精之則神也由是而神之則仙也術
傳於祕不傳於露用欲其晦不欲其彰全真
於太陽所以不輕其昇天養形於太陰所以
不疑其夜解蓋德之陰以與天地合即將以

相天地而焉爲天地所相行之密以異鬼神
通却將以役鬼神而焉爲鬼神所役出其一
獨俯仰不齊此古之所謂至人而寂寥千百
年間無一人也使吾道之不明於天下者爲
智者不知乎此而愚者不能用也使吾道之
不行於天下者爲信者不篤乎此而欺者好
行詐也今之名山有如洞庭者固多矣其能
奮振吾道以興壞濟物有如二人者亦可謂
難見也余所以樂爲記其大畧而又爲之說
如此文林耶守常熟縣尉陳于撰皮日侯選
盤在山助繚繞窮雲端摘菌杖頭紫綠崖巖
齒刻半日到上真洞宮知造難雙戶啓真景
齊心方可觀天鈞鳴響亮天祿行躡躡其樹
交一逕萬條青琅玕兩松峙庭際恹恹可
嘆大嶺騰共結脩宅飛相盤皮膚垢甲冑枝
節擒猛犴狂哮處以天裂朽中如井管襪徒風
聲疾跣跣地力疲精根上露錯鉢空中狂波
濺合時若蒼莽開處如鞞鞞對無羈陣靜

問嚴陵難靈飛一以護山都焉敢干兩郭絮
寂歷中殿高噴玩靜架九色節開懸十絕幡
微風時一吹百寶清闌珊昔有葉道士位富
昇靈宮欲箋紫微志唯食虹景丹既逐隱龍
去道風猶此妙猶聞降日草往往生空壇
容兩三人石上譚泥丸謂我或龍胄粲然與
之懼衣巾紫華冷食次白芝寒自覺有真氣
恐隨風力搏明朝若更住必擬隳儒冠
蒙嘗聞昇三清真有上中下官居乘佩服一
一白相亞霄裙或霞察侍女忽王妣坐進
碧腹去馳颺歛駕今來上真觀况若心靈許
祇恐暫神遊又疑新羽化風餘撼朱草雲破
生瑤榭望極覺波平行虛信煙藉關開飛龜
帙靜倚宿鳳架浴狀既能遺塵冠聊以卸人
間方大火此境無朱夏松蓋蔭日車泉紳施
天躡窮幽不知倦復息芝園舍鏘珮引涼姿
焚香禮遙夜無情走聲到有志依
開暇何處好迎僧希將三樓借

希夷觀在靈巖山下

紹興十三年四月太

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用私錢於平江
尉靈巖山下修蓋道觀計屋五十餘間乞以
希夷為額
詔特從之

府郭寺

能仁禪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即梁重從去寺

入國朝為承天寺庭列恠石俗傳錢王立前

有二土山中有銅無量壽佛像高丈餘宣和

中禁寺觀橋梁名字以天聖皇王等八字改

今額晨霄澄景光始見吳都大十里蕭蒼蒼

晨霄澄景光始見吳都大十里蕭蒼蒼

山川表明麗湖海吞處
會四方俗繁節又宜
詠草木適芬芳於茲
知虎符忝但恨歸路
銅鑄太平興國之初
當建炎庚戌盜入平
四年紹興癸丑寺僧
成爲銅萬三千斤晉
無礙遍蒲大千際天
迷馳走空聚聽蟻爲
妄認前塵色聲交鶩
三摩地出大音聲而
以鎔鑄此東序千石
聽水鳥風林更相和
八方上下地獄天宮
厥聲聞俱證無上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前梁所置

竹行已遠子規啼更深
樹陰晴蝶飄蘭逕游蜂
誰復此幽尋舊居精舍
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
農興羈旅情聊租二頃
文字廢身開道心清即
嬰永定寺舊址
寒歸夜叩林寺山行
空齋共掩扉還將一
樽對無言百事遠

朱明尼寺在吳縣西北東晉時邑人朱明捨宅

爲寺舊傳朱明富而孝
友其弟聽婦言壞宅
欲避兄離居明以金穀
盡與弟唯留空室一

夕大風雨悉飄財寶還明宅弟與其婦愧而
自然明乃捨宅為寺揚備宋明詩不憚爭分
臺何錄半夜狂風雨
暗裏却飛錢帛來

廣化寺在長洲縣西一十步梁乾元三年諸葛
氏捨宅為之名崇兵禪院 本朝大中祥符
元年改賜今額中更兵火夷為煨燼都僧正
清以醫藥利施一方所得貲不以厚其藏
而以建大殿塑三世佛大菩薩齋堂十方佛
殿淳熙二年其徒復以餘橐糊經樓龕願正

為之記其略如此

子通和廣化寺千日所
復致仕諸公使君瀟湘

賓閣金地無塵畫敞關風靜簫聲來此外
長仙景在人閱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
一破顏此節東南無
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

與寺在三縣西南梁所置紹興間於官倉瓦
礫中得房瑄所作寺碑韋夏卿再立者唐金

房瑄字子真
書同中書侍郎下平章事清

初道在人和上皇取象以濟其畧中古淳
薄人散東周出禮以順其動後代澆極人交
西方流化以復其情夫動與理遠靜與道遇
詩書之義尚乎聰明其終動以乖乘戒之言
反乎視聽其終靜以適然則先王之作其
盡歟如來之道其無工其觀其數乘方駕

智各新其業大慈一貫胎化成遂其情法要
賜言佛性可以懸得禪宗陰契菩提可以程
至通天上地之生固成其圓果輪迴理無
必遇其勝因累生固成其圓果輪迴理無
物不盡非如來孰能至於此乎精宮
歸誠之地此乎此宇宙我高祖創集之我烈
能崇於此乎此宇宙我高祖創集之我烈
潤色之則天皇后中微之孝和皇帝再興之
此龍興寺則孝和之天下諸州各建同號所
以慶王業也雖棟宇已立而裝持未嚴開元
十七年天少下焚僅獲半存州將皇三從
無言聖微備帝緒稟受自高發慮存誠與
品不類於彼無度外之物在我無累己之人
廣不可尋深難以測政成化傳身逸俗康位
居潘牧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人主司家
護社稷深於他臣視龍興別於餘寺與言多
感舉意大成以家率先施錢數萬合境僧尼
等道會一體物通十方同力來奉佛塔此州

是闔廬故國太伯始封聖王尚華人二克義
聞義風偃捨財雲焦上座嚴長江氣雄心
朗才傑寺主行處外相遺形苦心堅行相與
戮力營衛受仗州主由是發人取材輩資購
匠川流咽塞道路相望體製諮次於公輸環
巧採奇於衆藝程式既定百工齊舉素無特
起舊有增飾從正殿之四雷蔓長廟之南
垂廓開房室增加既庫高閣疊起以下覆三
門並建以相技知少華之承西嶽少室之拱
維嵩彩翠虹新藥盤雲密歛爾已就宛然此
成右驛亭左城堞旦望直視一面齊啓背倚
闌闔俯朝盈夕散之人前枕通莊閱朝京通
越之士地富聚落之腹壯為塔廟之首標吳
中之巨麗實天下之景福向若衆生無緣側
佛不出出世象教何由及此乎聖祀非長則
不出震龍興何以建寺乎州無賢牧則蒸庶
不化財力何以得廣乎百祥畢備成是實功
足可以光揚前烈享佑下人地暗浮客一過

捨舟投體目駭可功心賞直節輕諸敘事不
甚明暢銘而頌之實在能者詞曰在笈元命
運華唐德大象有歸神器載復天人用慶
津身福廼命率土崇之法堂錫名取類棟
宇以光善本物奇淨亦神護發地騰焰莫知
其故踈綴煙銷迴燼去半落層巖斜通
平地烈烈皇叔總我古城象設不翻風埃成
盈崩殘不葺忠孝何并乃廣其施誘人助成
英英郡貳亦既同聲祭祭僧士誰非會情投
心霧塞効信泉傾舊製俄蒲新規更營龍跳
透檻虎翼飛覺與國同劫配天作程假詞紹
美吁其以驚貞元中造寺僧元壹神悟寺主
靈俊上座靈琬都維那靈經營結繼對心
廣願成化攝有緣捨施雲會取材斬木聚水
奔山驚途數千剋期以就戊寅歲刺史給事
中京兆韋公夏卿言念棟宇修復碑紀起廢
爰獲舊文重此刻立時十四年又十月十五
日建東海徐知古書前守揚州高郵縣

寧篆額揚備詩高刹長幡敞淨居方袍園並
照通渠龍興舊額加新榜不見金輪皇帝書

瑞光禪院在吳縣西南舊晉濟院宣政間朱勳

建浮屠十三級靖康焚毀淳熙十三年寺僧

重葺稍復舊觀

報恩寺在長洲縣西北即吳先主母吳夫人捨

宅所建通從寺基也支硎山亦有報恩寺

或云錢氏建移額於此寺有小院五曰文殊

曰法華曰泗洲曰水陸曰普賢有塔十一級

兵燼後有行者金大圓募衆復建僅能九級

所費計數十萬緡寺有卧佛北人多呼為卧
佛寺舊又有不染塵觀音像高數丈今復塑
者徒存其名云

妙湛尼寺在提舉常平司之東寺舊有塔兵燹
後王岐公之孫女慈明大師者募衆重建

開元寺在吳縣西南即後唐同光錢氏所徙寺
也寺有晉時浮海來二石像及佛鉢兵燹後
二像猶存鉢亦為一僧藏去得脫今寺中世
寶之相傳漁人以貯葷茹鉢遂破學視其塵

處色采絢爛非玉非石不可名狀

梁簡文帝浮海石像銘

蓋聞軒后之圖載浮

源而西泛蓬萊之岫逐安流而南徙况夫道
由慈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迹隨機示現
無緣之力因物成感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
吳郡婁縣界松江之下號曰滄瀆此處有居
人以漁者為業掛此簷綸無甄小鮪布斯九
戩常待六鼈遙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視沉浮
疑諸靈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於是謂為海
神即與巫祝同往祈候七盤圓鼓先奏盛唐
之歌百味椒漿屢上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
吐光景晦冥咸起渡河之悲竊有覆舟之懼
相顧失色於斯而返又有受持黃老好尚神
仙職在三洞身帶八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
尊像沉軀沒而不見經歷旬日遐邇俱聞吳
縣莘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大覺大慈將宏

化迹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與東靈寺帛尼
及胡伎數十人乘舟至滄濱口頂禮歸依歌
唄贊德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
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舟子招招弗能遠鶩
而靈相我我漸不就用仰觀神像巖然震汎
非因鷓首詐假龍橋豈藉銀連寧湏王軸背
各有題一名維衛一名迦葉於是時眾踊躍
得未曾有復懼金僊之姿非凡所徒試就提
葦豁爾勝舟指燕宮而西歸望葑門而一息
道俗側塞人祇協慶膺家住近通元寺迺孫
擢為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勝地胥
山之神塔乃遷像於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
勝共恠曰朱膺帛尼二人之力而能捧持不
覺為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弗
能致也乃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廼動至自
舟中故知據非夜飛實無以異石不能重有
覺憑焉後有外國沙門釋法開來稱彼國眾
聖所記云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

恭往禮觀滅無量罪免離三塗禮已而去
大通四年歲在壬子臨沙汝靈侯奉教更造
銅光二枚其一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十銅
滿丹陽耻論劉向之術區選攻金無矣忝康
之鍛既鑄既鍤是磨是銑鮮如光定湛以日
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遙覩十方俱闡
說法豈止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眾生還
逢愛日而已哉吳郡僧正慧法師深修五定
淨持七支於三寶中盡力宏護立摩尼之勝
殿製飛行之寶塔至於莊嚴妙色實有厥勞
昔魯聖云止尚追躅於有若楚臣殞世亦託
似於優旃放黜之右夏國長樂之畫文命之
君不絕稽命之禩或傳諸往蹟或布在前言
或賁述盈耳或壽宮靈置既遠應身近現
靈迹不銘不勒何以稱勳乃為銘曰巍巍天
像堂堂寂勝慧日獨圓無生永證照此魚鈎
傷茲螺髻乍動慈舟時延寶乘留住待緣獨
有傳應傳應伊何寶茲靈像履水晨游凌濤

夜上七衆有靈九珠身照此真容開斯俗
網千輪足起高宇智書身橫五分衣刻三鉢
差雨末俗心王所驅浮水沫命役馳駒巨
宏希嚮必盡動叻觀相塵滅聞聲或祛湛然
神跡長處全吳按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乾陀
衛竟若干百年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干百年
至于闐國若干百年當復至屈波國若干百年
當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二聖像浮海而至
滄瀆僧尼輩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
興八年漁者於滄瀆沙洲上獲之以為曰類
乃葦而用焉俄有佛像見于外漁者始以為
異意滄瀆二聖之遺祥也乃以鉢供之迄今
尚存余遂觀而為之詠因寄天隨子帝青石
作綠冰姿佛律云此鉢帝青石曾得金人
自持拖律樹邊齋散後提羅志下洗來時乳
麋味斷中天覺麥麪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
親頂戴斜風應不等閑吹

選神力四鉢須臾現一重至吟鉢錄持次
添香積飯覆時應帶步羅鍾光寒好照金毛
鹿響靜堪降白耳龍從此寶函香裏見不須
西去詣靈峯詩應物遊開元寺夏衣始輕體
遊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陰
生畫靜一作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為累形跡
一乘疎詩神開元寺此寺多太湖石有峯
巒奇狀者項年多遊寓於此及大和七年往
來皆不復到寺中石太半亦無也詩云十層
花宇真毫相數仞峯齊闕月扉攢立寶山中
色界散周香海小輪圍坐闕咫尺窺巖壑窻
外高低所翠微難保爾形終不轉莫令偷拂
六鉢衣皮日休早省蕭條柿葉紅
樓臺如畫倚霜空銅池散瀟瀟挂上雨金鐸一
聲松抄風鶴靜時來珠像側鳴馴多在寶幡
中如何塵外虛為契不得支公此會同陸龜蒙
蒙日上界果疊影紅一聲清梵萬綠空襟從
滿地貝多雪斜照八樓千風西水初抽參

錫鑪清陰豎毛髮寒氣舒筋脉遂幽隨竹書
選勝鋪菴席魚鱗上素夷殊化綠青壁如心
是王蓮徒耳為金鑿欲吾宗昔高尚志在養
皇易豈獨新章法聚將列鏡隨高天書既屢
降野抱難自適一入承明殿既起謝儒燬亦
光不容十斯道世在承明殿既起謝儒燬亦
翻商羽翼封章憤懣去雲無信歸來鶴相
谷塵高歌華陽憤懣去雲無信歸來鶴相
識半病奪牛公全浦捕魚客少微光一點落
此芒矇索如釋子問池塘門人廢幽噴堪悲
東序寶忽變西方籍不見步兵詩空懷康樂
後齋高名不可効勝境徒堪惜墨詔轉踈燕
蹤下洲島清煙生苾蕪碧俱懷出塵想共有
吟詩癖終與淨名遊選來雪山覓躑躅
同皮日休遊北禪連延花蔓映風廊岸憤披
襟到竹房居士祇今開梵苑先生曾是草
磯堂清搗林下看香印遠瀟瀟窓中挂鉢囊今

日有情消未得欲將名理問思光
皮日休歷移陰入草堂老僧雖見似相忘吟多幾轉
蓮花滄坐久重焚栢子香魚慣齋時分淨食
鷓能閑處傍禪床雪林蒲眼空羈滯欲對彌
天却自傷
因龜月樓風殿靜沉沉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寒
枝棲影動人依古堞坐禪深明時尚阻青雲
步半夜猶追白石吟自是海邊鷗伴侶不勞
金偈更降心
皮日休乾鳴入古林數葉貝書松火暗一聲金磬
煙深陶潛見社燕妨醉朋浩譴經不廢
吟何事欲攀麈外契除君旨有利名心

報恩光孝禪寺在長洲縣東南即舊天寧萬壽

禪院也 徽宗時以為祝壽道場後即以為

薦嚴之地改今額曾美奇守堅覺初二僧

方外未知性詩中得賞音壇開山夜靜門掩
雪天陰祝上一寒現燈前三苦吟韻強顏汗
落句切鬢絲侵玉就重承河窮更遠尋穴
爭探乳虎沙獨陳良金字穩天星轉篇終海
月沉唱酬同紀錄得夫暗規歲木鐸不徇路
薰風難知琴半主誰引乎道比分襟分野
三吳闊年華二紀派師方傳祖印我欲謝朝
簪嶺外煙嵐地湖邊雲水心情涼張翰繪夢
想陸機禽松下尊
苔石何年重訪臨

覺報寺在府東南舊名老壽庵王岐公家香火
院也靖康狄難此寺賊酋所寓故得不焚吳
下古名屋惟此寺耳

壽寧萬歲院在長洲縣東南舊羅漢院也寺有

二塔對峙俗名雙塔寺

紹興中吳興徐直公
常平茶益使者治平江自行殿駐臨安視督

常平茶益使者治平江自行殿駐臨安視督
畿內若節誕彌奉觴稱壽兩宮之庭時為盛
典先期環月率其屬即府城東隅雙塔壽寧
萬歲禪院建祝聖道場備極嚴奉是院肇
唐咸通逮本朝雍熙創造雙塔至道初賜
以御書遂更今額乾道中始革律焉規模
比舊增新四衆歸仰雲水全集為一大叢林
建院之民王氏捨資郭之四五百八十餘畝
撞鐘擊鼓食者日倍帥常經營而懼弗貽紹
熙二年前太常丞徐公以新安高第就畀使
者節兩朝所知德意孚達暮年于此利興
害除會崑山屬邑宗王有田七千餘畝沒入
于官一時貴近相先規取請旁午公曉以
今甲皆不應得命有司召如式而長老德
溥因以千畝為請公遂有司給之抑權放勢
平訟息爭不惟法理適人無加喙而院之

衆藉是庶幾資夫一用至公而二之其非公其孰能之德溥
子屬頤正記本末學有師承德表宏遠固將推之徐詡字
見之天下與來世正記未足云
三年上元日具位正記

定慧寺在萬歲院之西本子院也祥符中改賜
今額

寶積教院在黃土塔橋之東舊靈巖山解院也

永福尼院在長洲縣南

妙巖尼院在長洲縣西北

傳法尼寺在長洲縣西舊禪興寺也

寧國禪尼院在天慶觀西南

靈鷲寺在長洲縣北舊永光院

大中祥符尼寺在長洲縣西北舊福田寺

仁王尼院在長洲縣東南舊安吳院

資壽尼院在長洲縣東南

天宮禪院在長洲縣東北舊武平院

寶光院在長洲縣東北婁門

雍熙寺在吳縣北舊法水寺有方塔毀於兵燹

至今未能復

景德寺在黃牛坊橋東寺有廢塔未復

西竺尼院在跨街樓後舊保壽院

乾元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據顧况記云晉戴

逵宅皮陸集文以北禪寺為戴宅則此即今

北禪寺矣顧况詩集卷之八界此上三科能包萬法因緣生

鳥有無自性鳥空空有融一即中道義雖石

無渡海蚊背負山不為希有事僧法珣與和

合眾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晉高士戴逵子顯

之宅也乾元初節度使鄭旻之奏云觀察使

李福李道昌皆有力大臣求無上道以心無

所願無邊受者實與雖空空不敗有為有滅無

鳥有為之體有為無為之用無生無滅無相

無為無名無法說無言語法以無言語說故

有相大乘有觀法門無相大乘無所得無相

法有所得有相大乘義於法無所得無相

乘義所得無所得二俱真一乘之義也為妙

因果譬如種子依地而生又如大地能荷群

有虛空之體大於大地天地有盡虛空無盡

如來之體大於虛空光明虛覺司以萬億故

於無住本建乎諸法不動真如如沙煩惱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景德寺

請子為陳法...明述作為亦在

使香不可思量

禁香令千指裡千佛

伽陀授持獲報十三壽

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言無及

佛法所攝歸不歸心伽陀聖凡

所得功德不自覺知壽量之言

信之周信者心為難學難也

火定長者云之便也也南毛西

實心要事以事以明其法信行

吳郡志卷第三十一

東陽雙林寺思大師造衡陽南嶽寺智考大師造天台國清玉泉寺三十五寺畧也涅槃無前無後般若無新無舊法珣上人重舊德不輕新學門人清玦謂况於經藏中抄佛心說示無礙文曰倬哉迷盧宏巨大千百億日月藕絲貫穿蚊背負之飛登梵天塵勞為海般若為舟載生死流是曰希有大哉乾元寶劍不斬和衆雲臻玦為稱首佛告善來寶刹崇哉法雨洒
送慈雲徘徊

南禪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

自居易南禪寺

國十佛堂轉輪經戒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閑矢誤兵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傍功檀主鄧子成等施財院僧法弘等蕙事大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二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一智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為

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銅錯以為固環藏數座七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扼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百有八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緡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為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為之記僉曰然遂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觀隨日而集堂有美舍給無訛僧游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究遠不可忘量又日與苾芻眾升堂焚香合指禪行講義後修藏發函鳴捷推唱伽陀持經讚頌二部經聲洋洋充滿虛空所授經不覺心經者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授經不覺心經者所及無不蒙所授經不覺心經者所及無不蒙經不覺心經者所及無不蒙火不覺心經者所及無不蒙寶不覺心經者所及無不蒙

請子為... 佛及一切... 於藏藏... 呼慶我... 不慶奉... 經有開... 者直佛... 子得罪... 如律開... 四年二... 一日記

吳郡志卷第三十一



請予為記
乎辨與慶
佛及一切
法依於經
經依

後者不可思量

焚香合掌指神午佛

伽陀授持讀經十二部

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音及

佛法所攝無不歸心伽陀聲凡

所得功德不可思議知壽量之言

待之周信有年為壽考也

火定長者云使白也南毛也

字之圖畫也年之明也院之修行

吳郡志卷第三十一

吳郡志卷第三十二

郭外寺

吳郡范

成大

撰

雲巖寺即虎丘山寺晉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
珉之別業也咸和二年捨以為寺即劔池而
分東西今合為一寺之勝聞天下四方遊客

過吳者未有不訪焉

虎丘山門

判質肇自千太
鐵靈秀之
越之衝分
可已姑蘇乃
之衡分

之流衍雲臺山... 縹緲煙景... 丘山者按吳... 九里二百步... 越絕書曰吳... 虎丘下池廣... 重瀨池六尺... 在焉發卒... 其上故有茲... 自瀨瀆經此... 而拒之始皇... 丘焉故上有... 磨劔池今則... 莫可測矣古... 沉劔池水直... 武丘云其山... 墓生公臺石... 異之迹莫可... 悉述雲巖寺... 即晉王氏伯... 仲珣

珉捨別業以創焉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 魯公詩云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年今則... 而為一先是至道中嶽牧貳卿魏公庠改... 禪刹延清順尊者演法主之彼美招提寄... 絕境粉垣回繚外莫覩其崇巒松門鬱深... 迥藏於嘉致故前賢詩云老僧祇怕山移... 日暮先教鎖寺門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 門開若乃層軒翼飛上出雲霓華殿山屹... 礙星日景物清輝寮宇岑寂千年之鶴多... 四照之花競折垂組影纓之彥靡不登臨... 心了義之人終焉宴息允所謂浙右之壯... 天下之靈跡者矣其有古高僧之行樂諸... 公之詠題編錄盡存差難備叙禪師用慈... 行明潔智懷淵潔自招接宗唱克奉神君... 飛翰於雲鸞祈鑿文於金石愧先聖之嘆... 成章於狂斐數頭眩之碑聊高言於髣髴... 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月二十八日... 材侍讀學士中散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同

知通進銀臺司門下新製事護軍瑯琊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
金魚袋主隨從宗清臣修書卷
明武定重元孝皇帝光宅天下二十有五
年武威夷裔文繼覆載禮脩樂修刑平政一
天地並况震于珍物乃東登泰山降禪社首

一 行 按吳地九云春名海涌山 四行 高一百三十八 素 吳王閏閏在吳地
二 行 地廣七十步水深天五尺 七行 傾也之尺玉泉之流何如

象流景丞相臣謂臣初相與文雅侍從之臣
發瑤笈披瓊蘊編第為集凡三百卷請從刊
摹以傳永文制曰可 景祐體天法道欽文
聰武聖神孝德皇帝續慶基接神統孝善繼
志功能昭前思 先皇帝馨德茂烈巍巍郁
郁聖言眷藻雲章日麗非書之黃素縉以文
錦檢于玉匣藏在石室則何以比隆六籍昭

歌萬祀於是司空上輿地之志職方辨九山
之物分道遣使咸錫其副則吳郡之虎立存

十 行 州事臣宋鼎傳始 虞素程之 十一行 記于顯見惠音古閱取
十二行 查个八百役夫吳王持主 十三行 不測是民民不知役而保其生

十一 行 樞軸覆之皆稱周而具所排案 瓦陞橫之委和在下重府以者
十二 行 十 行 樞軸覆之皆稱周而具所排案 瓦陞橫之委和在下重府以者
十三 行 十 行 樞軸覆之皆稱周而具所排案 瓦陞橫之委和在下重府以者

通判 州事 臣 以 十 行 給 出 程 工 董 役 畢
日 短 昂 訖 十 行 見 五 行 至 十 行 或 無 慮 費 竹
木 章 个 八 百 行 以 十 行 或 無 慮 費 竹
一 金 不 謝 甲 行 以 十 行 或 無 慮 費 竹
為 巾 掩 翠 行 以 十 行 或 無 慮 費 竹
理 堅 緻 漆 行 以 十 行 或 無 慮 費 竹
不 曜 飛 塵 行 以 十 行 或 無 慮 費 竹
髮 在 含 璋 行 以 十 行 或 無 慮 費 竹
之 負 載 庫 行 以 十 行 或 無 慮 費 竹

知通進銀臺司門下等事護軍瑯琊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

明武定章重元考皇帝光宅天下二十有五
年武威夷裔文經履載禮脩樂修刑平政一

西奠汾睢南遊苦縣典言人物輝灼方夏飛
昇騰實倬越古今天縱將聖典學時敏百斤

中程七行俱下詳延英俊寢尋經藝披編日
仄點翰宵分帝庸賡歌道詣筌宰聖有謨訓

象流景丞相臣謂臣拯相與文雅侍從之臣
發瑤笈披瓊蘊編第為集凡三百卷請從刊

志功聖神孝德皇帝續慶基接神統孝善繼
郁聖言眷藻雲章日麗非書之黃素縉以文

錦檢于玉匣藏在石室則何以比隆六籍昭
厥萬祀於是司空上與地之志職方辨九山

焉茲山據姑蘇之右地負乾陽之勝勢叢生
萬石嶠起平臯講席坦乎千人劍泉呀其百

尺松篁總翠煙歲異色宜有神物告于寶坊
前此守土臣寔山段初基尊奉即山而宇寒

暑霽離風雨無賴景祐四年冬十月知軍事
臣堂始大前殿射一楹故以新奏取郡民絕籍

而財入縣官者錢一萬五千始為營程以售工材移
通判軍州事臣以十萬計始為營程以售工材移

日短昂訖千五百兩以見天子聖德無慮費竹
木章介八百兩以見天子聖德無慮費竹

一金不謂里以見天子聖德無慮費竹
為巾掩望樓以見天子聖德無慮費竹
不理堅緻漢蜀以見天子聖德無慮費竹
不曜飛陸陸蜀以見天子聖德無慮費竹
髮奩含輝而陸蜀以見天子聖德無慮費竹
之負載俾非陸蜀以見天子聖德無慮費竹

九軸帝書
實跗入石
今皇帝是
恩頒至是
游藝若五
作武迷何
政忠而變
民急使與
之賴臣清
者符節得
臣嚴上一
文華日皇
宋二宗功
武祖考筆
鄰宣精香
長洲上當
此其地惟
守臣推忠
九軸帝書
實跗入石
今皇帝是
恩頒至是
游藝若五
作武迷何
政忠而變
民急使與
之賴臣清
者符節得
臣嚴上一
文華日皇
宋二宗功
武祖考筆
鄰宣精香
長洲上當
此其地惟
守臣推忠

韓于委羽惟道家主
山上待册府天馬
極山斯朽石斯泐
閣必書時萬時億景殊

摩自乎大極融結祥位
未之氣意三勝吳之據
術方注斗牛之宿旁用

軒至道中
住持宗定
圓悟禪師
彌勒示現
偉僧法苑
弟輪印
難業且
績修終

焜燿

所有獨力莊

三行三書一品垂貴山悞編歷年所存
大石冊六十二分輝奎曲并集

三行 和聖懷如星弄三香光祀我
何心過此惟聖心直清也

五行 二魄洋碎碎舍雅表文
辦事暇或休徒勤書

七行 委身者不遠通惟宋師
辦事暇或休徒勤書

買 石備之東而山而
華律寫祥保起八年從寧遠軍抵奉曰我上從隆

三行 祥師實德德極隆崇建運轉輪
示現神靈施神中負戴其苦

德僧法續法清法怡為聖勤邦
轉轉方激下至隆遠生員我石有心

十七高前風夜克力益屬精祇再因
就平高香下樓宇習聖如眼亦

習退轉真證圓通孝悌和睦之心油然而起
宜勤守護用水其傳藏始建於切始興丁巳春
正月至冬十一月告成復授資政殿大學士

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張浚為之記

顯親崇報禪院在靈巖山頂舊名秀峯寺吳館

娃宮也梁天監中始置寺有智積菩薩舊跡

土人奉事甚謹今為韓斬土功德寺改今名

餘見靈巖山門太平興國二年四月江軍節度使孫承祐塔記吳靈

巖山即古吳王夫差之別苑也太湖渺白涵

其側虎丘燕翠映其巖自餘尚阜川瀆沃野

上田環遶帶紫若規兩子歲人異俾為佛

祠憑守落之七禪殿於天曰極聊可論其
共氣之親通所會之誠誠誠誠誠誠誠誠
哀素王尚右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助翟衣于山之
巖崩之患

九軸帝書... 實跼入石... 今皇帝飛... 恩頌至是... 游藝若五... 作武迷何... 政忠而愛... 民急吏勤... 之賴臣清... 者符節得... 臣嚴上之... 文華日皇... 宋二宗功... 武祖考筆... 鄰宣精香... 長洲上當... 火其地惟... 守臣推忠... 結字再重... 與山比崇... 倚金簡有... 字

輒于委羽... 山上待羽... 極山新朽... 五年十月... 使提點市... 稅朝奉郎... 魚袋臣葉... 秀麗虎丘... 素皇使人... 與弟我宅... 朝至道中... 住持宗定... 圓悟禪師... 彌勒示現... 偉僭法皇... 弟輪聖子... 難葉真龍... 績修殊異...

焜燿信... 嚴於我... 無辜時... 軍儲或... 夷狄之... 貪生忿... 聞亂怨... 使人回... 化似非... 大事因... 下寧反... 用神通... 知虛靜... 髮披緇... 疵哉將... 習退轉... 宜勤守... 正月至... 冬十一月... 告成復... 授資政... 殿大學士

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張浚為之記

顯親崇報禪院在靈巖山頂舊名秀峯寺吳館

娃宮也梁天監中始置寺有智積菩薩舊跡

土人奉事甚謹今為韓蘄王功德寺改今名

餘見靈巖山門太平興國二年甲子軍節度使孫承祐

巖山即古吳王夫差之別苑也太湖渺白涵其側虎丘蒸翠映其後自餘尚車川瀆沃野上田環遠帶紫若規焉子歲冬先國妃居祠憑守藩之上... 共氣之親... 哀素王尚右... 助翟衣于山之... 巖崩之患...

匠之斤止運... 始造兩... 書金

一行信士... 目想... 一行 我法中... 一行

三行... 其來有事... 因... 一行 我法中... 一行

五行... 其來有事... 因... 一行 我法中... 一行

五行... 其來有事... 因... 一行 我法中... 一行

五行... 其來有事... 因... 一行 我法中... 一行

五行... 其來有事... 因... 一行 我法中... 一行

墨自圖其像于... 惜曰此西土智... 陸象先吳人也... 能瘳一日有僧...

索杯水... 帛數床... 吳來過... 舍無有... 俄見壁... 驚喜... 日而後... 傳於山... 惟靈巖... 興始... 安王... 盛為... 破露... 訥... 像... 環... 陵...

沒生死莫覺其情
現神通或化出光
錫而石泉涌出
靈臺而滿花墜
九所見聞同悼
難

多一於蓮陶公之魔 自子後如二行 六日仍心去佛 舍利紅靈夜浮函藏死塔級

塔按山穴會 立於 後口好馬出

之友 大子為麓巨楠 經 少移 月滿 極 莊 存 者 七 卷 亦 上 石

巖智積皆是也 訥公出世三十年 訪注行建
化服同異凡所建立 人勳成之隆樓 桀閣寫
堂廣宇幾徧淮吳 豈止智積一殿而已 樂天
夜深葦血屏除 惟對酒歌鍾放 散只留琴更
無俗物當人眼 但有泉聲洗我心 寂愛曉亭
東望好太湖烟水 綠沉沉 洗我官籟 廊尋已
傾硯池香逕 又欲平二三 月時但草綠 幾百
年來空月明 使君雖老 頗多思 携觴領妓 處

處行今愁古恨 入絲竹一曲 涼州無限情 直
自當時到今日 中間歌吹更無聲 應物始
入松路永獨忻 山寺幽不知 臨絕檻乃見西
江流吳岫分 煙景楚甸散 林丘方慄 關塞眇
重軫故園愁 問鍾戒歸 馱澗惜良遊 地踈
泉谷狹 春溪草亦稠 茲焉當未極 清景誓作
期杪秋 滿殿明月溪 頭寺蟲聲 滿橋洲倚欄
香逕晚移石 泣初秋 出老雲 歸盡臺 荒水更
流無一人 具惆悵 聽之最高樓 闌外波空去
廢一愁人 白髮掩寺門 越想煙波 空去
鴈吳三宮 隔半帶 簾香窺 以舊花 猶笑往事
多遺石 不言唯 有延 渡逃 遁去清名 高節老
乾坤 語管起 好 靈 嶺 鳴 天 佛 斗 覺 清 一 聞 山
鳥語 管起 好 靈 嶺 鳴 天 佛 斗 覺 清 一 聞 山
簡書 催 催 好 靈 嶺 鳴 天 佛 斗 覺 清 一 聞 山
音茂 迨 迨 好 靈 嶺 鳴 天 佛 斗 覺 清 一 聞 山
澄月 行 行 好 靈 嶺 鳴 天 佛 斗 覺 清 一 聞 山
翳深 一 一 好 靈 嶺 鳴 天 佛 斗 覺 清 一 聞 山

匠之斤止運... 九九旬有六... 剛般若一編... 地以千河塔... 有杳平觀於... 之升無遠弗... 與實在報先... 足定水澄心... 終正菩提抽... 岩寺寺成有... 身鰲面梵相... 墨自圖其像... 所在眾始驚... 惜曰此西土... 道俗奔走來... 陸象先吳人... 能瘳一日有... 門問疾象先... 引至卧内僧

靈巖寺

梁天監... 直書用備... 館娃宮故... 地為靈

索林水嘆之一... 帛數床弗受... 吳來過我遂... 為郎觀察注... 舍無有遍從... 俄見壁間所... 驚喜亟拜施... 日而後去其... 傳於山中父... 惟靈巖故利... 興始以賜秀... 安王韓公為... 盛為東南冠... 破露不度以... 訥飭其徒募... 像設中嚴雲... 環遊梵唄之... 陵求文以鳥... 舍曰象生執... 迷曼轉六起... 出

沒生延莫覺莫痛善產哀憫一切或示
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垣卓
錫而石泉涌命瘡心悔遇厭離五濁如燁雜
齊善我體歸命瘡心悔遇厭離五濁如燁雜
出湯欣慕至道如二子見母如警發矇如迷
得路發苦撰心降然上道經財樂施造種種
福百世之後陵谷變遷一睹遺像心目了了恍
如在處處照輝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了恍
如宿昔曾受佛記今雙林大士泗州僧迦靈
巖智積皆是也訥公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
化服同異凡所建立人勳成之隆樓閣穹
堂廣宇幾徧淮吳豈止智積一殿而已樂天
宿壽壽壽上處高高白月上青林客去僧歸獨
夜深葦血屏除惟對酒歌鍾放散只留琴更
無俗物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寂愛曉亭
東望好太湖烟水綠沉沉○娃官籛廊尋已
傾硯池香逕又欲平二三月時但草綠幾百
年來空月明使君雖老頗多思鵝觴領妓處

處行今愁古恨入絲竹一曲涼州無限情直
自當時到今日中間歌吹更無聲
入松路永獨忻山寺幽不知臨絕檻乃見西
江流吳岫分煙景楚甸散林丘方悟關塞眇
重軫故園愁同鍾戒歸駒憩澗惜良遊地踈
泉谷狹春深草亦稠茲焉當禾極清景誓作
期杪秋遊暇明月溪頭寺蟲聲滿擴洲倚欄
香逕晚移石流劫劫秋樹老雲歸盡臺荒水更
流無人是情最上最高樓
廢一愁人白髮掩寺門越想煙波空去
鴈吳三宮闕半帶煙香窺以舊花猶笑往事
多遺石不言唯在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老
乾坤
鳥語營營起野
簡書催催起野
音我
澄月
翳深

復三... 朱梓

軼若... 宮殿閣鱗差

盡日... 却倦行

身下... 心賞寄

泉石... 青真

如鳥... 席環山

劃中... 闕倚空

碧千... 娃宮六

月避... 耳爭

齊盟... 無宅

焉知... 歸樓殿

嘖萬... 予浩劫

賦詩... 白至

湛然... 只如故

物兼... 今忘

戀壁... 宿

又趁春潮上一片孤雲自在飛不落人中去

來想○後七年過靈巖再... 虎坐諸天

繞龍龕百鬼營捫蘿穿窈窕拄策上崢嶸兩

送秋聲入風迎夜氣生脰肱一鬣吼撒烈兩

鳧驚獨詣超神界真游夢化城微吟更有味

琢雪闔僅清○老訥僧中龍得度佛三界誅

弗製不惜割竹作如意縱數心訊空王禮足

依梵帝住... 宿因緣有五至百年祀國

憂四大偃師戲應作... 無禁

天峯院在具縣西二十五里南峯山亦名支硎

山即東... 皇朝祥符五

年刺史秦義奏賜今名... 吳郡朱長文書闕

廬城西... 禪院梓符詔書

賜名天... 南峯院者

是也記事... 院唐之... 天福改有

之行莫怪世佛善... 天祐貞觀... 西夜... 三行

七五... 白... 寺... 山... 碑... 晉之... 天... 福... 改... 有... 恩

事... 有... 延... 陸... 西... 市... 林... 依... 師... 銘... 主... 幣... 三... 界... 靈... 濟... 助... 木... 持... 霜... 氣

妻... 投... 布... 秀... 周... 幸... 少... 年... 考... 亦... 事... 幸... 佳... 德... 亦... 如... 人... 路... 經... 善... 法... 物

六... 夜... 漢... 竹... 概... 息... 茅... 亭

故相國裴... 所書也... 休乃大中宰相於是一... 時而報恩... 山南... 峯... 三名... 並... 存... 則... 知... 記... 所... 載... 大中... 天... 福... 更... 名... 者... 誰... 出... 今... 山... 下... 楞... 伽... 院... 有... 石... 刻... 言... 院... 即... 報... 恩... 遺... 址... 原... 田... 中... 有... 報... 恩... 惠... 敏... 律... 師... 塔... 碑... 言... 建... 塔... 于... 寺... 之... 西... 南... 隅... 當... 入... 隅... 泉... 池... 之... 上... 中... 峯... 蘭... 若... 之... 下... 碑... 望... 楞... 伽... 正... 在... 東... 北... 而... 記... 所... 謂... 石... 室... 者... 亦... 在... 楞... 伽... 人... 猶... 謂... 之... 支... 道... 庵... 自... 庵... 前... 西... 向... 登... 山... 可... 數... 百... 步... 林... 中... 一... 徑... 入... 中... 峯... 院... 自... 徑... 前... 行... 其... 登... 彌... 高... 又... 數... 百... 步... 乃... 至

天峯北... 僧院... 其依一山而道周有石盤薄平... 廣泉流其上清... 汎可愛... 居易詩云... 淨石... 堪... 敷... 坐... 清... 泉... 可... 濯... 巾... 其... 謂... 是... 也... 昔... 莊... 周... 言... 庖... 丁... 之... 刀... 十... 九... 年... 若... 新... 發... 於... 研... 陸... 德... 明... 釋... 研... 磨... 石... 也... 余... 謂... 此... 石... 其... 平... 如... 砥... 支... 剛... 之... 名... 宜... 取... 諸... 此... 而... 石... 文... 又... 有... 如... 蹄... 迹... 者... 人... 謂... 之... 馬... 迹... 石... 故... 禹... 錫... 詩... 云... 石... 文... 留... 馬... 跡... 峯... 勢... 聳... 牛... 頭... 曰... 休... 龜... 蒙... 與... 穰... 嵩... 起... 南... 池... 聯... 句... 亦... 曰... 翠... 出... 千... 頭... 聳... 苔... 深... 馬... 跡... 訛... 又... 曰... 支... 研... 亦... 過... 牛... 頭... 峯... 今... 在... 天... 峯... 之... 南... 此... 其... 可... 考... 者... 禹... 錫... 詩... 云... 又... 有... 泉... 眼... 潛... 通... 海... 之... 語... 與... 夫... 松... 陵... 詩... 承... 陽... 南... 池... 惠... 敏... 碑... 所... 言... 八... 隅... 泉... 池... 皆... 已... 遷... 沒... 失... 其... 故... 處... 而... 裴... 公... 書... 額... 亦... 不... 復... 見... 矣... 若... 山... 下... 石... 室... 山... 半... 石... 門... 天... 峯... 之... 候... 亦... 有... 待... 月... 頌... 頌... 下... 有... 碧... 琳... 泉... 又... 有... 效... 鶴... 亭... 其... 址... 猶... 在... 而... 裴... 白... 成... 際... 之... 所... 賦... 詠... 皆... 不... 及... 之... 此... 又... 不... 可... 考... 者... 也... 昔... 遠... 少... 既... 謝... 會... 稽... 安... 石... 猶... 卧... 東... 山... 道... 乃... 與... 之... 從... 游... 自... 族... 虛... 寂... 之... 境... 而... 有... 登... 臨... 之... 遺... 故... 時... 人... 以... 為... 善... 遊... 道... 之... 所... 游... 多... 矣

是也記言壽... 院唐之... 峯額... 省屢過... 以參驗... 賦詩寶... 報恩寺... 故相國... 時而報... 大中天... 刻言院... 師塔碑... 之上中... 記所謂... 自庵前... 峯院自... 徑前南... 行其登... 彌高又... 數百步... 乃入中... 至

天峯北... 廣泉流... 坐清泉... 刀十九... 余謂此... 石文又... 詩云石... 穰嵩起... 跡訛又... 南此其... 之語與... 言八隅... 額亦不... 之候有... 其址猶... 此又不... 卧東山... 登臨之... 適故時... 人以爲... 真道之... 所遊多... 矣

維吳之朝居之... 放鶴峯... 常畜馬... 皆有所... 非窮... 於淨...

此行... 官... 乘...

小... 於...

北... 南...

三... 有... 天...

東有浴室西有... 其治之非一人... 故賴以成就其... 子常有建言者... 佛者不行蓋先... 自知故其盛時... 民也釋氏心法...

乃知前聖後聖... 老心受法於明... 子曰天地乃無... 子謂沃洲居易... 紀者因爲考論... 勸超... 佛子棄親出家... 自非上根法器... 縛雖大善知識... 必欲開張鋪席... 一曰欲以利益... 持自爲之弊... 而不知所以自... 才公則不然... 纒得句歲即... 思與之相近... 乃名其所居... 虛無濶泊...

維吳之邦，愚者之沃洲。最著沃洲，有養馬坡。放鷄峯，故此山亦名。石放鷄亭，傳言遁常畜馬，縱其論，皆有。理遠，非窮物於浮屠法者也。遁之及已，十百餘年，而事之傳於名迹者，猶不泯。其蓋世所慕，如此。近歲僧德興者，始傳禪法於天峯。住持者十來人矣。德興與之始來，茅屋五楹，僅禦風雨。後有文啓，慧江贊元，維廣者六增，音之基土，架木上瓦下。覽堂殿庖庫廊廡，寮閣門庭，祀街次第，完潔。東有浴室，西有憩庵，佛說經藏，無不嚴具。以其治之，非一人積之，非一日而能終始如一。故賴以成就，其財費則取之州人，非一家也。予常以職事獲閱書於太史氏，因見景德四年有建言者曰：民佞佛，費財宜加禁止。上曰：佛教本於修心，至於禪學，為益滋大。於是言者不行，蓋先王以道治天下，使人心化而不自知，故其盛時，慎獨而無思，犯禮者非必士民也。釋氏心法之妙，殆不失先王道化之意。

乃知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豈虛言哉。黃公之老夙受法於明因禪師，又深通順觀華論之旨。心地乃正，無所底滯。予之道友也。一日請予曰：天峯自德興新之，且及百年，願有所記。予謂沃洲居易為之記矣，而報恩寂寥，未有紀者。因為考論本末，書以畀之。後七年，藥勸超隱曰：佛子棄親出家，本欲擺脫名利。自非上根法器，了達根源，未有不為名利所縛。雖大善知識，亦不免於求名而利附焉。故必欲開張鋪席，以求出世。至於終老而不返，一曰欲以利益眾生，一曰欲以開導群迷。此持自為之弊。兩焉有能利益眾生、開導群迷，而不知所以自求安隱以適其形耶。余道友才公，則不然。雖嘗為僧，而首座住天峯禪院，纔得旬歲，即與還俗。念會余解官南歸，亦思與之相近。因出藥勸為營小居，能仁精舍，乃名其所居之堂曰：起慧齋。蓋佛以清淨為本，虛無澹泊為宗。而後世立教禪律，兩行專說。

法相是真。是實。即謂之律。說有非。有說無。非無。當體不離。是常。位。即名。為禪。自達。磨。傳。此。心。印。面。壁。九年。不立。文字。不假。聲。聞。而。第。一。義。諦。復。經。流通。通。同。沙。界。自。爾。以。來。燈。燈。相。傳。照。耀。大千。世界。香。象。證。善。提。果。超。出。世。間。與。佛。同。體。得。法。道。者。才。公。有。焉。昔。紹。聖。末。余。掾。灃。陽。謁。長。老。自。於。來。山。時。會。下。禪。人。無。慮。一。百。輩。而。獨。談。公。不。容。口。辭。此。始。識。公。於。此。山。之。庫。下。形。骨。清。癯。標。韻。高。古。無。異。於。孤。雲。獨。鶴。然。猶。稍。接。之。話。言。莫。非。善。巧。柔。輒。議論。風。起。至。於。臺。竟。之。處。如。泉。竇。始。開。悉。自。胷。中。流。出。所。謂。深。得。辨。才。三。昧。者。見。知。既。已。如。此。之。超。然。矣。而。又。能。於。茲。時。出。超。然。拔。俗。之。見。以。求。隱。處。而。退。休。焉。其。度。越。羈。人。廣。眾。卓。絕。數。等。矣。以。是。而。名。茲。堂。非。虛。言。也。堂。兩。楹。五。架。粗。字。潔。不。侈。不。陋。真。道。人。所。居。余。不。記。其。上。木。之。工。而。粗。記。公。超。然。隱。居。之。意。如。此。游。南。峯。寺。獨。登。待。

月嶺而還。長老才上人云。欲作亭嶺上。以待予。再至。因以詩贈云。澤國鍾下流。有山獨西。南。標。奇。借。明。眼。風。昔。多。窮。探。腹。背。眩。金。碧。鍾。魚。半。精。籃。支。郎。放。鶴。地。妙。解。無。餘。談。高。水。氣。未。炎。綠。陰。正。青。耐。我。懶。倦。登。陟。茲。行。咤。猶。堪。幽。尋。雖。云。初。佳。處。野。已。請。久。欲。謝。塵。滓。往。同。齋。勤。龕。平生。行。九九。繞。識。前。三。三。十。七。實。可。人。窮。年。玩。煙。嵐。曾。中。在。定。水。萬。境。潛。包。含。巖。霜。掃。頰。葉。老。絲。餘。梗。拂。數。蔗。要。自。佳。食。茶。亦。云。甘。坐。斷。方。丈。室。天。花。雨。經。幾。笑。我。寧。世。網。何。殊。老。瓶。蠶。我。今。已。解。縛。真。理。容。自。說。但。恐。愛。山。意。多。求。尚。成。貪。願。倍。待。月。嶺。重。開。石。頭。庵。偃。鉢。火。微。兀。碧。林。汝。澄。涵。言。尋。覺。或。路。更。欲。從。得。參。

觀音禪院在報恩山亦曰支硎山寺即古報恩

寺基也。宜野寺秋景屬閑人淨石堪敷坐寒

之行 北齊書 僧支道林因石室 唐武宗中改為嘉祥院
志 予先世松檟在羊鵝山之南陽 四行 過天峯寺前遠得舊刹
志 而唐人劉景昂所居支利山 上 行 崇祿初因寺以高懸於山後州刺史白公易

吳郡志卷第三十二

志卷第三十二

吳郡范

成大撰

郭外寺

堯峯院在吳縣橫山即唐免水院也院有十景

謂清輝軒碧玉沼多境巖寶雲井白龍洞觀

音巖偃蓋松妙高峯東齋西隱

并

顯暹禪師有道行居常遊吾門一日且曰山

中鑿石造井踰歲僅成既列而甘大為叢林

之利願得紀述以次其傳因作歌云白雲莽
莽青山頭一穴四西飛泉流其初山間舊井
涸枯腸燥吻海東蓋於時大士寶雲者願指
生脉智慮周山靈所感道心爽擅施幸來工

泉可濯巾自懸泉... 郡庭壘... 名僧言

文道以名... 蘇州... 文信

無况矣... 蘇州... 文信

更名... 蘇州... 文信

枯美... 蘇州... 文信

年請僧... 蘇州... 文信

嗣也... 蘇州... 文信

禪學... 蘇州... 文信

法席... 蘇州... 文信

地僻... 蘇州... 文信

都知... 蘇州... 文信

同經... 蘇州... 文信

如銘... 蘇州... 文信

上方... 蘇州... 文信

白眉... 蘇州... 文信

先師... 蘇州... 文信

談尤... 蘇州... 文信

師嘗... 蘇州... 文信

以紀... 蘇州... 文信

銘之... 蘇州... 文信

功在... 蘇州... 文信

大夫... 蘇州... 文信

開國... 蘇州... 文信

撰儀... 蘇州... 文信

吳郡志卷第三十二

志卷第三十二

吳郡范

成大撰

郭外寺

堯峯院在吳縣橫山即唐免水院也院有十景

謂清輝軒碧玉沼多境巖寶雲井白龍洞觀

音巖偃蓋松妙高峯東齋西隱

新造

堯峯

顯暹禪師有道行常遊吾門一日且曰山中鑿石造井喻歲雀成既列而甘大為巖林

之利願得紀述以次其傳因作歌云白雲莽莽青山頭一穴四面飛泉流其初山間舊井

涸枯腸燥吻海東蓋於時大士寶雲者願指土脉智慮周山靈所感道心爽檀施幸來工

力竭雲窮齊下透
尺虛空原地來
牙深處人飛
次則其徒
珠勝
天隨月
或問何處
移

此行自懸容髻上
舊帶即庭塵
古來名儒
心名邦
之地有名儒
蹤後表似盛

四不世道
凡知化
交
蘇州觀音禪院
支那寺也
伊昔二家同居
皆字九廣
七有支公馬跡
及瑞慶
和起
在馬
唐景
初
及瑞慶
初
起
在馬
唐景
初
及瑞慶
初
起
在馬
唐景
初

時邀墨客去
松澗遠挈都藍游
淨瓶汲引
香薜雅真羅列
無腥甌
非
比之王
乳不差別
今茲泉眼在魯鳩
所喜雲液鄰
記未載子將脩此
山此井
求不磨此歌
其庶
傳南州
又題
亭詩云
何名半峯亭
堯峯
路之半
游客趨層崖
斗上多股
戰實雲
茲軒接引
心不倦
所冀冠蓋
來少休
松石畔

仙居巍乎倚銀漢
自此更攀綠湏
雲峯何岌堯
去天餘幾
丈其
下蔚華林
幽禪屹
相向我
游先朝
嘯海日
射
中杖飛蓋
不須持
步步蒼
松障山
僧知我
策
羅立見
鴈行提
携兩行
人為我
談實相
一
種
勿弦琴
三嘆無
聲唱開
軒面東
南千里
入俯
仰西登
妙高臺
更欲茲
曠望土
斷澤遶
山煙
入海偃
脊起青
嶂時方
老火熾
金石流
欲煬
頂史變
雲雨為
作雄風
壯翻手
回涼秋
欲舞
千林響
誰云免
水宮自
是神龍
戴三高
如可
作吾欲
五湖訪
洗足巨
浸心振
衣孤峯
上寄
語夸夸
流得飽
但相忘
長哦可
當歌踏
月下
空曠
情稱道
情
深靜
含秋
一盞
寬清
甘
澳歌吹
斷曉
風清
壞衣
蒙頂
跣趺
坐不
稱詩
聊酌
齒牙
寒靈
巖自
焚窮
山骨
明月
泉煙
只
欲乾
聊向
蒼藤
掛六
環
請
嘉
致

力鳩雲鋪齊下透雷動石火內擊飛星稠百
尺虛空廓地表體耕尺木吐一賦一泓清
列呀深幽人疑從天墮月穿或問何處移龍
湫次則其徒駭殊勝競持應器嘗甘菜如抗
連臂喜跳擲渴為引喙鳴鉤翰碧甃光中
鑪曉銀冰倒畔梧桐秋實方金地互相映
谷鮒坎蛙難此留傍岷江形小衣帶下窺湖
面卑岸堰何茲懸欽有功利一掬入口醍醐
優熱者濯之昏飽決病者沃之沈痼瘳而我
時邀墨客去松潤遠挈都籃游淨瓶汲引試
香薷雅具羅列無腥甌瓶非醜比之王
乳不差別乳阿精鍊丹多謬悠然有
水井而茶今茲泉眼在魯鳩所喜雲液鄰
菟裘皆不萬今茲泉眼在魯鳩所喜雲液鄰
記未載予將脩此山此井永不廢此歌其庶
傳南州又題半峯亭詩云何名半峯亭堯峯
路之半游客趨層崖斗上多股賦寶雲從
茲軒接引心不倦所冀冠蓋來少休松石畔

仙居巍乎倚銀漢自此更攀綠澗史
雲峯何岌堯去天餘幾文其
下蔚華林幽禪屹相向我游先朝曷海日射
巾杖飛蓋不須持步步蒼松障山僧知我氣
羅立鳧雁行提携兩行人為我談實相一
勿弦琴三嘆無聲唱開軒面東南千里入
仰西登妙高臺更欲茲曠望土斷澤遶山煙
壽沙雲浪恐是六鼇連蓬壺墮莽蒼又疑
入海偃脊起青嶂時方老火熾金石流欲
須臾變雲雨為作雄風壯翻手回涼秋
千林響誰云免水宮自是神龍載三萬如可
作吾欲五湖訪洗足巨浸心振衣孤峯上寄
語夸奪得飽但相忘長哦可當歌踏月下
空曠情湛湛平湖浸月明
漢歌吹斷曉風清壞衣蒙頂跣趺坐不稱詩
情稱道情深靜含秋一盞寬清甘
聊酌齒牙寒靈巖自笑窮山骨明月泉慳只
欲乾若聊向蒼藤掛六環蒲莎嘉致

伴幽閑雙眸淨洗春不厭欲結遮頭草一間

右多境巖寶雲珠草廣禪林鑿石窮源意亦

深長嘆甘泉不當路茫茫空有濟人心

龍吟古洞深沉莫敢窺森陰草木野雲飛白

笑日野花青嶂下歌春幽鳥白雲間寶陀大

士全身露澳憐遊人空看山

門底如張蓋接引嘉賓眼倍青方丈老人迎

送少未應因汝下幽庭

盡子孫孤高直與月輪分善財不用別峯覓

只此休時見德雲

日明窓淨几映疎筠一爐香盡六時過轉覺

山家氣味真

莫放俗塵侵如今蒲眼事奔走欲向何人話

西

首明禪院即楓橋寺也在吳縣西十里舊楓橋

妙利普明塔院也

門六十坊三百橋十萬戶為東南之冠詩云

苑太繁雄是也逮乾符光啓間大盜竄出

爭為強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

之功盡有浙東西之地五代分裂諸藩據

數州自王獨嘗順事中國有宋受命盡籍土

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

訖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其華

覆露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吳太伯廟棟猶

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姓名

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廬一夕

為煨燼而楓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沈

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從出而巋然獨無恙

殆有數焉寺無石誌按兵部圖經實妙利普

明塔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張祐

嘗即其處作詩記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亦

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

易

重建浮屠七成峻峙固人天鬼神所共瞻
仰至嘉祐中始改賜普明禪院而雄傑偉麗
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謹脫於兵火而宮軍
蹂踐寺僧逃匿頽簷委地飄瓦中人卧榻之
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然如逃人家紹興四年
長老法遷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
脩鉢積寸累扶顛補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
寺有水陸院嚴麗靚深龍象所栖升濟幽明
屢出靈響尤為殊勝兩塔之役最更大更三
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願有紀也余嘗
恠天下多故縣官財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
臣辭賜金將吏被介冑以死士大夫毀車殺
牛而食而吾民則當輸家財助邊率常踰瞻
然舉首蹙頰疾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
佛之徒無尺寸之柄無左右紹介之先瓦孟
錫杖率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躡履起迎惟恐
後已乃捐金幣指園廩捨所甚愛如洗左契
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今觀遷老積精

營作練學苦空弊衣糲食不以一毫私其身
日以飾蠱壞起頽什為急又飭其徒三二
持鉢扣門或持簿乞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
治寺以故一方道俗皆向慕之凡所欲為無
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鄉縣之長人者晨
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如神明之臨又阻
羣威以怛之而後吏得以役其隙吾欲以柔
道理之量其力之所堪任而與之為均無急
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為一體人
便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為民
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事佛固
無間然矣故著余之所欲言者為記俾刻
焉紹興十六年七月晉陵孫觀記張祐長
洲苑外草蕭蕭却憶董逃歲月遙唯有別
因不寫暮煙疎雨過橋橫曉泊月
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寺半夜鐘聲到客船
寺名在古拒城七里餘
完蓋日旁

採香遠地對樓虎巖巖法奇矯峇影落前
霜樓鳴曉鍾夕舸亂雙梯方丈中有人學佛

洞禪語跡忙心已閑道樂行彌苦不為喧
遷意以靜為主何必深山林峯巒遠軒戶

師益門對雲山畫不如師今一念六年居
來寺好无瀟洒張繼留題內翰書吟鱗鱗

夫詩或不一其體身又心通橋得成晚泊橋邊
寺迎風坐一軒好山平鴈岸流水漫過門朱

舫朝天路青林近郭村主人頭似雪惟我到
多番際與溫老闔闔曾城外寒山古道西

若人具眼隻與佛拍肩齊白浪噴鷗首肯
送馬蹄塵塵南北路一掃有高栖。又二絕

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
落橋邊寺欹枕猶聞半夜鐘。翠木蒼藤一

兩家門依古柳抱溪斜古城流水參差是
見元都舊日花。三年瘴海卧炎官夢隔青

楓一水遙萬里歸來悲故物銅鑪埋沒草齊
腰朝辭海涌千人石暮宿楓橋半夜鐘

明日館娃宮裏去洞庭呼起一微風浪
四年忽忽兩經過古岸依然翠堵波借我

床銷午暑亂蟬鳴處竹陰多郭師子山雲
漠漠越來溪水悠悠鍾到客舡未曉月和漁

火俱愁咫尺橫塘古塔連綿芳草長
洲一老翁然自在時時來繫扁舟

福臻禪院在吳縣西南四十五里穹窿山舊經

云梁天監二年置今記中云唐會昌六年建

寺有米芾大書詩兩壁字畫奇迹至今存焉

揚州穹窿禪院者唐會昌六年之所建也
先是蕭梁下詔取梅梁於茲地致白馬之奠

感明神之徵因謂白馬焉即茲院之址也至
唐宣宗政元大中重興梵宇法眷承紹六世

于茲事曠繕完迨今一載飛梁朽以虹天危
簷歷而翼摧則燥濕之患是生矣大教示泯

招來信人天王對化之八年粵有營院徒弟
奉安發志必尊果得檀那維踵而至自夏
鐘離二氏等一百二十餘人咸趨淨縉鼎新
大壯殿堂爽塏廊廡無不精潔題次第以輝
金地迴廊而嚴肅於戲阿舍所云若能祿故
寺者是謂二梵之福則安師之與葺能事有
是夫諸檀信之慈悲喜捨有是夫魁茲勝事
願勒貞珉聊奮直筆為紀歲時皇宋景德四
年五月九日記

寶積寺在橫山下亦名楞迦寺山頂有塔隋人

所書塔銘碑乃全好字畫秀整絕類虞稽大

抵隋人書法兼傳晉宋間造意甚可珍今

之非言無以寄理縱人礙無體非體無以明

縱然則八十種好呈應身之妙三十二相
化質之妍至如獻土童兒聚沙稚子尚獲無
窮之報猶成莫盡之因况撒身命重財崇諸
聖業者矣但樹因之取無過起塔崇福之
詎甚建幢而銀青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
者乃華陽杞梓江漢芳蘭夙布素誠少
王國吐納風雷之際出處朱紫之庭縻爵峻
於其身隆於往禁溫良洽于郡國孝友
睦于閭門建節贊治張振化風門雖望族世
載公卿安仁崇智之心無違終今謙明惠厚
之德進次必存仍共英勸郡部宮人奉為
皇帝皇后齊王六宮眷屬各拾七珍門崇八
福在郡城之西山頂上營造七層之寶塔以
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直石擲扇護留諸弟
朽遇劫火而不燒下移漂劫亦而不易
時有龍華道場比丘法首者歲居即起
瑜城之心年將去舉仍壽航海之操自離
捨俗三十許年洞鑿活空明閑法要誠心內

銅觀音像記光福寺距城六十里有洞像觀

音其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得知也康定城
元六月志里張氏於廟傍之泥中覩焉時久
旱弗雨相與言曰觀音示現殆有謂乎延具
梵儀禱焉即時雨降以是凡有禱而弗獲者
州人必請命于刺史而致敬無不得其感報
夫道之在天下其廢興有數而出處有命亦
惟其時而已蓋習俗沉迷之日久矣必將有
以薰沐其邪意啓迪其善心教令既不足以
啟之於是時聖人出而輔世其在吳越則若
四明之奉化東陽之雙林錢塘之天竺是也
或因乎俗之所趨或寓乎物之所感顯相示
化變出不窮以是因緣不假言說凡見聞者
隨其願求各有所得則雖頑嚚抵冒之人亦
將有以善其心况根性之厚者乎則其所
輔世者豈小補哉此其佛教行乎中國人之
所賴以悔罪祈福者宜乎曠世歷年而弗絕
也子毋葬于寺之西南常遇其上僧說其屢

未為記予不得辭也因序其事云

翻空煙凝遠岫列寒翠霏染疎林墜碎紅溪
渚或棲彭澤鴈樓臺深貯洞庭風六時金盞
落何處偏傍葦叢驚釣翁

澄照寺在長洲縣西北陽山下

來尚矣自竺乾入洛象教歸周琅函流貝葉
之文寶塔闕玉臺之相莫不圖諸奕塏樹乃
精藍苟非背山而面林左泉而右石則何以
延大千之關士落孤聲之名園是故鷲嶺雄
標世尊因而詒法雙林秀拔惠遠由是莫居
蓋入境之兩殊亦古今而一教蘇州郡城之
西北三十五里山曰陽山山之下寺曰澄照
先長唐會昌中丁某施白馬澗宅為白鶴寺
後有龍興寺僧知又因遊其上繼日周覽嗟
其年紀寔遠名額僅存榛莽靡除基址甚隘

夫是鴻臚也... 將軍曹茂達六代孫... 始初苑茨數十間而已... 其地人與厥謀決智力而有開獲明神之來... 神功疏鑿豈因於人力引山渠者數以潤民... 田者百勝水旱不更其淺深遠邇必沾其潤... 利為國彭城威顯公嘗而異之因改曰仙泉... 我宋祥符初始賜今額... 上足蘊明嗣而續之香火無廢道者蘊與亦... 未終發精心而善誘由是智者獻謨壯者効... 用經始勿亟舉而新之殿廣殿以安眸容飾... 華龕而庑大藏厨有庫香積之供成僧有室... 收雲之衆集辰昏是警鼓鐘於百尺之臺水... 陸致虔設位於五層之閣而又置懺院法華... 院亭榭高揭房廊綵周耽然巍然不勝其壯

觀矣開寶中太保韓公承德復捨梳洗後為
塔院詳其始末叙厥廢興見徵燕辭用紀瑛
瑛館時天禧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因禪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下即薦福山感慈

禪院也... 世之為放曠

宙猶一漚也嘗以大千世界為言斯多矣而
未極其廣也嘗又以殍伽沙世界為言斯廣
矣而未得為無量也然則無量者非世論所
可計矣如來能以如是無量世界置諸虛空
而不墮納諸芥子而不迫擲之方外而無
沃之巨浸而不潮神化無方理絕思議是
嚴偈云淨土如所欲受用皆現前蓋言諸
如來游戲三昧自在若此雖欲賢梵世於忍
土遷內苑於鷲峯固為不難然且徇須達之
請而經營舍衛之室忍其虛府庫殫智力而

後成豈神境妙用不足尚耶嗚呼非具大悲者孰能與於此衆生差別知見冥鈍要以擅施懽其初心由是言之祇園精舍豈一手一足爲之哉茲院成於一國初景祐中璿珩師頗易舊宇其間未葺者日蓋墮圯長老唯廣師補漏支歌迨已四稔尺椽寸甍不以強人凡興斯緣莫非樂施熙寧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始工後十月而工畢坎高增庠廣倍舊址構榑懷楠亦攻堅材巧墁斷削皆聚良匠美哉輪奐不日而成如天持來若地湧出物不終否在人而興僱工之初予嘗謂師曰弟子貧不能以財施弱不能以力施它日願施師文讚勝事明年師故遺書來岳陽從亦斯記師昔住天峯蓋有甚大緣事未嘗刻一言今反記此者是欲攝我以文施因得記其歲月焉

湧泉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之下舊爲程師孟光

祿香火院故程公賦詩甚多比年其家不振
伐木毀屋以其地賣爲劉孝贍侍郎之墓

當日吳宮事可求西子冶容來作餌伍貞忠

憤反爲離離別館虹蜺帶隔湖於雲宇

夕陽依舊水東流。窮冬未見六花飄春意

溪橋閣門飛跨何清泚茂苑繁雄未寂寥切

幸早歸頻出郭西山隱客不須招。因省先

瑩到故都不妨開步問耕夫水雲莽蒼遙連

衆口藉菰蒲今朝偶得西華稻僧飯年年出

風吹舫輕如駛日照浮圖峻若翔遠岸漁

日臨雲屋朱樓氣鬱蒼。寒林已見早梅芳。盡
盜誰防三江夜色滄。浪白千里秋香。把種黃
借問舡中何所有。振簷籩簞酒先嘗。舟行
如葉泛長川。解水吳兒力可全。風急輒先
浪破岸歌能。把一簞牽湖。沉日影山頭。盡雲
在天光兩足懸。試向中流東北望。城南寶塔
在門前。告老清朝分自安。從今榮悴不相
關。有愁方見田家樂。無事纔知釣叟閑。世故
要看終始後。人生未免是非間。婦墳更在公
塋側。一舸夷猶遂往還。誰何不欲蚤忘機。
今已高年古亦稀。翠柳陰中黃鳥過。青山影
裏白鷗飛。新春已到無高下。故里重過有
是非。人意不如毛羽意。聲聲猶道不如歸。

天宮寺在吳縣西南四十里梁武帝天監中
唐德宗更加興飾天聖間重新前進士張洎

為之記

水月禪院在洞庭山縹緲空下梁大同四年建
隋大業六年廢唐光化中僧志勤因舊址結
廬天祐四年刺史曹圭以明月名之皇朝符
符間詔易今名山有無礙泉紹聖間始

奔震澤湧山來。北岸華陽連洞開。東門只生
樹。澗紅霞。脚風起。波搖白石根。開有上方僧
住處。榻花林下。採蘭蓀。積翠湖心。迤邐長
洞臺。蒲寺兩。交步。鳥行黑點波。濤白。楓葉紅
連。攝袖黃。久我。憇時隈。樹石。是示。來。接。抗
檣。如何。遂得。遊。遊。推。却。營。營。不。急。忙。接。抗
檣。如何。遂得。遊。遊。推。却。營。營。不。急。忙。接。抗

如維舟登靈巖之巖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
巋然特起雲霞來翠浮動於滄波之中時
據欄竦首精爽下墮欲乘風跨落景以翔
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鈔然思於
或於險說一未果行則常若有物備塞於
中是歲十月遂招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橫金
口觀其洪川瀟瀟萬頃一色不知天地之大
所能并容水程沂泗七十里而遠初宿和
踰日乃至八林屋洞陟毛壇宿包山精舍又
泛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煙舟人指云此
所謂縹緲峯下也即岸步自松間出數里至
峯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閣殿甚古像設嚴煥
大有澄泉絮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他水梁
大同四年建佛寺至隋大業六年造無不
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遊四方至
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曰屋
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
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

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
受三江吞齧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
者七十有二唯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
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朴歷歲未嘗有
以至於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柘柑柚為常
每秋高霽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參差
於巖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縹緲
又居山之表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紉樹
捕採之勞浮屠氏奉以清曠遠事物已出
國禮法之外復居深遠絕勝之地壤斷水
人跡罕至效僧宴坐寂然於泉石之間引
與語殊無纖芥世俗間氣韻共視舒其行
于于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平病
至此曝然破散無餘矣反復身世惘然
但如蚺解俗骨傳之羽翰飛出乎八荒
吁其快哉後二年其徒心源造予乞文
居之廢興成其誠請攬筆直述且叙昔游
勝為

橫絕湖波練更上雕鞍窮翠巘霜橘半垂黃
征衣盡日香鐘聲雲外聽金界將松映何處
是華山峯巒香靄間蘇大無礙泉水
月寺東入小青塢至縹緲峯有泉泓澄瑩
徹冬夏不涸酌之甘冽異於山泉而未名紹
興二年七月九日無礙居士李似矩靜養居
士胡諱老飲而繫之靜養以無礙名水土僧
願平注煮泉烹水月芽為賦詩云鏡所水月
先春焙鼎考吳林無礙泉將謂
蘇州能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壽聖院在吳縣西南二里晉天福五年吳越

國中吳雷節度使威顯公文美翁建以奉其

父廣陵王元璿墓祀初名吳山院至

本朝治平中改賜今額 崇寧元年威顯之

孫奉議郎賜緋魚袋錢公著立石俾承議郎

行少府監丞雲騎尉強浚明為之記元祐八年

辛巳同郡錢君慎微過余言曰昔我先王既
荒兵遠維子吉孫分建藩屏我高祖廣陵宣
義王貫鎮中吳父子再世嗣有節統遠我皇
祖司封始柔而仕于朝然自廣陵而下四世
皆葬於蘇晉天福辛酉歲曾祖威顯公始建
寺於吳山之麓以為薰修之所因其山名之
曰吳山院本朝天聖丁卯歲主僧惟久嘗遷
其寺少南既又遷瓦塢取後遷宋焉則今所
建寺之地也治平中賜今名壽聖院厥初屋
宇數十間僧徒甚寡歲久益壞而僧之來者
日衆先將軍為出緡錢二十萬俾其徒懷政
合衆財以新之然後瞻禮有殿講說有堂并
廬庖瀆無不完具又俾其徒懷遇即寺之側
相行沃之地闢田畝百歲更豐凶不資檀施

而寺常足食先是法堂蜀庠陋不稱寺僧智
來又侈大之以增其舊此寺之興踰百年更
三遷歷吾家四世而後大備其成之難如此
幸此寺日益所僧之來者日益衆則錢氏之
興丁知也恐後來者無以考也吾子試為我
書之余曰唯唯詞曰武肅多行大王小侯殿
初啓宇十有二州分建子弟維藩純屏維時
中兵以控外境廣陵受鉞開壤千里久矣之
凡武肅之子生有其土死即葬之父子孫曾
相望累景在晉天福當威顯公相方視址受
存佛宮繼計殿殿將軍世濟其美百年于茲
寺更三徙得圖惟久實落有徒修敝徒廢不
忘其初太湖之濱吳山之
原斷石刻辭敬告後昆

吳郡志卷第三十三



六郡志卷第三十四

鄖外寺

吳郡范成大撰

孤園寺在洞庭山梁散騎常侍吳猛宅也捨而

為寺

梁散騎常侍吳猛宅也捨而為寺

港虛翠寒泉飛碧嶠古木闌蒼兒鍾梵在水

魂樓臺入雲聳巖邊足鳴鑿樹杪多飛鷗香

温倚小院落風泛金羅靡靜鶴豕插壺開猿弄

洞壑數次話起指茲正險經何以來到此先言

身欲依止可憐陶侍請身列丹臺位雅號曰

勝力亦開師佛氏
西來事者極果武
窮山林赫蓋竭海
煙波鳴櫓條玉龍
臺生人露風雨今
鸞亂駟鷗鳴鐘和
鏤組石上解空人
水淨沙堪數徧得
中天結修釋迦譜

包山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院有舊鐘

云梁大同二年置為福願寺天監中再葺唐

上元九年改為包山寺高宗賜名顯慶寺

本朝靖康間慈受大師懷深居之詔復賜舊

名院亦復興

曰經師

靖康元年夏五月慈受

寺慧林禪院之六年刀初還山優詔不許命
大丞相喻旨所以留帥者靡不盡也師確不
可奪拂袖出都徧走江浙所至山川城邑僧
俗擁衆驩迎瞻頂焚香夾道如佛行化靈巖
蔣山虛二禪席以待焉兩山之人遮道不得
行師姑慰其意皆少留而去最後得洞庭包
山廢院欣然駐錫卷衲為終焉詩云院自六
朝之初為勝地梁天監中始再崇葺唐高宗
賜名顯慶為大叢林庇于僧壑龜蒙皮日休
所賦包山精舍是也政和中權豪用事撤以
修其墳寺瓦木條也俱盡淵聖皇帝詔復
其名而舊寺僧法聰為師以請既至山平江
府令弟了初主院專然類基斷址四顧荒
寒而殿宇廢財巧者獻技壯者獻力不數月
殿堂門室鐘經與樓皆具師平日未嘗求施
兵盡之於允不煩人而施者自遠而至惟恐

洞庭別名震澤又曰松江又曰笠澤又曰具
區道家謂一水五名上稟咸池五車之氣而
包山即林屋洞天下有洞穴水潛行地中無
往不達號為神仙天醴環以七后便閣洞中產白芝紫
泉西仙饌天醴環以七后便閣洞中產白芝紫
縹緲之峯毛公之壇尤為塵外淨境傳稱黃
帝訪道所幸而夏禹治水藏素書於此至吳
王闔閭得之以問孔子蓋仙聖所宅得名數
千年遠矣地分東西兩山院在西山之巔巨
浸回環曰絕無地天水相際一碧萬頃風濤
豪洶旁接滄溟下則魚龍之所窟宅上則虎
豹之所伏藏藤蘿膠葛猶袖蔽虧深林森木
橫生倒植納天風海日於窮崖絕壑之間所
謂煙雲生於步武陰晴變於几席猿鳥悲嘯
晝夜清寂而水作限斷遠與世隔蓋江海之
外無際之山孤聳於不測之淵無逾此者東
南號山之富此又東南百水所鍾之地也

壯觀登高望遠廣其耳目使萬境森然納於
胷中然後見聞深博道學明備釋氏之教亦
然自出家祝髮則一衲一食水浮陸走匱薄
風霜以求師問法務見一切世間艱難險阻
情偽利害然後心鏡廓然知無一當留者故
於道為近思斯院之成人與地稱山川改色
來者瞻敬殊不知師所見豈在於此視天宮
化城金色世界釋帝龍天之居與夫光明藏
海毗盧法界皆吾一性之內非遠非近無去
無來今我行往坐卧莫非西方淨土豈厭此
樂彼有所分別而更作境於一念之外哉此
師之達觀一視如法無彼此不眷眷於一
也然則僕今所言皆解所不取也其如院慶
興歲月與師居此本心以待其後傳永遠而
無窮者亦不可以不記者於是乎書紹興二
年正月

翠峯禪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洞庭東山唐將軍席溫其所捨宅也

彌勒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里洞庭東山乾符年間吳越王建

觀音院在洞庭山宋元嘉安禪師所建華山院也隋大業間廢唐開成間再建咸通間賜今

名僧壤深園通鑑記洞庭華山觀音院者太

於朝而名焉初裕嘗事應真謹甚感池產千葉蓮因名院曰華山隋大業間經毀廢暨唐開成四年始遷于此往時浚治得會昌斷碑其略云羅浮常安禪師卜其地即里人進

舟廢於會昌至是復興有屋數十楹視洞庭西峯諸刹取為勝絕處主僧維照篤志學佛材器足以立事嘗語其徒曰茲院雖號觀音蓋未觀其像名存而實亡矣或問觀音安在吾將何辭以對於是發廣大心欲令一切睹相聞名悉蒙解脫乃用紫旃檀八百兩造菩薩像飾以黃金丹砂珠琉璃端嚴瑞相妙天下并刻諸天十有六尊莊嚴畢備為大殿以居之規模雄偉動人心目費錢九三百萬高臺累銖積閱二十年厥功乃就來者作禮歎未曾有弟子維鑒實左右之既而照公欲刻諸石自太湖汎舟登靈巖謁慈受叟懷深求紀其事懷深曰華嚴經云海上有山多聖賢眾寶所成極清淨勇猛丈夫觀自在為利衆生住此山是大寶殿跨起于曾波之中真若鬼工神運所謂補陀洛迦山者豈異此耶余聞菩薩從闍思修入三摩地乃至心精遺

聞圓融無礙悲愍群品迷本循聲是故不動
道場涉入諸國廣施無畏饒益衆生請試宴
坐反聽嘿觀則風濤澎湃水石相薄拔木鳥
獸翔魚齋鼓莫非三十二應身八萬四千手
眼徧周法界又何止於一方耶雖然不假乎
像無以示圓通之捷徑俾夫見聞者各隨根
器普皆證入或由由此必駭獨喜照公能以如
幻三昧成感不思議事故樂爲之書像造於
崇寧五年二月落成於建炎改元之七月作記以
是冬之十月初八日也
銀山屹萬華浪湧雲屯天一罽榜舟夜並龜
鼉窟杖藜曉入雞豚社處處人家橋橫垂竹
簷茅屋青黃亞牛羊出沒恠石走蛟龍起伏
蒼藤掛樓殿青紅隱半山兩腋清風策高駕
飢鼠窺燈佛帳寒華鯨吼粥僧跌下世味久
諸真嚼蠟老竟得閑如暇蔗山靈知我欲歸
耕一夜築垣應緝舍
年詩序云余罷自

不謀吾川過洞庭西山暫寓觀音院後
雲堂坐揖湖山勝槩亦足以少洗簿書役矣
數年兵火之禍何所不至獨此地清涼安穩
豈非林屋洞天金庭玉柱爲神仙窟宅有物
常護持邪余願掛冠終老此間也詩云小舟
乘風飛鳥過萬頃雲濤縱掀簸此行要是快
平生無數青山笑迎我山根隱約見人家
離茅屋埋煙霞宛似秦人種桃處川原遠近
紛香葩杪藜徑踏華山去試問蓮開今何許
路迷絕壑蔭松筠身到半山聽魚鼓道人爲
我開雲堂是中境界渾清涼幽磬時和野鳥
語飛泉暗瀉巖花香文善照眼本吾事鴈鷺
著行散人意造物似憐厭世鷺擊置湖山煩
一洗何人夜呼隱去來向來得喪真山崖金
庭玉柱永不改人間劫火空飛灰
水無風到海山慈容親扎紫旂檀亭亭寶刹
凌雲近湛湛清池漱玉寒橘瘦暗飄紅萬顆
竹迷曾詩綠千竿藕花不是南朝夢真有殘

香透
畫欄

洞庭西山小湖觀音教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五

十里即舊小湖院也相傳唐乾符中有沉香

觀音像沈太湖而來小湖僧迎得之有草繞

像足投之小湖生千亦蓮華至今有之

寶良哉大士溢此靈泉世有熱惱一酌而痊

方池何產二級如蓮無實可味有根弗傳世

紀大士浮海而來携此二物真之山隈青青

之枝其灑此哉躍躑之衣其製此哉唯此小

湖實補陀山我來稽首瞻仰尊顏搗水啜之

清入肺肝塵垢銷落身心蕩然嗟嗟此土

事弗驚百尺頽基數椽敗屋如酒僧伽習

成演對面却迷貴耳賤目慘聖淵狂存乎

念歸新受之匿瑕磨玷弗昇莫求弗施

信受之者亦得是瞻汝心如泉泓然弗遷

身如蓮離垢芳鮮大士可之詎

口舍旂一彈指頃超證無邊

護國天王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洞庭

西山即舊天王院也宣和間改賜今名紹興

初更為十方
法海寺在吳縣西七十里洞庭東山隋將軍莫

釐捨宅所建寺也後梁乾化間改祇園
皇朝祥符五年改今名
半塘法華院在長洲縣西北七里綵雲橋西寺

有雉兒塔晉道生法師有誦法華經童子死
葬此義熙十一年商人謝本夜泊此岸聞誦
經聲旦尋求見墳上生青蓮華郡以聞詔建
是塔號法華院紹興七年重修鳩工之始夜
聞塔中誦經聲數夕不絕魏憲重修塔記半
塘壽聖浮屠按舊
記云晉義熙十一年名法華塔詔賜國材以
建繇晉歷唐距宋興凡一再改造歲久寢壞
先君開府覽之慨然若契夙願實始修焉建
炎庚戌之亂塔復廢憲不孝顧瞻餘燼不傷
于懷曰此吾先君所植德者也疇不致勉於
是傾貲度財載加營繕紹興七年七月二日
告訖功初道生法師有童子能誦法華經
死葬半塘其後過客夜聞誦經聲迹之

五觀童子塚有青蓮花塔之建蓋權與
於此迄今幾八百年矣而鳩工之始役夫
乃復復聞誦經聲琅然出塔數夕不絕嗚呼
異哉僧了勤以其事來告因爲之書顯謨閣
直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吳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魏
憲記

大覺院在長洲縣南四十里

齊昇院在盤門外高麗亭東一里紹熙元年提

舉常平張體仁創建撥沒官田供院爲堂在

貧民死而家不能津送者則與之棺後及

吳郡志卷第三十四

吳郡志卷第三十五

郭外寺

吳郡范

成大

撰

真山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真山一名馬鞍山寺傳殿基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半疊石半爲虛閣縹緲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擇勝爲僧舍雲窓霧閣間見層出不可形容繪畫也吳人謂真山爲真山似假山最得其實大略見張祐孟郊詩及畫

嶼所作園序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州倅被旨
來相水利夜至寺秉炬登山閱張孟詩一以
和之遂為山中四絕一山中登臨勝處古上
方為冠月華閣妙峯菴次之山之上又下又有
留雲翠屏翠茂夕秀諸軒及凌峯翠微垂雲
諸閣不可盡紀淳熙中月華先焚上方次之
既而寺災煨燼無遺自唐以來名賢題詠石
刻散在雷火篆書及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
後主所書扁榜等一掃無跡余惟山園僅存

於收藏之家石亦燬矣山後掘地多得奇石
玲瓏纖巧好事者甚貴之號崑山石

因云有釋氏子宅于馬鞍山下者一日忽扣
太原王生洗促足角坐涵意欲洩不能者數
四書乃作曰欲以天王堂事勞筆端謹按釋
氏書云天王生於闍國作童兒時猶能血鉄
射妖遂去走天竺過金僊子於記謔圖淨提
補多開王滿雲崎凌轍鬼捩磨霞熾雪戟指
勾摧洋克妙真北面水精宮中為藥義官
長吁奇恠事孔門弟子慙於語然儒以正直
為神今天王能射妖摧魔用壯護世是亦正
直也復何慙之哉按馬鞍山出平原中絕
頂晴望他山百餘里緣接培塿咸濇穿巖
坦然鋪出復多奇石支疊危柱釋氏築室
倚山半今天二堂寶翼西北同壑裝岳登
然拄空金精地讓力溢膺腕鼻卒象伍作為

部溶堂宇宏麗四簷飛翬床靈庇像若腹
被甲擔戈立於煙靄洗因勞其費進日非
力能皆邑民為之塑實成於張弘度堂實
於俞師甫吁大凡力於耕者一人切於獲者
三人崇憫然於天王哉釋氏子姓關號清
姓趙號良頤時唐大中三年鄉貢進士王
立僧持端慧聖聖至道二冬端自抗
州止姑蘇遂謂郡太守尚書戶部員外
陳公公一見若舊識迺盤從歸於是邦得
其屬邑三年春二月屆于崑山縣寓慧聚
未數日會公聽理之暇出巡水塘相繼而
又得以陪從嘉賞周覽古迹且日其孤
秀屹立天際曰馬鞍山也群岫相去皆百
而遠極頂四視東連溟渤西接洞庭原
墜坦然鋪著初至寺陞殿尋碑讀記殿
壞其文殘闕年月名氏皆蔑然乃詢
人有耆年宿齒者微以昔傳乃得唐人
錄子尚所紀之文略叙其事先是梁天

年有帝之門師與山僧慧嚮姓懷氏
告內寺一旦歸省而至是山有息焉之志
放錫禪坐于山脇石室間以二虎為侍師
運籌思立精舍忽有神人見師之前曰願
千工以成其事其夜風雷震吼林木號怒
山之人聞撲斫之聲翌日而奇石矗疊廣
城其方截如也延袤一十七丈高顯一十
二尺蓋山王之役神工也時宰縣者異其
聞刺史奏武帝因造寺焉遂立正殿於其
勅張僧繇繪神于二壁圖龍于四柱每雲
天噴則鱗甲皆潤漶漶然及有浮萍者或
多輿疾雷鼓巨浪於江海間後勅僧繇
以制之洎唐武宗會昌中詔毀天下佛宇
寺嘗在毀間大中二年宣宗皇帝重闡釋
故寺僧清江以其靈迹聞郡守韋公於是
再興焉凡今毀閣像設非梁製也唯神
爾觀其神亦規制皆窮奇極壯造化所
非人力遊者觀之莫不齟然心懾而股慄

驚而魄駭苟非嚮師至德通于神明又疇克
臻于是耶苟非山王靈感昭于有德又
成其績耶又前後曾未有郡牧至此者今
公傳古聞異來而觀之久以嘉歎因謂端
前記煙滅來者昧其所從請撫其實庶垂
永永端雖謏才忝辱厚命故拙毫以書時
道三年孟夏僧辯端記
霞封石牀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磬無
短韻畫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訪逍遙場
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盡簷齊木末
香砌壓雲根遠景窻中岫孤煙竹裏村凭高
聊一望歸思隔吳門
蟠青蒼莓苔上秋林露翰飢更清風藤遠亦
香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遊不忍還
迓冠蓋場
峯嶺平出沒江湖相
萬家藏水地偏來客少幽興祇桑門
之惠

其情猶壯復為二章附于五題蓋山雖自愛
其尾亦欲以多為貴也。古寺有遠名欲遊
先夢生飛猿磔底嘯靈烏雲間鳴影密樓臺
泉垂繁草樹榮何年照佛火燦燦長光明。
石林高月生薜閣踈磬鳴宿鳥夢難就定僧
魂更清香風動花影巖瀑飛玉聲遙夜坐來
但餘
天外情

景德寺在崑山縣西南即東晉所置寶馬寺

天堂地獄禍福報應之說風動世俗波從信
向者往往悔惡徒業而歸之善其亦有補於
教化矣昌黎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樓
架閣上切星漢處處嚴奉高棟重簷闕麗詩
雄自唐已然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歎其不可
遏止也崑山普賢教院有閣暈飛下俯臨
碧檻丹拱隱霧延暉森列諸天勢欲浮動

人髮立凜凜生肅心每陳供辦香氣靄葱鬱
神若天墮馭風而翔雲諦觀恍然復疑身之
排金闕而造瓊樓也予嘗訪禪者曇益因見
住持講僧淵問誰為此具言政和癸巳苾芻
義明演經丐錢創興普賢殿邑人沈饒募緣
增堂廡以布道場今年夏五月沈又感夢率
衆建閣豪姓辛珍獨又畫刻諸天十六尊像
遠瀕信向磨肩投禮禱福祈年應不旋踵念
此殊勝緣要須書之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
康丙午季冬既望奉議郎新濟王康王都王
府記室
范浩記

惠嚴禪院在崑山縣東三百步梁所造崑福院

嚴始唐末嗣禪師以佛學名一時故
劉瑤為建院以趣之嗣師既去其徒
居者百五十餘人而散徒不能

熙寧四年主僧惟已如嗣師故事復以院
待學衆之來遊縣以聞州令選於衆乃得惠
元禪師界以住持於是四方之士不期而自
集一境之民不言而心化因相與視其屋則
又皆曰是豈人法之所宜者遂謀新之鄉人
聞命樂輸以助先為法堂寢室凡二十楹始
事於元豐元年之秋來歲仲夏二日畢二
師曰不與俗交非興化為人也則記其事以
慰作者之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豈特以
休者壽者之勤其身佛之法傳乎其中矣非知吾
法者不能為也以書屬予曰幸為記之予聞
釋氏之書曰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則攝一
切法釋氏之言心法如此則吾先聖人所謂
天下之至神者是也夫心之為物微妙寂通
故用之彌蒲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不古不今
神而無方信乎廣大高明超於名迹豈言與
書之所能盡哉是以學者欲其深造於道而
自得之也當梁之世釋氏之教最為盛時然

學其法者亦泥於言學其書者亦忘其真夫
竺之師達磨始自其國來其曉人也直示道
心使之研幾見獨盡幽滯則廣大高明皆
我同有豈如老身窮年敝精神於名迹而已
者乎于斯時也道之不明久矣聞其風悅之
者六通四闢如醴雞之發其覆而見天地之
夫全維中國之士大夫欲息於道者亦從之
遊故傳其法者所居而衆至所教而誠服待
人之餉而後食待人之衣而後衣或泛求於
大而人亦不以爲厭也其居之至則崇樓廣
宇極於壯麗飲則衆相與新之而人亦不以
爲侈也蓋聞其道而心化者皆廢虛己以游
於世則其驕吝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
足言也惟此堂堂室師之居此蓮宇淵靜學然
朝敬資道之侶運至而時集顯問於堂密叩
於室宜其迷者自覺疑者自信悟心照不
知其然室室雖無與於人法亦人法之所依
也則作而新之者其澤豈淺哉云云元

二年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官將仕郎
秘書省校書郎前充曹州州學教授曾取撰
新安尼寺在崑山縣東二百步

常熟縣明因寺在縣東五十里

十里有雙鳳鄉有村支塘而寺於其間曰明
因昔嘗曰永昌又名再昌至國朝祥符改元
始易今額至熙寧六年遂爲禪寺土不變壞
人不更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異實亦
尊佛而已佛以一無冒一切有以一真破一
切妄一切法是有我何使之無我本無無今
安得有一切法是妄我何使之真我自非真
今安得妄一有一妄爲有情故一無一真爲
無情故此禪律所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
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名禪此禪律所由盛
也夫律爲漸禪爲頓而爲之徒者以禪受什
方呂律傳父子因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汚其

不見慘於世者無幾初僧文鏡由是與流輩
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遂攘臂鼓衆更律為
禪自今日始縣為聞府府下僧籍蒐可為領
導者衆薦令禪師紹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
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頽垣壞壁蕭然
如無人之虛師收付遺衆繕葺故廬鳴鐘擊
鼓晨唱夕和欣欣如也規範僅舉徒衆僅安
歲輒大凶而水且旱百里無其人輒大疫
而遁且逃十室虛其之嚴不轉之心奉一實
之事根無利鈍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
厚薄均福田相鄉人以此敬八年於今而門
之外導長涇以利衆長涇之上營石橋以便
行堂室龕殿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
之論次如此若夫門未革殿未紺而大室未
敞此必有待於他日余不得而書也元豐
四年五月十五日前霽熟縣尉陳于撰

受 蘇勝法寺在常熟縣東三十五里

漢入中國即與其言皆學然未嘗
至晉宋周隋之間鳩羅什之徒出更
相付授於是其書之至者日以廣
遠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時始有言
切以駭然無我為宗不立文字佛
之學遂判為禪律兩岐其後更數百年學
者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盛自隋開皇
至唐開元正元以來凡列於目者曰大乘小
乘曰律曰論割分田乙鱗次櫛比雖假託
以謬妄之辭苟不叛其說亦莫不具在
至于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國
道不絕若揭日月而中遭秦火雖
不得為全書殘編斷簡出于屋瓦
與一時遺老所誦言雖幸而獲存
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家各
裁自名於時者近數十年遠或百年皆
滅無聞而佛氏之中國數萬里其言
而後見了全而有之愈久而益

言皆足以示後行遠使人欲廢而不可
為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其所聞相與
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
資取便言梯所欲嘗探而忽忘之者然
熱姑蘇吳邑梅里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
寺曰勝法故無藏經崇寧一年長老芝淵始
募眾緣為之淵強十明果學心法者山居勝
法二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上既成見余
雪上曰並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殺為
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惑教其書則
急惟轉輪藏修極雕刻彩繪之觀以致其莊
嚴之意可使六微福海過者一皆効誠於此
吹蠡伐鼓機發軸運象設駭六目而音聲接
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已有所嚮矣
然邑民瘠而艱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吾事者
而屈於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歲蓋竭
力勤而後能成不有記其略無以慰此意也
因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亡固

不可旨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力
冠者偏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
以若此是必有當其責者以推其所然書
以遺之非特志淵之勤而已也改和五年六
月十日縉雲
葉夢得記

法輪寺在常熟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法慶寺在常熟西北四十五里涼谷鳥分遠早

法氣濕幽運器聲清上方雲生松潤底

寶壽禪院在常熟縣西一十三里舊名延福天

禧中改賜今名常熟縣海隅山舊有

院蓋出於梁天監之初自唐會昌廢毀存者
無幾端拱二年今長老惠明大師希辦持天

子榮命歸止於斯而鄉蓋里氓為之捨士
奮錘之切大作廣于峻屢不五歲而告歸於
是有隆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壯而
堂有邃麗而室者有處揭危累而塔者有
雙廷相敞而廡者有表門背室紆蕙峭植而
垣者抱塔之趾又有圃覆瓿架四上而院者
居高而顧望風旋自下以相駐之翼舒鱗萃
輝照可燦會亦像勝狀不能盡即以主者與
師偃休德而大成之師高錢氏列為惠智禪
於天會山而大成之師高錢氏列為惠智禪
師居普福殿授紫巾命服及內府帑帑五
十及復賜今師號留之京師天壽寺淳化三
年上御製草書急就章一卷道遙詩一十一
卷秘藏錄三十卷太平聖惠方二百冊藏焉
卷後未論其來故接其實以錄之至道二年
冬十月二十四日鄉貢進士李湛記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關老

天不贊奇敏道而去之未幾思之益矣夫
與上之運接也而不可勝數至於洽而與者
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數轉治世而與
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亦以非人事也夫之
數歷亂無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與亡之
運莫不推之於天矣退之有唐之大儒以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德不行於當世而釋氏
之學寢盛於中國故力排之於原道篇而所
表之類皆著辭涉切疾時君奉之太過其所
以然者誠欲抑之抑其寢盛未始不為釋氏
福造也弗納而身既也彼得以益其惑造有
言昌之豈若造隆則汗物盛則衰之效然
然如昌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
疾如反掌得非天未厭其教乎噫大道而前
仁義仁義而尚祖許金仙氏之說其有不與
乎由是源於流於晉宋齊梁間與吾儒老
子之教鼎峙於中國若夫本空寂破迷妄以

出而遠入死之說為興善滅惡之望也
君奉之或多立寺宇以徵福或廣度僧尼以
崇教上焉者安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為
後世美蓋崇之者反於其道焉耳文中子曰
齊戒條而梁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得之我
國索回聖御極灼知化源寺觀此言得之我
山勝槩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此結兼走百里
有邑崇熟邑西偏有佛宇曰寶嚴即梁天監
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秀若屏障嘗有希辯師
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霸國時以名聞
召歸然抗錢氏獻土隨詔請見賜紫方袍號
曰惠明大師既而厭居京國歸隱舊刹錢氏
以師入境真勝復施金五百兩造七級浮屠
淨化中太宗皇帝詔賜急就章道遙詠秘藏
證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以旌高風
院名舊曰延福天禧中邑尹胡順之飛章上

改賜今額院佛殿歲久無尺椽明道中武
後顯顯邑人李仁壽等捐厚貨貿良材經始
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曆之乙酉壯而不
華嚴而不陋絳里人也偶為茲山之遊目學
諸公之善以文見託得以直
書時慶曆六年正月一日記

三十五

春志卷第三十六

吳郡范成大撰

郭外寺

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於齊

始興元年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

二號晉止一年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

存之即常建題詩處齊始興五年因邑人擗

州牧侃德光捨居第置之是為大慈寺至梁

大同三年改為興福寺自為邑為寺歷陳隋

四代迄于我唐甲辰歲踰三百年會昌末羅

教中圯僧難幸興武宗斥去淨屠法茲寺在

毀拆數大中踐祥再恢釋教俾飾伽藍先是
大檀越主吳興錢公某吳郡領軍汝南周
與彼親友兼慕信士助修塑像添建殿堂
姍垂芳傳之不朽以雋僑居是邑廢之興
耳目相接俾書其事有愧斐然時中和
六月五日記
鳴虛廊塵土逝可濯胡爲語
入古寺初日即高林竹迺通幽禪房花木
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
餘鐘磬音僧夜宿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
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去盡寒雲夜夜自飛
還

壽聖院在常熟縣西十八里梁大同十二年置
爲頂山禪院治平四年改賜今額

頂山之巖直上絕險惟篁竒木陰森蔚翠之
中有瑞石峭拔不可窮極而龍母之塚神
池環窈其方邑民禱禳水旱曾不告召而
十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淨暑守常者能
謂妙法蓮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爲庵召
帝昔持事之自是禳禱必應福在一方守
死庵其下者不得其人則禳禱不効水旱
仍嘉生不遂邑民以爲戚迨今治平而
大矣向侯因民之欲命僧惠安拯廢舉益
廣其方以起民人歲時祈禱之誠夫窮巖絕
境龍神之窟宅足以爲一方之福遇人而興
其信誠之應効蓋不可輕已神之爲靈寧陰
寂無形不可得請而若依人以致誠於陰
逆民之心以嚴香火之地以致誠於陰寂
可詰之聞而爲民取福善之應蓋亦賢於
所用心而欺闇以恃人者之爲也下未春
月承奉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
通判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錢燕撰... 無大山... 也又名... 里是為... 北相距... 之或曰... 視道略... 寺又至... 石人迹... 潦為之... 以究之... 已因何... 主懷素... 寺門於... 之季夏... 五年方... 路而道... 常熟居海濱地

廣安寺在常熟縣東二十里直塘舊名寶林寺
明有銳意鑿之而無成亦又有其意而
不得自任以為責者今懷素非徒能整路而
己又能建雙石塔以鎮交衢之衝開四石橋
以濟往來之阻是能為縣官之末為者而以
佐縣官之不遠吾其所以無書元豐三年三
月日... 試書省校書郎守縣尉陳子記

淳化二年... 師... 芻建

壽聖晏安禪院在常熟縣東北六十里許浦鎮

始自陳朝... 勅額為壽聖晏安禪院... 建鍾樓次以浴室... 廊廡皆砌鼎新

永安寺在常熟縣東北七十里... 興於乾元間... 通二年易其...

啓顯德中得州符而鼎新之

靈寶寺在常熟縣東南塗菘二百二十里

淨居禪院在常熟縣西北八十七里舊尊勝禪

院也始於梁大同二歲唐會昌廢大中初詔復天下精舍院復興廣順中錢氏有士

僕射陳蒲潤其隳陋首出已財集群庶同作佛殿其後始獲禪子堯勣荒以廣其地端

以闢其門聖宋咸平六紀漏暮豪族以重新之

深清氣生人心霞影迷窻綺花光照地金猊風起層閣初月升高林中夜蕉自健蒲空

磬

淨惠禪院舊仁王禪院舊經無人據碑修入云

在西北隅七十里

像院在常熟縣陸河僧仲暎記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已富貴知道

德稱為君子君子所居鄉黨歸之是故博施濟衆君子之所職也率人為善君子之功分

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及物也因以為故釋迦如來號刹利氏謂利益所

及一利士耳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祖皇帝至今天王推原開闢以來未有太平如

此之盛也化隆後天下富樂比屋可封餘力閑暇人人得以講性命之宗究死生之本覽

罪福之要互相勸飭思所以因教而達于道夫三教之用雖迥尚各異要之為善其操一

也佛法之盛莫如姑蘇白沙又居其上附海膏腴地力十倍朱君眩承父業起家稱為

右族父某天資好善嘗遊陸河聖像院觀大殿摧圯首施家財募衆興功嘉祐八年慶

用成就熙寧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造
誦先志紹聖三年工畢刻石作記以告後來

紹聖四年十月雪川
空叟僧仲殊記

吳江縣雙林禪院在縣西一百二十里昔倪林

因湖漲圯壞儒林里始與建招提倪林之人
訟於有司時郡將曹公遠以其事上於朝遂

謂之雙林

報恩禪院在吳江縣東北二十五里唐大中年
顧文通捨

甲第五刑為精舍釋迦大般處遠
屋弊慶曆間沙門圓寔等重建

法喜寺在吳江縣東九里後唐長興元年統軍
趙君之倡也始曰崇

福一本朝
更觀人名

天禪院在吳江縣西南一百里唐大中七

年歲癸酉里民沈揆捨莊第營之迄乾符二
年乙未歲刺郡者始以然聞詔下賜今額

周顯德二年歲在乙卯始建殿宇始立貌像
香炬鍾梵詩為道場年禪綿涉名存實亡

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超師進道之外慨然
繕葺市木召匠運斤奮土不歷數稔壯麗寶

坊大中祥符四年辛亥歲重建正殿巍巍
大壯屹若山立金碧丹牖煥赫顯敞云

無礙院在吳江縣松江之上云西方有聖人懸

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驛不能
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昏

心遂撫四海於俯仰之中矣予嘗過松江無
礙院兵火凋殘寺之入於草莽者十九獨有

普賢一堂像設中峙丹青輪奐之飾
問其故僧曰邑人宋郊者營築此堂

追福之地夢一大士戴華冠被珠珞身白
手執如意而每導其前神清安隱蕭散如
平生不見留滯冥莫陰之態既寤嘆曰此
普賢菩薩也於是敬信之心日以精進又圖
其像於家事之益虔道俗咸共瞻仰焉余聞
維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
念親屬續之影驚昧昧然不知其所之也
歸依佛祖涕淚請救援之火宅為清涼山出
之苦海為極樂國解六結為解脫門破十習
為無上道諸佛處處示現神通起幽作匿捷
逾嚮報無可疑者恭曰如是請書其末紹興
二十年歲在庚午三月望日晉陵孫觀記

永福院在吳江縣地名八赤

沙童子熾也皆足

以成佛況乎運心廣博勤苦功用以是因緣
而作佛事利益一切衆生則佛之道豈難哉
哉乎望之北六十五里有聖焉曰八赤前俯洞
庭太湖旁連震澤甬甯魚稻之美商旅舟楫

之所會居處聚落殆且百家其民淳而樂
崇日以遷善農夫合耦以相助幾於上古之
遺風舊有精廬中爇燼僅存遺址此立宗
獨即其所應為接待院延四方雲水之客
若見若聞皆爭捨施貧者出力富者出財
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集說用有成三門
方丈堂宇庖廄皆易新之嚴麗潔精具足衆
妙為往來者駭心動目之觀其寶以告具
石請記之為書其略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
日右承議郎差權通判秀州軍州主管學事
李持記

殊勝院在吳江縣地名平望

草創於崇寧間時

由平望因觀寺僧壽華嚴經僧以寺額為請
茶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殊勝功德品茶笑
曰當以殊勝為額已而茶當軸遂得殊勝
額寺有僧誦金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

部人竊疑之僧有頌云我誦光明經自得三
昧力舉起便周圓何用高聲覓一日三百誦
口輪猶未見者總
生疑我自心堅實

志卷第三十六



奇志卷第二十七



吳郡范

成大撰

白縣記



縣在府治之西二里解宇紹興二年知縣蔣

結建縣門淳熙十二年知縣趙善堂重建并書

額廳之西有平理堂無倦堂堂之西有延射亭

天聖七年知縣徐的建亭之南北各有小山山

有小亭南曰松柱北曰高蔭皆淳熙五年知縣

趙不忿建具令壁記一范成大又為續記一卅

代氏姓猶可考云

者魯謂之宰季謂之尹晉謂之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官

民焉有社稷焉風俗善教本乎身黎元安否

十數而吳大國家嘗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于茲上

雜號為難治加以州將有握兵按部之重郵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之勤征賦郵

傳之繁倍百它縣務乎其中不可勝紀大曆十一年天官擇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

孫太原府祁縣令為之外寬內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三年闔境之人

居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蓋平以之夫君子立身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非降與

無下幾服一等公俯而為之抑選部為官擇人而其履道從政所由然也予知者敢錄其

實言于東序以播其令聞時十四年二月甲子翰林學士梁肅記此記得之

姓名則不復可考矣郭受謝厥今天下經居之所資百貨之所植東南其外府也度

南濟江以東督府且十附城且百而田疇云衍生區繁夥則吳實巨擘焉予竊登靈巖之

巖僥而四望賦滄脉分原田碁布丘阜之間灌以機械沮洳之濱環以菱蕪則鳥鹵

變為膏澤之野蘋藻葦蕀為杭稻之陸故歲一順成則粒米狼戾四方取給充然有餘

出乎膏口以臨震澤積水無涯兩山對峙桑田翳日木奴連雲橫紆之功苞苴之利水浮

陸轉無所不至故其民不耕耨而多富足中家壯子無不賈賦以遊者繇是商賈以異為

都會五方至鐵市雜擾搢紳以吳為樂子焉民間里巷亞京雒為政者急之則怨而

緩之則弛而肆矣然而多容則請謁紛紜至於脫法教然而多拒則謗詈叢集必困於

遊談宰字之任信難矣右通直郎許君來領
是邑直方不撓有航轡之風簡易無苛得調
之術蓋常急於豪猾緩於善柔整其大綱
其細故為之期年而縣治元祐六年霽
雨敗稼吳民阻飢君以尉籍而拊循之賑給
務均郵隱求實不事虛名而為文具也予以
是知君之篤於從政也澤茲以旃則其於整
彫弊而應盤錯也何有焉水災之明年君且
代矣乃悉求前為此縣者之名氏爵里將書
而刻諸石顧其後郭受曰吾為是俾來者有
攷焉爾子為我序諸辭不獲命因繁叙吳風
而毛舉君政之一二許君溫陵人也為學家
也元祐七年五月初一日縣尉葉河塘溝洫
事受撰道三年
矣唐大原己未深肅為之詞者今盧其
立石亡而文傳本朝元祐壬申郭受為之
詞者令許公輔所立石雖存而中更兵燹矣

梨無幾後七十有六年晉陵表君祖忠政成
將歸始治二石更刻之又斷自建炎以下為
之復記實乾道紀元之三祀歲在丁亥距大
曆垂四百年而題名三立相望可攷吏民以
為盛事然吳之為壯縣固自昔志之氣俗之
熾也繁覽觀之勝著十二碑者自若獨
官事搶攘日不暇給必出於甚難而後能善
治視昔類不同者非特吳為然余行四方所
過縣邑數十百見大夫皆歌苦其官齋咨太
息悔歸之來而憂後之不得脫余私恠其說
甚哉何至於此及切磋商究之使一二其詳則
曰古吏憂民而已今顧不然藁爾邑負責猶
數鉅萬晝夜薄遽唯錢穀之知且不能報期
會有如一日姑舍是而用力於民不崇朝百
適滿矣彼齋咨太息歌苦而欲脫者真有味
其言哉今夫急催科則地政專撫字則愧考
兼善之誠難若袁君蓋幾於無愧者其政先
理而後情弛例而舉法故吏不能並緣士不

敢奸以私民有以自揣不當勝望寺門心醉
卻去直者家居信之如一日至於大官之
此坐堂上再期人信之如一日至於大官之
間須求於不有責課於非時則又從容辨給
弗以厲民率常最於他邑嗚呼可謂難也已
旦莫去此至大官欽崇易於為縣其所成就
何可量按續記所登載無慮三十人而未有
顯者必將自表君始堂余言摺信來者尚勉
之八月十五日左右議郎主書
台州崇道觀范成大記并書

延射亭在縣治中天聖中縣令廣州觀察支使

梁允成所作自監郡而下皆集而射之極一

時賓友之勝觀章珉所記足以想見當時州

縣仕者之寬舒云會都領五邑吳實首之

是將赤子奉其吐如國家精求治本重字人
之寄近制銅墨之任閑即以京僚泊朝列或
幙實以補之先是縣署占勝通于閩閩綿歷
歲祀梁太將壞乃有前宰蘇寺丞徐君縉崇
之圩漫訖功侈符罷去則今南越郡計焉君
寔代之也世襲衣纓練明吏術下車未幾
政用佳茂西因聽誦之隙周睨辭合惠無清
曠之所得表燕息之樂縣之西偏舊有幽園
俯于錦舍并吞少歲君披圖按籍命工葺除
疊綠垣以入之縣是為平其基而巋然為亭
雲集板築而歲乎為翔蔭以佳木之清畦以
雜花之英穿沼以類滄溟築山以擬蓬瀛五
畝之地百步之逕而嘉致足矣君衆藝畢給
愛客忘疲每筵蕭蕭雅簿領多暇春華爛而
在目暑風吟然罷扇涼英墜初冬霰集盪君
賞心樂事擊鮮為具召貴介公子同僚諸英
注弦管以引滿清地以度曲賽百嬌之格

矢爭半先之矣。中斷出子豐饌而千里之
蔬下豉。雖極其味。而庭山之橋。既苞白
日。曾過。醉賓未去。獨已見。或主歌未晞。雖洛
中之季。倫山陰之。母強威有名。園雅好賓。侶
吾不知其彼。為券。此為券也。亭之既成。命賓
以落之。監郡集賢。公嘉其好事。隨其景趣。悉
為雅名。揭于華。勝額者。知意此用。略諸若君
禮梯之。政殊尤之。績采風。誦者入境。可知固
不在因。亭以敷。賜之。也。下。模不佞。嘗從事於
文。墨請書。締結之。始。繼用春秋之法。異時宰
是邑者。集送。纒於斯。爨人。疑於斯。惟其圖之
天聖七年。奔三月二十有六日。吳郡從事。試
芸臺。饒書郎。武寧張珉。字伯鎮。記。揚。高
臺。蕪沒。曲波平。十萬人家。古縣城。煙水雲山
屏。畫裏。闕。閭
墳域舊都名

長洲縣在府治之北三里長洲縣分自吳縣自

唐以來為名邑

本朝王禹偁嘗為之

詠最多。邑望益高。縣有茂苑。歲寒二堂。梅月

蟠翠二亭

任高。備。天下稱辛邑之。買者。率

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

不獨繫于人。亦將繫于時矣。當時皇空。雖微

皇經未絕。有周禮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

聖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道。居百里之。在得

諸侯之。鑿社。讓民。以自我而已。井田車。或得

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
得專其賑恤。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
私于心。克儉于身。耕田之。瘠瘠定賦之。上則
強暴者。刑之以法。孝義者。旌之以禮。寬其教
以誘人。峻其令。以納吏。時則。則。之。歲。飢。則
賑之。農有。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關。之。以
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

然後祭祀以事鬼神行費子以睦鄉黨自然
懷土不嗚琴而何俟哉治王道云亡霸圖孔
者大小相併強弱相攻文區子男宗廟不保故
傳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縣陳蓋縣
之始也秦併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
縣而隸于郡矣國之于郡猶臂也郡取于
縣取于民是以賢者撫民而自奉也由是田
有暴賦丁有常庸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
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懼之以刑法豈
惟道不能行亦將身就其辱遂使幸邑者苟
祿食免笞罵而已昔人歎待勞勩去者為
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腰奔走不
暇况行道乎雖欲不顧其難哉時使之然也長
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難哉時使之然也長
洲之名見吳都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在
二百年寧名氏縣誌闕焉錢氏享國幾一

等建屬吏莫得而知皇上嗣位之二
漢南王歸于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表仁
首之王禹偁次之其上汗滴其俗輕浮地
柔桑野無宿麥餅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
隅戶無儲蓄好祀非鬼好淫內典學校之
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井者僭而驕貧窶者
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益租調失期流亡
繼踵或歲一不稔則糶糴盈庭不能輯事矣
至有市男女而塞責者甚可哀也蓋隔中夏
之政浸小國之風使令聖人求理于上庶官
陳力于下斯民之泰其有漸乎禹偁非循良
之才泣涓察之臣仍以舊貫民安仰哉會到
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歲
租更送他郡若舟楫之役棄堰壞之費者久
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從便宜也亦
小廉之有萌矣是歲獄訟繁賦調中者因
鳩歛民瘼平糶政體總而不能行之存諸
賢者以舉之所謂道而不能行者也時大宋

雍熙三年正月九日大理評事知縣事王
高傳記此說兵火不存紹興十年知縣事王
重刻石吳騏驎書宋文公下車歸令
尹石理瑩中才高氣剛嗜古好雅下車歸令
政成事簡蓋牛刀割雞肋刃俗如者邑屬之
東有所謂茂苑堂前人取左太冲語帶朝夕
之瀛池佩長洲之茂苑意也考之圖經即注
為池距縣南七十里多歷年所高岸為谷無
足深恠訂之於古莫可得實視棟搃之顛圯
乃鳩工而亟新之堂之南榮植以嘉木脩竹
奇芳蕙草鬱葱吐秀而森然敷陰如在丘壑
邃深處與堂相直曰百花亭即堂之西為建
屋曰尊美堂其北龜首曰縹摩文室北向聚
群石妙巖谷曰綠野軒又南開竹逕曰綠筠
至則闕古賞奇試茗烹飲必與之從容竟
日怡然自適曾不少倦後之君子游息其
上愛當勿復剪伐如寸壤之愛顧不益歎詔

季夏二十日襄陽米友仁元暉記
坐看孤峭却勞神還是微吟到日照松
竈認名呼得下沙鷗飛處聽猶聞夜闌亦似
浮山月雨後唯關滿屋雲便此逍遙應不易
朱衣紅旆未容君**王禹偁移任長洲縣**
移任長洲縣舟中興有餘蓬蒿猶見月棹穩
不妨書兩碧蘆枝亞霜紅蓼穗疎此行紆墨
緩不是為鱸魚。移任長洲縣孤帆冒雨行
全家隨逆旅一夜泊江城身出漂淪極功名
早晚成惟當泥尊酒得壑任浮生。移任長
洲縣窮舛入水鄉江涵千頃月船載一蓬霜
竹密藏魚市雲疎漏雁行故園漸迢遞煙浪
白茫茫。移任長洲縣辭親淚落衣折腰雖
未晚搔首欲何歸曉月霜華重晴山栗葉飛
江匪鷗鳥在應怪不志機。移任長洲縣
流漸入吳見禔時下崇逢店自微酷野廡連
荒塚江禽以畫圖為堂從別後應夢宿菰蒲
東日公合備題薄宦苦流離壯年心力衰鷺

花愁不覺風雨病先知曉月晃竹屋寒苔疊
槿籬無人憐為寂庭物自低垂
十浮生已半生徒勞何日見功名折腰米賤
堪羞死負郭田荒野力耕庭鶴慣侵孤坐影
隣雞應信夜吟聲年來更待賢良詔咫尺松
江未濯纓。裏兒莫笑飲中塵只患功名不
患貧自覺有文行古道可能無位泰生民煙
村舊葉勞歸夢雪屋孤燈照病身投老綠袍
未休去九重天子用平人
長洲臨水孤城遠若浮雨過雲收山發黛管
弦歌動酒家樓。花光帶露柳疑煙茂苑笙
歌已沸天有客尋春禡一醉青樓紅粉洞中
仙

蟠翠亭仲并建呂存中重修

行受代矣一日公退吏散約客相羊縣始
圃時屬初夏紅紫事休宿雨收霽新綠鬱勃

林采煥發莖葉左立外列餘花錯落如綴
珮有風徐至芬香襲人乃命酒坐蟠翠亭上
君指注間仲公彌性之詩有云穆枝密葉翠
虬蟠者曰名以是為花故也余居此之日以
矣率夜漏未盡五刻趨視專漏下五六刻猶
不得息裝懷倥偬於簿書期會間領略于此
蓋不一二數也適少間拾餘材為支其若傾
蓋其甚弊朽腐則新之敗蠹則墁之示不欲
以將去而急其事焉方此佳時一杯相屬客
盡盡歡於是楚太龔養正使折花倚坐起以
酒屬君曰夫草木之生其性也遂深山大壑
清曠廣莫春敷秋隕付樂舞乎自然亦復何
有不幸而各天旋而玩之熱植矯標樞助其
長而人方以為異而喜要非其性分也亡而
志於用小而小大莫得而遂耶達者視
之曠象孰先於楓柳艾乾後於蘭芷耶抑
余聞叩翠山林此長欲勇無敵等語槩可
垂野水弄不盡畫上長欲勇無敵等語槩可

想見君賢者後時有法周旋州邑老益更
事且有用於時雖其私且不可得若余
者其將遂余生乎其時遂記前後二公之詩
見此花為一笑者身海壖遂書以記之時淳
熙戊戌歲四月
月上津也

企賢堂在縣治淳熙九年知縣曾棗求主元之

像於虎丘繪之堂上其詳見於郡人黃由之

跋長洲為縣唐萬歲通天中至于我朝雍
熙元年翰林學士王公韓高簡字元之濟

州鉅野人寔秉著令滿秩召為左正言直史
館公自叙其時侍親而行姑蘇名邦號為繁

富魚酒甚美視年方踰其頓子孫滿前多自
樂者形之於詩見之家集至其論能酒懼遺

民無窮之害則憂深思遠反覆嘆之為樂
聲記則必激其風俗通之教化抑兼非而哀

亡所謂鳩於民瘼評議政體以待後人
其言皆廩然是知公凡所以為辭者其言皆
不苟勞也惟公首倡斯文濟之忠直全名大

節見諸國史如廬陵歐陽公眉山蘇公豫章

黃公皆嘗追述為詩贊極其推尊自是公之

言詛風烈在八耳目表表愈偉後公垂二百

年今令曾君德寬來亦將終更顧縣治之東

堂壁間有公之子嘉言所叙題名記繼往來

之詳與踵武之歎讀之慨想因求公像于虎
丘寺繪之堂上而扁曰企賢併刻三公之詩

贊于石高山景行用志則深異時永陽黃岡
之祠冠佩陸離以儀以瞻並燬相望足以使
有識歆聳起敬慕矣淳熙九年十月
月一日邑人黃由記夔願正書

吳江縣在州南四十里主簿廳在縣之西
紹熙二年既請於府縣以討治舍又即其西作堂

三楹爲退食之所規制隱密不痺不陸榜之
曰曾程以禮部尚書觀川東公掛中書舍人
信安程公俱嘗爲此官示尊賢也且屬余記
之余幼侍先君獲拜一公席益知其文章議
論軒輊一時在京師已斷斷有人望曾公既
登華近而程公亦賜第擇館閣迄爲中興第
一流先後與內外制渡江文物追配中原二
公有助焉其去北華遠而流風遺迹猶或可
致謝友者人賦儒得之矣炳儒行終更去一
帝書入光範門謗公當爭挽致之由西垣入
公屏丹青帝謨鼓舞群聽則於二公何羨維
然孔子之賢賢孟予之論世其尊德樂道之
風可少廢邪後之君子將有取於斯文乾道
二年四月朔日資皇李處全記

州縣之任古謂之官遊豈直以斗
舟易農而已哉名山大川雄尊奇秀之境從
其間足以窺覽而昌神明古之君子固
有樂乎此矣松江太湖水國之勝當天

一四方好事者想俸其處欲至而無絲金行
臨東南士大夫假道以奏名場與夫商賈百
族擢船而逐利者颺颺相摩此其人皆有所
期會臨呼爭先亂次以瘁終夜洶洶有聲其
勃豈能少留而一高目是雖打過乎前而興
未始至者奚辨余家其門葦蒼蒼在望又無聲
利火馳之役宜能數遊而躬耕作耆正爾少
暇日私念誠得築空葦間卜隣三高以朝夕
於斯吾樂可勝計不乾道丙戌八月既望間
從容汎舟垂虹主簿高君炳儒適新作治
所落其成余與觀焉蓋自始役至是財七十
日而開閔高昭顯戶觀深鬆績甍鏝皆中度
程既聚廬之百須無一可恨而爲之讀書之
齊休坐之堂脩竹紅圍光景蕭然所謂垂虹
者乃在其旁數十百步耳夫出有江湖之趣
居有清燕之適此固古之君子官遊之樂而
余素願朝夕於斯而不可得者炳儒之職會
計業而已無惟科殿掛之煩奔命將迎之勞

而有可樂者如此於吳京文以為識余聞漢
高士不為主簿孫子嚴徒舍而有喜色士未
遭隨所遇而安其可愧者不立我也炳儒有
文寧行誼而不辱其官又作意而新之視祭
竈請比隣有加焉其志固未易量姑為叙其
所可樂以告後之賢者使共之明年二月一
日順陽范成大記并書左迪功郎平江府
吳江縣主簿主簿事四明高文虎建

吳郡志卷第三十七

六郡志卷第三十八

吳郡范成大撰

縣記

常熟縣在府北一百五里名詔常熟為縣其

南沙縣至梁敗為常熟自梁歷唐由唐迄于

僞吳幾數百年前尹是邑者姓名莫或紀錄

故不得而考本朝太平興國中錢氏以圖

籍歸于京師始於縣令蔣文擇至元豐初知

縣宣德郎劉極求得其姓名凡四十有二人
列之板榜置于廳壁自此來尹者至則書
之觀其間細登堂上玉堂儀羽臺閣正
位不樞蓋翻翻焉未見其止余因承乏慮板
之左闕者補之庶為不獨之傳宜觀名列以

餘文

勤方來俾尹斯邑者知夫儒之効愷悌及十

一年九月魯國曾縱計記

順民倉常熟縣倉也建於治平二年記於熙寧

元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或常語予其始終曰

吾至之初見太川陳侯席未煖陳侯曰

常熟大縣也考其民板之數主四萬戶歲輸

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汙庫迫窄纔容四分之

倉或經一盈則累數夕而不得輸于州又其

遠此不便職是歲常散菁于浮屠之居庶

庶皆滿蓋藏非謹塗暨弗安得無有以誨盜

哉此不便蓋遲君之來也久矣君亟圖之

君退而自惟倉廩蓋今天下郡縣之先務

師兵儲祿廩之出入一皆仰給於東南

為東南之劇歲入之粟宅郡莫加厚焉吾邑

雖不腆其敢後其所先務邪矧其弊又如此

之甚宜陳侯有以告吾也及吾視事之日見

吏民間其所疾苦尤為不便者九幾然而獻

計者又皆不出吾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方

計得隙地數十畝以營築焉始召民而諭其

所以作之之意民既病此久矣莫不奔走以

既而至於期倉遂以成了謂二侯皆能以材名

于世所至莫不著見風亦至於與利去害便

民皆其所素畜霏然因而有餘夫以沛然有餘

之材相與協謀治其因而民所欲之役其成也

宜其不勞而功多其榜曰順民蓋得之矣若

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居前畏謗忌讒認

認然不肯一日出其力則有諉曰愛民斯不

遠哉夫愛民莫如古人之有為豈天作

而地生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

何豈生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

何豈生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

何豈生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

何豈生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

何豈生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

何豈生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

何豈生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

何豈生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

何豈生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

昔者子產嘗以其乘與齊人於溱洧孟子謂

之惠而不知為政九以此也向侯亦以予言

為然因刻之于石俾來者考焉時熙寧元年

三月十一日將仕郎前守沂州臨沂縣令

所淑記揚信常縣無訟鄉閭富歲歲家收

田常熟淳熙元年邑令陳映再為記屬龔頤正

為之文漢上方駐蹕臨安於時吳門視周畿內

冠之所賦集甲兵之所雲萃一部之會五方

之聚上腴沃壤占藉者眾雖前代與全盛時

猶不可同年語府邑之事宜其倍稱况乎府

庫之出內賦市之浩穰蓋不待較而知者環

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望焉時主客以戶計

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五萬一千一

州八夏賦金錢為緡二千八百其幣帛尺

萬三千六百而奇弗詳租穀粟七萬六千

賦於舊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如哉今其

邑從軍於民者如是而邑復瀕海道直故

所密萊全齊衣望刺利規恢舟師所宿則實

居今日之要害風檣連林夜露震海資糧金

萬以日饋給營繕百湏以時調度苟有不至

責且乏與若民兵之事又如重以府所倚

集月四大萬版籍輪委風雨寒暑不逾比為令

者材或不齊貧非投効而去者項背相望也

則壁記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庸少情乎陳

映不佞爰來亦既年所事定得間始閱次中

典以來為令者至映人名氏授受月而日之

饒石壁端以告來者噫令秩比京寺月奉逾

二萬廩逾四斛歲入圭田真過六百石其願

一己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責之塞將不特

能禍其身千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矣而

其其敢墮今吾邑之人或知其不教墮也

率以淳厚簡孚交相為治儻如是獨日庶乎

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夫邑之望則有巫咸所
止之山太伯所葬之墟言僊所居之里龔景
才所表之間其風俗之美猶或可槩見而邑
之升置凡附於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記記
其今昔之
同與云

崑山縣在府東北七十里

補註題名記崑山秦

五季雲擾四方基於兵吳越雖保有所履然
詩書仁義之事歟焉國家文經海內始嚴
今守淮海王以版圖歸時邊公微治吳景首
賜璽書褒徒以來尚旌頭紫微間能即學
立夫子廟北門王公元記之故此地翕然趨
於文至今好學而知禮尚孝而先信乃有昔
之流風焉曷岸海江竟曠沃衍者數百里一
山巍然惟石錯立井井闢闢間又有室屋沐
壑之勝士大夫自京都來官者樂之觀遊
歌未覺身遠其款豔者至合官寺賦頌之

詩翰此以相以請小却言語侍從之班踵
躡而意依然于是二百年間風流緼藉
其土風而紀又建炎間虜獨不侵薦紳比來樂
歲縣計蹙東瀕入者聞其名相與駭汗若蹈
甚長宜先後難易若是不同耶亦才術限量
之或異耶不然則今之所謂不足非古所病
弊曷其趨違異見如此漢之郎官上應列星
出宰百里晉之舍人洗馬妙天下選然不更
長吏不得為臺郎今天子重字民之官褒庸
旌善使觀瞻者以為榮顧力所底爾因仍規
畏其可哉子強至之踰年勞於耳目思慮之
外迺喟然而嘆信學力之未至則誣諸前人
以矩範焉然所傳止自崇觀間蓋稽史謀竭
識得自雍熙以次五十有六人序而鏡之石
尚俾來者知前輩優游庶幾勉之淳熙丙申
六月縉雲葉
子強記并書

嘉定縣在府東北一百四十里嘉定十年置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趙彥榜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

立縣治以嘉慶為名所有東鄉惠安新安湖
川及西鄉朱塘積善全吳神川武元永安凡
九鄉二十四都仍舊之崑山縣成其其他張
官置吏事件並欲照例參酌續次申請施行如
元縣創置一般體例參酌續次申請施行如
蒙 朝廷施照事祖特從今奉所乞庶使近
畿之邑無不率化之民冠盜可弭賦役可均
於公於私皆有利益實郡縣幸甚十二月九
日奉 聖旨依仍令浙西提刑司平江府條
具合施行事宜申仍公共選辟清疆有心力
之人充知
縣一次

吳郡志卷第三十八

二君 卷第三十九

吳郡范成大撰

塚墓

吳大伯墓吳越春秋云太伯卒葬於梅里平墟

梅里今屬常熟縣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太

伯冢在吳縣北五十里無錫縣界西梅里村

鴻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吳地記又云太

伯冢在吳縣北去城十里夫詳孰是

吳王闔廬墓在虎丘山劍池 吳越春秋云闔

閻葬於國西北虎丘穿土為山積壤為丘發
五郡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揵土鑿池
四周水深丈餘銅槨三重項水銀為池池廣
六十步黃金珠玉為鳧雁扁諸之劍魚腸之
千在焉葬三日金精止場為白虎祿墳故
曰虎丘越絕書云閻閻塚在閻門外虎丘下
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項池
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
千盤郢魚腸之劍在焉發卒十餘萬人於治

之墓之三日白虎口其上一說略有同異
墳丘中事又古今遠絕無所考驗今兩存之

餘見西嚴寺及往顯家墓攷證等門

西嚴寺

吳王墓秦帝常開以應笑埋金玉千年賈為禍不待虎跡消已開鮑車過又是驪山頭炎

三月火

吳女墓在閻門外閻廬女曰勝玉王與夫人及
女會食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
魚辱我乃自殺閻閻痛之葬於國西閻門外
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以金鼎玉杯

銀樽珠襦之寶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

民隨而觀之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

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又取土時其

地為湖號女墳湖三地記曰吳王葬女取土

成湖湖名在吳國萬貴千奢已寂寥可

芙蓉向下消水平波淡遠迴塘鶴羽

人沉萬古傷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

齊女墳在虞山吳太子娶齊女女思齊而病將

死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

齊國閨閣傷之如其言葬虞山之巔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墓在陽山越絕書謂越王棲夫差於

餘杭山去吳縣五十里即今名陽山越絕又

云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之位近太湖越王

令于戈人以一塚力和土葬之吳越春秋云

夫差既伏劍越王以禮葬之秦餘杭山卑猶

宰詒亦葬其傍史記正義夫差棲於姑蘇山

轉戰西北敗於于遂于遂遂名在蘇州西北

四十里萬安山有遂

夫差義子墳一十八所在秦餘杭山東

吳地記

巫臣冢即申公巫臣也郡國志云在匠門西南亦曰巫門

干將墓在匠門外干將與區冶同師其妻曰莫耶吳王使鑄劍二千將匿其陰王殺之吳地記曰匠門本名干將門門外有干將墓後語訛呼爲匠門餘見土物條

要離墓在閭門外金昌亭傍

專諸墓

吳孫王墓在盤門外三里政和間村民發墓塋皆作篆隸爲萬歲永藏之文得金玉瑰異之器甚多有東西銀杯初若燦花良久化爲腐土又得金搔頭十數枚金握臂二皆如新并瓦薰鑪一枚與近世陸墓所燒略相似而箱底有灰炭灰如故父老相傳云長沙王墓按長沙王即孫策又恐是王母若妻墓郡守聞之遽命掩塞所得古物盡歸朱勔家洪芻香譜亦略載此事郡人獲及妻爲詩序其事爲詳

但直指以為堅墓故有高陵之句按史堅自
葬曲阿紹熙辛亥提舉常平張體仁始加考
訂以為孫氏疑墓姑從鄉人謂之孫王墓又
命郡人舉賢良方正勝宥記其事復以史攷
之定為孫策所葬與世俗長沙王之說稍合
今皆錄之揚州闔閭城南荒之丘昔誰葬
牧童來放牛居然珍寶出光怪識者夜見蹤
其由玉環金盃到城市土花不蝕餘千秋州
家廉問亟封守賊曹掩賂窮姦偷已知其中
有可欲亦恐未免無窮憂當時義師奮四海
少日已無表與劉英雄異世凜如在暴靈無
少日已無表與劉英雄異世凜如在暴靈無

高陵勸尔一杯酒自古南山能錮不
冢塚有文在側曰萬歲永藏問其傍老人曰
孫王墓也又曰孫氏長沙王也或傳其先世
之說盜嘗發取藏金玉未竟敗獲有碑已斷
缺不全止辨有中平年三字復掩之後郡置
窆其上取土為磚填號官窆後又以授民田
墓相附近院前成會徒他官將去職一日始
得其事立命其屬表之為之表者不暇詢攷
題曰先賢墓今使者以為失事實不可示久
遠即命吳縣主簿劉允武訂其事乃具條所
得冢旁老人之言以報屬宥記之按陳壽志
長沙王字伯業受漢爵為吳侯大皇稱帝
追封長沙成王而其子紹嗣封於此墓當
盜伐時有揚方藝非留者作詩弟之乃以為
孫破虜墓陳壽志破虜薨葬曲阿衡詩固已
差謬則所傳長沙王者豈是按中平元年朱

雋表破虜為佐軍司馬討張角揚蓋據碑有
中平年字故定以為破虜而不攷其史江表
傳載破虜為雋台軍留家壽春長沙王方十
餘歲已能與知名士交別瑜自壽來壽春勸
王徙舒則碑之所稱或為王也又壽志及表
松所補孫氏自破虜而下皆出所葬地獨三
不言葬而王之薨其將周瑜呂範皆赴喪于
吳至大皇始用張紘計自吳徙秣陵則王之
葬當在吳也然碑今既不存欲訂而表之其
傳疑曰孫王墓者從俗稱也舜韶序其詩又
稱盜所得冢中物有東西銀杯金搔頭金握
臂瓦薰爐中灰炭猶存其物皆歸朱勔家實
政和丙申也前使者姓詹氏名體仁字元善
今使者姓徐氏字子寬紹熙三年三月日記

漢丞相陸烈墳在餘杭山東二里

吳地

餘縣令陸寂墳在陸烈墳東二里

吳地

臯伯通墳在胥門外今號伯通塢

吳地

梁鴻墓在金昌亭南臯伯通以要離烈士梁生

清高因附葬之吳地記云在太伯廟南與要

離墳相並陸龜蒙云伯鸞墓在吳門金昌亭

下樂一里嘗作文以祭焉五噫之云先生為

聞而病諸南走乎大江之波客臯氏之宇下

志沉潛而靡他白吳察以舉曰夫人之勤亦

多不懷王於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婁離之

烈鬼象雖夷而不磨建余後先生之子祀仰
奉奠而來過請灌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
心編性誕客位之宇下不得故力耕不
所以法先生之義庶五噫之可學

漢陸績墳在閩門外太伯廟西吳地記

晉顧和冢榮之姪

張翰墳在橫山東五里吳地記

門下侍郎陸雲公墳在橫山吳地記

侍中朱栢墳在橫山吳地記

兵部侍郎石崇墳在吳縣西六里吳地記

黃門侍郎潘岳墳在石崇墳之西北吳地記

上將軍顧榮墳在吳縣東南一十七里吳地記

偏將軍步騭墳在吳縣西北三里一百步吳地記

將軍袁山松墳在橫山二里吳地記

江纂墓江道子也木瀆孫起御頌於天平山下

地名上沙獲墓碑乃以大方埤刻之字畫俱

存與石無異田家獲藏之五六年未甚見者

錄古否優文理卦結殆矣識偶然嗟其窮一

一為磨剔始若淺無文細尋適可讀文云晉

江纂長夜垂茲刻貞石殊不用塊然但與墳

合葬無別銘背面書反覆一字不涉華本枝

記明白二文遂兼書於道乃宗嫡諡云養

不類鑄新漢魏尚豐碑此獨何福迫豈時丁

喪亂不暇如品式于時義熙季歲次實庚戌

五胡剖中原與午黨南極苟簡理宜爾寧詒

不孝責審訂後昭然疑去喜自適歷年七百

餘警爾駒過... 苟不傳埃化
先瓦石寘茲富取肅用代 銘丸席

梁顧野王墓在吳縣楞伽山下近越來溪紹興
間其碑石雖皴剝斷裂尚巍然植立後為醉
人推仆石碎于地今尚有存者又吳地記云
在橫山別隅平地不起墳

唐陸象先墓在光福山西土人皆能指其處
綽堆在崑山縣西數里相傳為黃幡綽墓又云
村人皆善滑稽未詳也堆字本從土從草從
交避 御名改焉

袁彥其墓顏其誌其墓吳子華為祭文曰觸即
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塵撫

吏部尚書姚紹之墳在吳縣南五里一百步吳地記
真娘墓在虎丘寺側雲溪友議云吳門女郎真
娘死葬虎丘山時人比之蘇小小行客題墓

甚多 楊蕭何事出人唯重色真娘

墓上獨留詩 真娘墓處丘道不識真
娘鏡中面唯見真娘墓頭草霜摧桃李風折
蓮真娘死時猶少年脂膚美手不牢固世間
尤物難留連難留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雪
真娘吳之妓人歌舞名者死
葬武丘寺前吳中少年從其志也墓多花草

以蔽其夕或聞其上有歌吹之音詩云一株
繁艷春城盡雙樹慈門忍草生恁能自隨風
燭滅愛心難逐雨花輕鶯消淚月空蟾影歌
息深塵有梵聲還似錢塘蘇小小祇應回首
是卿卿田田補女命在于色士命在于才無
才無色者未死如塵灰虎丘真娘墓止是空
土堆香魂與膩骨銷散如黃壤何事千百年
一名長在哉吳楚多婦人死即藏山隈無色
故無名丘冢空崔嵬唯此真娘墓客到情徘徊
徇我是好石士為爾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
人無相哈田田補冰肌玉骨有遺妍扮作嬌雲
黛作煙知有香魂埋不
得夜深巖底月中仙

范文正公祖墓在太平山三讓原曾祖夢齡舊
名徵夢避 皇朝諱改今名事吳越蘇州

杜料判官祖贊時童子出身終祕書監父墉
從錢俶歸朝終武寧節度掌書記天平吳巨
鎮周遭十里石山而土穴人以為范氏慶源
云田田補

吳郡志卷第三十九



仙事

吳郡范

成大

撰

後漢中散大夫王遠字方平既得道東欲入括
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經小民也遠以其
骨相當仙語經曰汝應得度世然汝少不知
道氣少肉多當爲尸解如從狗竇中過耳告
經以要言而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汲水灌
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

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庭中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蕭管人馬之聲及遠至舉會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鞞囊五色綬帶劔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從官皆隱不知所

在唯獨見遠坐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轉致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曰麻姑再拜比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爾時麻姑來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

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
衣有文綵又非錦綺光彩曜日不可名狀入
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
杯餽膳多是諸花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
云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待已來已見東海
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會時略
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笑曰聖人皆言海中
行復揚塵也麻姑引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
弟婦新產數十日姑見知之曰噫且止勿前

卽以少許米攪之以祛其穢視其米已成丹
砂遠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
狡獪變化也遠語却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
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
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勿怪也乃以
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
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
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醅酒遠更信還
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蒼言恐地

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心中念
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
經心中所言即使入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
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
背亦莫見有人特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
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
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求見遠使引前與經
陳便欲隨從驅使比於蔡經遠令向二而
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

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以一符并一傳着
小箱中與陳曰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
本壽自出百歲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
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求
食作祟禍者便以傳初吏遣其鬼君心中亦
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
有效壽一百一十歲而死後子弟行其符
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
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

君是何神人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
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
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岳
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或不盡將
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
見山林在下去地數百丈所到巖山海之神
皆來迎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
陳腐真書從郭從洛大從不工先是人無知方
術者遠者因此乃知之或謂家于今世存

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神仙傳

又吳

記云經幼學

從云

老工方術變水成玉變石

成金服水玉得真仙今吳縣有蔡仙鄉

郎宗字仲綏少仕為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

氣後一旦有暴風經窻間占知京師大火燒

大夏門遣人往叅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召

宗宗耻以占卜進夜解印綬負笈遯去居華

山下服胡麻元得道今在鹿跡山洞

真誥

李崇吳郡人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

從云

授之

以流珠丹之法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
官無妨仙舉崇遂任稍至宛陵今虎狼避去
蝗不入境累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表安安後
位至司徒時人服其謙鑿身享重官妻自紡
績明帝竒之加秩中二千石在郡十四年政
化爲天下最年七十四瑋從云授以隱解法
去入大霍山又受瑋從云遁化泥丸紫戶術
以度世今在華陽洞中爲左理中監准太府
長史云瑋從云楚莊王時人也真
詰

晉楊羲者吳人好學沉厚與許先生遁許長
謚結神明之交嘗爲公府舍人興寧三年羲
年三十六衆真降焉自東岳上真司命君等
二十三人又自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等女
真十五人每旬輒數人同降高談道微幽指
藥妙揚及二許史受其詞捉筆爲書是歲六
月十五日夜紫微玉夫人與一神女俱來紫
微謂羲曰此太虛上真元君金臺李夫人之
少女紫清上官九華真妃者也賜姓安成名

鬱嬪字虛蕭直妃又謂羲曰我昔學直於龜
臺受玉章虎錄爲上真妃遊行玉清非不能
訪搜紫童友于帝郎也直推幾任會應度歷
數欲求氏族於明君非有邪也君夷質虛閑
幽真內煥必帝躬高佐四輔理生斷死
互察陰陽妄當助君締御萬神尊制東蕃君
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此自元德上擬太極
所旌不復用懃學劬勞也今人居風建國力
多罪之下鬼趣死之朽管君奚必汲汲於人

臣之賤投身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
三灾向臻寒衣遠逸是其時也自後數日即
衆真一降所授詩章道要羲及二許所筆授
者甚多華陽陶洪景論次爲書號曰真誥真
沈羲吳郡人學道能消災治病未嘗餌藥物也
羲與妻賈共載路逢白鹿青龍白虎車各一
乘從騎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曰是
矣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少小以來
履行無過今年言將壽黃老遣仙官下迎何

郵薄延垂... 乘青

億車者是迎使者... 是即有

... 丹玉字

... 道間鉏

... 惟見義

所乘... 弟恐義

為邪... 索不得後

... 喜懷

... 邪留數十

日具言初昇天時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

坐... 鬱鬱如雲氣侍者數百人多女子庭

中有珠玉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群游戲其間

... 琅琅如銅鐵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

書著之老君身形略一丈被髮文衣體有光

耀須臾數玉女持金盤玉杯來賜羲曰此是

神丹飲者不死夫婦各一杯壽萬歲又賜棗

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羲曰暫還人間治

民疾苦欲上來書此符着竿杪吾當迎汝乃

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養養奄忽如寐已在
地上世多得其符驗云

魏伯陽傳

魏伯陽吳人本高門之子好道術與弟子三人
入山作神丹既成謂其弟子曰丹雖成宜以
犬嘗試之犬飛則可服乃與白犬犬斃伯陽
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殺犬恐未當神
明之意餌之將復如犬柰何弟子曰先生當
餌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棄家而來今不
得仙亦耻復還死生皆當餌之乃服丹入口

即死弟子有姓虞者曰吾師非常人服此而
死待無意平復取丹餌之亦死餘二人相謂
曰所以爲丹者欲長生耳今乃趣死將焉用
之不服此藥自可多得數十歲遂相與出山
方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木以斂二子後伯陽
即起以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須臾
皆起仙去道逢伐木者爲作手書寄謝經道
人及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
卷其說似周易其書復借爻象以論作丹之

意而世人者不攷丹事每作陰陽釋之殊失其旨

須局先生者負磨鏡爲循吳市中得一錢便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否若有輒出紫從九藥以與之服者皆愈傳

隋周隱遼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角里村言其世數人得道隱遼學太陰鍊形死於崖窟中囑弟子曰檢視我尸以今他物相干六年後更生當以衣裳迎我

弟子守視初甚臭穢虫壤唯五藏不變如言閉護之至期往視身已全起坐弟子備湯冰以新衣迎歸髮鬢具而黑髭鬚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是三度已四十餘年且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召至東都尋懇還本郡唐正觀中召至長安館於內殿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効速於臣人區區所學非萬乘所宜

問也復來歸山詔遂其所適出仙傳拾遺

先生姓周氏名隱字

人也抱天和冲澹之氣含至清潔朗之質

冷泉潤松高鶴開韜精守道冥得真契谷神

既存而長守縱以開無鍵而不開貞元初游

蘇州吳縣之包山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

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距此數里世傳毛公

鳴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歲有弟子七

十人聚石為壇遺趾猶存爾能勤求吾請

以導既行而難條迷密不知所往先生冥目

久之逢一物焉雙眸盡碧毛色紫而本白高

數尺餘隨而行之視乃鹿也頃更乃跪止若

有所告先生感記之而還至十九年冬刺木

爵茅莫厥收居得異石一方上有龜篆驗之

御弄冠裳戲舞于庭砌後得一井香白滑甘

溢為白泉其傍得古池焉深廣表丈陽驗陰

內湛如也初先生嘗息于洞之南門中神化

恍惚往往失其所遇好風日亦來人間猶

必先之以雲鶴其弟子掃灑香室俄而至矣

嗟乎先生之體同乎無體矣不以晝夜更動

息不以寒暑易繼厚不食而甚力走及奔馬

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靈龜外乎形

者也瘳以尊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契

先躡也井泉去瀉昭乎仁也池水不枯齊其

慮也仙雲靈鶴之驗去來髣髴之狀其必神

行而智知乎予叔服膺先生之門一紀于茲

錄先生本起見命為記疑神遐想直而不遺

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楚記

周生大和中廬于洞庭山以道術濟人三楚敬

之後出游廣陵佛寺有三四客借來時八月

之後出游廣陵佛寺有三四客借來時八月

望霽月澄瑩生自言曰某學於師能挈月致之懷袂或疑其誕或喜其竒生命虛一室醫藥四垣使無纖隙取筋數百呼僮以繩聯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去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伺焉忽覺天地曠蕪聞生呼曰某至開一室視之坐曰月在某衣中諸君試觀與其袖出月寸許一室通明寒入肌骨客再拜謝之却閉戶其外尚晦食頃如初

村山者乾符中吳人胡六子聚徒海中一日

暴風河纜斷諸舟散失獨所乘舟泊一山島下空舟尋食漸見村落遂戒約徒伴曰風波如此幸不傾沒雖數日絕食若見居人只可博糴糧食輒不得獲人言訖縱步見居人乃問其地其人口范村也皆禮覓相接人物情義與中國同引上高山十餘里花木夾路風景清虛宮室華麗謁見一人侍衛甚衆年可八十餘號爲山長升階延坐曰余越相范蠡也居此年深子孫相承已數十世山下皆吾

子孫子孫生死與世人同獨余得道長生以
子遠來不相驚擾即以迴風相送却歸中國
乃告別下山衆人各助以糧食既及舡中便
風俄起頃刻歸達西岸六子自歎幸獨不知
范蠡爲何人話于有識者方知其仙六子後
爲高駢六合鎮將神仙感遇傳

于濤宰相珠之姪隨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
方食有叟自門直抵濤所問叟何人對曰曹
子問其所以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

二不用憂問其若能云老無解但見鄉若此
後官職高顯亦叙琮寧復之事濤又問京中
家內事可知否叟悅首曰曰京宅甚安今
堂前有某夫人以賓客名字一一詳說又云
某廊下有小童牽一銅龜子馳戲
中見一姬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
千里外亦得好官濤謂婦人安得官訝其疎
脫意怠不復領略之既去訪之莫知所止人
或云此即曹的休恃士也的休魏之宗室生

晉為史官齊梁之間或處或顯於朝列得符
仙之道多遊江湖聞往往買販拯救人以陰
功及物多有見之者濤後自泗州防禦使歎
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行密為副車琮尋亦
北歸姬俄以疾終山中無求秘器之所輒一
壽棺瘞之裝漆金彩頗甚鮮華方驗得好棺
之說訪問京宅是日賓客小童遊戲之事一
一皆驗神仙感
遇傳

景志卷第四十

景志卷第四十

吳郡范成大撰

仙事

王可交松江南趙屯村人以耕釣自業常取大
魚烹之擣蒜齏大嚼樂之不厭一日掉舟擊
楫高歌江行數里間歛見采舫盪漾中流中
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
者十餘人總角雲鬟又四人黃衣擢舡一人
呼可交姓名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

總角引可交上見七人前各有青玉盤酒果之器皆瑩徹有光不可識又有女妓十餘悉持樂器可交立筵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已矣破矣一人曰與之酒侍者瀉酒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一人又曰與粟喫一人取二粟付侍者與可交粟色青光如棗長二寸許嚼之有皮非人間者比肉脆而甘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交去敕黃衣送上岸尋向所乘漁

舟不復見黃衣曰不必舟但暝目自到於是閉目聞風水林木浩浩之聲若有頃呼令開眼則失黃衣所在惟見峯巒複重松栢參天坐草中石上望見有大樓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採樵者并浮圖十餘人皆來問可交所從來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何日對以三月三日樵與僧大驚曰今九月九日矣且去君鄉水陸千餘里僧邀可交爲具食可交不喜聞食氣唯飲

水耳寺僧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州以聞
越州廉使王渢召見之可交身長七尺餘儀
貌殊異言語精爽渢歎曰此誠真人又以其
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之蘇州詰其
家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
人訪得漁舟謂已水死跡其尸不可得已招
魂葬之渢具以表聞可交後歸鄉里與鄉人
到江上指所逢采舫之處依然自食粟後即
絕粒止若有神助不復耕釣挈妻子入四

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酤酒得錢即
以施人且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
相傳藥已疾有驗酒亦致佳時皆稱王仙人
藥酒道俗多圖其形像後三十餘年入四明
山今人時有見之者

續神
仙傳

單以清常孰縣元陽觀道士大曆中嘗之嘉興
入船聞異香疑有非常人遍目回載唯缸頭
一人儀趣頗殊單君遷坐與並席香氣彌甚
因從容問之答曰吾此地人少病大風逝于

深山遇一老人哀之令從行有草堂數間老
人曰汝且居此堂一月後自來視汝以藥圓
一果令餌之老人遂行更入深山吾入堂餌
藥不飢渴身日以輕兩月老人方來笑曰有
心哉故在此疾已差矣至水濱照之鬚眉皆
生顏色益少老人曰汝既服吾藥可長生人
間且勤修道術以二十年為期遂導令却歸
吾因拜問其姓名老人曰子聞國初衛公李
靖乎我是也乃辭出山今年限將及再入山

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為人道之

原化記

將生異郡人好神仙弱歲棄家遊四方學鍊丹
不成後得日者章全素為隸見生几上瓦硯
忽曰先生好烹鍊之法夫仙丹食之則骨化
為金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之丹能化石硯
為金乎生心甚慚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
能知神仙事乎無妄言全素笑而去後月餘
衣中出小瓢云是中有丹能化土為金顧此
硯以刀圭傳之生以為誕妄罵之全素尋卒

以篲負盛尸將瘞之忽亡其尸徒有巾帶衣履
存焉藥鼎下有美光粲然中探之得石硯其
上寸餘化為紫金矣宣室志

本朝紹聖中有潘裕者過吳江遊長橋見一翁
棹小舟往來叩舷飲酒酣歌自得裕異之乃
揖曰視先生氣兒固非漁釣流殆高隱士也
願聞緒言其人曰君語不凡能四小舟語乎
裕欣然就之謂裕曰吾遯跡於此三十年矣
幼喜談經史百家及釋氏書今惟飽食嬉遊

先生深身浴德今聖明在上蓋出而
仕乎翁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隱
處巖穴追綺皓之跡竊慕老子人皆求福已
得而全之義與子出處異趣勉之而已裕曰
幸聞先生高義敢聞舍所在翁曰吾姓且不
欲人知况所居耶飲罷長揖拏舟而去此事
高勝故附之仙事遊齋閑覽

陸興間常熟縣海隅山西有僧悅者患水腫
病醫藥弗效一日有客自西來四憐悅病以

指爪劃其股腹水

至八十五後兩月又有客以畫授悅曰吾所

畫也須臾而去感示乃呂真人像方悟前所

姓回者即呂也

於天性親喪廬於

詩遺藥以荅其

傳於世予竊謂

與人接始疑而

北向十里絕頂

云姓回忽至龍

甚憐其病遂以

消又以藥一

語慈悅壽至

慈悅初不悉其

來自臨安因親

曰吾所畫也須

覆呂真人之像

以奉龍祠三十

隨即感應里人

其病其事亦類

乎余因禱龍祠

吾之疑而且有感也故刻石以記之

明南安名士也孝純篤出

上帝昭鑒遣呂真人贈

既嘗表于朝又刻石

在渺茫荒忽之間安得

信平江之常熟海嶼山

慈悅結廬于白龍祠之

石弗療守日有客自

容異常徐而入身慈悅

其腹水即潰而腫

用常陸根煮湯服之且

五不踰兩日其疾遂痊

補陞至此以畫一軸授慈悅

去及展視之乃薛荔所

前日姓回者即呂也慈

悟前日姓回者即呂也慈

其不懈如一日凡有禱祈

不愛重之天使真人來治

君也數夫人患不誠不

以此告余既以釋

吾之疑而且有感也故刻石以記之

吳郡志卷第四十一

吳郡志卷第四十二

吳郡范成大撰

浮屠

唐僧印宗郡人姓印氏精涅槃經咸亨中至京師詔居大敬愛寺辭往蕪春謁忍師遂至廣州遇六祖能大師盡悟方外之旨著心要集行于世

道欽崑山人姓朱氏初業儒有元素禪師者為落髮授學既別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

止欽至臨安見東北一山秀出樵子曰此徑
山也欽遂履之為開山第一代禪宗召至內

庭賜號國一禪師辭歸山傳燈錄

義師者蘇州人狀如風狂正元中民起僦屋十
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可主人素
知其神拜曰弟子生活賴此師曰爾惜之耶
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中火惟所壞簷屋數
間獨存常止於廢寺殿中冬夏常積火壞幡
木像悉燔之好燒鯉魚不具溲而食垢面不

類 吳中以為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日

坐不飲食郡人日往觀之七日而逝

暑色不變支不推西陽雜俎

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苦貧勤學為凍餒所

驅元和初游錢塘至孤山寺西飢甚不能前

俄有胡僧顧君房笑曰法師請汝況否君房

曰何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

寺乎應為饑火所惱不暇憶前事探鉢囊出

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知過去

未來事君房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急欠伸
一枕石而寢有頃乃寤思講經於同德寺如昨
日焉乃落髮纂異

僧晝字皎然吳僧也工律言嘗謁韋蘇州恐文
體不合乃苦思作古體十篇為獻韋韋殊不稱
賞晝失望明日寫其書製以獻韋吟諷歎味
不釋手因語晝云師幾失聲名不以所工見
及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
服其精鑿

師者元和初郡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
稱鑿師詣生曰汝吾甥也相與往來歲餘馮
得東越尉鑿師負笈告去曰我廬於靈巖寺
之西廡久矣遊長安忽十年幸與君相遇余
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君尉越道出靈巖寺
下當一訪我後數月馮生道經靈巖即入詣
焉詢寺僧鑿師廬安在僧曰吾曹無名鑿者
生始疑異默計鑿信士豈欺我獨遊寺庭行
至西廡下乃有群僧畫像其一狀類鑿師生

大驚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

室宣志

後唐廬山僧紹宗姑蘇人性朴野不群流俗江南李國主造寺居之又躬入山請謁甚加禮

重傳燈錄

漢清化師全付崑山人隨父賈販至豫章聞禪會之盛求出家學成自仰止還故國錢忠獻王賜以紫方袍不受改賜衲衣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辭恐後人倣吾而逞欲耳開運

中上二有大風震林木焉

傳燈錄

希辯常熟人聽律於楞伽受心印於天台乾德初吳越忠懿王以清泰院居之號慧智禪師太平與國中隨王入覲見于滋福殿賜號慧明端拱中乞還故里賜御書急就章道造詠祕藏詮及太平聖惠方凡一百三十卷以寵之

本朝毛僧日遊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死矣乃危

坐誦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却拾

似不曾言卒而化

暹客揮犀

遇賢姓林氏東禪院僧飲酒無筭鄉人目曰林酒仙口中可容雙拳山有異事每出人羣聚觀之能自圖其形無毫釐不肖好吟詩語雖俗而有理致有云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它時若遇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閑增道氣

忍事敵灾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如此類甚多不具錄今其真身塑於院中

忍諍吳僧伴垢汗而詩絕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應未掩片月隨行履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文忠公稱於後曰唯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

照來去諍遂以詩知名

冷齋夜話

道潛吳僧有標致効陶靖節為詩嘗自姑蘇歸

西湖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
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
汀洲蘇文忠公赴官錢塘得詩大稱賞一見
如舊識嘗有詩曰隔林髮髮聞機杼知有人
家住翠微蘇公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也蘇
公移守東徐潛訪之館逍遙堂士大夫爭欲
識面僮客罷俱來紅粧擁隨之遣一妓前乞
詩援筆立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寬夢
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

一坐大驚自是聞名

令齋
夜話

本國照禪師穹窿山僧元豐六年相國寺新
創慧林智海二寺召本及常總二僧居之本
既至宣見于延和殿賜茶帛賜坐殿上賜茶
而退常例當席殿下蓋異禮也先是中丞舒
亶坐賊勒停稅導洛司舟及江淮小航東歸
太子少保元厚之正議大夫程公闢皆吳人
善謔元聞亶事笑曰舒中丞賃客船歸鄉恨
未有對及本被召津發給餐錢許馳驛其徒

諠譁矜夸公闢笑謂元公曰本長老乘邊馬

赴闕為公得對矣聞者絕倒林希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為士人嘗預鄉薦

其妻以藥毒之遂奔家削髮時食蜜以解藥

毒蘇文忠公與之還往甚厚號之曰蜜殊殊

工於詩詞有寶月集行於世其長短句間有

奇作非世俗詩僧比也後自經於枇杷木下

道川本崑山縣弓手翟志以勇力名方被差捕

賊宿廟中忽有所得徑投山西東齋出家徧

遊江湖間道遇虎不為動虎亦馴伏其旁

一日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柳標縱橫妙用

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

危坐脫去有注金剛經其徒傳誦之

注金崑山陳氏子從道川為僧一日行惠應廟

前偶首觸柱忽自云有所得旁觀其精采燁

然全不自覺也後為名僧號無菴

文暢吳人韓文公有送北遊詩

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自言

本吳人少小學城關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說
軌學拘屈吾真戒轄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

譽耀前闕從求送行詩屢造忍顛蹶今成十
餘卷浩汗羅斧鉞先生闕窮巷未得窺剞劂
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剝削出其囊中文滿聽
實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
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胷等豁斲株壓僧
時不聽瑩若飲水救渴風塵一出門時日多
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樹得相聚異物
詭製但巾韉幽窮共誑語思想甚含噫昨來
得京官照壁喜見崎况逢舊親識無不比鶴
歷長安多門戶平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
慰安可揭當今聖政初恩澤宇那狹胡為不
自暇飄戾逐鸛鷹僕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
相公鎮畿都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闌殊獵騎圍
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從茲富裘馬寧
復茹蒸蔽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笠庇身指
蓬茅遲志縱檢獨僧還相訪來山藥袁可

吳郡志卷第四十二



吳郡志卷第四十三

吳郡范

成大

撰

方技

吳公子光欲謀殺王僚未有可與議者乃命善

相者為吳市吏伍子胥至吳被髮佯狂跣足

塗面行乞於市市人罔有識者市吏見之曰

吾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士臣

乎遂與俱見王僚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與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假

寐於姑胥之臺夢入章明宮見兩鑪蒸而不
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鑪殖官墻流水
湯湯越其宮堂後房鼓震籟籟有鍛工前園
橫生梧桐謂太宰嚭曰子爲寡人占之嚭曰
美哉王之伐齊也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
聲聞昭明也兩鑪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
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服朝
諸侯也兩鑪殖官墻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
流水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

宮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
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
其心不已復召王孫駱問之駱曰臣鄙淺不
能占王夢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公孫聖多
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駱
往請公孫聖急詣姑胥之臺聖伏地而泣其
妻謂聖子何性鄙人主急召乃涕泣如雨乎
聖曰悲哉君子所知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
屬上天不得進亡非臣自哀誠傷其王吾受

道十年隱身辟害欲紹壽命不意率約急召
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其遂詣姑胥臺吳
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
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聖曰臣不言身各全
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臣聞章者戰不勝敗
走倥偬也明者去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鏗蒸
而不炊者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
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銀殖宮墻者越
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官

堂者宮室之墟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
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
言淫婁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道可
支大率語王孫駱解冠肉袒徒跣稽首謝曰
踐國可安存身可不死吳王怒曰吾天之所
生神之所使傾力去石菴以鐵錘擊殺之越

春秋

吳人教魯班班作木仙指吳吳大旱吳人以貨

於班班斷其手

綱野
僉載

魏不有兵士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三高

澄召試之聞劉桃枝聲曰當大貴王侯將相

死於其手然響如鷹犬爲人所使耳聞趙德

聲曰亦貴人聞太原公洋聲曰當爲人主聞

澄聲無語王曰我家群奴猶當極貴况吾身

乎其後諸王大臣賜死者多桃枝所拉殺而

澄竟有臨京之禍洋實受禪

三國
典略

尋張僧繇吳人丹青絕代嘗畫江陵天皇寺栢

堂作廬舍那像及仲尼十哲明帝恠問釋寺

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及廢浮圖法

獨此殿有宜尼像得不毀又金陵安樂寺畫

四龍不點睛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誕因請

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

睛者見存又畫天竺二胡僧侯景亂後拚爲

二一僧爲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胡

僧云我有同侶離拚多年今在洛陽李氏若

求合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求於其處

果得之劉長卿爲之記甚詳潤州興國寺苦

鳩鴿栖梁一穢污尊像僧繇於東壁畫一鷹
西壁畫一鷓鴣皆向簷外鳩鴿不復敢入
畫筆通神如此者不可具載朝野僉載又南史袁
豹傳張繇吳人丹青之工一時冠絕大同中
瓦官寺造諸堂殿窮於輪奐其圖諸經變並
張繇運手案此人即僧繇也

梁顏延之學書於范懷約藝過其師荆楚碑
碣皆懷所書

大曆中有吳士顧生者以畫山水畫抵諸侯之
門每畫先頓筆數十幅於地多研墨汁及諸
絲色各貯一器使人吹角鼓數十人齊聲
大噪顧生著錦襖飲酒半酣連縮幘十餘匝
取墨汁瀉縮上次傾諸色乃以長巾一頭覆
於所瀉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角而曳之廻
環既遍然後以墨筆隨勢開決爲峯巒島嶼
之狀不可言謝氏見錄

吳越時朱景環身術神妙自明中廣陵三元素
鎮吳景環居盤門驛上書元琇云到任當三

十年安寧元璋命燭焚去謂其說尚遠未之
敬也至天福庚子辛田間忽記其事召景環
問之曰筭數定矣顧公計後事及期果薨
顏規者本吳郡王工廣陵王錢元璿常令於便
廳解玉玉每召術士求景環訪問筭術道甲
事規性欵悟熟聞其說盡記之一日以所記
質於景環景環授以學遂精筭術忠獻王嘗
欲享廟一日規上書言翌日利五鼓之前如
用寅時則杜門在南不可出入不聽翌日寅

時王車出于南門鑊以鑰壞久之不能啓遂
破鑰而出由是知名王遂以為軍師

齊吳郡褚思莊以善奕名世時琅邪王抗第

一品思莊與會稽夏赤松第二加赤松思速

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碁宋文帝時羊

從士保為會稽帝遣思莊與從士保戲因製

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

對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

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遂曰不寐時云

思莊所以昆弟致高緣其用思深火人不能
當二人並至給事中

唐開元中吳隱士周廣妙於醫嘗受訣於同郡紀
朋觀人顏色談笑即知疾深淺召至京師有
官人每日吳則笑歌啼號若狂疾而足不能
及地廣曰此必因食飽促力復行外地而然
飲以雲母湯令熟寐寤覺矣所苦聞之乃言
太華公主載金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此宮人
三謳欲其聲清長於地廣坐金蓮使唱遊歌大

自曲罷覺脊中甚憤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
及半復爲後來者所激因仆地比蘇即病在
自是足不能及地又有黃門自交廣使回拜
舞殿下廣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
子即不可活矣上驚問黃門有疾否對曰臣
馳馬大庾嶺天熱而渴於路傍飲野水今腹
中堅痞如石周以滑石雄黃煮飲之吐出物
數寸其大如指鱗甲備具投之水俄頃長數
尺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上驚異禮敬之

欲授以官爵固請還吳中水部員外郎劉復

為廣作傳叙述甚備

明皇雜錄

許至雍者妻亡感念不已中秋月下簾屏間有嗟吁聲良父聞語音乃其亡妻云若欲相見遇趙十四勿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則無所見自此常志其言數年薄游蘇州春時見少年十餘輩盛裝乘畫船將謁吳太守廟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言事多中此皆趙生之後輩至雍曰趙生何術曰能受人

魂耳至雍默會妻語詣趙具陳懇切趙曰所能致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其久不為此不知果遂否君有至意又神理已先白某安得辭乃計其所費之直果為錢三貫六百擇日於堂內灑掃焚香施床几西壁下簷外結壇場以酒脯呼笑拜舞彈胡琴令至雍處堂東隅趙生於簷外垂簾卧不語至三更庭際有人行聲趙問曰非許秀才夫人乎聞吁嗟應云是趙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

敢相迎逡巡如有人揭簾見許妻淡服薄粧
拜趙徐入堂內東向而坐至雍涕泗嗚咽與
之語曰君行若此無枉橫否妻曰命也安得
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閭里間事往復
數十語至雍又問人間尚佛經謂之功德誠
有否妻曰皆然又問冥間何所貴重曰春秋
莫享無不得然最尊者漿水粥也趙生爲致
之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復如故至雍曰要功
德不難矣云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良久趙生曰

夫人可去悲有護謫妻乃出至雍隨而泣曰
願息一物以爲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傳
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於地至雍脫汗
衫置地上妻取以汗衫蔽面大哭
良久揮手別去至雍取衫視之淚痕皆血也
趙生名何蘇人皆傳其事理異

崑山慧聚寺大殿佛像及西偏小殿毗沙門天
王像并左右皆凜凜有生氣塑
工妙絕相傳爲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塑工妙

當時或又云張爰兒所作也龍圖閣學士徐
林嘗一見之其形如佛大極三四佛已爲庸僧妄
加塗飾天王像亦甚下也故時恐不免乃題
殿壁以志之云慧嚴寺重塑天王予遠日觀
瞻徘徊不能去二絲女亦勝絕絕與顧愷之
畫相類按此寺創於六朝也此塑者得非
楊惠之之流乎今大殿龍象再加彩繪其意
已索然予懼無知者又將以脂澤汗圭壁使
唐人遺跡掃地將歎恨莫及故書以告之
寺以此像及山半普賢像并涅槃圖爲山中
三絕淳熙十一年寺焚殿閣皆燼惟普賢像
一僧背負之而逃得免餘悉不存

吳郡志卷第四十三

吳郡志卷第四十四

吳郡范成大撰

奇事

吳王闔閭伐石治宮室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詢仲尼曰吳王間居有赤雀銜書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訪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長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赤雀銜之殆天授耶

抱朴子

吳孫堅世仕吳母懷妊夢腸出繞吳閭門寤而懼以告鄰母曰安知非吉證也

堅生又云堅母孕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閭門三匝天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云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此茅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不出二百年語畢而覺及旦筮之卜人曰童女太白之精也

王字年拾遺

廣輿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閭昌明

吳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其後孫權遂以黃龍

元年建吳國

吳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元

吳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

色好持歸不熟養池中飼以米穀一年長丈

餘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

上我背與汝俱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復

迎之故吳中門戶並作神魚子英祠列仙

將仕郎陳敏功其家居吳門北隣嘗有人夢神
人被髮持刃部集數十鬼物每經民居即呼
其人出各分飲一杯令啜之暨至一劉承議
家則曰此家不食牛肉已二十年當與免其
後吳門大疫鄰巷病亡者比戶不遺獨劉氏
舉家無恙 談選

姑蘇四瑞謂白龜甘露合歡芍藥雙竹也吏部
負外郎陳省華守郡四瑞並出省華之子堯
客與張君房各賦詩推官崔端為詩序今見

於下 觀察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崔端撰
蘇州四瑞聯句詩序云休祥之出必俟
乎時感應之證亦繫乎政政或未又物理寧
通時既會昌神靈斯格蘇臺四瑞其殆庶乎
而况分連牛斗地控江流壤賦繁劇里門雄
盛郡守之選古難其人昔 太宗有命綽我
良牧吏部負外郎陳公鎮撫之公自下車決
政之壅伸民之無告控涇猾吏之肆刑禁之
濫靡勞餘刃厥功告成嘉瑞存休祥雜沓
花芳遠萼竹雙莖白龜見乎崑丘甘露零
乎佛廟 靈感也 歷觀滂 未商若斯 昭報必
先之靈感也 歷觀滂 未商若斯 昭報必
以進士陳公 孟夏之南陽 會宿于郡齋酒
詩敵者也 丁酉孟夏之南陽 會宿于郡齋酒
據席言及四瑞且曰非筆墨無以紀郡政而
頌聖德 是庚 詠 為聯句律詩自
十二韻止二十韻四
章九五言八言云

咸平元年夏四月崑山縣有漁婦李氏張譽河
上得一白龜如錢大其色王瑩生時靈犀官
畫粲然婦愛之因授兒爲戲又恐爲所傷放
於河頃之龜復在網如是者三婦雖恠之然
復棄去中夜岸有火熒熒往觀之白龜在焉
因取以歸近村王道榮留龜置神像前翌日
失之道榮私念此或靈物若虔禱當復見則
必獻于官府禱之忽自鼠竇出精瑩愈於前
乃具狀獻于縣令李維維上之郡時陳省基

守蘇州之二歲也異而神之曰麟鳳龜龍
者之嘉瑞今見于是豈天意俾子尸之以告
新獻命耶即具表以聞時張君房客於蘇省
華以白龜事訪之君房曰按孫氏瑞應圖云
龜千歲巢蓮葉之上是龜之質固可巢於蓮
葉而其出也又將以應於千歲之運乎且其
色白白西方也豈其應在西方乎龜者歸也
西方其有逆命不廷之虜畏威懷德歸我乎
哉明年朔方叛帥李繼遷貢馬請命遂有銀

夏綬有四鎮之拜君房嘗為之頌省華尋從

漳州明年秋賦試進士崑山進白龜詩殊異

崇寧間奉議郎許白治第於蘇解木中有天下

太平四字筆勢遒邁許嘗以其事聞談遷

吳郡自隋唐設進士科以來未嘗有魁天下者

比年父老相傳二識一曰穹窿石移狀元來

歸一日潮過夷亭出狀元淳熙初穹窿山中

一夕聞風雨聲詰朝視山半有大石自東徙

西屹立如植斲過石猶偃辛丑科吳縣人

子由遂狀元及第夷亭在崑山縣西三十

五里崑山雖近江海自古無潮汐紹興中始

有潮至縣郭至是潮忽大至遂過夷亭李彥

平侍御親見一道人復誦此識謂非有邑人

應之乃以告知縣葉自強作問潮館於水濱

甲辰科崑山人衛涇清叔亦為狀元黃衛相

繼兩舉天下傳以為奇事

卷第四十四

六郡志卷第四十五

吳郡范成大撰

異聞

景平中吳郡太守顧琛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從從夜令憤執鞭辱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箴有泊河處人云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等無顧吳郡之問船曰顧朝請耳莫不為怪琛竟為之善後

從數因誓之曰若得郡中必此之廟至是果為
吳郡乃立廟于此魏書為廟云

隋大業十二年五月癸巳大流星墮于吳郡為
石占曰有亡國有亡主有大戰破軍殺將其
後大軍破劉元進于吳郡斬之又感應錄載
劉元進舉兵據吳郡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
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塵拂
竹木皆有光飛至吳郡而墮地元進惡之令
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即此事歷代通鑑輯覽

大曆初夏壬午歲秋之於震澤拾鱸野望
中見煙火意為漁家漸近即先門粉雉嘉
脩林盡舟倚白蓮中坐異其境徘徊未敢前
入俄有青衣出曰君非李處士乎願得少進
蓋蓮舟而入瑣牕洞戶中有女郎扶體環質
衣如雲霞綉綉坐曰延時嘉德積有年矣今夕
何夕邂逅相逢命青衣沽酒方丈酌酒珊瑚鐘
以勸侍兒數輩執樂奏曲歌玉波冷雙
蓮之曲曰此傷吳宮二隊長之辭某非人也

生於龍宮好楚詞君能愛我一篇傳於世人
乎乃以水晶簪和盤而請主秀蕩華之詞世
聞鍾聲隔水女郎曰此非清虛之士不得游
持素絹送生出門閉扉悄然生徐步清溪朝
日已上廣陵胡人識其絹曰龍領小兒所緝
也鏘宣

大曆中洛陽劉貫詞行丐於姑蘇逢秀秀不
著精彩俊爽便以兄呼貫詞又携至酒樓宴
兄浮游江湖間行丐獲幾何而立日十萬
霞曰霞居洛中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絕意有
於此析瓦為達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且
曰霞家渭橋下瞑目叩橋柱當有應者當與
家母相見書中亦令小妹出拜使助贈百緡
貫詞遂還至渭橋叩之忽有一人應視之惟
見朱明甲第昔詞稱來自吳郡郎君有書有
頃引入廳中見太夫人謝曰兒子失意遠遊
久絕音耗勞君數千里達書俄有青衣曰小
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坐母下具饌甚精方對

食母忽眼赤直裸貫詞口角涎下女急掩母
口曰兄惡寒宜且禮待因曰兄書中處分合
與百緡與貫詞因命取鎮國院投貫詞女曰
此則實國院其國以鎮災癘所及人得之固無
所用得錢千萬即貸之與母至其葬而入貫詞
持從行越垣竊取潭危橋手中器乃一黃銅
錠價止三五百耳西市店忽有胡客視之大
喜以百緡易之曰此則實國院國院也在其
院大穰既失此院國大荒矣女大志吾聞焉

龍子所竊數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
召贖願實守龍上許此霞所以避地陰冥吏
嚴不得陳首藉君爲郵送之耳勢勤見妹者
非箇親也慮其母老喚或相嗚以其妹衛君
耳續說

大曆十三年虎丘寺有鬼題詩隱于石壁之上
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北山幽
壙空崔嵬白日空昭昭不照長夜臺誰知生
者樂魂魄安能回况復念所親痛哭心肝摧

慟哭復何言及哉復哀哉又曰神仙不可學
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爲我門餘復
隔幽壟猶知念子孫何以遺悲怨萬物歸其
根寄言世上人莫厭臨芳樽莊生問枯骨玉
樂復虛言蘇州韓愈復李道昌異其事遂具
奏聞勅令致祭道昌祭文曰嗚呼萬古丘陵
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開詩筆何代而亡誰
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寞夜臺悲呼
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綠草垂
楊黃鶯百轉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
嗚呼痛哉嘆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
松嶺上差我碧山大唐政集已記詩言痛復
痛兮何處寫悲緣念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
天地聲哀怨兮淚沾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
當生兮事明君祭後數日石上復隱出詩一
絕云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
山北兩孤墳寺山之北有二墳甚高大荆榛
叢蔚詢諸耆艾莫知何人所葬至今猶存

雅談及山中碑刻
石壁雲一名
感鬼神
泉下詩傳
金見書處
松門路

正元中大湖松江之口有漁人爲小網數船與
其徒十餘人下網取魚無所獲惟得一鏡纜
七八寸漁者恚不得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
又得此鏡漁者異之取鏡自照見其筋骨臙
腑歷歷可怖其人悶絕而仆衆大驚共取鏡
鑿形照者即仆皆嘔吐狼籍最後一人不敢
照立取投之水中良久扶持仆者始醒明日

後往下網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知有
疾者自是皆愈詢故老云此鏡在江海數百
年一出人亦常見源化

元和九年有李公佐者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
錫於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蕭君廬入靈洞
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奇
古編次蠹蝕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云禹理
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堞
川天老肅兵不能與禹怒召集百靈授命變

龍祠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囚鴻蒙氏章甫
氏堯■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
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凌深源流遠近形若
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五
尺方論九象博擊騰踔躡疾輕利禹授之童
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
制之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蓮以千數
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徒淮陰之■龜山之足
屏淮水安流注海東之■後圖此■淮

濟風水之難先是永泰中李湯爲楚州刺史
有漁人夜釣龜山下其釣爲物所制不復歸
漁人疾沉可二十丈見大鐵鎖盤繞山是以
告于郡湯命■游者數十人取鐵■本不勝加
以五十牛鐵乃振動利稍就岸濟驚浪翻觀
者大■鐵鎖窮見一獸如青猿白首長鬚雪牙
金爪■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若狝猴但兩
目不能開■若昏醉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
穢不可近久乃引頸伸頸忽開目光彩若電

視人欲發狂怒東奔走獸徐徐引鎖共牛入
水時楚多知名士皆相傳驚愕莫知其何物
今放李公位得為瀆經於洞庭始知李湯所
見與經相符

軋符中震澤之變為婦驚鼠夜出齧齒而僵之

信宿食殆盡陸龜蒙作記稻鼠一篇

陸龜蒙家於于百里夜有見鷲為蔽天而下若風

雨所當之禾竭穗而去作禽暴篇

旱苗離離年無以措憂傷于懷夜不能寐

其此曰鳥蔽天而下蓋曰所當之

禾必出穀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

即對曰於長沙豫幸之涯行賣貨鐵歲受

下醜於長沙豫幸之涯行賣貨鐵歲受

絕群鳥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

得行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之物乎

生靈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取者為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莊去官

道十里吳中水鄉多蘄艾一日見一女耶素
衣紅臉若神仙中以與蘇生相狎以莊為婚
會之所生以玉環贈之結繫懇懃數程前白

蓮花開數珠異俯而玩之花房中有物細視
乃所贈玉環也折之遂絕出此夢

文德中京官張氏子寓餘臺時往來丈人陸評
事院爲一美人所悅久而心疑之又病瘖焉
開元觀道士吳守元云有不祥之氣授以一
符果一明器燻子背書無英字在空舍焚之
由焚之乃絕出此夢

郡志卷第四十六

郡志卷第四十六

吳郡范

成大

撰

異聞

其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常
有二鶴飛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即此地作
精舍數徒居之鶴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觀其
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一日不驗久之鶴
去不返僧爲之號泣石上忽有題一詩云白
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

空王子不絕薰修道三時因名寺曰南翔寺
之西有村曰白鶴

申徒有涯方外之士嘗携一白甕瓶自陽羨遊
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斗餘飲畢大
吐同載者惡之榜舟者逐之有涯挈瓶登岸
倚樹高吟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嗚呼
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落梅寒聲激長
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蹤吟訖跳身入甕
悄然無跡榜舟者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

曰同濟者有涯携杖於虎丘劍池側嘗踞
而坐知其異人不敢逼問

樹萱錄

應曆中李元者管城人泛舟過吳淞岸傍見小
朱甍長尺餘爲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得洗
去傷血放茂直中明年復經吳江縱步長橋
有屐刺來謂者稱進士未沒少年風骨清登
趨進可觀曰大人願見君子年老久不出敢
爾坐邀所居去橋數百步耳元拒不獲已乃
相從過橋已有數坊橋岸浚拉元登舟者如

飛俄至一山數丈吏立跋水濱乘元以肩輿
欵至其處朱扉綺窗殿閣凌空王侯之
居莫及也一人高冠道服立殿上侍立皆美
人吏曰此吾王也浚拜元升殿再拜王荅拜
曰小子閑遊江岸不幸爲頑童所辱幾死其
手賴君子以仁存心救此微命不然化爲江
濱矣元方記救難事王顧浚令百拜且持
元坐席與禮曰此不足報厚德乃置酒高會
浚笑謂王曰願聞王所以居此王曰吾居

海鱗長有薄功于世上帝命爲安流主且使
居此江湖清深易作膏澤水甘泉潔足以養
老又曰吾欲少報君有女童年未笄君若納
之當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遺元曰珠璣之
類非敢吝白金易售也乃別去與女升舟言
吏送之少選至長橋別去女童自言小字雲
姐年十三矣言笑惠敏元甚愛之後二年科
詔下明日當試女童曰我爲君入禮闈竊所
試題出門不久復還探懷出題元檢閱

明日入試果膺合既捷薦名遂登科調丹徒
簿女童之來至是六年矣忽辭去留之不可
離席冉冉不復見珠蛇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牆壁
悉似在字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即
內深隱之處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
熙寧六年六月龍見於郡東方黑龍二北方白
龍二雲氣盛作而不雨獨承天寺前雨二寸

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潮高三丈
浪湧尹山至吳江塘岸洗滌橋梁沙壅
盡惟餘五戶空屋人亦不存

元豐四年七月蘇州大水西風駕湖水浸沒民
居凡邊湖者皆蕩盡或舉家不知所在松江
長橋亦推去其半橋南至平望皆塌溺死者
死者萬餘人翌日水退村人漸獲流屍盡
爲棺一日盡無以繼之人云吳江以東
露地而哭平望以南刈禾而歌

宣和間盛章守郡譙樓火有得一木於煨燼之
餘析而爲薪中有大吉字遂獻諸朝時郡縣
立石一株中夜有光發石上教官作瑞石放
光頌亦以上聞又一日雷震大成殿柱火光
滿庭東壁楣上遺一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
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庭中夜半失之

宣和間楊宙字之損爲吳江丞治所枕太湖雲
濤涵湧震動窓戶聽西有湖山堂堂設石基
肩及石整二二日薄暮聞下子聲小吏走觀

見青巾二人對奕聞人來即起凌波而去視
局上已五十許子密紫爲圖以視善奕者歎
其妙而莫能殫其意父老相傳以爲奇事圖
嘗板行今逸之室亦更爲廳事矣

空郭集
所記

慧聚寺大殿二柱有天書如今之大篆非刊刻
者一勳溪火三字一蜿蜒蟠結若符篆不可
曉在柱裏向人所不見字大小近二尺許好
事者或模印之

通鑑

松陵陳益年少俊邁嘗冠鄉舉嘗夢一人衣道

服促左右於巾笥中取綠衣靴笏與益衣之
益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益穿袍亟覺毛骨
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乃歎曰惜乎有此才
而無此緣即命褫去益後語其事於人不一
年遂卒談選

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
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又繫紅鞋角帶短皂
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亦
不能讀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

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
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節
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
韓正彥為縣令召其人犒以酒食罷食以手
捧首而驟意若懼感者正彥使人為其治桅
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
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而驟船中有諸穀惟
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
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治平中錢忠道過吳中愛其風物留戀不能去
終日諷詠遊賞遙見好女子小舟獨棹煙波
間忠悅之作詩贈之有句云蒲目生涯千頃
浪全家衣食一輪竿女得詩携歸呈其父蓋
隱淪客也嘉忠其詩遂以女妻忠泛舟同入
煙波不知所往

清隱集

三都志卷第四十六



吳郡志卷第四十

吳郡范

成大

撰

異聞

吳王闔廬得魚腸鄧湛廬三寶劍於越傳記
紀劍事頗怪吳春秋云闔廬失道湛廬去
而水行以如楚楚王卧而寤得劍於牀召
風湖子問焉風湖子曰此謂湛廬之劍吳王
得越所獻三寶劍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
湛廬魚腸已用殺吳王餘者郢以送其死女

今湛盧則入楚也。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陸燭公曰：「自鑄劍，逆理不順，不可服。故闔閭以殺王，信譽郢亦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伏之有威，可以折衝。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則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也。」越絕書亦云：越王勾踐令歐冶子造劍五枚，大形一曰純鉞，二曰湛盧，三曰鏡邪，四曰魚腸，五曰距闕。吳王闔閭得其鏡。

陽湛盧闔閭無道，死殺生以送湛盧。

乃女楚史記正義亦引心絕所記二說。

不同而俱記湛盧之如走，宜編之異聞。吳越春秋

越絕書史記正義

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殿中而去。古今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歲，童子韓重年十

九，玉悅之，私交信，聞將為之，妻重，學於齊魯。

屬其父母使來婚，玉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闔

門外，三年重歸闔閭，父母父母曰：「玉怒，玉結

氣死已葬矣重嬰泣哀慟具牲幣往吊玉於墓側形見謂重曰吾爾行之後今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從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延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將奈何志願從君謔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娖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誓忘歌畢歔歔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家重曰

生甲 道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歎哉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家留三日三夜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重曰旣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旣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旣死而重造訛言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王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玉玉粧梳忽見王

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王跪而言曰韓重
來求玉大王不許令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
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齋牲幣詣冢吊唁感其
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
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錄異文
一說此女名紫珪媿出家傍見重流涕遂邀
重入冢三日三夜重請還紫珪以徑寸珠并
玉重贈之重齋二物請夫差夫差大怒紫珪
夢見於父以明重之事夫差異之悲咽流涕

孟拾重以子耳之禮待之搜神記

吳三夫差坐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
怪問群臣吾見四人相背而倚山人言則四
分走矣伍子胥曰如王言將失矣矣吳王怒
曰言不祥子胥曰非唯不祥王亦亡矣後五
日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
向人王問群臣見乎曰無後見子胥曰四人
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聽吳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冠神志不亂從者

六七人遍擾居民家人欲掩害即有風雨郡
兵亦不能擒術士趙晃聞之泛舟遽來登岸
步至姑蘇臺即往謂郡守曰不欲見此妖乎
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應至聞空中數
十人應響晃怒擲手中符如風少頃見此妖
似有人持至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倏有旋
風擁去晃謂守曰何視之使者出門人已報
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傍其
六七從者皆身異處亦龜鼉之屬三異記精

三六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大聲
視其所自發有小穿大如蝸穴瑤以杖刺之
入數尺覺有物掘視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
未成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長老或云此名
犀犬得之者富昌富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穿
中覆以磨龍宿昔發視失所在矣瑤家亦無
他太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一枚物如初其
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害尸子曰地中有
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蓋

此類也

法苑珠林搜神記

西晉永嘉元年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

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椀

晉書五行志歷代神異感應錄

永嘉中吳郡趙文昭宅在清溪橋與左部尚書

文叔卿宅相近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栖之詞

音言凄然忽有一女子從女嫗來姿態端麗

云是文尚書家人比去解金纒留贈敬奉以

琉璃盃後遊清溪廟忽見琉璃盃在神女前

顧其壁畫侍女並是借來者

晉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

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為大蛇圍繞周身犬

便咋蛇蛇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

船復反草中徒伴恠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

犬為不食以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於親

戚

太康二年吳郡米廉被殺自壞是歲大飢

晉書五行志

成帝時三吳女子簪白花遊之如素柎傳言天

公緇女死為之著服俄大石杜氏崩

苑木錄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
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一狗有兩

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歷代神異感應錄

謝邈之爲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至平

望亭夜風雨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燈

火往投之得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方

織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許覽求寄宿欣然

相許小兒啼泣盡欬此人喻止之不止啼

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以其母當嫁悲戀

故啼耳將曉覽去回視不見向屋唯自兩窠

無莽其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間非

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事

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嘗欲改適故來辭墓

因哽噎至家號眺不復嫁出錄異記

吳人費季客游數年時道路多寇妻常慕之季

與同輩旅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

去家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

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衣上臨發

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
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向吾取汝釵遂不
以行留在戶箱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
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來歸還記搜神
王敬伯年十八仕為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
吳通波亭維舟中疏月夜理琴有一美人從
二小女披幃而入施錦席於東床設銀錯雜
果命縮髮者酌酒相獻酬吟小婢取箜篌作
宛轉歌婢甚羞低回殊久乃解裙中帶

長二尺許以掛箜篌彈弦作歌女脫金釵
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
一事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妍以哀願
為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淚
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為誰鏘歌
宛轉清復悲願為煙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
分別女留錦四端卧具繡枕腕囊并佩各一
雙贈敬伯生以牙火籠玉琴爪荅之來日聞
吳令劉惠時妾船中失錦及卧具等檢括請

同行至敬伯船獲之敬伯具夜來事及與從者女儀粧并所贈荅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巾箱內奩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壻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訪部伍人云女郎年十六字麗華去年遇病逝未亡之前有婢名春條年二十許一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箏篴又善婉轉歌相繼而死

虎丘山寺立塔掘墓得一舍利空中天樂衆皆

見之

法苑珠林

劉元字幼祖少好雲水與劉裕善而輕何遜思遂不相得乃去裕遊吳郡虎丘山心欲留焉夜臨風長嘯望月鼓琴於劔池上忽有珠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衣垂鈿帶拜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神重事紫珪耶少頃紫珪至便與元同行行過閭及一門約去虎丘二三里雖見宮闕唯聞風聲女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三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此還仕

魏朝官亦不減牧伯曉忽不見乃在一大陸

松栢下元乃北歸後注魏累青州刺史稽神異苑

虎丘山寺有月支僧文惠齋特賦妙聲善明弄

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梵清響自妙

絕宋孝武勅請至郡從受五戒法苑珠林

楞迦山有唐侍郎輝祖墓凡十七世紹興間產

紫芝數本未幾侍郎之子登進士第至公夜

冠不絕

第四十七

卷第四十八

吳郡范成大撰

攷證

公吳太伯之奔荆蠻義而從者千餘家號曰勾

吳史記注曰勾吳大吳也史記正義引宋忠

世本注云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也許慎注

淮南子云勾吳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

頰師古曰勾夷俗之發聲也亦猶越謂之於

越也史記正義又云玄梅里東南六十里十

九世壽喜居之始號勾吳與史記太伯時已
號勾吳不同疑正義誤太伯舊城史記正義
云太伯居梅里屬今常州無錫去此東南六
十里十九世孫壽喜居之二十一代孫光復
子齊築閭閻城都之今蘇州是也世本又云
諸樊徙吳安即今蘇州二說不同大抵太伯
之後吳自梅里凡三徙而定居於今之郡城
中間遷徙不出數十里之內也梅里屬吳
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所撰是時或屬魯或屬
吳伯古公長子章昭云武王革商追封為侯伯
故曰太伯范甯曰太者善人之稱伯者長也
案此恐只是伯之舊名章說似近

仲雍太伯弟與其兄同奔吳世本云吳孰哉始
居蕃離吳忠注云孰哉仲雍字也案雍是孰
食哉名仲雍字孰哉括地志云仲雍冢在常
熟縣西北三里海島山上蕃離今吳餘暨縣
世本所載仲雍名字似鑿然不敢沒其說姑
寓於此餘暨前漢地理志云蕭山潘水所出

東入海應劭曰吳王闔廬弟夫樂之所邑師古曰暨音既

秦伯三讓今吳縣有三讓鄉孔子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史記正義引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及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

王病而託採藥生不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及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以禮三讓也

虞仲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史記正義引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左傳云太伯虞仲文王之昭按周章弟亦稱虞仲當是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號曰虞仲然太伯弟仲雍又稱

虞仲者當是周章弟封虞仲雍是其始祖
後代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為虞仲

吳王壽夢書傳名稱不同由記正義解夢莫公
反當周簡王元年左傳吳子乘卒杜預云
壽夢也左傳及世本又云吳孰姑壽夢也世
謂孰夢諸也春秋傳作孰音相近姑之言
諸也毛詩傳云舊讀月讀為姑是以姑為諸
則知孰姑壽夢一人耳又名乘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吳敗

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於陘史記亦
謂敗之姑蘇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
謂姑蘇携李相去二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
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春秋報姑蘇也
此語亦誤當云報携李爾

吳王闔廬史記作此廬字左傳記又用此闔字
不能堅知其的今據所出處兩存之

三吳之說世未有定論十道四番志以吳郡及
丹陽吳興為三吳又以吳興吳郡及吳為三

吳郡國志謂吳興義興二郡為三吳又云丹陽亦曰三吳元和郡國志亦曰吳興丹陽為三吳酈元注水經云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輒分置遂以浙口西為吳東為會稽後分為三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按晉書成帝武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潭為吳郡太守舒為會稽太守則吳郡郡東與會稽為三吳又孫恩攻陷會稽劉牢之

嘗以會稽率師救三吳并陶回為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田開倉賑之不待詔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卹據此則吳郡與吳興會稽三郡為三吳甚明又虞譚傳蘇峻反譚為吳興太守詔加譚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又寧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與壤水旱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除一年租據此兩處則義興固在三吳

之外而太后之詔會稽亦復在三吳之外豈
一時稱謂未有一定之說抑史又自有詳簡
差互耶或云虞譚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
計六郡而稱五郡譚自為吳興太守矣增督
五郡蓋丹陽其一也又以太后詔攷之則會
稽決不在三吳之數且寶救三吳者以孫恩
既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正道四蕃
志及郡國志別說為正

六會世多稱吳門為吳會意謂長為東南一都

會稽之居以來已然此殊未聽今亦雖有吳

會事尤誤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其地

名冠於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

後漢分為吳會稽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

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諸葛亮曰荆湘北據

漢沔西通巴蜀南連吳會謂北則漢與沔西

則巴蜀南則吳與會皆指兩地為說南連

吳會通言二浙江南形勢豈謂荊州獨連吳

門一郡乎蓋字釋文浙江注云浙江今在餘

杭郡後漢以為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其
云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吳郡錢塘人
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
迎遣此證尤切六朝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
造船於會稽如此類甚多或謂會稽二字可
以單稱會稽按宋元嘉時以揚州浙西屬會
隸校尉治會稽以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譔為
刺史此單稱會之證也

一江按司馬相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
紫淵灞澨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灑滌
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去太湖數千
里外中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
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滿
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漢汝東流注
之五湖孔安國曰彭蠡江分為三入于震澤
後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
漢至五湖自隔大山其末乃澆出五湖之下

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自從徐州
入海全無交涉禹言云彭蠡既潴陽鳥攸居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之則彭蠡水
之所潴三江水之所入未必謂入于震澤也
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
多大川今三江故道古今變遷已不可堅定
然禹貢之說謂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
而為害三江之水有以入然後震澤底定亦
水之理也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

至今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
里是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據此則水經
亦謂中江北江皆在震澤傍近但其跡不可
攷耳與孔安國謂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為
北江以入海遠近絕不同史記正義解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云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
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
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蟻
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

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
三江口又引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
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
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
非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
山下西北宣州諸山有溪並下太湖太湖東
北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湖無通彭蠡湖及
太湖處並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既
合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數曰具區川

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
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遠矣郡國志
引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韋昭曰三江為
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水經亦載韋昭
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虞氏志林云江
於彭蠡分為三又云江自太湖出于海屈曲
七百里世遂以韋昭為誤謂錢塘浦陽元不
與震澤相關也水經謂浦陽一名潘水在會
稽東而彭蠡乃宮亭湖去震澤更遠虞氏之

說尤荒唐今松江之傍有小村落名三江口
澤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運七十里至江水
入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
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地史記
春申君傳云蠡為越王會三渚之浦正義引
戰國策三江之浦即此是案三江口異名者
三姑備錄之

五湖即太湖也風俗通云湖鄣也周官揚州其
一曰五湖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
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虞翻又云太
湖有五道口則謂之五湖史記正義越敗吳
於夫椒引杜預曰太湖中山也又引賀循會
稽記云勾踐逆吳戰於五湖中大敗而退今
夫椒山在太湖中洞庭山西北案此吳越戰
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戰耳史記正義及顧
夷吳地記又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
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為五湖蓋古時應別
今並相連菱湖在莫里山東周廻三十餘里

西口闊二里其口南則莫里山北則徐山
西與莫湖連莫湖在晉中里山西及北北與晉
湖連晉湖在山西南與莫湖連各周迴五六
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
湖西口闊二里其口東南岸樹里山西北岸
長山湖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六十
闊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山南即山陽村西北
連常州無錫縣老岸湖周迴一百九十里已
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西亦連太

湖又解五宗世家五湖之間云五湖謂具區
洮滬彭蠡青草也又云游莫貢陵爲五湖蓋
太湖東岸今連太湖蓋後五湖當是也今案
史記正義及顧夷所記五湖今並相連五宗
世家解又以後五湖之說爲是則五湖爲太
湖一湖甚明越絕書云太湖闊三萬六千頃
則一湖所占廣矣史記正義又引吳地記云
笠澤江松江之別名又云笠澤即太湖則江
湖通爲笠澤矣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

名笠澤一名洞庭史記三苗國左洞庭右彭
蠡裴嗣注云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
無知其極深名洞庭此洞庭非與彭蠡為封
者但通呼洞及耳彭蠡即宮亭湖爾裴說殊
為不審又水經孫皓天璽元年臨平湖開又
於湖邊得小石上刻皇帝字於是改文據為
天璽元年孫盛以為元皇中興之符證五湖
之石瑞也以此見古人通名浙西澤數謂之
五湖晉楊泉五湖賦以為太湖而作此一

也陸龜蒙云太湖上粟咸池五車之氣故

一水五名或以太湖射貴湖洮湖一名長塘湖在

義與上湖與隔湖為五湖九繆

封門續圖經謂作封門取封禺山以為名封禺

今屬具興亦未有據按史記正義吳世家吳

東門解云闔閭城無東門引吳俗傳越伐吳

伍子胥見夢越軍令從東南入越王乃回向

三江口岸築壇祭子胥乃開渠自羅城東開

門入吳至今猶名示浦門曰鱒音孚音澤切魚

伍子胥傳吳東門解亦云東門鱣門謂鱣門也今名葑門越開示浦子胥以濤蕩羅城開此門有鱣鱣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鱣魚又名江豚欲風則湧據此葑門乃有別意葑鱣音相近云

洞庭東西兩山在吳松江南太湖之中韋蘇州謂皮陸唱和之所近時蘇子美詩云笠澤魚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即吳松江也今去州之南所謂洞庭湖者即鄞善長注

洞庭波乃湖水非江也蓋斥此湖爾比見今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于岳陽樓上如蘇大匡及子美之詩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

胥山在太湖口上有伍子胥廟舟行自此入太湖故名胥口或曰吳王既殺子胥盛以鴟夷投諸江史記謂吳人爲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今自吳故城至胥山四十里之近殺而投之湖中容有此理後世乃以子胥爲濤神謂

浙江之濤子胥所作又以抗之吳山爲子胥祠或亦曰胥山然吳故城去浙江乃三百八十里不應投奔如許之遠以事理論之吳之胥山爲近吳錄又云胥山在大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今胥山去浙江何止百里吳錄所指或指松江耶今具存其說云古今廟宇遷移固不定而張守節作史記正義解言祠江上名曰胥山謂太史公之說非是引吳地記云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祠動酒盡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會稽太守麋豹移廟於吳郭東門外道南顧夷作吳地記時其廟尚在案此即始廟不在胥山太史公乃云因命曰胥山正義又引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有古子胥二王廟張守節按此廟不于子胥事太史公謂吳地記此則史記所云尚又疑乾道中胥山廟廢無人復脩之始據

史記所說以祠子胥於江陰分者善書言是其
廟額而盤門內亦有廟焉三充論衡亦論濤
神之誣曰儒書言夫差殺子胥煮之於鑊盛
以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爲濤溺殺人
夫言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恚
恨臨水爲濤者虛也衛蘄子路漢書彭越子
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
鼎鑊之中子胥亦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
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
後不相副也

城隍廟其初春申君也唐碑具在按史記春申
君於楚請封於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爲都邑
越絕書吳伐楚封春申君於吳其地記春申
君嘗造蛇門以禦越軍其說不同宜以史記
爲正

婁縣在崑山縣東北三里一村落也蓋崑山舊
治或云在蕩爲吸縣後避錢鏐諱改崑山案
吳志張昭拜輔吳將軍封婁侯則縣之爲婁

舊矣漢書云改於王莽時

信義古縣名高梁宋時分豐縣置信義縣屬信義郡大同初廢復分信義屬崑山今縣西二十里有村曰信義是古縣地也土人或訛為鎮義

韋蘇州唐史不為立傳按其行事頗逸按白樂天吳郡詩云記云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刺史會三十七年樂天亦佩蘇印實寶曆元年應物為碩人則在當時已有重名應

物詩清深妍麗有六朝風致其自叙乃謂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讀書然觀其人賦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而詩格高潔不似晚節把筆學為文者豈其自序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二耳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集中亦足攷其履歷乃以為史家較其行事不書惜哉劉禹錫集又有元和六年舉自代一狀

然應物溫良行云此風慘慘投溫良忽境先
皇巡幸年身時應為引天仗是至華清列御
前又有出身天寶云今幾年之語則常建事天
寶間矣又無字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
曉拂爐煙上玉墀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
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二年應物於天寶間
已年十五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讀者謂應物
與白居易同時視應物輩行迥不同焉錫所
學或別是一人也韓駒茶寬
大等詩論

半夜鐘按唐

以繼楓橋詩云姑蘇城下寒山寺

半夜鐘聲到客船在闔門外七里歐陽文忠
公云句雖佳其柰三更非撞鐘時歐公蓋未
嘗至吳中今吳中僧寺實半夜鳴鐘或謂之
定夜鐘不足以病繼也南史丘仲孚吳興人
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恨阮景仲為吳
興守詩云半夜鐘聲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
影下半夜聽鐘聲吳中半夜鐘其來久矣又
于鵠送宮人入道詩定知別後宮中伴還聽

緱山半夜鍾温庭筠詩亦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窓半夜鍾何獨於繼而疑之王直

林二詩話詩
眼學林新編

響大師崑山惠聚寺石像也寺創於梁天監中開山僧乃惠嚮今有古石像在靈山院小洞中俗人扣之鏗然有聲遂呼響大師以為山中竒事甚可笑嚮後駐錫揚子江心蝦蟆山於此入滅山上僧院有碑刻載崑山創寺本末頗詳

崑山古上方有孟郊張祜留題詩或云郊隨任崑山尉因有篇什按韓文公郊墓誌云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郊及二季鄴郢而卒考此語是郊時方幼稚本傳亦不言其幼稚能詩上方留題或者疑乃其父庭玢所作不可知或又云郊後長大問其母身所生之地母云父任崑山尉時郊遂遊吳至崑山乃留題事無考證亦敢信撫言載白樂天出守蘇州科場將闈方千來求解頭而張

枯適至無何二人言語喧嘩於席上由是二人俱不得解頭而去枯之留題必是樂天守蘇時也

太和宮在盤門外續圖經云唐相畢瑒之別業按畢瑒未嘗相相者畢誠也

外岡青園五家岡蒲園金家岡鐵御岡福山岡舊圖經云並在吳縣界今次第攷之上之岡屬崑山下三岡屬宮殿言其地則與吳縣無涉

織里橋今訛為吉利橋
帶城橋今訛為戴城橋
交讓巷今訛為甘漿巷

吳郡志卷第四十八



六郡志卷第四十九

吳郡范

成大

撰

雜詠

吳中風物之美騷人墨客凡所賦詠皆以類見

無所附麗者則萃于此其目有八

一曰紀詠

風景八月如三月水荇葉仍香木蓮

花未歇海天微雨散江聲初減暑退衣服乾

潮生船舫活兩衙漸多忘事午初無熱騎吏語

使君正是遊時節吳中好風景風景無朝暮

晚色萬家烟秋聲八月關山落况當豐熟歲好

是歡遊處州民勸使君且莫馳官去

洛渚問吳潮
吳門過春橋
煙揚柳岸春
水木
蕭疎雨更陰
晴綠拂白鷺
俱自得近水
遠山皆
有情萬物盛
衰天意在
一身羈苦俗
人輕無窮
好景無緣住
旅魂區區
亦行
貴
自
雲
鬱
芳
不
開
魚
風
白
雁
君
知
否
西
子
裙
裙
曾
來
携
二
日
遊
覽
上
春
遊
南
峯
出
白
閣
扉
峰
下
先
讀
巖
石
碑
留
痕
頗
新
鮮
丹
青
見
巖
屋
昔
支
公
居
石
迹
有
焉
昨
踰
嶺
到
天
平
上
巖
屋
透
斜
射
嵌
然
似
飢
餓
人
力
安
可
施
朝
食
下
水
清

市物俗所宜
琴臺昔嘗遊
回首憶舊題
南
又
度
巖
盡
強
藥
鹿
蹊
獨
身
翻
寶
華
未
到
巖
法
擊
又
自
見
廣
路
平
如
隱
金
鏡
寺
壓
兩
山
胸
三
面
屏
竟
折
基
洪
川
不
能
沒
上
有
萬
衆
樓
中
道
舍
盤
幾
從
者
亦
行
衣
關
陸
巧
物
趨
健
馬
莫
可
追
自
勝
於
願
物
兼
殊
難
固
強
自
持
竹
木
互
支
撐
小
閣
架
於
四
邊
凌
晨
早
却
親
來
山
路
踏
雲
雲
低
身
如
插
翅
真
下
見
春
登
綠
翠
姿
一
方
紺
碧
瓦
樓
殿
貼
地
飛
台
顧
萬
頃
湖
東
與
天
相
迷
日
炙
白
煙
開
風
驅
銀
山
移
旁
藥
未
知
天
之
意
雅
哉
將
何
為
連
灘
瞰
薦
福
愛
此
路
側
池
清
無
一
點
塵
埃
魚
香
溜
璃
寶
積
仰
脩
行
整
如
翠
羽
旗
標
如
層
臺
朽
是
亦
傳
者
非
北
渡
千
丈
橋
柱
衰
樞
傾
裝
機
衣
附
面
趨
愁
為
溪
風
吹
遇
勝
輒
自
留
仰
蕭
巾
屢
遺
承
信
嘉
誰
浪
把
酒
先
嗜

喜子復閱奇怪隘晚惟疑
味未知自疑身彼留驚
夜走爭自私自向著却是
夜往內緩行者尸何由
泉與白雲終老得自怡
錦纏輪洛濱侍從三人貴
逐東山携妓女那知後閣
華軍空作登詩第七人
激飛濤射火輪美酒留連
滿春安排詩律追強對贈
直替想無限華胥猶見夢
言彭山隔重湖落日見孤
樹散隨鳴山中老癯僊萬
一色遠但答平生雨決分
黎明非是歸山及齋鼓踏
漢坤期茂景廉楮莫忘唯
盟款

三百書事
楊淺深巷青翰往來舟朱戶千

家室丹楹百莫樓水光搖極浦草色辨長洲
侯自常元除以布衣多遊放歌隨楚老清宴奉
計富時賢密語及僧和客無一領茶
綺唱鄉語認款謳橋轉橫紅飲波通鬪鷗浮竹
桑梅面熟水樹橋幽絕堵荒糜苑穿巖破
丘舊風猶越散餘俗尚具鈞故館曾閑訪遺
亦徧搜吹臺山水盡香徑佛宮秋帳歎菰蒲
雲房霧露收芋羅妖廢成荆棘鬼包羞風月
黃綬經過半白頭
來冠蓋客非復別離愁
表前旌驛外水願
見隔呼名禮

義感心空在空... 皇獸... 勤式... 軍樂... 英賢... 翰賢... 申... 詩... 柳... 會... 元... 亂... 收... 諫... 帝... 聖...
... 易... 滄... 海... 詔... 從... 此... 布...
... 皇... 恩... 猶... 念...
... 勤... 式... 燕... 編... 恒... 秩... 柔... 遠... 及... 事... 人... 效... 邦... 寶... 大... 潘... 伐... 鼓...
... 軍... 樂... 陳... 是... 時... 冬... 服... 戎... 戎... 七... 氣... 監... 振... 虎... 竹... 謬... 朝... 寄...
... 英... 賢... 降... 上... 賓... 旋... 整... 周... 旋... 禮... 無... 海... 陸... 珍... 庭... 中... 九...
... 翰... 賢... 堂... 上... 歌... 次... 新... 光... 景... 不... 知... 晚... 賦... 酌... 豈... 言... 頻... 單...
... 申... 昔... 新... 歲... 大... 曠... 况... 同... 所... 願... 謂... 軍... 中... 士... 報... 答... 何... 由...
... 詩... 應... 未... 遠... 路... 歧... 備... 去... 幾... 時... 還... 浪... 花... 湖... 關... 上... 規... 斷...
... 柳... 綠... 村... 深... 鳥... 雀... 開... 千... 室... 綺... 羅... 浮... 盡... 樣... 兩... 州... 絲... 竹...
... 會... 茶... 山... 眼... 前... 便... 是... 神... 僊... 事... 何... 必... 須... 言... 洞... 府... 間... 國... 天...
... 元... 氣... 似... 中... 朝... 密... 逐... 江... 雲... 墮... 輕... 隨... 海... 吹... 飄... 影... 沉... 松... 塢...
... 亂... 亂... 片... 響... 簫... 蓬... 焦... 吟... 拂... 龍... 頭... 妨... 錦... 鋪... 滿... 橋... 橫... 煮... 茶...
... 收... 歲... 計... 宜... 稍... 採... 民... 謠... 拔... 筍... 芽... 先... 出... 欺... 梅... 藥... 自... 獨...
... 諫... 言... 未... 盈... 尺... 猶... 稱... 不... 甘... 條... 邵... 康... 濟... 黃... 霸... 明... 君... 德...
... 帝... 堯... 縣... 官... 惜... 歌... 詠... 翻... 恐... 笑... 漁... 樵... 豈... 嘉... 自... 藝... 藝...
... 聖... 聖... 亭... 驛... 人... 家... 盡... 空... 春... 物... 增... 思... 悵... 然... 有... 作... 因... 際...
... 弟... 紆... 南... 浦... 前... 將... 覆... 白... 蘋... 東... 只... 黎... 庶... 遂... 黃...
... 葉... 自... 發... 空... 流... 水... 江... 燕... 初... 歸... 不... 見... 人... 遠... 對... 山...
... 依... 如... 送... 客... 平... 田... 渺... 渺... 獨... 傷... 衣... 水... 甚... 不... 自... 長... 州...
... 晚... 芳... 天... 良... 會... 難... 并... 樂... 興... 極... 心... 愧... 白... 公... 不... 亦... 新... 合...
... 車... 三... 月... 始... 開... 筵... 軸... 已... 公... 詢... 腹... 胸... 進... 一... 第... 不... 亦... 新... 合...
... 滌... 滌... 欲... 生... 紋... 已... 煩... 僊... 袂... 來... 行... 雨... 莫... 遣... 歌... 不... 亦... 新... 合...
... 雲... 首... 對... 綺... 羅... 辭... 白... 酒... 試... 將... 文... 字... 惱... 紅... 裙... 今... 亦... 新... 合...
... 取... 醒... 時... 節... 點... 滴... 空... 塔... 獨... 白... 聞... 互... 紅... 歸... 來... 亦... 新... 合...
... 霜... 十... 眉... 黛... 列... 坐... 生... 光... 喚... 渡... 口... 迎... 秋... 女... 駐... 馬... 橋...
... 邊... 問... 泰... 娘... 曾... 把... 四... 絃... 娛... 白... 傳... 敢... 將... 百... 草... 闔... 吳... 王...
... 從... 今... 却... 笑... 風... 流... 守... 盡... 戟... 空... 凝... 燕... 寢... 香... 皮... 月... 伏... 吳...
... 中... 言... 情... 寄... 曾... 望... 古... 來... 滄... 父... 愛... 兵... 鄉... 一... 上... 背... 臺... 不...
... 可... 忘... 愛... 酒... 有... 情... 如... 手... 足... 除... 詩... 無... 詩... 作... 膏... 育... 宴... 時...
... 不... 繫... 琅... 善... 味... 齋... 日... 難... 判... 三... 贈... 香... 為... 說... 松... 江... 堪... 老...
... 處... 滿... 船... 煙... 月... 濕... 莎... 裳... 羅... 帶... 香... 煙... 蘆... 雪... 是... 儂... 鄉...
... 釣... 線... 隨... 身... 好... 坐... 忘... 從... 愛... 右... 軍... 為... 點... 畫... 開... 披... 左... 氏...

弟紆。南浦前將覆白蘋。東只黎庶遂黃... 葉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對... 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獨傷衣。水甚不亦長州... 晚芳天良會難并樂興極心愧白公不亦新合... 車三月始開筵軸已公詢腹胸進一第不亦新合... 滌滌欲生紋已煩僊袂來行雨莫遣歌不亦新合... 雲首對綺羅辭白酒試將文字惱紅裙今亦新合... 取醒時節點滴空塔獨白聞互紅歸來亦新合... 霜十眉黛列坐生光喚渡口迎秋女駐馬橋... 邊問泰娘曾把四絃娛白傳敢將百草闔吳王... 從今却笑風流守盡戟空凝燕寢香皮月伏吳... 中言情寄曾望古來滄父愛兵鄉一上背臺不... 可忘愛酒有情如手足除詩無詩作膏育宴時... 不繫琅善味齋日難判三贈香為說松江堪老... 處滿船煙月濕莎裳羅帶香煙蘆雪是儂鄉... 釣線隨身好坐忘從愛右軍為點畫開披左氏

得膏肓無因月數聞移屣祇有風汀去採香莫
問江邊魚艇子玉皇看賜羽衣裳

五日夜出懸明言三言結細幕見黃金鈿
生磊落澄輝不流紛紛媚景動波上的的遠

生一作沙頭前山漸昏漁唱息唯有味草心
手方強機對此景時欲乘興長城遊青城

忽遠至雖有雅約猶頻羞綵舟鮮明四窗開
耐幸滑佳賓留歌餘清冽貫衆耳笑動姿采生

香懽玉盤餽鱸光一色餽簇肴核隨所搜河斜
參倒氣愈浩我起飲子子必酬共知此會不易

得澗迥得此難再求區區才知自勞役擾擾塵
俗多悲憂已醉更歌更起舞明日分散空離愁

蘇子美遊道州公九於平望之西臨水
筆叙意昔別蘋初生離謳發清商契闊幾何時

遺轉猶在梁我亦遊宦者兵會非我鄉三考
瞬息扁舟此徜徉遊近通夕語弭棹水

影月照戶遙音雁南翔攄意良未盡語
槩予去尚千里道路阻且長嶽嶠懷前

城幾灣野水迎人白數點家山胡眼明已有
為原然乘樂何須鷓尾並恍行山前父老應相

夫為我顏來學送迎蘇希初至與
新便推白傅為前政更得梁鴻作部民乞與守符

逢餘秉德舉杯無復歎鱸尊左司西掖誠非據
尤是詩情愧昔人蘇詩云蘇州刺史偶及西

四日懷古悲歌荒臺麋鹿爭新草空苑鳧鷖上
茂莎江上雨來虛溢冷海邊風起遠沈多可憐

國破忠臣死日月東流生白波西
首膚愉吳都妹眷戀便殿宴遠巡新

人轉面見戰箭。紅權通東風翠珥醉易墜
明兵盈城奔置遂至地浸深尋

厲衛睥睨荒王將鄉亡細麗蔽袂逝。
製曳康莊傷荒涼主虜部伍苦墻亡房廊

越兵驅綺羅越女唱吳歌宮盡花聲少
臺

臺

臺

麋跡多菜更垂曉雲滿落秋波無遺君王醉
滿城頰翠娥。香運楚宮千帆暮照中鷺鳴
山苦雨魚羅水多風城帶晚沙綠池邊秋葉紅
當年國門外誰信伍自忠志剛情憤恨
下第歸 姑蘇臺枕吳江水小層級鱗差向天

倚秋明雲白蕩林空低楚吳田三百里當時雄
盛何如此千初無恨立平地臺前夾月吹玉鸞

臺上迎涼城金翠鏡河倒瀉君王醉灑酒娥冠
眇西子宮娃酣態舞鸞時香腮四臉真珠墜伍

貞結舌長傲敬忠諫無圓能到耳城烏啼書海
霞銷深掩金屏日高睡王道潛隨伍負死河斗

中間瞻王氣會稽年幾籬長予萬里馬蹄掃空
壘瓦解冰消真可耻凝鏡妖芳安足恃可憐荒

苑雨真濛麋鹿吻吻遶遺趾君懷逸氣送東吳
在吟日日遊姑蘇興來下筆倒奇景瑤盤迸灑

故人珠大鵬橋翼翻雲動危峯霧後凌天孫海
湖我打羅剎石月魄夜當彭蠡湖有時凝思為

慮無寬幢髣髴遊仙都琳琅暗裏玉華殿天香

金葉君聲日下聞來久清贍何人戀
手我追名迹遁西林不得灞陵傾別酒莫使五
湖為隱淪年年
三 十昇港人

五日題 習俗掃微謝亭滄波間築室喬樹抄窮
經交聖賢放意狎魚鳥志氣內自充藜藿日亦

飽不圖名利場有士同所好南閩章其氏傳名

字傳道清晨闖予門疎爽見姿表大篇隨言出

與語指亦有深到平生踏京塵識子恨不早扶

與語指亦有深到平生踏京塵識子恨不早扶

草秋風還故鄉無或歎枯槁貴富烏足論今名

當自保**五元之** 陽山下草庵深

禪為政一般心**無** 相看總無語坐

身先生真是古之真**無** 一夢浮生無二

裁得瑤章秘選寄吳門**無** 人厭

身先生真是古之真**無** 一夢浮生無二

裁得瑤章秘選寄吳門**無** 人厭

身先生真是古之真**無** 一夢浮生無二

去人
李士
年五
列公
存儲
右雅
佳

六回寄贈

敵西施敢有文章皆在司隨分笙歌聊自樂等
閑篇詠被人知花邊妓引尋香徑月下僧留宿
劍池可惜當時好
張籍寄白

頭白金章求老身登第早年同坐主題書今日
是州人閨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
題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江春
多歌紫蓋紅敷石路水以暮充交度郭柳如
行障微遮瀟青梅帶重初雨白鳥群高欲避
酒醉望舊知憐此意得為捨眾也遺
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紛紛老寂寥三
漁龍動遠三祀紅雲藏野寺分金利月在江樓

明壁火然應隨白太守十隻洞連船
刺題
長吟
夜濤
同醉
藩第
温樹
属高
陳文
有梁
浪翻
飲中
詩寶

長吟
夜濤
同醉
藩第
温樹
属高
陳文
有梁
浪翻
飲中
詩寶

長吟
夜濤
同醉
藩第
温樹
属高
陳文
有梁
浪翻
飲中
詩寶

長吟
夜濤
同醉
藩第
温樹
属高
陳文
有梁
浪翻
飲中
詩寶

長吟
夜濤
同醉
藩第
温樹
属高
陳文
有梁
浪翻
飲中
詩寶

長吟
夜濤
同醉
藩第
温樹
属高
陳文
有梁
浪翻
飲中
詩寶

長吟
夜濤
同醉
藩第
温樹
属高
陳文
有梁
浪翻
飲中
詩寶

長吟
夜濤
同醉
藩第
温樹
属高
陳文
有梁
浪翻
飲中
詩寶

懇求茂苑得州麾奇專舊口池臺勝
時其太尉猶憶當年九牧德入里下車修
過家上冢致哀時傳二弟猶羈絆萬里邊沙
遠帥照水清輝就
後將旆州麾訪舊
擁旌麾昔年曾預見
大頭人
表萬石亦曾時
任功業當看帝載照
老東州
春江春色何處如
百七十橋交岸未樓
長決共即管翠想郡
長華閣池邊綠竹挑
姓足清言語點越客
太守不負風光向杯
酒酒酣襲戩飛逸韻
至

傳在人人口報白君相思空望萬丘雲其
塘小憶君淚黯石榴帶白
蘇州刺史如能詩西掖今求替左司二八城門
過虹橋劍戟隨若共吳王闔百草不知應
是又
西流

七曰留別

州城來慙荷寵命去愧無能名青紫
行將吏班白列象吐一時臨水拜十里隨舟行
竹聲悵望去丘路沉吟吟詩水亭還鄉信有與去
那能無情
代歸務繁多簿籍才短乏恩威共理弄天獎分
憂值歲饑靈象交郡
朝衣作牧慙為文
卧掩柴扉

朝衣作牧慙為文
卧掩柴扉
式微儻容還故里高

尉者實緊中之美君十三舉明經十六登第後
三舉進士皆屈於命去冬以前明經從常調蔭
實貴中之乙第居等外之甲既才且地擢以是
官夏四月隨詳之官玉貌青春芬芳有舊望崇
陰而委質鬱蘭室以辭親征車轉麟所往在目
異時九何由茲一贊在邦由家不出於忠信許
君常以為已任夫何恤哉士之生懷四方之志
軫念於離別非所以為士也行乎
冠
德麻廢而奉清廟齋祠者及夫試吏就祿與秀
才孝廉郎等蓋以舊服流慶後昆宜之其於獎
人為善之美深矣從兄承焉奕簪纓之後荷歲
難文誼之訓敏於學行而薄於官名乃今調於
天官署崑山玉簿以姑胥之通邑士儔之佳句
僑舊耕植多依是間上有良二千石為東諸侯
表率其飭躬敬事夙夜勤敏惟輪積水成
平從弟中書舍人德輿序其所繇俾聯從借
三載為吳郡臨岐祖帳開雖非有榮無

且為一徘徊。送水閭門外秋風吹柳條
送客處今日自銷
官妓送今夜別
舟尋范蠡且隨一馬覓羅敷
娃館秋涼却到血好與使君為老伴歸來
白
霜薄寒來威舊化堪治疾餘思可
去棹穿柳挽行衣佐理能無
將千感淚異日拜黃扉
命
節人不犯寒威
封夜詔金殿賜春衣對酒情何遠
待外鎔造日江海周漁扉
秋雨歇酒盡一帆飛路歷波濤去
島花開灼灼汀柳細依依別後無
鈞辭家震澤逢殘雨新豐過落花
水萍千葉散

風柳萬條斜何處有離恨春江無限沙

紅下看碧溪水溪橋向吳路酒旗誇酒美下馬

空山三十年鹿裘挂曉睡日言龍西公飄然

知已舉酒屬吳門今朝為君起懸弓三百斤囊

書數萬紙戰賊即戰賊為吏即為吏盡我所有

無惟公之指使子曰隴西公酒滔大君子當思

大者錢十圍小者細一指掃與棟梁施之皆

有位忽然豎明堂一揮立能致子亦何為者亦

受公恩紀處士常有言殘虜為犬豕常恨兩手

空不得一馬筆今依隴西公如處傳兩翅公非

別史材當坐巖廊地處士魁奇姿必展平生志

東吳饒風光翠嶺多名寺疎煙疊疊秋殘

生思出書問故父能忘批紙尾公或憶佳客

都憔悴遊程歲月遙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煙秋

雨少短橋水亭如歸相應能琴道上

庭鶴歸湖野帆路不迷對岸水花霜後淺傍簷

一更前來低衫松近晚移花曉巖谷初寒蓋藥

味他日相思行字誰人知處武陵溪

草長共醉八川心盡舸獨送三徑掩書堂前山

雨過涼塘蒲小阮秋歸枕簟涼經歲別離心盡

苦河壘紅葉下汀漳

俱不偶羨虛空入秦途已可識歸卧包山春

舊國指飛鳥倉及愁旅人開博洛水上怨到柳

花新

何峰未入迎雲可絕癡越良鍾風香迴

色出庵松若被兵人病須降震澤龍

船入稻花香滿處通靈山

小入君始到錢君

無人命唯應道

秋盡戶發急

秋盡戶發急

秋盡戶發急

高才歸莫有... 比流行成...

行... 引對大明... 國病...

三行... 有聖... 寧信...

狂... 承...

十三... 從君... 復...

十... 一尉... 東...

侍... 禁... 音...

淨... 磨... 劍...

并... 知... 我...

春... 春... 春...

西... 郊... 相... 帳...

秋... 郊... 相... 帳...

新... 除... 陰... 蔽...

美... 夜... 鶴... 伴...

空... 與... 同... 白...

樓... 臺... 迥... 帶...

下... 山... 城... 惆...

海... 秋... 風... 吹...

明... 南... 風... 吹...

安... 得... 如... 玉...

枕... 家... 山... 晚...

江... 春... 水... 浮...

浪... 風... 井... 井...

山... 籃... 舉... 春...

山... 公... 方... 公...

一
六行 晉 邊邑 晉王僚 始使公子光伐

公子光伏甲士於宮中 且酒請王僚

公子光為我且酒期應事

六郡志卷第四十九

六郡志卷第四十九

吳郡范 成大 撰

雜志

吳王僚時吳邊邑處女與楚之邊邑脾梁之女

釐畢東之桑二家相攻吳不勝更相伐滅

吳之邊邑處女與楚之邊邑脾梁之女

鍾離

公子光伏甲士於宮中且酒請王僚僚白其

母曰公子光為我且酒期應事母曰光心

高才歸懷府... 化流行成樂
土音引對... 化流行成樂
節臨朔方... 化流行成樂
鼻端有墨... 化流行成樂
目為尻... 化流行成樂
傾綠酒... 化流行成樂
洗雲影... 化流行成樂
秀釋此... 化流行成樂
姑燕臺... 化流行成樂
覽古竟... 化流行成樂
後世何... 化流行成樂
泉味尤... 化流行成樂
西郊相... 化流行成樂
歌邵父... 化流行成樂
新除蓋... 化流行成樂

美夜鴻... 試會心...
空與... 試會心...
漢臺... 試會心...
下山城... 試會心...
知... 試會心...
海秋風... 試會心...
明南國... 試會心...
安得如... 試會心...
枕家山... 試會心...
一江春... 試會心...
破浪風... 試會心...
四... 試會心...
迎... 試會心...
山... 試會心...

氣使快常事煥發之色不可勝防王僚乃被

棠鏤之甲三塗漆其質擊於首自其門

二行使死以有知身毅 三行 越勇於後以懷其首 易 是甚遠矣

五行 將軍范汪為巨涇的免刺是 六 而教恨且居居吳即從容

三三私 芝倉承三自久 四行 內史豆謙 五行 緣海備恩

七行 上竹言山和洛海向北刺裕 七行 還有祿後大破於危

九行 蘇咳及度厚自是也守加

開七首如裁以刺王僚貫目達背王僚既死
左右共殺專諸眾士擾動光伏甲士攻僚眾
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以立孫季札

季札曰苟先君無廢祀社稷有奉乃言君也

吾誰怨也哀死而生以俟天命非我生亂立

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公

子盡餘燭庸二人將兵逼圍於楚者聞光殺

王僚自來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春秋

越王勾踐既以西施鄭旦獻美差又飾美女八

人納太宰嚭曰子苟能放越之罪又有美於

此者將進之舉往夫美君言骨為美色所蠱

以致破國亡身焉

新志卷第四十九

六都志卷第五十

吳郡苑 成大撰

雜志

吳王僚時吳邊邑處女與楚之邊邑脾梁之女
鬻至東土之桑二家相攻吳不勝更相伐滅
吳之邊邑處女與楚之邊邑脾梁之女
鍾離

公子光伏甲於宮中而請王僚僚白其
母曰公子光之孫我身酒也而變乎母曰光心

氣使快常以懷恨之色不可不防王僚乃被
崇鍊之甲三塗漆其衛隊於道自宮門至及
光之門階席左者皆王僚親戚使坐立侍皆
操長戟交駟酒醑光俛為足疾入窟室使專
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
擘炙魚因推匕首以戕交軼倚專諸胷斷臆
開匕首如戟以刺王僚貫口進替王僚既死
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光伏甲士攻僚衆
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以位遜季札

季札曰苟先君無廢祀社稷有奉乃言君也
吾誰怨乎哀死庶生以俟天命非我生亂立
者從之是前人之立追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公
子立餘燭庸二人將兵逼圍於楚者聞光殺
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既以西施獻巨庸於楚又飾美女八
人納太宰嚭曰子苟能放越之罪又有美於
此者將送之案秋夫吳君臣皆為美色所蠱
以致破國亡身焉

晉陵宣城表以... 蘇峻之亂郡人... 吳潛圖義舉時... 蔡謨代之將軍... 諭越越從之... 時而奮謨乃... 參軍颺為前鋒... 遣將弘微鼓行... 諸軍屯無錫...

詐大破之謨... 諸軍屯無錫... 詐大破之謨... 諸軍屯無錫...

一行 義興五郡軍事... 蘇峻為揚威將軍... 五不張越而後... 七象為本國... 九初亦也...

鋒戰沒於還... 咸勸衆至... 可得全... 鋒戰沒於還... 咸勸衆至... 可得全...

晉陵宣瑛表以二郡之遣一督問於吳
縣為商所賊瑛等與之戰於吳國內史
蘇峻之亂郡人傳以瑛為吳國內史
吳潛圖瑛舉時吳國內史瑛與會於瑛以
蔡謨代之將軍張勳為瑛瑛兵於吳眾遣人
諭抵從之眾道告謨曰吳已潛圖瑛矣待
時而奮圖乃檄眾為本國為一眾從瑛護軍
叅軍颺為前鋒督護吳中瑛三回許瑛瑛以
遣將弘徽鼓行而前吳與瑛相擊瑛以

詐大破之謨以瑛冰速任使去郡眾遣颺率
諸軍屯無錫恐瑛從海虞道入眾自往備之
瑛帥張使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冰亦失守
瑛等遂據吳城眾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
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菴會稽內史王舒
吳興內史虞潭并檄眾為五郡大督護潭前
鋒戰於吳還守婁縣賊當攻方銳義軍沮退人
咸勸眾還吳瑛漸疑眾曰不然今守固紫壁
可得全鎮唐以商五縣為越它境便為高軍

控引無成非是也。漢平人范明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守。衆乃以明爲參軍，合諸軍復進討。建武二年，明與衆同留錢弘爲吳令，衆軍三路，弘即斬弘。弘進營，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攻賊，大破之。峻平論功衆，以承徽奮義推功，蔡謨謨以衆信，謨非己之力，俱表相。避論者美之，封都場縣伯。

蘇峻之役，王導潛與張闓謀密，宣太后詔弘三軍速起，義軍聞遣其郡度支，運四郡穀以給。

軍又與吳郡內史蔡謨等招集義兵討峻。

蘇峻反，遣其徒管商等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峻敗後，其將劉微又率衆數千浮海入婁縣，詔以郗鑒都督諸軍事討平之。巨元太元末，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

王廞以母喪居吳，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爲聲援，廞即墨經合衆誅殺。

異已仍遣前吳國內史虞肅父入吳興義興聚兵衆潰奔走不知所在

慕容皝僭位於燕以吳人爲吳縣隸燕國

符堅將寇晉引群臣會議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守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未可犯也

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善騎馬好遊行或二三百里孝武帝聽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烏山以望太湖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以屢遷失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湏不滿欲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中沙門竺法瑤財數百萬又立宅於吳多役工力坐免官

唐光啓初劇賊剽崑山招討使周寶遣將張郁戍海上郁叛刺史王蘊謂將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兵討郁郁保常熟遂走海陵

楊茂實爲蘇州刺史南面招討使周寶之壻也

重斂人不聊生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郛署汙垣墉而去淮將楊行密寇姑蘇別將秦裴屯崑山吳越將顧全武擊裴圍之於崑山甚急裴援絕不降頗殺傷士卒全武爲長檄諭之裴乃納款光啓中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逐刺史楊茂實擾其地劫吳越貢賦錢鏐遣其弟鉞率兵破約約竄入海中劫剽中箭死鏐以海昌鎮將沈璨權知州事

龍紀中錢鏐旣破走徐約詔給事中杜孺休爲刺史大順元年李裕陷蘇州制置指揮使沈璨害孺休及其兄延休而奔錢鏐鏐將誅之遂奔孫儒儒復以璨爲蘇州制置使孺休延休異母弟同日生至是同日死人咸異之

景福元年帝命從弟鉞爲蘇州制置使乾又命曹圭爲蘇州制置使皆

後梁開平中姑蘇錢鏐命其弟鏐鏐

制定推...

陳吳州刺史。...

之子是...

吳之...

東留...

太湖...

之...

走...

民家...

九年...

而...

迎...

滿...

...

...

...

...

...

保...

各行 柳... 二行 陸... 五行 留... 七行 子...

帥江... 外夾攻生擒淮
將何... 三千餘人獲兵四生口
三千... 姑蘇淮人
圖... 百計專製守禦
之具... 攻城設高竿竿上着大
輪盤... 總運出城外而反其
... 賊兵並露固加矢石淮
... 城聲如雷城中大懼
... 張之蔽于城

... 着銅中... 請

... 子鑒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

... 吳郡太守吳興太守張舉兵討景嶸穆

... 吳郡以西向陵以北

... 吳郡殺蘇單于推

... 蘇

... 驅掠居民東趨

... 有船二百艘

... 數十人單

王世充既渡江元進與

及古南朝宋和道知志版

全三拜命之年元進子或二所受業于仙峰... 卒命學大民野神... 塵封嘉德抽為祝... 史之陳尸... 其叔仙在也... 少生其... 其... 志... 手... 糖... 墨... 血... 石... 石記... 石... 石...

一行世充發作南兵擊之世充既渡江元進與

便如... 石... 石... 石...

王世充發兵討世充既渡江元進與
崇俱屠世充於東都世充既降世充於通聖
寺佛像前燒香為誓誓不誅殺吳人聞世充
有信誓一旬之間歸首略盡世充貪而無信
利在子女資財世充坑斬首八千餘人於黃山
之下時以為自誓以降不祥武德之際果遂
一誠矣

唐武德三年李元度江攻沈瀆與瀆賊素
不睦吳杜伏威遣輔公祏攻元通子通大敗
元通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瀆與於吳
郡大破之法且帥大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
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弟葉孝辯迎之瀆與中
途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瀆與
窘迫赴江溺死子通死後復振帥其羣臣徙
都餘杭盡收瀆與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
旬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大威將王雄誕擊
元通子通降聞人遂安據真山無所屬伏威
使雄誕擊之以真山阻險難以力勝乃單騎

遣其城下陳國威靈以示禍福遂安感悅帥
諸將皆擊於其伏威蓋有淮南江東之地

上元元年劉展反江淮都統李岷自潤州奔宣
城副使李莊用曰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
湖之險固一發一矢而奔之非勇也收散卒
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柵
以拒展與展將張巨超戰於郁墅兵敗景超
遂據蘇州景以其將楊持璧為蘇州刺史明
王長收餘黨悉其驍將王用引兵東走至

常熟而降

永貞二年李錡跋扈於浙西朝廷以杜兼為蘇
州刺史兼兼行上書稱錡且反必奏族臣上
然之留為吏部郎中元和二年錡果反以其
腹心姚志安處蘇州刺史李素為志安
所虜錡敗乃免

白居易自杭州蘇州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
得遍五年風月詠將殘可謂極官遊之適矣
其在蘇夜筵西窗詩云領郡時將又遊山

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蓋一月一
遊武立矣此詩中又識侍行容滿蠟態十妓
姓名殊不以爲嫌又國音橋夜沉太湖其詩
云十隻畫船河邊宿洞裏山脚太湖心又自
太湖寄元稹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
波皓月中別是連五日夜在湖心沉舟雖白
公風俗高濶好畫不窘束亦當時文法網疎
不以爲怪古今時異事異有如此者其後劉
禹錫守蘇白爲河南尹又作憶舊游詩寄馬

錫又有夢蘇州寄馮侍御詩眷眷此邦甚厚
則知吳在當時爲名邦樂國能使賢者思之
而不志今錄其詩以見一時人情物態之大

略白居易憶舊游憶舊游舊游之地多蒼苔江南舊游

凡幾處就中最憶吳江隈長洲苑綠柳萬樹
齊雲樓春酒一盃闌門曉嚴旗鼓出臯橋夕
開船舫迴脩娥慢臉燈下醉急管繁絃頭上
催六七年前狂闌熒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娟
張態一春夢周五般三歸夜臺虎丘月色爲
誰好娃宮花枝應夜開賴得劉郎解吟詠江

山氣色合歸來
關寄馮侍御揚州
閣頭覽後不知馮侍
御此中昨夜共誰遊

閣頭覽後不知馮侍御此中昨夜共誰遊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時皮日休爲部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爲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廢齋未嘗不作詩璞間爲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哀爲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

乾德丙寅平望村王氏女病起言語倒亂多言災異有成都草揚恭者助之號天僊二娘子蘇帥聞之召入城居古宅中施符水旁郡人雲集其後虛妄之事發此女逃入人家踰年

乃獲杖之勒令嫁人收其金帛入於道宮
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
湖固不逮蘇杭爲會府諺猶先蘇後杭說者
疑之白居易詩云雲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
惟有錢塘郡閑忙正適中則在唐時蘇之繁
雄固爲浙右第一矣

揚備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忽夢作詩云月俸
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
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意甚異之明道初爲

華亭令丁內艱遂家吳中樂其土風安之因
悟夢中語嘗效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
又作姑蘇百題詩行於世

吳郡解額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爲率慶
曆中應舉者止二百人范貫之龍圖送錢正
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視它藩爲最寡熙
豐間舉人漸多增至六人三舍法行罷科舉
法歲貢四人舍法罷合三年之數爲十二人
紹興丙子增流寓一名今終場之士二千猶

爲額窄也

大觀中章莊敏公質夫之子紘爲時相誣以盜
鑄詔開封尹李孝壽來置獄連逮千餘人屯
甲士圍其家鉦鼓聲徹晝夜郡人震駭獄不
成又遣御史沈疇蕭服姚某來重鞠之甚至
州人多閉戶或自門隙中窺觀不敢正視識
者知其非太平氣象其後遂有建炎金狄之
禍方章氏事前城中小兒所在羣聚而唱云
沈道遙沈道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至

丁晉公兒童時嘗從老郁先生學郁居光湯巷
淳化中公自叅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
昇州以本鎮節旄還家首詣郁居拜之堂下
郁呼曰拜殺老夫矣話舊款密且云謂少年
狹劣先生教誨痛加榎楚使得成立皆先生
賜也郁没公遣吏治後事甚嚴

本朝陳文惠公

堯佐

能為詩世稱其吳江詩云

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
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今吳江口有鱸

鄉亭蓋取公句

江蘇幾善為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

事請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寃誰與

辨臯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

劉貢父詩話

南北章本建安人郇公得象之裔後徙居吳兩
族申公子厚家州南莊敏公質夫家州北兩
第屹然相望甲於郡城人號為南北章今其
兩族子孫仕者不絕

賀鑄字方回本越人後徙居吳之醋坊橋作吳

趨曲甚能道吳中古今景物方回有小築在盤門外十里橫塘常扁舟往來作青玉案詞黃太史所謂解道江南斷腸句如今只有賀方回即此詞也

王明之岐公之子在姑蘇有所愛比至京師爲公強留之逾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筋歸期畫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蕭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之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句甚工

石林詩話

葉左丞意得居吳下一日出閤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蘆篠風急送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嘉之而不書名氏寺僧云吳縣主簿寇國寶所作也國寶徐州人從陳無已學云

石林詩話

朱冲本以常賣爲業常賣者收拾毀弃及破缺時殘器物沿門販鬻者以過犯再杖脊而徒

後乃變業賣藥家浸温能以錢米衣藥賙給
飢寒老病者宣政間其子勔因中貴人遂以
花石得幸人家園館及墳墓有一花一木之
佳者悉用黃封徑取之并鑿太湖石同載以
進奉京師謂之花石綱所過橋梁礙綱者毀
折以過發運司綱舟悉撥充花石綱父子俱
建節鉞即其家作雙節堂又畫徽廟御
容立御容殿於家監司郡守就朝朔望日勔
嘗預曲宴上親握其臂遂以黃帛纏之與人

揖不舉此臂弟姪聯姻帝族園丁悉賜金紫
靖康初元勔伏誅竄其家海上其門下人得
告身者盡褫之今其地為張循王宅

闔閭十年國東有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
所司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
軍憩歇今憩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又奏食
時已至今臨頓吳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
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收軍入海據東洲沙
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上相守一月屬時

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踊躍夷人一魚不獲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夷亭之名昉此吳王回軍會群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所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着魚是為養字今從失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臚

中有骨如白石號為石首魚

吳地記

吳郡志卷第五十

按烏程張石銘先生影宋重刻吳郡志校記云

吳郡志五十卷宋范成大致能撰致能又號石湖居士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孝宗時累官權吏部尚書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謚文穆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為石湖晚年所作吳郡舊有吳地記吳郡圖經續記石湖彙集舊書翦裁新事凡分三十九門徵引浩博敘述簡核遂為地志中之善本郡人龔頤正滕茂周南相與贊成之時有求附於籍不得者會石湖歿乃騰謗謂不出於其手遂寢不行至紹定初廣德李壽朋始為錄版趙汝談為之

序以周平園所撰石湖墓誌定是書實所自為并申明龔勝三人者嘗為石湖蒐訪故謗有自來其論乃定壽朋又以是書止紹興三年其後諸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涇移屯皆未及載復令校官汪泰亨補之而不別行亦為提要所譏此本猶為紹定槧本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大小字同高七寸廣五寸半白口單邊古香靄然攷烏程張石銘先生重刻宋本吳郡志跋語內載此書第十五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三十之前九頁原缺皆前人據舊本鈔配摸印今是書第十五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三

十之前九頁皆宋時原刻原印絕非後人鈔配摸補又張刻卷二十第一第二兩葉因原本殘缺未刻祇留空格是書完全無損大足以彌張刻之缺憾况印本又遠出其祖本之上天壤瓌寶一旦由晦而顯誠為書林之一重要發見也歲在丁丑二月紹縣朱遂

翔謹識



